马格斯·哈弗拉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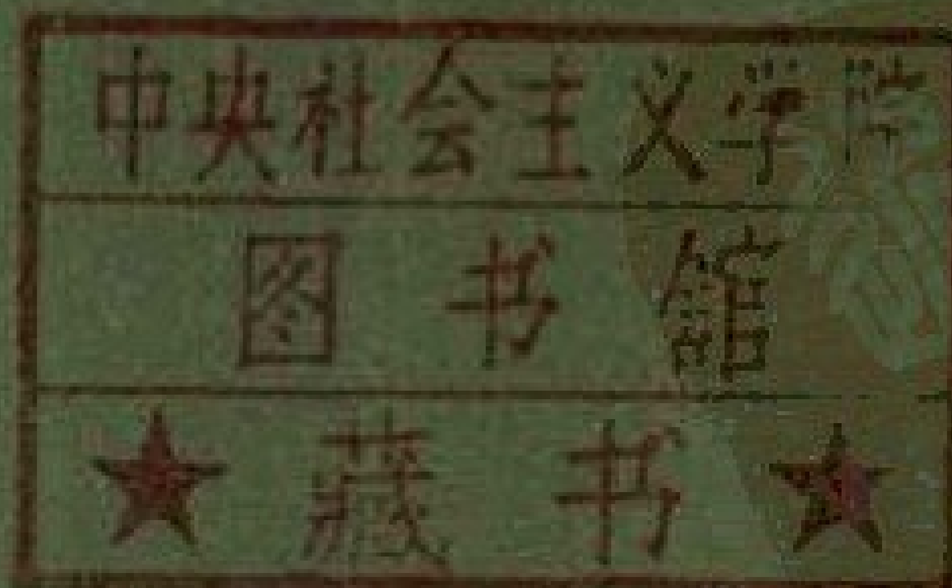
穆尔塔图里著



马格斯·哈弗拉尔

〔荷兰〕穆尔塔图里著

施辉业　潘鑫亮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MULTATULI
MAX HAVELAAR
OF DE
KOFFIEVEILINGEN
DER
NEDERLANDSE HANDELSMAATSCHAPPIJ
根据荷兰 WAGENINGEN 市
L.J. VEEN 出版社 1981 年版本第八版译

责任编辑：关惠文

马格斯·哈弗拉尔
Magesi Hafulaer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22,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1 $\frac{5}{8}$　插页 3
198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8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250

书号 10019·4098　定价 2.35 元

前　言

穆尔塔图里是本书作者的笔名，作者的真名是爱德华·道维斯·戴克尔(EDUARD DOUWES DEKKER，1820—1887)。他是荷兰十九世纪的著名作家，生于阿姆斯特丹一个商船船长家庭，一八三八年首次随父亲出海远航，到了荷属东印度(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在殖民地政府任职。一八五六年，他因对荷兰官员和爪哇贵族压迫和剥削爪哇人民的行径感到愤慨而辞职返国。此后他长期侨居比利时和德国，主要从事写作。在他的作品中，一八六〇年发表的《马格斯·哈弗拉尔》影响最大，至今被视为荷兰十九世纪最主要的文学作品之一。辞职后，戴克尔的生活一度十分困难，但由于许多崇拜他的人的资助，他后来在德国比较安宁地度过了晚年。

《马格斯·哈弗拉尔》一书的主要背景是荷兰从一八三〇年起在荷属东印度推行的强迫种植制度。这个制度规定，殖民地农民必须将自己土地的五分之一用来种植甘蔗、烟草、茶、咖啡等经济作物，并将产品廉价卖给殖民地政府。无地农民必须每年在政府的庄园里干两个月的无酬劳动。荷兰政府则在欧洲市场上高价出售所掠夺的大量产品，从中

获取巨额利润。戴克尔在殖民地任职时，荷兰政府通过推行这种制度所获得的收入竟高达其预算的五分之一。由此可见，这项制度对当时的荷兰经济何等重要。另一方面，象一八四九年因种植水稻的土地太少而发生的严重饥荒，又证明了这个制度对殖民地农民的压榨是多么残忍！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的是荷兰官员和土著贵族对农民的剥削一般都超过强迫种植制度的规定，而且其他苛捐杂税也很多。因此，大批农民不断起来造反也是理所当然的。

一八五六年一月，戴克尔被派到了问题成堆的西爪哇万丹州任副专员，具体负责勒巴克县的工作。他很快发现土著的县知事和其他贵族都残酷压榨和剥削老百姓。虽然他知道他的前任因力图伸张正义而遭到杀害，但他仍然多次要求他的直接上司(万丹州长)除恶扶民，首先是罢县知事的官。然而，戴克尔得到的却是批评和指责。于是他越过上司，直接向荷属东印度总督汇报情况，但同样遭到冷落和打击。戴克尔最后于一八五六年四月愤怒辞职。就在一八五六年内，荷兰政府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不得不承认戴克尔反映的情况完全属实，然而，并没有给戴克尔平反。这些经历使戴克尔的思想产生了一次飞跃，他认识到，荷兰政府将殖民地老百姓的苦难完全归罪于土著贵族的压迫和剥削的说法是个骗局，荷兰官员关于要保护老百姓利益的就职誓言也是几句空话。他认识到，荷兰政府和荷属东印度政府不仅纵容土著贵族滥用权力，而且正是以这种封建制度作为殖民主义统治的支柱，荷兰资产阶级则从这一切当

中获取暴利，却虚伪地用宗教道德为自己的行径辩解。一八六○年，戴克尔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在比利时只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把他在荷属东印度耳闻目睹的事实整理成一部题为《马格斯·哈弗拉尔》的自传体小说，所使用的笔名穆尔塔图里意即“备尝辛酸者”。他在书中愤怒地指出爪哇人受到了虐待，谴责荷兰是个海盗国家。

《马格斯·哈弗拉尔》一书的内容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讲的是阿姆斯特丹咖啡经纪商德劳格斯托佩尔如何在遇到老同学夏尔曼后将后者的作品加以整理和评论。夏尔曼实际上是辞职后穷困潦倒的戴克尔，德劳格斯托佩尔代表的是傲慢、虚伪、唯利是图的荷兰资产阶级，夏尔曼的作品正是记述了一位叫哈弗拉尔的荷兰人青年时期在荷属东印度殖民政府任职的经历，这位哈弗拉尔就是年轻时充满正义感的戴克尔。在这一部分里，作者毫不留情地，但又非常幽默地揭露和讽刺了德劳格斯托佩尔，读者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荷兰资产阶级既卑鄙、贪婪，又愚蠢、庸俗，读后既感到愤恨又觉得好笑①。与此同时，读者会同情和尊敬夏尔曼，会觉得他虽然很穷，但很有尊严，而且很有学问。第二部分是夏尔曼关于哈弗拉尔的记述。戴克尔把哈弗拉尔刻画成一个无私无畏地为正义而斗争的人，但并没有把他塑造成一位完美无缺的英雄。在书中，哈弗拉尔非常同情爪哇人民，对荷兰官员和爪哇贵族压迫、剥削和虐待爪哇人民

① 正因此，这本书的副题是：《荷兰贸易公司的咖啡拍卖会》。

极其愤恨，但又对荷兰总督抱有幻想，指望靠总督来伸张正义，结果大失所望。这一部分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因为作者在这一部分里以相当大的篇幅描绘了当时荷属东印度的政治制度。读者还可以从哈弗拉尔的经历和作者借哈弗拉尔的口讲的许多故事和轶事中了解当时进步的荷兰人的道德观念和思想修养。第三部分主要通过一对爪哇青年恋人沙伊查和阿丁达的悲惨遭遇揭露荷兰殖民主义者和爪哇贵族对爪哇人民的残酷剥削和虐待。这一部分内容充满浪漫主义的色彩，不少段落是用诗歌形式写的，读者会体会到爪哇人民是善良、勤劳、爱好和平的人民，只是由于受到忍无可忍的掠夺和欺压，他们才拿起武器造反，但在当时条件下，结果只能是惨遭屠杀。在书的结尾部分，戴克尔让愤怒的哈弗拉尔大声疾呼：在荷属东印度有成千上万的沙伊查和阿丁达！他要求荷兰国王主持公道，否则他就要把一切事实公之于众，让全世界谴责德劳格斯托佩尔们，谴责荷兰这个海盗国家。

戴克尔对全书结构的安排确实很巧妙，这样，他便使篇幅不是很大的书充满了丰富的内容。他实际上描绘了自己年轻时的经历，又描绘了年老时的情景，但避免了自传的单调的流水帐式的写法。书的内容虽然复杂，但很协调。他既谈了荷属东印度，又谈了荷兰；既谈了爪哇贵族，又谈了爪哇农民，还谈了荷兰资产阶级；书中有诗歌，也有政治论文，还有政府官员的报告；既有愤怒的谴责，也有伤感的情调；有赞美，也有辛辣的讽刺。在风格上，戴克尔突破了当时

僵化的荷兰文学的许多框框，例如，他是完全用当时的口头语言写成《马格斯·哈弗拉尔》的。

《马格斯·哈弗拉尔》是一八六〇年第一次出版的，出版者因觉得书中谈的都是很敏感的问题，所以作了较大的修改，例如去掉了所有的人名，改变了各种日期，而且只印了一千三百本。尽管如此，这本书还是象晴天霹雳一样轰动了荷兰和其他西欧国家。因此，就在一八六〇年内又印了第二版。此后，这本书不断地出版，并且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但直到一九四九年才第一次完全按照原著出版。

戴克尔的书出版后，戴克尔的生活逐渐有所改善，他一方面到处游说介绍《马格斯·哈弗拉尔》，另一方面继续写其他的著作，他在自己的作品里不但揭露殖民主义制度，而且也揭露荷兰国内的资本主义制度，对工人、妇女和教徒表示极大的关心，对资产阶级道德偏见和传统观念进行揭露和批判，因此，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时刚开始兴起的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们也受到了他的精神的鼓舞。但是，戴克尔也有他的局限性，他受法国大革命思想的启发，荷兰的一些人文主义者也影响过他，因此他反对压迫和剥削爪哇人民，但他从来没有主张彻底消除殖民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只要求改良这些制度。当时，荷兰自由派主张取消强迫种植制度，以发展私人经济，戴克尔则认为改良了的强迫种植制度肯定比政府无法控制的私人庄园经济更好。一八七〇年，荷兰政府向自由派让步，结果爪哇人民的生活迅速恶化。于是荷兰政府在十九世纪末决定实

行“讲道德的政策”，以逐步改善爪哇人民的生活。这项政策的贯彻执行，可以说是穆尔塔图里的遗产。

目前，我国同荷兰的文化交流日渐增多，我国人民对荷兰的文化也开始有所了解，进一步了解荷兰文学的愿望当然也会增长。为了在这个工作方面作出一点贡献，我们决定将《马格斯·哈弗拉尔》翻译成中文，介绍给我国读者，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而且翻译得很仓卒，所以这个译本难免会有许多缺点和问题，恳切希望读者指正。

施 辉 业

一九八五年五月

题词一

为了

以最崇敬的心情缅怀

忠诚的伴侣、

英雄的慈母、

高尚的女性

艾菲婷·胡柏蒂·范·温柏根女男爵：

我常常听见诗人的妻子诉苦。毫无疑问，要她们在生活中尊严地完成做诗人妻子这个艰难的任务，她们身上任何美德并非多余。极微薄的收入只能应付当务之急，甚至经常不足以保证一般的生活需求。在您同丈夫最亲昵地交谈时，您总觉得诗神缪斯在您身旁偷听。当您做诗人的丈夫对工作失望，并丧魂落魄地回到您身边时，您要拥抱和安慰他。或者：您看着他为了寻找梦中的形象而匆匆离走。这一切都是诗人妻子生活中经常碰到的事情。当然，另一方面也有获得报酬的时刻，此时他把天才和汗水赢来的桂冠崇敬地奉献给合法的爱妻。她如同安提戈涅①那样，在这个世界

① 安提戈涅：古希腊神奥狄浦斯的女儿，她跟着双目失明的父亲流放异乡，给他当引路人。

里给"流浪瞎子"引路。

因为，不要搞错了：荷马的子孙①就个人的特点而言几乎或多或少都是盲人。诚然，他们看得见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他们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都胜过我们。但是，任何普通人都要走的路，即使展现在那些荷马子孙眼前，他们也视而不见。如果没有人帮助他们走毫无诗意的人生道路，哪怕是最小的石子，也会使他们跌得头破血流。

——亨利·德·贝内②

① 荷马的子孙：荷马即公元前九世纪的希腊诗人，传说是个盲人，荷马的子孙指现在的诗人。

② 亨利·德·贝内：1830—1888，法国作家和记者。穆尔塔图里援引这段话是为了纪念自己第一个妻子艾菲婷·胡柏蒂·范·温柏根女男爵。这位夫人也是《马格斯·哈弗拉尔》一书中哈弗拉尔的妻子、善良的蒂妮的原型。

题 词 二

法警：法官先生，就是那个男人杀了小巴贝。

法官：得把他绞死。他是怎么干的？

法警：他把她剖成小块，然后把小块腌了。

法官：他这样做罪该万死。要把他绞死。

罗塔里欧：法官，我没有杀小巴贝！我供她吃饭穿衣，还照料她呢。会有人证明我是好人，不是杀人犯。

法官：该绞死您！您因为自负罪加一等。一个被告……把自己说成是好人……是不合适的。

罗塔里欧：可是，法官，有人可以证明呀。既然有人控告我杀人……。

法官：应该绞死您！您杀了小巴贝，您把她切成小块，您腌了那些小块，您自负……三大罪行！那位女人，您是什么人？

女人：我是小巴贝。

罗塔里欧：感谢上帝！法官，您看到了，我没有杀她！

法官：嗯……对……这……。可是，您不是腌了她吗？

小巴贝：不，法官，他没有腌我。相反，他为我做了许多好事。他是一个高尚的人！

罗塔里欧：您听见了，法官，她说我是一个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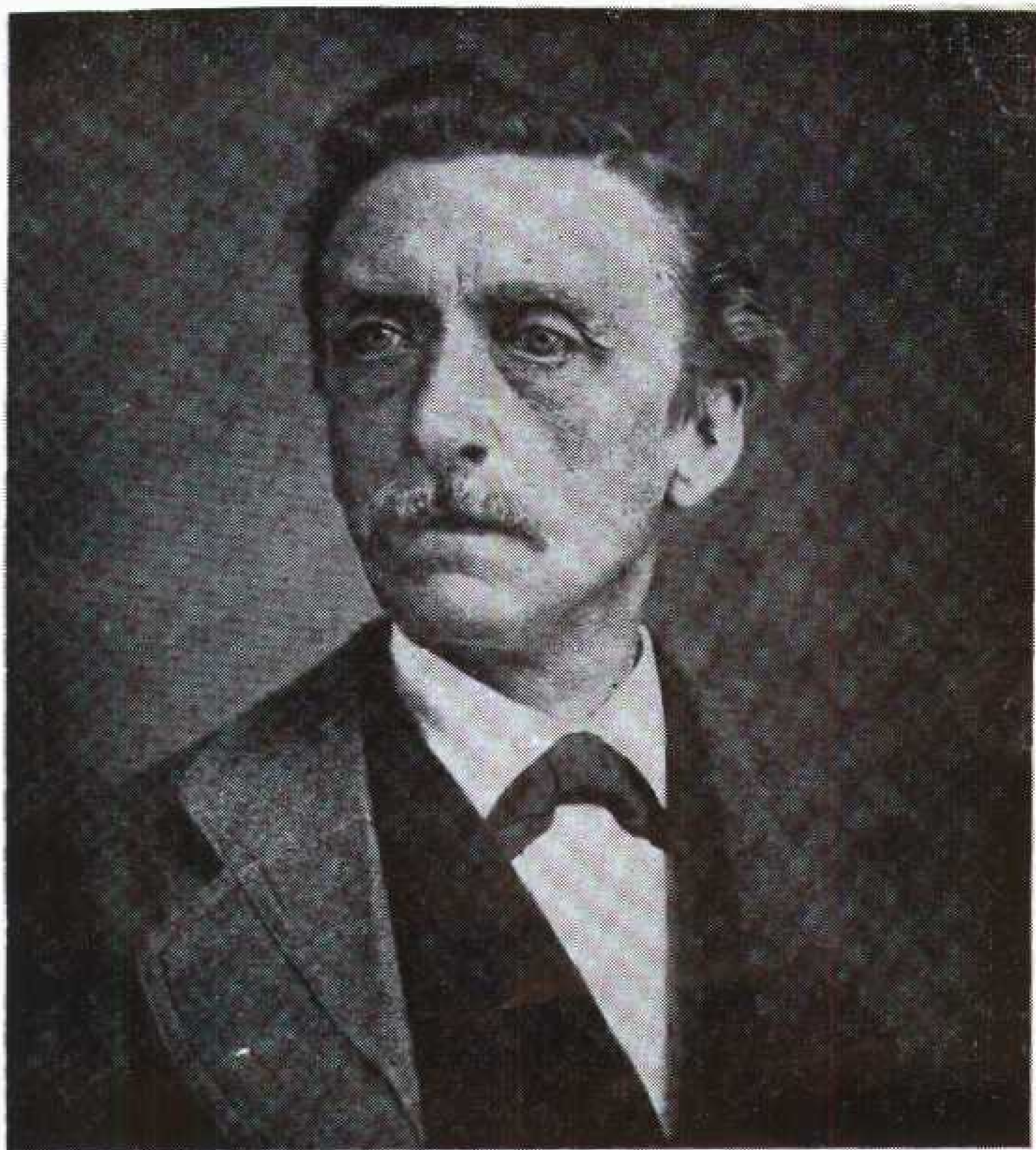
法官：嗯……也就是说，第三条罪状还是成立。法警，把被告带走，绞死他。他犯了自负罪。文书，要在前提部分援引莱辛书中那家族头子的法制观①。

摘自穆尔塔图里未发表的剧本②

---

① 莱辛书中那家族头子的法制观：莱辛（1729—1781），德国作家，曾在自己著作《智者纳旦》里让一个家族头子说，一个犹太人如果救了基督教徒的孩子后教育那孩子信犹太教的话，就应当处死这个犹太人。莱辛以此揭露了德国的反犹太主义。

② 穆尔塔图里未发表的剧本：穆尔塔图里写过许多剧本，其中不少没有发表。"绞死小巴贝"这句话后来变成了荷兰人常用的引语，表示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处死一个替罪羊的情况。严格说，剧本里讲的是"绞死罗塔里欧"，不是"绞死小巴贝"，这是荷兰群众习非成是的。



作 者 像

目　次

DK33/26

第 一 章

我是咖啡生意经纪人，住在月桂河街三十七号①。写小说或类似的东西并非我的习惯，所以我想了好久，才下决心多买几令纸②，并着手写书，您——亲爱的读者——刚刚翻开这本书。如果您是咖啡经纪人或别的什么人，您应该读这本书。我不但从来没写过类似小说的东西，而且连读也不爱读这类东西，因为我是做生意的。多少年来，我一直纳闷，这些玩艺儿有什么用呢？诗人或小说作者都是厚颜无耻地用没有发生过，而且一般不会发生的事情骗你的。他们这种行径使我感到吃惊。我是咖啡经纪人，住在月桂河街三十七号。在我这个行业里，要是我在向一位咖啡商讲行情时说几句谎话——诗歌和小说则主要是谎话组成的——那么他就会立刻跑到布塞灵和瓦特曼公司那儿买咖啡。他们也是咖啡经纪人，但您不需要知道他们的地址。总之，我注意不去写小说，更不去提供假行情就是了。我也经常发现，凡是那样干的人一般没有好下场。我四十三岁，近二十年来一直跑交易所，如果谁想找有经验的人，谁就可以

① 月桂河街 37 号：阿姆斯特丹的一条街。

② 几令纸：一令纸即 500 张纸。

找我，我是当之无愧的。我目睹许多公司倒闭！而当我追查其原因时，我通常都觉得，这些人破产的原因在于他们青年时代就被引向了错误的方向。

我的座右铭是：真理与理智，这我是坚定不移地维护的。至于《圣经》，当然另当别论。上述错误是范·阿尔芬①开始犯的，他所说的关于“可爱的小姑娘们”的第一句话就已经错了。那个老先生到底为什么自称爱我患眼病的妹妹小特吕伊和老摸自己鼻子的弟弟盖里特呢？可是，他硬说他是“出自对孩子们的爱，才写那些儿童诗歌”。我小的时候常常想：“老汉，我很想见到您，到时我要您送我大理石弹子或写着我全名的蛋糕——我叫‘巴塔弗斯’——要是您不答应，我就认为您是个骗子。”然而，我始终没见过范·阿尔芬。他曾告诉我们，我父亲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的小狗对我很有感情。我想，当我读到这些话的时候，范·阿尔芬早已经死了。其实，我比喜欢我父亲更喜欢小鲍维尔·温塞尔，她住在巴塔弗街②，是我们的邻居。我们家也不养狗，因为狗太脏了！范·阿尔芬的话都是谎话！然而，教育却就是这样进行下去的。新添的小妹妹是卖菜的大娘装在大白菜篮子里送来的。所有荷兰人都是勇敢而高尚的。罗马人因为巴塔弗人让他们活命而感到高兴。突尼斯国王③一见到荷兰国旗迎风飘扬就肚子痛。阿尔巴公

---

① 范·阿尔芬：1746—1806，荷兰诗人，写过很受欢迎的儿童诗歌。

② 巴塔弗街：巴塔弗人是两千年前居住在荷兰领土上的日尔曼族人，是现代荷兰人的祖先，他们的领袖巴塔弗斯领导他们抵抗罗马的统治。

爵④是个人面兽心的人。大概是一六七二年，海水退潮时间拖得长一些，那是为了保护荷兰⑤。都是谎言！荷兰之所以仍然是荷兰，完全归功于我们的老前辈办事精明，那是因为他们信仰正确的宗教。这才是事情的实质！

后来又有了别的谎言。女孩子是天使。头一个发现这一点的人，肯定不曾有过姐妹。爱情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一些恋爱的人怀着这样或那样的情绪跑到地球的尽头。地球没有尽头，那种爱情也是荒谬的。谁也不会说我和我的妻子过得不美满——她是经营咖啡买卖的拉斯特公司老板的女儿——对我们的婚姻谁也提不出什么。尽管我是阿尔蒂斯动物学协会⑥会员，而且她有一条价值九十二荷兰盾⑦的长围巾，但仍谈不上我们之间存在着那种会使我们愿意到地球尽头去生活的愚蠢的爱情。我们结婚后到海牙⑧游览了一次——她在那儿买了法兰绒，我现在还穿着用它做的马甲——爱情始终没有促使我们跑到世界上比海牙更远的地方。因此，诗歌和小说讲的多是废话和谎言！

---

③ 突尼斯国王：荷兰在历史上曾多次同突尼斯发生过海上的装武冲突，荷兰一些作者歪曲历史说突尼斯人是海盗，还说突尼斯国王很怕荷兰人。

④ 阿尔巴公爵：1568 年到 1648 年，荷兰人民为摆脱西班牙统治英勇奋战 80 年，这就是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阿尔巴公爵是西班牙派到荷兰镇压革命的，但他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⑤ 保护荷兰：1672 年荷兰自然灾害严重，同年英、法等向荷兰宣战。

⑥ 阿尔蒂斯动物学协会：1838年成立的荷兰最大的动物学协会。

⑦ 荷兰盾：荷兰币单位。

⑧ 海牙：荷兰首都，离阿姆斯特丹 50 公里左右。

一些人因爱情愁出病来了或绝望了，难道我的婚姻没有他们的婚姻幸福吗？你是否认为我的家现在管得不好，而假如我十七年前用诗歌向我的情人求婚，我的家就会搞得好一些吗？无稽之谈！其实，我和任何人一样，也可以很好地用诗求婚，因为写诗是一门手艺，它肯定没有雕刻象牙难。否则用印有诗句的纸包装的方块糖——弗里兹①把它说成"方怪糖"，我不知道为什么——怎么那样便宜呢？同时，你不妨打听一下一套象牙台球要多少钱！

我不反对诗本身。你想把词有秩序地排排队，我没意见。但是，别说假话呀！"半夜三更，天气寒冷。"如果天气真的寒冷，时间真的是三更，那么我可以同意这句话。可是如果是凌晨六点的话，我可以说："凌晨六点，天气寒冷，"因为我不想写诗。诗人却因为第二句有寒冷两个字，第一句就必须用更字表达时间。对他来说，时间必须正好是一更或二更等。否则，他就不能写天气寒冷。这样，他就开始说假话了。他要么改变天气，要么改变时间。两者当中必定有一个是假的。

引诱青年说谎的不仅仅是那些诗。你不妨上剧院去一趟，听听那里贩卖的是一些什么样的骗人的东西。英雄被一个即将破产的人从水中救上来了。接着前者把自己财产的一半送给了后者。这不可能是真的。有一回我的帽子被风刮掉——弗里兹说："被风刮走"——当时我给了把帽子

① 弗里兹：本章主人公的儿子，他有一个毛病，就是经常把一些词儿的音发错，造成含义上的变化，使人发笑。

捞上来的人一角钱，结果他满意了。我知道，如果他是把我本人从水里捞上来的话，我应该给他更多的钱，但肯定不会把我财产的一半给他。原因不是很清楚吗？如果那样做，只要两次落水，你就会变成穷光蛋了。这类舞台上的演出最糟糕的一点是，观众迅速习非成是，因此觉得演得好，还喝彩鼓掌。我有时真想把大厅的观众都推到水里，看看谁是真心鼓掌的。我这个热爱真理的人提醒每个人，我不打算拿大笔钱酬谢把我从水里捞上来的人。谁不满意我给的钱少，谁就可以让我呆在水里。只有星期天我才会给得多一点，因为那时我佩上了我那金表链，而且也穿上了另一件礼服。

是的，舞台演出腐蚀好多人，比小说还多。因为它非常形象！任何东西，只要用点金纸和纸制花边装饰一下，都会引人入胜的。我的意思是，对孩子和不做生意的人来说是这样的。甚至当那些演员想演穷人的时候，他们的表演也是很虚假的。有个女孩子因为她父亲破产了，她就为了维持家庭生活去做工了。很好。这么一来，她就在舞台上缝衣服、织毛线和绣花。可是，你去数数她在整场戏中缝了多少针好了。她只是说话，叹气，走到窗前，就是不干活。靠这种劳动可以生存的家庭所需要的东西很少。这样的女孩子当然是剧中的女英雄。她撵走了几个引诱她的男人，并不停地喊："啊，我的母亲；啊，我的母亲！"她成了美德的象征。她织几双袜子需要整整一年时间，这是什么美德呢？难道这一切不会引起对美德和"劳动养家"的错误认识吗？这

通通是胡闹，通通是谎言！

后来，她的第一个情人——他过去是一个抄写员，现在发财了——突然回来了，并且和她结了婚。又是一个骗局。有钱人不会去娶破落家庭的女孩。如果您认为，作为特殊情况，在舞台上这一切可以通得过，那么我仍要坚持说：这种做法腐蚀老百姓坚持真理的感情，因为老百姓会把特殊情况当作规律来接受；这种做法还破坏公共道德，因为它使老百姓习惯称赞的那些舞台上的事情，在真正生活中都被任何一个经纪人或商人视为可笑的、极端愚蠢的事情！我结婚时，我岳父的事务所——拉斯特公司——有我们十三个人工作，那时工作可紧张了。

舞台上还有更多虚假的东西。当剧中的英雄人物迈开僵硬可笑的步伐离去，以拯救被压迫的祖国的时候，舞台后面的双道门为什么总是会自动打开呢？还有，用诗歌说话的人怎么能为了帮助别人押韵而预先知道别人的回答呢？当将军对公主说："夫人，我们晚了，城门已关"时，他怎么会事先知道公主要说："将军，拔剑出鞘，英勇奋战"呢？因为，假使公主听说城门已关时说："等到开门"或者"以后再来"，韵脚不就没有了吗？因此，将军望着公主问城门关了后她想干什么，不是十足的骗局吗？还有：假如公主并不叫将军拔剑出鞘，而想睡个觉又怎么办呢？所以，一切都是假话！

还有那得到了报酬的美德！唉，唉，唉！我当了十七年咖啡经纪人——我住在月桂河街三十七号——我所见所闻甚多，可是每次看到如此歪曲真理，我都非常反感。什么得

到了报酬的美德？这不是想把美德变成商品吗？实际生活中并非如此，这很好。因为，如果美德得到报酬，美的行为还算什么美德呢？因此，干什么总要想出那些无耻的谎言来呢？

例如，拿我们的仓库保管员鲁卡斯来说吧。在拉斯特公司现任经理的父亲当经理时——那时拉斯特公司叫拉斯特和梅耶尔公司，可是梅耶尔早就不干了——鲁卡斯就是拉斯特公司的雇员。鲁卡斯这个人的确是个有道德的人。我们从来没有丢过一粒咖啡豆，他按时上教堂，从不饮酒。每当我岳父去德里伯根①时，就让鲁卡斯看家，管账，看守一切。有一次银行多给他十七个荷兰盾，他把钱还给银行了。他现在老了，患关节炎，不能工作了。现在他一无所有，因为我们工作繁忙，需要的是年轻人。好吧，我认为鲁卡斯很有道德，然而，他现在得到了报酬吗？是否来了一个王子，给他钻石了呢？或者来了一个仙女，给他往面包上抹黄油？当然没有！他穷，并且会穷下去的，这本来也应该如此。我是没法子去帮助他的——我们需要年轻人，因为我们的工作很繁忙——但是，即使我能帮忙，假如他现在晚年能生活得安逸，那么他的美德又表现在哪里呢？那样的话，每个保管员都会变得有道德，人人都有道德，这不可能是上帝的意图，因为这么一来，再也没有必要在来世对善良的人给予特殊的报酬。可是，在舞台上，这一切都被歪曲了……都

① 德里伯根：荷兰一个小镇，过去荷兰商人专门在此地搞放债活动。

是谎言!

我自己也有道德。然而，我为此要过什么报酬吗？只要生意兴隆——现在是兴隆——只要妻子和孩子健康，让我不必和医生或药房打交道……只要我每年能存一笔钱准备晚年用……只要弗里兹长得聪明，能在我老了后并且在德里伯根活动时接替我的工作……我就满意了。可这一切都是各种条件的自然结果，也因为是我当家。我不为自己的美德要求什么报酬。

我的确有道德，这表现在我对真理的热爱。除了对信仰的虔诚外，热爱真理是我的主要特征。我希望您，读者，相信这一点。因为这是我写这本书的主要原因。

我的第二个特征是我热爱自己的行业。这个特点和热爱真理同样突出地表现在我身上。我本是咖啡经纪人，住在月桂河街三十七号。好吧，读者，我之所以写了这本书应归功于我对真理的不可动摇的热爱和我在事业上的勤奋。我会告诉您，我是怎样写这本书的。因为我现在要暂时与您分手——我要去交易所——我得请您等一下再看第二章。那么再见了!

喂，亲爱的，请把这个装进口袋……这不费事……也许将来能有用……瞧，这儿：公司的地址！梅耶尔不干了之后，我就成了这个公司的股东……老拉斯特是我的岳父。

拉 斯 特 有 限 公 司

咖 啡 经 纪 人

月桂河街三十七号

第 二 章

交易所里生意萧条，可是春季拍卖会一定会弥补损失。别以为我们没有买卖。布塞灵和瓦特曼他们的生意更萧条。奇怪的世界！您如果跑了二十年交易所，您也会碰到这类事。您想想看，他们——我是指布塞灵和瓦特曼——竟然试图从我这里抢走鲁德维希·斯特恩。因为我不知您是否了解交易所，我想告诉您，斯特恩是一直由我们供货的汉堡最大一家咖啡店的老板。我是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发现布塞灵和瓦特曼在捣鬼。他们打算向斯特恩少要四分之一的佣金，他们真混蛋，没别的。看看为反击他们我是怎样做的吧。如果别人处在我的地位，他可能会给鲁德维希·斯特恩写信，也提出要降低佣金，请斯特恩考虑考虑拉斯特公司多年来提供过的服务……我算了一下，近五十年来公司从斯特恩那里赚了四十万荷盾。我们的业务关系可以追溯到法国推行垄断大陆贸易制度[1]那个时候。当时我们走私，经过赫尔戈兰把从殖民地运来的货弄进来。是啊，谁知别人会写些什么呢，可是，我是不会去抢别人生意的。我

[1] 大陆制度：1806 年拿破仑禁止英国商品进入欧洲大陆市场。

到“波兰”①去了，要了笔和纸，写道：

“由于我们业务近几年来不断扩大，特别是因为来自德国北部的许多订货……”这是纯粹的实话！

“……业务的扩大，使我们有必要增加人员。”

这是真话！昨天晚上十一点钟我们的会计还在办公室里找他的眼镜呢！

“我们特别感到需要懂礼貌、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用德语为我们写业务信函。在阿姆斯特丹虽然有许多德国青年人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可是非常注重名誉的本公司……”

是绝对真话！

“……鉴于青年人中不断增长的轻浮和堕落，鉴于贪财的人与日俱增，考虑到必须把稳健作风同忠实地执行任务结合起来……”

这都是纯粹的真理。

“……本公司——我是指拉斯特公司，咖啡经纪人，月桂河街37号——不得不非常谨慎地录用工作人员。”

这一切都是纯粹真话啊，读者！那个在交易所里老站在第十七号柱子②的德国青年和布塞灵与瓦特曼公司老板的女儿私奔了，您知道吗？今年九月，我们的玛丽就满十三周岁了。

“……本人荣幸地从萨弗勒尔先生那里获悉，贵公司

① “波兰”：过去阿姆斯特丹商业区一家咖啡店，许多商人喜欢在咖啡店搞交易。现在这家咖啡店已不存在了。

② 第十七号柱子：指交易所里每个人都有的固定位置。

经理鲁德维希·斯特恩先生的一位公子埃纳斯特·斯特恩打算在一家荷兰公司工作，以增进自己的商业知识。本人考虑到……”

萨弗勒尔是斯特恩的采购员。这里我又重复了那些缺德事，讲了布塞灵和瓦特曼女儿的事。不是为了搞臭别人，不……，我是不爱玷污别人名誉的！可是……我想，让斯特恩他们知道一下也没有什么坏处。

“……考虑到这些，我们非常希望看到埃纳斯特·斯特恩先生来担负本公司的德语书信业务工作。”

因为棘手我避而不谈薪金或报酬。但是我还补充了：

“倘若埃纳斯特·斯特恩愿意住在我们家里，”——月桂河街37号——“那么我的内人愿象个母亲那样去照料他，并且负责缝补他的衣服。”

这纯粹是真话，因为玛丽补衣补袜很在行。我照路德教的习惯最后写道：

“我们虔诚信奉主。”

这是有针对性的，斯特恩家是信仰路德教的。我把信发出去了。你当然明白，如果斯特恩少爷在我们这里当职员，老斯特恩是不好意思去转向布塞灵和瓦特曼那儿去的。我盼望他的答复。

现在回到我这本书。有一段时间，当我每天晚上路过卡弗尔街①时，我总要在一家食品店前停步，观看店主

---

① 卡弗尔街：阿姆斯特丹商业区的主要街道。

分装各种咖啡：爪哇咖啡、普通咖啡、美黄咖啡、井里汶咖啡、碎咖啡豆、带砂子的咖啡。我对此很感兴趣，因为我总是对一切都很留心。有一次，我突然看到一位先生，他站在食品店隔壁的书店前面。这个人好面熟，他也好象认出我来了，因为我们不断地互相注视。我应当承认，我当时聚精会神地看咖啡，因此没有立即发现后来才注意到的事。那就是这个人衣服很单薄。在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和这种人搭腔的。可是，当时我突然想到，他可能是一个德国公司的采购员，可能在找可靠的经纪人。他的长相有点象德国人，举止也有点象个采购员。他有着金黄色的头发、蓝眼睛，派头和衣饰都有些象外国人。他没穿象样的大衣，肩膀上却披了件类似围巾样的东西——弗里兹把它读成"外巾"，我不那么念——他好象刚到达此地。我以为遇到了一个客户，递给他一张名片：拉斯特有限公司，咖啡经纪人，月桂河街37号。他将名片举到煤气灯下说："谢谢您，可我搞错人了。我原以为荣幸地见到了一位老同学，可……拉斯特？他不姓这个姓。"

"请原谅，"我说——因为我总是很有礼貌的——"我姓德劳格斯托佩尔，我叫巴塔弗斯·德劳格斯托佩尔。拉斯特是公司的名称，我是咖啡经纪人，住月桂河街……。"

"喂，德劳格斯托佩尔，你不认识我了？你好好看看我。"

我越看越觉得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可是，怪哉，他的脸使我觉得好象闻到一种奇特的香水味似的。您别笑，读者，

等一会儿您就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我肯定他身上连一滴香水也没有，但是我还是好象闻到了一股好闻的、浓烈的气味。它使我想起……有了！

"是您呀，"我叫起来，"是您把我从那个希腊人手里救出来的吗？"

"就是，"他说，"那就是我。您近来怎样？"

我告诉他我们事务所有十三个职员，生意兴隆。我也问他过得怎么样。后来我后悔不该去问他这个问题，因为看来他处境不好。我是不喜欢穷人的。因为一个人穷多半是由于自己的过错，上帝是不会丢下忠于他的人。假如我当时简单地说，"我们一共十三个人……晚安，再见！"那么我就摆脱了他。可这一问一答起来，就越来越难了——弗里兹说："越赖越难了，"我不那么说——也就是说，摆脱他越来越难了。另一方面，我得承认，如果当时摆脱了他，您现在也就看不到这本书了，因为这本书是那次会面的产物。我爱看事情的好的一面，谁不这样做，谁就是个不知足的人，而我讨厌不知足的人。

是啊，就是他曾把我从希腊人手里救出来过！您别以为我曾被海盗抓去过或在勒旺①和什么人吵过架。我已经告诉过您，结婚后我和我太太到海牙去了，我们在那里参观了毛里兹宫，在费纳街买了法兰绒。唯独那一次因工作不忙，我才允许自己出去游览了，因为平时生意很兴隆。不，

① 勒旺：指现在的意大利，希腊，埃及和中东。

就是在阿姆斯特丹，他为了我把一个希腊人的鼻子打出了血，因为他老爱管闲事。

当时可能是一八三二年或一八三四年的九月份吧，那时阿姆斯特丹正举行集市。由于我的双亲打算把我培养成牧师，他们把我送上了拉丁文学校。我后来常常感到纳闷，既然可以用荷兰文说“主是仁慈的”，何必要懂拉丁文呢？好吧，我上了拉丁文学校——现在叫中学。那时在阿姆斯特丹有个集市，在城西市场有不少小货栈。如果您，读者，也是阿姆斯特丹人，而且岁数和我差不多，您一定记得其中有一个小摊很引人注目，因为那里站着一个黑眼睛、梳长辫子、穿希腊服装的女孩子。她父亲也是个希腊人，至少长得象希腊人。他们卖各种香水。

我的岁数正好达到觉得那个女郎漂亮，但又不敢和她搭腔的年龄。其实敢说话也没用，因为十八岁的女郎把十六岁的男孩当娃娃看。这本来也对。可是我们这些中学三年级男生总是每天晚上到城西市场去看那个姑娘。

有一次，这位围着围巾，站在我跟前的人也在场。他比我们其他人小几岁，所以还带着点孩子气，对看希腊姑娘不感兴趣。可是他是我们班上的佼佼者——他很聪明，这点得承认——他爱玩、爱闹、爱打架，因此他和我们在一起。当时我们有十个人，在离那个货栈比较远的地方一边看那个希腊姑娘，一边商量用什么办法去认识她。后来决定大家凑点钱去那个货栈买点东西。难办的是，让谁去和那个姑

娘说话呢？都想去，可又都没胆量去。后来只好抽签，结果事情落到了我的头上。我得承认，我不爱冒险。我有妻子，有孩子，任何一个冒险的人我都认为是疯子，《圣经》里也这样写。我确实很高兴看到自己对冒险这类事的看法至今没变。这是因为我今天的心情和那天晚上手里拿着凑齐的十二枚硬币站在那个希腊人小货栈附近时的心情还是完全一样的。可是出于虚荣心，我当时不敢说自己不敢去，而且因为伙伴们在后面推着我，我必须往前走。这样我很快就站在小摊跟前了。

那姑娘我没看见：我什么也看不见了，眼前一片黑。我支支吾吾地说了不知是哪个动词的过去式。

"你要什么？"她用法文问。

我恢复了点常态，用希腊语说：

"女神，平平我的忿恨，"——还说了"埃及是尼罗河的礼物。"

我坚信，假如我的伙伴们当时没有出于孩子气恶作剧地从背后猛推我一下，使我重重地撞倒了半人高的小货架，那么我是会和希腊姑娘相识的。可这一来就糟了，我马上觉得有人抓住了我的脖子，接着又抓住我的腰部，我象腾云驾雾一样被举到了空中，没等我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已被抓到了希腊人的货栈里。他用法文骂我是捣蛋鬼，还说要把警察叫来。这下我离那个姑娘倒是近了。可这并未使我高兴。我怕得要命，哭了，向他求饶。但都无济于事。希腊人抓着我的胳膊，用脚踢我。我寻找我的伙伴们——那天上

午我们刚刚议论了斯凯沃拉① 焚烧自己的手的英雄行为，在拉丁文作文里同学们大大赞赏了这些事迹。——真的！可是现在没有一个人为我把手伸进火里……都走了。我就是这样想的，可是，夏尔曼②，我这个围围巾的朋友，突然从货栈后门冲进来了。他个子不高，力气也不大，他只有十三岁呀！但是他动作敏捷而又勇敢，我至今还记得，我当时看到他的眼睛闪闪发亮——平时它们没有光彩——他给了那希腊人一拳，我得救了。后来听说那个希腊人痛打了他一顿。我没看见他挨打，因为我有一个坚定不移的原则，即绝不介入与己无关的事，因此我立刻跑掉了。

这就是他的模样为什么使我想起香水的原因。这就是在阿姆斯特丹同一个希腊人发生冲突的经过。从此以后，只要那个人在城西市场搭起货栈，我总是到别处去玩。

我喜欢说富有哲理的话，我想对您——读者——说，世界上的事总是那么奇妙地互相联系着。要是那个姑娘的眼睛不那么黑，要是她梳了短辫子，要是我没有撞倒那个货架的话，您就看不到这本书了，所以您应该高兴发生了这一切。请相信我，就从其本质来说，世界上一切都是好的。爱抱怨、对事事都不满的人不是我的朋友。象布塞灵和瓦特曼就是这样的。……可我得写下去，因为这本书要赶在春

---

① 斯凯沃拉：古罗马的一个英雄，敌人严刑拷打时，他把右手伸进火里，以示自己不怕痛，不怕死。

② 夏尔曼：Sjaalman音译，意思是围围巾的人。此人实际上是马格斯·哈弗拉尔，是根据作者本身的经历塑造出来的。

季拍卖会前写完。

说真心话——因为我爱真理——和那个人重逢并没使我高兴。我马上发现他不是一个可靠的关系。他面色苍白，当我问他现在几点钟，他说他不知道。跑了交易所二十年、经历丰富的人是很注意这些的。我见过不少公司倒闭！

我以为他要往右拐，所以我说我要向左拐。可瞧瞧，他也向左拐，所以我无法不和他说话。可是，我老想：他连现在几点钟都不知道，而且我还发现他把外衣一直扣到下巴那儿——这是不祥之兆——所以我把谈话的态度放得更冷淡一些。他向我诉说了他去过荷属东印度，成了家，有了孩子。我并不反对这些，但觉得这都不重要。到了小教堂胡同——我通常是不走这条胡同的，因为我认为有教养的人不该走这条胡同——但这次我却打算向右拐进小教堂胡同。等到快走过小教堂胡同口时，他表示要继续往前走，我才很有礼貌地对他说起话来了——我一向很有礼貌，因为谁也不知道将来谁会用得着谁。

"我非常高兴与您重逢，先生……嗯……。而且……而且……愿为您效劳！我得进这条胡同。"

这时他带着非常奇怪的表情看着我，并且叹气，然后突然抓住我大衣的一颗扣子……

"亲爱的德劳格斯托佩尔，"他说，"我想求您一件事。"

我全身颤抖了一下。他连现在几点钟都不知道，还要求我一件事！我当然说我没工夫，现在必须去交易所，虽然已经是晚上了。但是如果您跑过二十年交易所……而现在

有一个连时间都不知道的人想求您一件事……。

我推开他的手，很有礼貌地告别——因为我一向有礼貌——然后走进了小教堂胡同，一般我不走这条胡同，因为不体面，而在我看来，体面高于一切。但愿没有人看见我走进这条胡同。

第 三 章

一天以后，我从交易所回来时，弗里兹说有个人找过我。根据他描绘的样子，来者是夏尔曼。他怎么找到我家的呢？对了，那张名片！我真想让我的孩子们退学，因为要是二、三十年后还有穿不起大衣而只带围巾又不知时间的同学来纠缠他们，那实在太讨厌。当有人在城西市场摆摊儿时，我也禁止弗里兹到那儿去。第二天我收到了一封信和一个大包裹。我给您读一读这封信：

“尊敬的德劳格斯托佩尔！”

我觉得他完全可以称我为：“尊贵的德劳格斯托佩尔先生”，因为我是个经纪人。

“我昨天到贵府去，是想麻烦您一件事。”

“我相信您现在家境很好……”

这一点他说对了：我们办公室有十三个人。

“……我想请您帮助我办一件对我关系重大的事。”

这不是有点叫人想到春季拍卖会上的订货吗？

“由于种种原因我近来经济上有点困难。”

有点困难？他连衬衣都没得穿。怎么能把这叫做“有点困难”呢！

“我无力向我的爱妻提供所有的能使生活愉快的东西，孩子们的教育也因经济原因，达不到我所盼望的样子。”

使生活愉快？孩子们的教育？这不是会使您认为他想给妻子租剧院的一个包厢，把孩子送到日内瓦上寄宿学校①吗？

当时是深秋了，天气很冷……而他住在阁楼间，屋子里不生火。收到他信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些，但后来我到过他的家，至今对他写信的可笑语调还感到恼火。该死！谁穷谁就可以说自己穷嘛！总得有穷的人，这在社会上是需要的，这是上帝的旨意。只要不要求救济或施舍，不麻烦别人，我是一点也不反对他穷，可是这样粉饰事情，太不合适了。请读下去：

“因为我肩负着向自己家里人提供生活必需品的义务，我决定发挥我深信自己天生具备的一种才能。我是诗人……”

呸！读者，您一定知道我和所有有头脑的人是如何看待这一点的。

“……兼作家。从童年时期我就用诗表达我的情感，后来也坚持每天记下心灵里的事情。我相信这些作品中有一些是会有价值的，为此我在找一家出版社。这正是我的难处。公众不了解我，而出版社不是根据作品内容，而是根据作者的名望评价作品的。”

---

① 送到日内瓦上寄宿学校：荷兰富人过去习惯于把子女送到瑞士日内瓦的高级寄宿学校里读书。

当然应该这样！就象我们根据牌子评价咖啡的质量一样。要不又该怎样呢？

“如果允许我认为自己的工作不是完全徒劳的话，也要等到出版了以后才可以证实，而出版商却要求事先预支印刷费等等……。”

他们要求得太对了。

“……这是目前我所无法做到的。但是因为我坚信我的劳动成果将弥补这笔费用，而且胆敢拿自己的名义担保这一点，所以在前天与您见面受到您的鼓励后……”

他把这当成鼓励！这真是。

“……我决定请求您在一个书商那里给我当担保人，即担保第一个版本，哪怕只是一本小小的册子的出版费用。选择什么来作为第一个样本则完全请您来决定。在这包裹里，您可以找到许多手稿，从中可以发现我曾动了许多脑子，做了许多工作，经历了很多事……。”

我从来没听说他也做过生意。

“……假如说我不完全缺少很好的表达能力这份天资的话，那么我绝不会因为没有感性材料而失败。我期待着您的友好答复，您的老校友……。”

下面他署了自己的名字。因为我不喜欢让别人遭到非议，所以我还是不把他的名字念出来。尊敬的读者，您可以明白的，由于这个人突然想把我抬举成诗歌经纪人，我简直发呆了。我敢肯定，如果这位夏尔曼先生——我以后就这样称呼他好了——看到我当时的样子，他是绝对不会提那

种要求的，高尚和文明是无法掩饰的。可是当时天已经黑了，所以我也就不在乎。

不言而喻，我完全不理睬这件胡闹事。我原打算叫弗里兹把那包东西退回去，可是我没有他的地址，他也没有再给我什么音信。我想，他可能生病了或者死了。

上个星期，做糖生意的罗塞梅耶尔家请客。弗里兹第一次跟着去了。他十六岁了，我认为年轻人接触社会是件好事。不然他就会跑到城西市场，或干其他类似的事情。女孩子们弹了钢琴，还唱了歌。吃甜食的时候，她们互相笑逗嬉戏。我们在后厅打扑克时，在客厅里好象发生了一件与弗里兹有点关系的事。“是啊，路易丝，”贝特西·罗塞梅耶尔喊道，“你哭了！爸爸，弗里兹把路易丝弄哭了！”

于是，我妻子说往后不能叫弗里兹一起来吃饭。她以为弗里兹捏了路易丝，或干了其他类似的不得体的事。我也正打算狠狠地说他几句，可是这时候路易丝喊道：

“不，不，弗里兹很可爱！我希望他再来一次！”

那么弗里兹干了些什么呢？他没有捏她，他朗诵了一首诗，事情就是这样的。

女主人当然愿意在上甜食的时候有人表演节目。这样可以增添气氛。罗塞梅耶尔太太——罗塞梅耶尔家要求别人这样称呼他们的家庭主妇①，因为他们做糖的生意，并且买了一条船的一些股份——懂得凡是能使路易丝落泪的事

① 这样称呼他们的家庭主妇：过去荷兰只有富人家才能用太太这个称呼。

情，也一定会使我们感兴趣，所以要求羞得面红耳赤的弗里兹再来表演一次。我真不知道他到底吹了些什么牛，因为我非常熟悉他所掌握的节目。那就是《神的婚礼》①、《旧约书诗》和《卡马佐的婚礼》② 的一段。男孩子们都喜欢这段，因为里面谈到马桶之类的东西，这些诗有哪一点能让人落泪，我很纳闷。当然啰，女孩子很容易哭。

“快呀！弗里兹！求求你，弗里兹！来一个，弗里兹！”就这样弗里兹开始朗诵起来了。我不喜欢故意增加读者的好奇心，所以还是开门见山地告诉大家，我家里有人打开了夏尔曼的包裹，弗里兹和玛丽就是从这包裹里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和感情的，这后来给我家带来了好多麻烦。但是，读者，我得承认，您读的这本书也来自那个包裹，我以后会把这说清楚的，因为我喜欢别人把我看成热爱真理和懂行的人。我们的公司是拉斯特公司，我是咖啡经纪人，住在月桂河街三十七号。

接着弗里兹朗诵了一首诗，那是一篇串在一起的废话。不，是支离破碎的。一个青年人给自己的母亲写信说，他爱上个姑娘，而他所心爱的姑娘跟别人结婚了，——我想，她做得太对——但是尽管他在谈恋爱，他始终非常爱自己的母亲。这后三行是不是清楚？您觉得有必要用好多话来讲明这些吗？好吧，我吃了夹奶酪面包，然后又削了两个梨，后来又在快吃完第三个梨的时候，弗里兹才把那个故事讲完。

---

① 《神的婚礼》：荷兰诗人范·德·古斯(1647—1684)的作品。

② 《卡马佐的婚礼》：荷兰作家兰根迪克(1683—1756)作品。

后来，自认为表演得很成功的弗里兹告诉大家，他是从带围巾的那个人的包裹里找到这首诗的。我就向在座的先生们说明了那包东西是怎么来到我家的。可是我没提希腊姑娘，因为弗里兹在场，我也只字没提小教堂胡同。大家都说我摆脱那个人是做得很对的。待会儿您会看到那包裹里面还有其他更有价值的东西，其中一些东西被收进这本书，因为它们与《贸易公司的咖啡拍卖会》有关。我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自己的事业。

后来出版社问我要不要把弗里兹朗诵的诗附上。我同意了，但大家应当明白我并不喜欢这类东西。它完全是谎言和瞎胡闹。我还是对它不加评论，不然我这本书就会太厚了。我只想补充说明一下，那件事大约是在一八四三年发生在离巴东① 不远的地方，巴东名声不好，不过，我指的是巴东牌咖啡。

母亲，我的确远离故乡②，
远离给了我生命的土地，
在那里我曾第一次哭啼，
在那里我成长在您身旁。
在那里您的母爱

① 巴东：现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一个城市。

② 《母亲，我的确远离故乡》：穆尔塔图里 1843 年在纳塔尔写的诗，它反映了他在原来的未婚妻卡罗琳·弗斯戴赫与别人结婚时的心情。这首诗是《马格斯·哈弗拉尔》书中少有的有押韵的长诗之一。

哺育了孩儿我的心灵。
每当我跌倒受惊
是您把我扶起来。
命运似乎太残忍，
它把联系我们的纽带斩断。
现在我孤孤单单只身一人
和上帝一起站在异国海滩。
可是，母亲，无论我悲伤、
忧愁或欢欣，
孩儿我永不变心！

我最后一次站在故土上，
距今只不过才两年。
当时我默默站在海边，
把未来人间展望。
我想着美好的生活，
希望它将来能实现。
我无畏地蔑视今天，
向往理想的天国。
那时，不管有什么艰难困苦，
不管有什么扰乱我前进的道路，
我总是决心勇敢闯出一条路，
还天天做梦觉得自己很幸福。
然而，那次分手后的时光，

它已飞快流逝过去，
它不可抓住，象闪电一样，
象一个幻影那样飘去……。
可是，前进的时光
却留下了深深的创伤！
我同时尝到痛苦和欢喜，
我拼搏，我思考，
我欢呼，我祈祷，
觉得仿佛跨过好多世纪！
我追求幸福生活，
找到它，又把它丢弃。
我童年刚过去不久，
现却要在一小时内把几年的生活来经历！

然而，母亲！请您相信，
上帝为我作证，母亲！请您相信，
您的孩子从未忘记过您！

我爱过一个姑娘，
爱情使我生活无限美好。
我视她为无价之宝，
对我努力奋斗的最终奖赏。
是上帝给我指明了方向，
纯真的宝贝使我幸福，

这是上帝对我的关怀，
对我的爱护，
我热泪盈眶感谢上帝的安排。
爱情和信仰合而为一……
我的心幸福无比，
它飞向至高无上的上帝，
只为她一人祈祷和感激。

爱情使我悲伤，
我心乱意烦、坐立不安。
我受不了这份儿苦难，
它使我脆弱的心十分忧伤。
我得到的只是恐惧和苦难，
而期待的本来是最大快乐，
追求的是幸福，
得到的却是毒汁和灾难……。
痛苦的沉默使我开心，
我的信念坚定不移，
厄运增强了我的信心，
为她忍受折磨我乐意！
灾难和厄运我不在乎，
我在不幸中寻找幸福，
一切，一切我都甘心忍受……，
只求命运不要把她夺走！

还有她那世上无双的美貌，
我把它刻在脑海里，
把它当作无价之宝，
忠诚地珍藏在心底。
它多么离奇，我这情感！
即使这爱情会久长，
到我一生最后一滴泪，
促使更美好的天堂
把她终于给我送回……，
但这爱情毕竟有个开端。

有开端的爱情，怎能
比得上与生命同生的爱？
是上帝往婴儿心里注入这爱，
那时他只会哼哼和哭叫，
他刚从母体分离出来，
就在自己母亲胸前
找到解渴的第一滴奶，
从母亲目光首见光线。
不，没有更牢固的纽带，
能更紧密联结人心。
是上帝使他们心连心，
让母子永远相亲相爱。

我的心如此爱上
那昙花一现般的美，
它的刺儿却使我倒了霉，
连一朵花也没让我欣赏……
我这颗心怎么能记不住
母亲那忠诚的心灵？
那位妇女对我的爱护？
我生下后第一次哭叫，
她着急地把我抱起，
我哭啼时她哄我睡，
吻我面颊上的泪水，
用自己的血给我充饥！

母亲！请不要相信，
上帝会告诉您，
母亲！请不要相信，
不，您的孩子没忘记您！

我抛弃了过去的生活，
甜蜜美好的一切它本来都可以给我。
幼年时代的欢乐，
常常有人歌颂赞美，
这里却都不让我体会，
我孤独的心从不快乐。

我的路险峻艰难，
厄运沉沉压在我身上，
我肩负重担，
我抬不起头来，我太悲伤……
我只想痛哭流涕，
在失望的许多时刻里，
在大自然的怀抱里，
我经常悲伤地垂头丧气。

失望时，我常常
差点唉声叹气：
我死后要请求上帝
把一生未得的给我补偿！
上帝！当我来到了彼岸，
当死神带走了我的生灵，
上帝！当我来到了彼岸，
这时，请给我一生未得过的……安宁！

可是，我的话在唇边消失掉，
那请求我没有说给上帝……
我倒确实下跪祈祷，
也觉得自己轻声叹息，
但求的是："上帝，求求您！
请先还我母亲！"

第 四 章

在接着往下写以前，我必须告诉您，那个小斯特恩来了。他是个讨人喜欢的青年。看样子很精明能干，不过我觉得他过分热心。玛丽才满十三岁。他的衣着很整洁。我派他做抄写工作，让他先熟悉荷兰文的文式。我真想知道会不会很快收到鲁德维希·斯特恩的订货。玛丽要给他绣一双拖鞋……我是说给小斯特恩。布塞灵和瓦特曼扑了一场空。我说过，规矩的经纪人是不抢别人生意的。

做糖买卖的罗塞梅耶尔家那次请我们吃饭后的第二天，我把弗里兹叫来，让他把夏尔曼的包裹拿来。读者，您要知道，我在家里非常注重教规和道德。吃饭的那天，当我刚削好第一个梨时，我从一个女孩子的面部表情上觉察到诗里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头。我自己没去听，可我发现贝特西捻碎了自己的面包，对我来说这已经够了。您会发现，读者，我这个人是了解世道的。所以说我让弗里兹把那天晚上那篇杰作找出来，我一下子就找到了那句使贝特西捻碎面包的句子。诗里讲到一个躺在母亲胸前的吃奶的孩子，这我还可以接受，可是，"刚刚从母体降生"这句话，瞧，我认为这句子不好，我的意思是说，谈这个不好，我的妻子也觉

得不合适。玛丽才满十三岁呀！我们家里也不讲白鹤送来了小娃娃的故事①，可这样直截了当地去谈这种事，我觉得不象话，因为我很重视道德。斯特恩说，那首诗弗里兹已经背得很熟，所以我让弗里兹保证再也不朗诵那首诗。至少在加入不吸收年轻姑娘的学生联合会之前不允许他朗诵。然后我把它收在我的写字台里，我指的是那首诗。可我必须弄清那包裹里是不是还有别的有可能惹事的东西。所以我就开始翻阅里面的文章。我无法看所有的文章，因为有的是用我看不懂的语言写的。然而，突然我看到一卷上面写着：《关于万鸦老专区咖啡种植业的报告》。

我喜出望外，因为我是咖啡经纪人，住在月桂河街三十七号，而且“万鸦老”是个名牌。这么说，写了这样缺德的诗的这个夏尔曼看样子也搞过咖啡。这一来我对那包东西也就另眼看待了，其中的东西我的确不全懂，但我可以看出作者确实很懂行。有目录、报告、分不清首尾的数字运算，而且都是那么细心和认真地写出来的，以致我应当直截了当地说——我喜欢说实话——我想到，我们的一个文书已年老体弱，完全有可能病倒，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这个夏尔曼看来完全可以很好地顶替他。当然，我是会先去了解他是否诚实，他信仰什么宗教，是否讲礼貌，等等。因为在我自己没有十分了解之前，我是不会去录用一个人的。这是我的一条坚定的原则。从我那封写给鲁德维希·斯特恩

① 白鹤送来了小娃娃的故事：荷兰人经常给小孩子讲新生下来的小婴儿是白鹤送来的。

的信，您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我不想让弗里兹知道我也开始对那个包裹里的内容产生兴趣，所以叫他走开。我一卷接一卷地看标题，确实看得头昏脑胀。的确，里面有不少诗，可是我也发现了不少有用的东西，使我吃惊的是那些文章所涉及的方面很广泛。我承认——因为我喜欢说实话——我这个一辈子做咖啡生意的人无法评价所有的东西，但是，即使不用评价，光是所有标题的目录就够令人感到好奇了。我给您讲过希腊人的事，您已经知道我在青年时期已有一些拉丁文基础。因此，虽然我在书信中非常注意不用拉丁语——经纪人办公室里使用拉丁语本来也不合适——可是当我看到那些文章时，我却想起了一句拉丁文成语："数量多，品种少"或"什么都取一点，加在一起还是空洞无物"。

可是，我这样讲与其说是我的真意，不如说是出于一种不服气，一种想用拉丁文去评评摆在我眼前的智慧的愿望。因为，在把一、两篇看得更深入之后，我不得不承认，作者是了解自己的任务的，甚至认为，作者的论证很扎实。

我在那包东西里找到了以下的论文和文章：

《论作为日尔曼语系之母的梵文》

《论惩治杀婴犯的条例》

《论贵族的起源》

《论"无止境的时间"和"永恒性"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

《论概率计算》

《论约伯记①》（我还找到另一些关于约伯的文章，可是都是诗。）

《论空气中的蛋白质》

《论俄国政治》

《论元音》

《论自然无真空论②》

《论取消惩治诽谤罪的规定的好处》

《论除了对宗教自由或政治自由的追求之外荷兰人反抗西班牙的原因》

《论永动机、方和圆的折算法以及无根数的根》

《论光的重量》

《论自从基督诞生起文明的倒退》（什么？）

《论冰岛神话》

《论卢梭的③〈爱弥尔〉》

《论商业事务的民事诉讼法》

《论作为太阳系中心的天狼星》

《论进口税的无目的性、无礼、不公正和缺德》（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些情况。）

---

① 约伯记：旧约全书中的一篇传记。

② 自然界无真空论：中世纪欧洲人认为自然界不允许真空状态存在，这是对这样一个物理现象的一种形而上学的解释：如果把一个杯子置于水中，那么把它倒过来往上提时，杯子仍充满着水（这实际上是空气压力造成的）。

③ 卢梭：1712—1778，法国作家、哲学家，1762年发表了《爱弥尔》，这是一部论教育的著作。

《论作为最古老语言的诗》(我不信这个。)

《论白蚁》

《论学校机构违背自然界的性质》

《论婚姻中的卖淫》(这篇太不象话。)

《论与水稻种植业有关的水利问题》

《论西方文明的表面优势》

《论地籍、注册及印花》

《论儿童读物、寓言及童话》(这篇我有机会可是想读一读,因为它强调了真理。)

《论贸易中的调解工作》(这篇我绝对不喜欢。我想他是主张取消经纪工作。可是我还是把这一篇搁到一边,因为里面有些东西,我写自己的书时可以引用。)

《论遗产税——最好的税收之一》

《论贞洁是如何被发明的》(这个我不懂。)

《论乘法》(这个题目看起来简单,可是里面有很多我过去没有想到的内容。)

《论法国人的某种幽默是他们语言贫乏的结果》(我承认是这样的,幽默和贫困……他是应该懂得这一些。)

《论奥古斯特·拉封丹[1]的小说和肺病的关系》(这篇我想读读,因为我家顶楼上有这个拉封丹的书。可是夏尔曼说到了第二代这种关系才明显。我的爷爷没读过书。)

《论英国在欧洲大陆之外的势力》

---

① 奥古斯特·海因里希·拉封丹:1758—1831,德国作家。

《论中世纪及当今的神裁法》

《论罗马人的算术》

《论作曲家为什么不会写诗》

《论虔信主义①、催眠术及移桌舞②》

《论传染病》

《论摩尔人的建筑风格》

《论偏见的力量——所谓过堂风造成的疾病证明了这种力量的存在》（我不是已经说过，这个目录令人好奇吗？）

《论德国的统一》

《论海洋上事物的长度》（我想，在海上的一切尺寸都会和陆地上一样长。）

《论政府对于公共娱乐的责任》

《论苏格兰及弗里斯兰的语言的一致性》

《论诗的韵律学》

《论阿尔和尼姆女子的美，以及对腓尼基人的殖民地制度的研究》

《论爪哇岛上的农业合同》

《论一种新型水泵的抽水能力》

《论王朝的世袭权》

《论爪哇语诗集中的民间文学》

《论收帆的新方法》

---

① 虔信主义：基督教一流派，强调教徒在一切思想和言行方面都必须是虔诚的。

② 移桌舞：神汉、神婆与阴间人对话时移动桌子的一套动作。

《论用于手榴弹的冲力》(这篇的日期是一八四七年，也就是说在奥西尼① 之先。)

《论尊严的含义》

《论经外书籍②》

《论梭伦③、鲁苏古斯④、瑣罗亚斯德⑤ 以及孔夫子的法律》

《论父母的权力》

《论作为历史学家的莎士比亚》

《论欧洲的奴隶制》(他这里是指什么，我不明白。好了，这类文章很多呢!)

《论水力螺旋式磨面机》

《论王室成员的赦免权》

《论锡兰国⑥ 桂皮的化学成份》

《论商船上的纪律》

《论爪哇岛上租地种植鸦片的制度》

《论出售毒品的规定》

《论苏伊士运河的开凿及其后果》

《论用实物支付土地税》

---

① 奥西尼：1819—1858，意大利民族主义者，曾于1858年企图用炸弹谋杀法国的拿破仑三世。

② 经外书籍：是没有被纳入圣经，但也论述宗教的那些书籍。

③ 梭伦：公元前大约640—560，希腊政治家和诗人。

④ 鲁苏古斯：传统的斯巴达法家。

⑤ 瑣罗亚斯德：古代波斯宗教的创始人。

⑥ 锡兰：现斯里兰卡。

《论罗马帝国的分裂》

《论德国人的平易近人》

《论斯堪的纳维亚的〈埃达〉①》

《论法国在东印度群岛加强自己抗衡英国力量的责任》(这篇是用法语写的,不知为什么?)

《论制醋》

《论德国中产阶级对席勒和对歌德的崇拜》

《论人人有获得幸福的权利》

《论在受压迫时反抗的权利》

《论部长的职责》

《论刑法的若干条款》

《论人民有权要求将税收用来为自己造福》(这篇又是用爪哇语写的。)

《论双A及希腊语字母E》

《论人们心中存在一个没有个性的上帝》(可耻的谎言!)

《论风格》

《论给印苏林德②制定一部宪法》(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个国家存在。)

《论我们的语法为何缺少吸引力》

《论骄傲》(我认为这篇是这方面很内行的人写的。)

---

① 论斯堪的纳维亚的《埃达》:即论北欧人的古诗集,《埃达》即冰岛古代诗集。

② 印苏林德:指荷属东印度群岛,现印度尼西亚。

《论欧洲对葡萄牙人承担的义务》

《论森林之声》

《论可燃的水》(我想他指的是"强水")

《论磷光海①》(没听说过;似乎是在班达附近。)

《论先知和预言家》

《作为无软铁的动力的电》

《论文明的兴衰》

《论国家管理机构中传染病般的破坏》

《论享有特权的贸易公司》(这篇里有些东西是我写书时要用的。)

《论作为研究人种学资料来源的词源学》

《论爪哇岛南海岸产燕窝的礁石》

《论太阳升起的地方》(这个我不懂。)

《论作为道德领域里责任感尺度的个人信念》(谬语。他说每个人应当自己审判自己。这会带来什么后果?)

《论献殷勤》

《论〈希伯来〉②诗的结构》

《论伍斯特子爵写的〈充满发明的世纪〉一书》

《论蒂文附近罗地岛不吃东西的居民》(那里生活一定很省。)

《论马达人的食人习俗及阿拉弗拉人③的斩首术》

---

① 磷光海:热带地区(例如印度尼西亚班达岛附近)一些海域因水中含磷有机物甚多,往往可以发磷光。

② 《希伯来》:新约里的一篇。

《论对公众道德的怀疑》(我想，他打算取消制锁行业。我不赞成那样做。)

《论"法权"与"法律"》

《论作为哲学家的贝朗瑞④》(这我又不懂。)

《论马来人对爪哇人的反感》

《论毫无价值的所谓高等教育》

《论我们前辈为何没有爱的精神——正如他们关于上帝的概念所反映的那样》(又是一篇不虔诚的文章。)

《论感觉器官的关系》(的确，我见到他时，闻到了玫瑰精香味。)

《论咖啡树的毛根》(我把这一篇放在一边，准备写书时用。)

《论感觉、敏感性、过敏性、感伤等等》

《论神话与宗教被混淆的原因》

《论马路古地区⑤出产的沙古酒⑥》

《论荷兰贸易的前景》(促使我写书的实际上正是这篇。他说不会永远举行如此大规模的咖啡拍卖会，而我是为这一行业而生活的。)

《论〈创世记〉⑦》(这一篇很无耻。)

---

③ 马达人、阿拉弗拉人：印尼的两个民族。

④ 贝朗瑞：1780—1857，法国诗人。

⑤ 马路古地区：印尼东部的群岛。

⑥ 沙古酒：沙古即一种野生植物，属棕榈科，茎内含有淀粉，可以制酒。

⑦ 《创世记》：圣经旧约的首篇作品。

《论中国人的秘密团体》

《论作为天然文字的绘画》(他说刚出生的婴儿能画画!)

《论诗歌中的真理》(真是如此!)

《论爪哇人为什么不喜欢使用稻米打谷机》

《论诗与数学的关系》

《论中国人的皮影艺术》

《论爪哇咖啡的价格》(这篇给我拣出来了。)

《论欧洲的货币体制》

《论公共土地的灌溉》

《论种族通婚对精神生活的影响》

《论买卖均衡》(里面谈到了高贴水。我写书要用这篇。)

《论亚洲风俗的惰性》(他认为耶稣裹头巾。)

《论马尔萨斯① 关于人口数字与生活资料相关的思想》

《论美国的原始居民》

《论巴塔维亚、三宝垄和泗水② 的港口码头》

《论作为思想的表现形式的建筑学》

《论欧洲官员与爪哇的县知事们的关系》(我写书时将用这一篇的一些内容。)

《论在阿姆斯特丹住地下室的情况》

《论自然规律完美地发挥作用时一个上帝的失业》

《论沙古树里的蠕虫》(他说这些蠕虫有人爱吃……真

---

① 马尔萨斯:1766—1834,英国研究人口问题的经济学家。

② 巴塔维亚、三宝垄和泗水:巴塔维亚即现在的椰嘉达,三宝垄、泗水均系爪哇岛上的城市名称。

恶心！）

《论爪哇岛上对盐业的垄断》

《论〈诗篇〉、〈士师记〉、〈雅歌〉① 以及爪哇人的民谣》

《论先发制人》

《论绘画艺术的贫困》

《论钓鱼的不道德》（有谁听说过？）

《论欧洲人在欧洲之外的罪行》

《论弱小动物的武器》

《论报复的权力》（又一篇下流的文章。里面有一首诗，如果我读完的话，我准会认为它最下流。）

这些还不全呢！有用好多国家的语言写的诗，这些现在不说了。我找到了一些没有标题的稿卷、用马来语写的爱情小说、用爪哇语写的战歌，真是包罗万象！我找到了信件，其中有不少是用我不懂的文字写的。有的是写给他的信，更恰当地说是一些抄件，看样子他有某种打算，因为都有别人签字并批注："与原件相同。"我另外还找到日记摘录、笔记、思想随笔……有的确实很支离破碎。

我说过我把几篇文章搁在一边了，因为我觉得会对我的工作有用，我是全心全意搞自己的事业的。可是我得承认，我对剩下来的文章就不知该怎么办了。把包裹送回去吧？这我做不到，因为我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包裹也

---

① 《诗篇》、《士师记》、《雅歌》：旧约中的三篇。

已经打开过。我不能否认自己看过内容，再说我也不会这样做，因为我是那么喜欢说真话的。另外，我也没能把包裹再封好，使得看不出有人曾把它打开过。再说，我也无法否认自己对几篇关于咖啡的文章感兴趣，很想利用一下。我每天东翻几页西翻几页，我越来越相信——弗里兹说"越发相信"，我不这么说，我说我"越来越相信"——一个人如果要准确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他就必须做个搞咖啡买卖的经纪人。我相信搞糖业的罗塞梅耶尔一家是绝不会看到这样的东西的。

我现在担心那个夏尔曼会突然站在我面前，又想要对我说些什么。我也开始后悔那天走进了小教堂胡同，我真认识到了，任何时候也不应该离开正道。他当时当然会向我要钱并谈起他的包裹。我也许会给他点钱，那么如果他第二天送来了那一大堆文章的话，它们就会成为我的合法财产。我就可以去粗取精了，我可以把写自己书所需要的东西留下来，把剩下的烧掉或扔进纸篓里，而现在却不能这样做了。因为如果他再来，我就得把东西还给他，而一旦他发现我对他亲手写的某些文章感兴趣，他就会要价过高。没有比发现买方急需其货物更能加强卖方的优越地位。一个懂行的商人也尽量避免这种局面。

我前面已经说过，我还有另一个想法。这一想法可以证明，经常跑交易所可以使人很容易接受人道主义。那个想法是这样的：巴斯蒂安——他在我们的职员中排老三，现已年老体弱——在最近一个时期里，每三十天中准有二

十五天不上班，而如果上班了，还常常干不好工作。作为一个诚实的人，我在公司里——自从梅耶尔不干了以后，这个公司叫拉斯特公司——有责任保证每个人都干自己的工作，我无权出自没有道理的怜悯和过分的感情去浪费公司的钱。这就是我的原则。我宁可从自己腰包里掏三个荷兰盾送给巴斯蒂安，也不能继续向他支付他已没有资格得到的年薪。我算了一下，这个人三十四年来的收入——这收入来自拉斯特公司，同样来自过去的拉斯特与梅耶尔公司，可是梅耶尔已经不干了——共有五万荷兰盾，这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是相当可观的数字。他那个阶层中很少有人有这么多的钱。就是说他无权发牢骚。我是看了夏尔曼那篇论乘法的文章后才想起计算这笔钱。

我想，这个夏尔曼写一手好字。再说他看样子很穷，并且和我见面时不知道当时几点钟……我想，如果把巴斯蒂安的位置给了夏尔曼会怎样呢?那时，我会叫他往后称我为“先生”，不过他自己也会明白，因为职员总不能直呼雇主其名，而且他也可能一辈子得救了。开始可先给他四、五百荷兰盾——我们的巴斯蒂安也干了好久才提薪到七百盾——这我也就算做好事了。对，开始可以让他拿三百盾，因为他从来没干过贸易这一行，他可以把头几年看作是学习，这也合理。他不能把自己和做了许多工作的人相提并论。我敢肯定，给他二百盾他也会满意。可我对他的行为不太放心……而且他围了个围巾。此外，我不知他住在什么地方。

几天后，小斯特恩和弗里兹一块去了“伯尔尼城徽”①卖书会。我禁止弗里兹买书，可零花钱多的斯特恩带了些东西回家。这是他个人的事。可是瞧，弗里兹说他见到了看来被卖书会雇用的夏尔曼。夏尔曼从书橱里取书，然后把书放在长桌子上，推到拍卖者跟前。弗里兹说他的脸色苍白，有一个看来是在那里负责的先生斥了他一顿，因为他把几年的《阿格拉亚》杂志合订本掉到地上。我也觉得这太不利索了，因为这是最受欢迎的妇女手工集锦。玛丽和做糖生意的罗塞梅耶尔家共同有一本《阿格拉亚》杂志。她织了里面介绍的东西……我指的是《阿格拉亚》杂志介绍的东西。负责人骂夏尔曼的时候，弗里兹听到夏尔曼每天挣七毛五分。“你以为我乐意每天在你身上损失七毛五分钱吗?”那个先生说了。我很快算了一下，每天七毛五分——我想星期天和节假日是不算在内的，不然他会提月薪或年薪了——等于每年二百二十五荷盾。我总是迅速地作出决定的——如果做生意做了很长的时间了，你遇事时总是立刻知道该怎么做——第二天一早我就到了卡夫珠格那儿去。那天举办卖书会的就是这个书商。我打听了把《阿格拉亚》杂志掉到地上的那个人。“那个人被解雇了，”卡夫珠格说。他说那个人又懒又自以为是，而且还有病。我买了一盒封信纸条②，立即决定重新考虑巴斯蒂安的事。我不忍心就这样解雇一个老人。我的原则一向是：对人应当严格，但是，

---

① 伯尔尼城徽：阿姆斯特丹一书市。

② 封信纸条：十九世纪时，荷兰人是用小纸条封死信封的。

有可能的话要厚道。然而对生意可能有用的事情我向来都要去了解，因此向卡夫珠格打听了夏尔曼的住处。他给了我地址，我记下来了。我一直在思考应当如何写自己的书，但是，我爱真理。我得老实说，我不知道该怎样写书。有一件事是肯定了：我在夏尔曼的包裹里找到的材料对咖啡经纪人是重要的。问题仅仅在于如何分类和组织那些材料。每个经纪人都懂得，很好地分类一下商品是多么重要。

可是，除了和客户通信外，我从来不写什么东西。既使如此，我还是觉得自己应该写它，因为我的行业的前途可能取决于我的书。我在夏尔曼的包裹里找到的资料的性质决定它们不仅仅对拉斯特公司有用。如果是那样的话，谁也明白我绝不会去花力气出版一本布塞灵和瓦特曼也要读的书，因为谁帮助竞争对手谁就是个疯子。这是我不可动摇的原则。不，我看到了现在存在着一种危险，它会破坏整个咖啡市场。只有靠所有经纪人团结一致的努力才能消除这种危险，这些力量甚至有可能还不够。还要团结制糖业的人。弗里兹说“炼糖业”，但我说“制糖业”，罗塞梅耶尔也和我一样使用这个词儿，而他们是做糖生意的。好了，可能也需要团结制糖业人士和蓝靛商人的力量。

我这样边写边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我的书甚至也涉及到海运公司、商船队……的确，这是真的！还涉及到船帆制造者、财政部长、公务员、救济机构、面包点心师、杂货商、妇女、造船技师、批发商、零售商、房管人员和园林工人。

还有——在写作时，一个人会很奇怪地产生各种想法——我的书也涉及到磨坊主、牧师、卖豪罗威泻药① 的人、酿酒厂司炉、砖瓦厂工人、靠国债生活的人、水泵制造者，制绳师傅、织布匠、屠夫、经纪所职员和荷兰贸易公司股东。其实，认真研究的话，我的书涉及到所有其他的人。

还涉及到国王……是的，特别是国王！

我的书必须出版。不出版是绝对不行的！只好让布塞灵和瓦特曼也读到它了……我不是爱嫉妒的人。可他们是混蛋，他们很卑鄙，这是我说的！今天介绍小斯特恩参加阿尔蒂斯动物协会时，我还对他这样说呢。这个他可以放心地写信告诉他父亲。

有几天我就是这样为自己的书急得火烧火燎，结果弗里兹帮我找到了一条路子。我对他并没那么说，因为我认为不能叫人觉得有人欠了他的情——这是我的一条原则——可这是真的。他告诉我斯特恩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小伙子，他的荷兰语进步很大。他曾把夏尔曼的德文诗译成荷兰文。您看到了，我的国家的事情颠倒了：荷兰人用德文写作，德国人却把这些文章译成荷兰文。如果大家都坚持用自己的语言，那就要省好多劲儿。可是，我想，假如让那个斯特恩写我的书呢？如果我有什么要补充的，我自己偶尔可以写一章。弗里兹也可以帮忙。他有一个单子，都是用两个 e 拼写的词儿。玛丽也可以把全文抄清。这样可以向读

① 豪罗威泻药：英国豪罗威生产的一种泻药，1906年荷兰一制药协会把它列为假药。

者保证书里没有下流的内容。因为您也当然明白，一个规矩的经纪人是不会把不道德的东西交给自己女儿的。

我后来同两个男青年谈了我的打算。他们觉得好。只有那个有些文学细胞的斯特恩，同许多德国人一样，想对计划的具体执行保留发言权。这一点我不太满意，不过春季交易会快要举行了，而我仍然没有收到鲁德维希·斯特恩的订货，所以我不想过分地同他闹别扭。

他说，当他心中充满了真理和美德的情感时，世上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他去表达这种情感，他宁肯保持沉默，也不愿让自己的言论被淹没在会使他蒙受耻辱的陈词滥调——弗里兹说“陈词滥调的屁话”，我可不这样说，原来的说法就够长的了。我觉得斯特恩这样说是很奇怪的，可对我来说，事业是第一位的，再说他老子的公司也很好。因此我们决定：

1. 今后几个星期，他将为我的书写几章。

2. 我完全不修改他的文章。

3. 弗里兹修改病句。

4. 我偶尔写一章，以充实书的内容。

5. 书名将是《荷兰贸易公司的咖啡拍卖会》。

6. 送印前，由玛丽抄清稿子，但如果有衣服需要洗，要耐心地等她洗完衣服。

7. 写好的文章章节要在每周请客时宣读。

8. 要避免写任何不道德的事情。

9. 封面上不写我的名字，因为我是个经纪人。

10. 斯特恩可以出版我这本书的德文、法文和英文版本，因为——斯特恩曾经这样说——外国人比我们更理解这类作品。

12.（这一点斯特恩非常强调，）由我给夏尔曼送去一令纸、十二打笔尖和一大瓶墨水。

这些条件我全答应了，因为我的书需要尽快出版。斯特恩第二天就写好了他的第一章。瞧，读者，这样一个问题就得到了回答。这个问题便是：一个咖啡经纪人——拉斯特公司，月桂河街三十七号——为什么写了一本很象小说的书？

可是，当斯特恩刚刚开始工作没有多久的时候，他就碰到了困难。除了要完成从如此大量的素材中找出并整理所需要的东西这个艰巨的任务以外，他在手稿里还经常碰到他不懂的、连我也不熟悉的词儿和提法。多数是爪哇语或马来语的。另外有些地方也有缩写，都很难弄清其含义是什么。我意识到我们需要夏尔曼，但因为我认为年轻人不应当结交不好的关系，所以我既不肯派斯特恩也不肯派弗里兹去找他。我带了最后一次请客时剩下来的糖果——我什么都考虑得十分周全——出门找他去了。他的房子不好，可是人人平等只不过是头脑里的幻想，在住房条件方面当然也如此。

他自己在论人人都有权获得幸福那篇文章里就提到了这一点。再说，我不喜欢那些老是不知足的人。

他住在莱登横街，住在这条很长的街道里一幢房子最

里面的房间。地下室住着一个卖各种杂货的人。这些杂货中有杯子、碟子、家具、旧书、玻璃制品、范·斯匹克① 的画像等等。我真害怕碰坏什么东西，因为出了这种事时，人家要你赔的钱总是比碰坏的东西的价值多得多。有个小女孩坐在台阶上，正在给布娃娃穿衣服。我问她夏尔曼先生是不是住在这儿。她走开了，她的母亲来了。她用土语对我说话。

"是的，他住在这里，先生。您就上楼吧，走到第一个过道，然后再上楼梯走到第二个过道，然后再爬楼梯，您就到了，您会自己找到他家的。小米娜②，你去呀，就说来了个先生。您哪，该怎么称呼您，先生？"

我告诉她我是德劳格斯托佩尔先生，月桂河街三十七号的咖啡经纪人。但我又说我还是自己去。我照她说的那样爬楼梯，在三楼的过道听到一个童声在唱："待会儿父亲就回家，我那亲爱的爸爸。"我敲门，开门的是一个妇女或者一位太太，我自己拿不准应当把她当作什么。她的脸色非常苍白。她面部刻印着疲劳的痕迹，使我想起我妻子刚刚洗完衣服时的那个样子。她穿着一件很长的白衬衫，那样子象没有腰身的外衣，下边挂到她膝盖那儿，衣襟用个黑别针扣到一起。上衣下边不是穿象样的衣裙或短裙，而是围了一块深色的花布，看样子是在她身上绕了几圈，紧紧地裹

① 范·斯匹克：1802—1831，荷兰军官，在一次战斗中宁死不屈，从而成为民族英雄。

② 小米娜：小女孩子的名字。

着她的腰和膝。根本看不到这块布有什么皱褶、宽度或尺寸，而妇女穿的衣服是应该有这一切的。我很高兴没有派弗里兹来，因为我觉得她的衣着很不得体，更令人奇怪的是她活动起来是那么自在，好象以为自己很舒服。这个人似乎一点也没有觉察到自己与众不同。此外，我还发现我的到来完全没有使她感到不好意思。她没有往桌子底下藏东西，没有挪动椅子。一个衣冠楚楚的生人来访时，人们一般都会这样做的，她却完全没有这些动作。

她象中国人那样把头发梳到后面，然后在后脑勺那儿打了个结。我后来听说她的衣着是荷属东印度的一种服装，在当地叫"沙龙"和"卡巴雅"①，可我认为这种服装很难看。

"您是夏尔曼夫人吗?"我问。

"我荣幸地和哪一位讲话?"她说，口气好象指责我问话时也应当表示自己有几份荣幸。要知道，我不喜欢恭维别人。和客户说话是另一码事，我做生意年头太久，不可能不了解我这一行。可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在一幢房子的三楼讲一大堆客套话。我因此很干脆地说我是德劳格斯托佩尔先生，咖啡经纪人，住月桂河街三十七号，想和她丈夫谈谈。是啊，我干什么要讲客套话呢?

她给我指了一把藤椅，然后把在地上玩的一个小女孩抱在自己怀里。我刚才听到唱歌的那个小男孩呆呆地看着

① "沙龙"和"卡巴雅"：印尼妇女穿的围裙和无领长袖紧身衬衫。

我，从头到脚打量着我。这个孩子看起来也完全不害羞！他六岁左右，衣服也很奇怪。他的裤子很肥，它几乎没有盖住他的大腿的一半，从那儿到踝关节，他的腿是裸露在外的。我觉得非常不文明。“你是来找爸爸的吗？”他突然问我，我立刻明白了这个男孩子的教养很有问题，不然他会说“您”的。但因为我自己很尴尬，并且也愿意说说话，就回答说：

“是啊，小鬼，我是来找你爸爸的。你说他是不是快回来了？”

“我不知道。他出去了，他找钱给我买一盒彩色笔。”（弗里兹把“色”总读成“塞”，我不那么念。“色”就是“色”，不念“塞”。）

“不说了，儿子，”那妇女说，“拿你的画片或中国玩具玩去吧。”

“你不是知道昨天那个先生把什么都拿走了吗？”

他也用“你”称呼自己母亲，而且看来还有一位“先生”来过了，把所有的东西“拿走了”……好愉快的访问！那女人也显得不高兴，她把小女儿带到小哥哥那儿时，她偷偷地抹泪了。

“你跟嫩妮① 玩吧。”好怪的名字。男孩子跟妹妹玩去了。

“那么夫人，您的丈夫是不是快来了？”我问道。

---

① 嫩妮：印尼语里是“小姐”或“小姑娘”的意思。

“这很难说，”她答道。

那个正在和妹妹玩划船游戏的男孩子突然丢开妹妹跑来问我：

“先生，你为什么叫妈妈‘夫人’？”

“那我该怎么叫呢，小鬼？”我说。

“这……和别人一样叫嘛。夫人在楼下。她卖碟子和陀螺。”

我可是个咖啡经纪人——拉斯特公司，月桂河街三十七号——我们公司有十三个人，如果把不领工资的斯特恩也算在内，就有十四个人。那么我的妻子是“夫人”，难道我现在要对那个人去称“太太”吗？这怎么行！每个人应该懂得自己的地位。再说昨天警察已经把他们的家当都拿走了。我认为叫她“夫人”很合适，要坚持这样叫。

我问夏尔曼为什么没来找我把包裹取走。她看来了解一些情况，她说他们出去旅行了，到布鲁塞尔去了。在那儿他在《独立报》工作过，可是他没能继续在那儿工作，因为他写的文章经常成为该报被法国禁止进口的原因。几天前他们回到阿姆斯特丹，因为夏尔曼在这里将有工作干……。

“是在卡夫珠格书店吗？”我问。

“是的！是那个书店。可是这件事很不顺利。”她说。这件事我确实知道得比她还多。他把《阿格拉亚》杂志掉到地上，他又懒又自负，身体还有病……正是因为这个他被撵走了。

她接着说他打算这几天上我那儿去，可能这会儿正到

我那儿去打听我对他的请求的答复。

我说夏尔曼可以来一趟，可是他不必按门铃，因为这样太麻烦女用人。只要他等，总会有什么人需要出去，门总会有开的时候。我后来走了，走时把糖果也带走了，直截了当地说，是因为我不喜欢他们家。我感到不自在。我想，一个经纪人毕竟不是个搬运夫，而且我认为自己很规矩。我穿的是皮领大衣，她却随便坐在那儿，平静地对孩子说话，就象是没有外人一样。此外，她好象刚刚哭过。而我这个人最不喜欢不满的人。还有，他那儿又冷又不舒适——肯定是因为东西被搬走了——而我喜欢把房间布置得舒适些。在回家的路上，我决定还是先把巴斯蒂安留下，因为我并不乐意看到一个人失业。

下边就是斯特恩第一周的作品。不用说里面有不少我不喜欢的东西。不过，我必须遵守我们商订的第二条决定，而且罗塞梅耶尔他们觉得它很好。我想，他们是在抬举斯特恩，他有个住在汉堡的叔叔是做糖生意的。

夏尔曼的确来过。他见过斯特恩，并且给他解释了他——我的意思是斯特恩——不懂的几个词，讲了一些情况。我现在请读者坚持啃下面几章，我许诺，以后我巴塔弗斯·德劳格斯托佩尔，月桂河街三十七号拉斯特公司的咖啡经纪人，会提供更好的作品的。

第　五　章

上午十点在连接潘德格朗县与勒巴克县的大道上异常热闹。称一条土路为“大道”也许有点夸张，大家出于客气，加上没有更好的名称，才这样做。不过，如果我们乘坐一辆四驾马车从万丹州的州府西冷出发到勒巴克的新县府兰加士勿洞去的话，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后，我们肯定会达到目的地的。所以它还是一条大道。不过，你会经常陷在泥里，万丹平原的泥很重，而且又粘又稠，你不得不听附近村民——这一带村庄不多，有时被叫来的村民住得并不近——来帮忙。可是一旦召来了住在附近的二十来名农民，那么通常用不了多少时间便可以把车和马都拉到坚实的土地上来。车夫抽起鞭子，而跑差们——我想在欧洲也许把他们叫做“马夫”，实际上欧洲没有这类跑差——就是这些独一无二的跑差们，他们重新在四驾马车的两边奔跑，用又短又粗的鞭子抽打每匹马的腹部，高声发出无法形容的尖怪叫声，叫马快跑。马车就这样颠簸，继续前进一段时间，直到下一个不幸的时刻到来了，那时整个马车又陷进到车轴那么深的泥里。于是求援的大声喊叫又开始了。大家耐心地等候帮忙的人到来，然后车子又继续艰难地前进。

每当我经过那条道路时，我经常觉得好象说不定什么地方会碰上一辆陷进泥里而被人们遗忘的马车，里面却载着上一个世纪的旅客。实际上我从来没有碰到这种事。因此，我推断，凡是经过这条道路的人最终都到达了他们要去的地方。

谁要是以勒巴克这条道路为标准去想象横穿爪哇岛的大道的话，谁就会大错特错。丹德尔斯元帅①下命令不惜人民巨大牺牲修建那条有许多叉道的军用公路确实是个杰作。丹德尔斯这个人的意志也令人惊奇，他不顾宗主国许多嫉妒和反对他的人的刁难，竟敢于无视老百姓的反抗和土著首领们的不满，完成了至今仍然引起并且值得受到每个来访者赞扬的工程。

整个欧洲确实没有任何一个马车邮政系统能与爪哇的相比，甚至英格兰、俄国或匈牙利都没有。满载货物的马车沿着使您毛骨悚然的峡谷，驰过高高的山脊，不停地奔跑。车夫象被钉在车上，连续几个小时，是的，甚至连续几天，用铁一般的手臂抡着他的粗粗的马鞭。他能精确地计算在什么地方需要把飞跑的马勒住多少，以便在飞快地顺着山坡下山后，在那马路拐弯的地方……

“我的上帝，马路……马路不见了！我们要掉进深渊，”没经验的乘客惊叫，“那儿没有路……那儿是深渊呀！”

是的，看起来是这样的。路拐弯了，只要马再往前跑一

① 丹德尔斯元帅：荷属东印度的一位总督，1762—1818曾经命令建造横穿爪哇岛的大道。

步马车前轮就会离开坚实的路面，但正在这时马拐了弯，把车子拉进弯道里。马车飞上了你刚才看不到的高山，而那深渊……留在你身后。

遇到这种情况，有时车子只支撑在靠近弯道外边的轮子上：离心力把靠弯道里边的轮子从地面抬起来了。这时需要特别的冷静才能做到不闭眼睛，第一次在爪哇岛旅行的人给在欧洲的亲人写信时则会说他死里逃生。可是住在爪哇的人会认为这种恐惧很可笑。

特别是在刚刚开始讲我的故事的时候我不打算用描写一些地方风光或建筑物去过长地占用读者的时间。我太担心这样做会太冗长而把读者吓跑。以后，读者会被我吸引，这时他的眼神和姿态会告诉我，那个想从四层楼阳台往下跳的女主角的命运已经引起他的关注。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会详详细细地描绘风景的天然美色或某处的建筑物——它被建在那个地方好象就是为了让作家有借口来长篇大论地赞美中世纪的建筑艺术似的。直到我把心中的话都讲出来为止，我会大胆地无视一切重力规律，让那个女主角一直飘在天地之间的空中。所有这些城堡都彼此相象。它们没有一个不是建得很混乱的。主楼总是建得最早的，附属建筑都是隔几届政府之后，由后来上台的这位或那位国王盖起来的。大尖塔都已多年失修……。

尊贵的读者，并不存在什么大尖塔。大尖塔是想象中的东西，是一种梦想，一个理想，是虚构出来的，是无法容忍的大话！有的只是半节塔，还有……小的尖塔。

一些狂热的流派认为，为了纪念这位或那位圣人，必须在各种建筑物上建个尖塔，但这些流派存在得不够长久，以致没能完成尖塔的建设。这样，那个本来应该向信徒们指点天堂的尖塔，多半都建在矮了好几层的厚实的基础上，使人想起集市上伪装自己没有下肢的那个人。只有一些小尖塔，即农村教堂矮得可怜的小尖塔，才是完成了的。

关于实现一个伟大作品的思想经常在作品完成之前就被抛弃，这对西方文明来说，的确不是值得自豪的事情。我这里说的不是那些因为要收回其建设费用而必须完成的建设项目。谁想正确了解我的意思，谁就可以看看科隆大教堂①。可以考虑考虑建筑师盖哈德·冯·里尔心中的伟大蓝图……人民心中的信念，有了这种信念才有可能去开始并坚持搞这项工程……一些思想的影响，这些思想需要这种庞然大物来具体表现无形的宗教感情……他可以把这种巨大努力同几个世纪后的潮流比较一下，这个潮流促使人们停止搞这项工程。

爱温·冯·斯担巴赫②和我们现在的建筑师之间有一条深深的鸿沟！我知道人们已有好几年忙于填平这条鸿沟。在科隆人们又在续建大教堂。可是能把切断了的红线重新接好吗？人们能在我们当今的时代里重新找到当时的主教

① 科隆大教堂：1248年始建。教堂主楼建成后，停工很长时间，十七世纪中期又续建，1880年才竣工。第一个建筑师据说是盖哈德·冯·里尔。

② 爱温·冯·斯担巴赫：大约1380年，中世纪著名建筑师。

和建筑师的力量吗？我不相信能找到。钱是可以筹集到的，有了钱就可以买石头和石灰。可以支付设计图纸的艺术家和砌砖的泥水匠的工钱。有人把一座建筑物看作是一首诗，用花岗岩写的诗，诗人高声向人民朗诵这首诗，它是用大理石写的诗，这座建筑物静止不动地屹立着，好象是永恒持续不断的祷词。这种感情不准确，但还是令人尊敬的，这种感情是金钱所买不到的。

也就是说，某天早晨，在勒巴克与潘德格朗交界处异常热闹。几百匹套了马鞍的马把路挤得水泄不通，至少有一千人忙碌地来回踱步等候，对一个小地方来说这么多人就算是很多的了。这些人中有勒巴克县各村村长和各区区长，个个还都带了随从。还有一匹套着富丽堂皇马具的马，这匹漂亮的阿拉伯杂种马咬着银制圈嚼子，由此可以判断还有一位地位更高的首领也在场。确实是这样。勒巴克的县知事拉登·阿迪巴提·卡达纳达内加拉带了人数众多的随从离开了兰加士勿洞，尽管他年事已高，但他还是跑了十二到十四丈路①，即从他住的地方到潘德格朗的距离。

大家等候的是新来的副专员。在荷属东印度有一种比任何其他地方更具有法律效能的习惯，那就是当负责某一方面工作的官员抵达任职地点时，当地必须隆重热烈迎接他。巡察员——他是一个中年人——也在场。几个月前，他作为地位仅次于副专员的官员，在前任副专员去世后代理

① 十二到十四丈路：这里的"丈"指爪哇丈，一丈相当于一点五公里。

了副专员的工作。

新任副专员快要到来的消息公布后，人们匆匆忙忙搭起了一个本多博①，搬来了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还准备好了一些水果和清凉饮料。县知事和巡察员就在这个本多博里面等候新上司的到来。

除了宽边帽、雨伞或空心的树干外，本多博无疑是“屋顶”概念的最简单的表现形式。您可以把它想象出来：把四至六根竹竿插进地里，然后拿别的竹竿把竿顶绑在一起，上面再盖上当地叫阿达普②的棕榈树长叶。这样，你就能想象出本多博的样子来了。瞧，它极其简陋，它的用途仅仅是为了让欧洲和土著官员到县界欢迎新上司到来时有个地方休息一下。

我刚才把副专员也称为县知事的上司，这种说法不太准确。这里很有必要说明一下这些地区的行政制度，以便让读者正确理解后面要讲的内容。

就所谓的荷属东印度来说，我认为形容词“荷兰”不太准确，但官方已正式接受它。至于宗主国和荷属东印度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可以把它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主要部分。一个部分包括许多部落，这些部落的大小首领们承认荷兰拥有最高的权力，可是对老百姓的直接领导却或多或少仍然掌握在土生土长的首领们手里。另一部分则直接从属于

① 本多博：印尼名词，指印尼人聚会用的简陋的开放性建筑，往往是用竹子和棕榈叶子盖起来的。

② 阿达普：印尼名词，意即一种棕榈的长叶子。

荷兰的领导。整个爪哇岛就属于这一部分，只有极小的地区是个例外，而且可能只是表面上的例外。这里谈不上什么税收、纳贡或联盟问题。爪哇人就是荷兰臣民。荷兰国王是爪哇人的国王。爪哇人过去的国王和首领们的后代是荷兰的官员。以荷兰国王名义行使权力的总督任命、调动和提拔这些人。罪犯是根据海牙制定的法律条款受审和判决的。爪哇人缴的税都流进荷兰国库。

这本书的这几页谈的主要是这一部分荷兰殖民地，按照上面的说法它确实是荷兰王国的组成部分。

总督受到一个委员会的协助，但该委员会对总督的决策不起任何决定性作用。在巴塔维亚①，政府各项行政任务由各部分管，每个部都有部长，这些人起着总督的最高领导与各省的专员之间的纽带作用。可是在处理政治性事务时，这些官员直接向总督请示。

专员这个称呼来源于荷兰人还只是作为封建领主间接统治人民的时期，当时荷兰往那些仍然执政的土著国王的王宫里派驻了一些专员来代表荷兰。现在，这些国王都不掌权了，专员们变成了一些地区的行政长官：他们成了省长或州长。他们的工作环境变了，但称呼没变。

在爪哇人面前代表荷兰政府的实际上是这些专员。人民既不认识总督，不认识荷属东印度政府委员会的委员们，也不认识在巴塔维亚的各位部长。人民只认识领导他们的

① 巴塔维亚：现为椰嘉达。

专员和他的部下。

这样一个州——有的州人口近百万人——分成三个、四个或五个区或县，每个区或县由一位副专员来领导。副专员下面有巡察员、管理员和其他许多官员，他们的任务是征税、管理农业、盖房子、抓水利建设、搞警察和司法工作。

每个县有一个头衔为县知事的土著高级首领协助副专员工作。这样的县知事虽然对政府和周围同事来讲只不过是领薪水的一名官员，但他总是属于该地区的贵族阶层，他常常是过去独立地统治该地区或附近地区的王朝的成员。这样，荷兰从政治上充分利用了这些人长久的封建影响——在整个亚洲这种影响很重要，大多数部落把它视为一种宗教问题——而且通过把这些首领任命为官员，荷兰创建了一种等级制度，最高的则是总督行使的荷兰政权。

天下没有什么新玩艺儿。德意志帝国的帝国伯爵、边疆伯爵、行政区长官和城堡领主不也都是皇帝任命而且通常是从男爵们中间选出来的吗？我不想阐述贵族的起源——它完全根源于自然界——但我还是想说说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大洲和在那遥远的东印度，同样的原因都导致了同样的结局。如果需要从很远的地方去统治一个国家，那就需要有代表中央政权的官员。在为所欲为的军事制度下，罗马人选用了专员们来代表罗马政权，这些专员一般最初是为罗马征服了有关地区的军团司令。因此，在欧洲一些语言里，“省”一词的原来含义是“谋取财富的地区”。后来，德意志帝国中央政权觉得如果一个地区很遥远，但从历史、

语言和习俗上应该被视为德意志帝国的一个部分，那么就不仅应该用物质上的优势，而且要用其他的方式去团结那遥远的民族。这样，德意志帝国感到有必要任命这样一个人管理那种地区：这个人不仅应当是当地人，而且应当是地位比自己同胞高得多的人，这样，老百姓才会听从皇帝的命令，因为他们同时倾向于服从被委派执行这些命令的那个人。由此还可以部分地或全部地节省常备军队的开支，这些开支是从国库支出的，或者象往常实行的那样，是由需要得到这种军队保卫的地区自己负担的。因此就从有关地区的男爵中选了第一批伯爵，所以严格说，“伯爵”一词儿本来不是贵族头衔，而只是被授予任某种职务的人的称呼。正因为如此，我也就相信，在中世纪确实有这样的流行看法：德国皇帝的确有权任命一些伯爵，即地区行政长官和一些公爵，即军队将领，但男爵们却坚持认为，论出身，他们与皇帝是平等的，只是当皇帝在他们同意之后，从他们中间选出来的时候，他们才有义务为皇帝服务，否则他们仅仅依赖上帝。一个伯爵是由于皇帝的安排才担任一种职务的。一个男爵却认为自己当男爵是因为“上帝的恩赐”。伯爵们代表着皇帝，因此举着皇帝的旗帜，即国家的旗帜。一个男爵却高举自己的旗帜，作为拥有自己军队的贵族，发动人民。

也就是说，伯爵们和公爵们通常是从男爵们中间选出来的，这种情况导致了这些伯爵们和公爵们都把自己职位的重要性同自己出身带来的影响结合起来；看来，正因如此，人们后来——特别是当人们已经习惯于伯爵们和公爵

们职务的世袭性时——才把伯爵们和公爵们的职务看得高于男爵的地位。

这些男爵的家庭是在国家诞生时就当了贵族的，他们不是任何国王或皇帝任命的，他们因为是贵族才一直是贵族，他们是土生土长的贵族。许多男爵家庭至今会认为被任命为伯爵等于降低身价。这种例子很多。

被任命领导这样一个领地的人，当然试图说服皇帝让他们的儿子们，或如果没有儿子，让其他亲戚继承他们的职位。这一般也得以实现了，虽然我不相信这种继承权曾经得到过宪法的承认，至少就荷兰官员来说——例如就荷兰省、泽兰省、埃诺省或弗兰德省等的伯爵们；布拉邦特省、格尔德兰省的公爵们等等来说——情况如此。这种继承权最初是一种恩赐，后来成了一种习惯，最后成了一种需要，但这种世袭制度从来没有变成一个法律。

爪哇各县是土著官员领导的，他把政府给他的职位同自己出身的影响结合起来，以方便代表荷兰政权的欧洲官员的行政工作。这同以上所述的办法几乎是一样的——就人员的选拔是这样的，因为在工作中谈不上什么平等，尽管在这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某种与欧洲的相似性。这里世袭权也是在没有被法律确定的情况下成为一种习惯的。在县知事还在世时这件事就已经办好了，如果在他任职期间就答应将来由他的儿子接替他的工作，这通常被看成对他的勤奋和忠诚的奖励。只有在有什么非常特别的原因时，政府才会背离这种做法，而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政府一般还

是从这位县知事的家庭成员中选拔接班人。

欧洲官员和这些职位很高的爪哇的大人物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在县里，副专员是负责人。他得到上级的指示，他被看成是这个县的首脑。但这并不妨碍县知事在地位上大大超过副专员，原因在于县知事对当地了如指掌，还在于他的出身、对人民的影响、经济收入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生活方式。除此之外，一位县知事是该县里爪哇人的代表，人们都认为他代表十万或更多的人讲话。在政府的眼里，他也比朴实的欧洲官员更为重要。欧洲官员的不满情绪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有很多人可以被调来替换他，而一个县知事如果情绪不太好，这很可能会变成混乱和暴动的萌芽。

由此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情况，即下级实际上向上级发号施令。副专员责令县知事来汇报；命令他派人架桥梁和修路；命令他征税；叫他出席土著人法厅，而这个法厅是副专员主持的。副专员批评县知事，如果后者玩忽职守。这种很奇怪的关系只有通过极其礼貌的交往形式才有可能存在，不过，这些交往形式既不排除热诚的关系，也不排除严厉的态度，如果有这种需要的话。关于这种关系有一项正式规定，内容是：欧洲官员必须把协助他工作的土著官员当作自己的弟弟来对待。我觉得，这项规定相当准确地表达了这种关系中应当占主导地位的态度。

可是，他要记住，这位弟弟是父母非常宠爱的——或害怕的——如果发生不和，父母会说是他的错，因为他年龄比弟弟大，但他没有向弟弟让步，对弟弟不够策略。

但是，上层爪哇人天生的文质彬彬——即使下层爪哇人也要比相同阶层的欧洲人有礼貌得多——使这种表面上很难处的关系要比人们想象的好忍受得多。

只要欧洲人有教养、文雅，只要友好和端庄，县知事一定会从自己那一方为欧洲人的行政工作提供方便。用请求的方式下达的令人不快的命令会分毫不差地被县知事执行。地位、出身和财富造成的差距都会被县知事自己消除掉，他把作为荷兰国王的代表的欧洲官员提高到自己的水平上。这样，一个表面上必然要造成冲突的关系，最终变成了愉快的交往的源泉。

我已说过，这样的县知事在财富方面也大大超过欧洲官员，这也很自然。一个被召来管辖面积相当于几个德国伯爵领地的一个省的欧洲官员，一般是个中年人或超过中年的人，一般是成了家，并且有了孩子。他任职是为了谋生。他的收入正好够他全家餬口，常常甚至不足以满足他家庭的需要。这些县知事都是一些图孟贡、阿迪巴提；是的，他们有的甚至还是邦爱冉①，即爪哇的亲王。对他们来讲，问题不在于他们能否生活，而在于他们必须象人民习惯看到的那样，象贵族那样生活。如果欧洲人住的是一幢住宅，那么县知事居住的地方常常是一座克拉东②，这种王宫包括许多村庄和房屋。欧洲人只有一个妻子和三个到四个

① 图孟贡、阿迪巴提……邦爱冉：封建时代爪哇贵族的称呼，图孟贡最低邦爱冉最高。

② 克拉东：王宫的爪哇语名称。

子女，而县知事有好几个妻子和属于这些妻子的一切东西。欧洲人出门时，只有几个官员陪同，人数不超过视察的路上提供情况所需要的人数，而县知事出门要有几百名随从陪同，因为在人民心目中这和他很高的地位分不开。欧洲人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县知事象一位国王那样生活，或者被认为应该象一位国王那样生活。

可是这一切都要用钱支付。以这些县知事们的影响为基础的荷兰政权知道这一点。因此把这些县知事们的收入抬得很高的做法，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对不是土生土长的荷属东印度居民来说，这种收入看起来是过分地高了，然而，这些收入常常还不足以补偿这种土著首领的生活方式的支出。每年收入为二十万盾，甚至三十万盾，但还是缺钱的县知事并非少见。导致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中有：这些县知事们活象个国王那样、无所谓地挥金如土，他们忽视对部下的监督，他们买东西贪得无厌；而特别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欧洲人常常利用县知事们这些特点来干坏事。

爪哇首领们的收入可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是一定数额的月薪。其次是固定的一笔补偿费，以补偿荷兰政府收买过来的各种权利。第三是一种报酬，其金额大小同各县产品的数量，例如咖啡、糖、靛蓝、桂皮等的产量，成比例。最后一部分是他们随心所欲地占为己有的老百姓的劳动和财产。对后面说的两种收入来源需要做一些解释。爪哇人本质上是农民。是他出生的土地诱使他去当农民，因为这土地不需要他太劳累，却可以生产很多东西。特别重要的是，

他全心全意耕种自己的稻田，这方面他的确很能干。他是在水田、旱田和梯田中间长大的，他从小跟着父亲下地，帮助父亲耕田、锄地、修堤、挖沟、直到灌水。他的年岁是靠数收成来计算的；他是根据稻田里的稻穗的颜色记时间的；当他同一道割稻的伙伴们在一起时，他最愉快；他在那些晚上在村子里欢乐歌唱、为去掉稻壳而舂稻米的姑娘中间寻找终身伴侣……他想成为几头能给他拉犁的耕牛的主人，这是给他以鼓舞的理想……简言之，对爪哇人来说，水稻种植业的意义如同葡萄的收成对莱茵河畔地区和法国南部地区那样重要。

可是从西方来了外国人，他们成了土地的主人。他们想用肥沃的土地赚钱，他们叫老百姓把部分劳动和时间用于种植别的东西，种一些在欧洲市场上利润更大的东西。为了动员小老百姓这么干，只需要懂一点很简单的政治知识就够了。这些人听从自己的首领们，因此唯一需要做的事情是通过答应分红拉拢这些首领们……就可以达到目的。

如果我们注意到，在荷兰拍卖的爪哇产品多得不得了，我们会相信这种政治的有效性，尽管我们不认为它高尚。因为，如果有人问农民自己是否得到与产量成比例的报酬，我必须对此作出否定的回答。政府责令农民在他的土地上种政府要求的东西；如果他把产品卖给政府以外的任何其他人，政府就要处罚他；此外，是政府自己决定按什么样的价格支付农民。通过享有特权的贸易公司①，这些产品被运

① 享有特权的贸易公司：指“荷兰贸易公司”。

往欧洲，运费是很高的。为鼓励首领们抓生产而付给他们的钱却使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可是，整个事业最后总还得有利可图，因此，唯一获利的办法是向爪哇人只付正好可以防止他饿死的钱——如果他饿死了，国家的生产力会减弱的。

向欧洲官员支付的报酬也是同产量成比例的。

因此，贫穷的爪哇人确实被双重的政权鞭打，他确实经常被拉走，不得不离开自己的稻田，这种措施确实造成了饥荒……但是，在巴塔维亚、三宝垄、泗水、巴苏鲁安、伯苏基、庞越、巴芝丹和芝拉札等海港，许多船上的旗帜欢快地迎风飘扬，使荷兰致富的收成都被装进这些船里。

饥荒？在肥沃富饶的爪哇岛上有饥荒？是的，读者。几年前有整区整区的人饿死了。有的母亲为了吃东西而把自己的孩子卖了……有的母亲吃了自己的孩子……

可是，后来荷兰宗主国干预了此事。在议会的会议室里，人们对此不满，当时的总督不得不下令，今后不要把所谓欧洲市场产品的生产增加到使人挨饿的地步……。

我写到这儿感到很痛苦。一个人如果能记下这类事而不痛苦，您会怎么看他呢？

我还得讲一讲土著首领们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种收入：他们随心所欲地占为己有的人以及老百姓的财产。

在几乎整个亚洲，根据公认的概念，臣民和他的全部财产都是属于国王的。在爪哇也不例外，而过去的国王们的后代或亲戚都很乐意利用老百姓的愚昧无知。老百姓不太

明白他们的图孟贡、阿迪巴提或邦爱冉现在是领薪金的国家雇员，他们为了一定的收入把自己的权利和老百姓的权利都卖掉了。老百姓不懂得，在咖啡园和甘蔗田里报酬很低的劳动，已经取代了过去地主们向老百姓征收的税。因此，成百个农户从很远的地方被叫来无报酬地耕种县知事的农田，他们觉得是天底下最平常的事。无代价地向县知事的小宫廷提供生活用品也是最平常的事情。而如果县知事看上了小老百姓的马、牛、女儿或妻子，假如这个老百姓拒绝无条件地奉送县知事喜欢的东西，人们会觉得不象话。

有的县知事只是适当地行使这种任意占据老百姓财产的权利，他们不向老百姓要求超过维持自己职位所绝对需要的东西。有的走得更远些，没有一个地方不存在这种违法行径。因此，要完全根除这种滥用权力的行径也就很难，甚至不可能，因为在本身深受其害的老百姓的本性中，它已经根深蒂固。爪哇人很慷慨，尤其是如果要他证明自己是忠于自己的首领、即忠于自己的父亲孝忠过的人的后代时，爪哇人很慷慨。的确，如果他进克拉东时不带礼品，他会感到自己不够尊重自己世袭的主人。这些礼品一般也微不足道，以致如被拒绝接受便意味着某种贬低，所以，这种习惯更象是一个孩子的爱戴之情——孩子试图通过送小礼物表达对父亲的爱——而不应当被看作向为所欲为的暴君的进贡。

然而……这样一来，由于存在着一种可爱的习惯，滥用

权力的坏习惯的消除却受到阻碍。

如果在县知事的住宅前面的大块草地上杂草丛生的话，住在附近的居民会感到难为情的；这时，如果要阻止他们去除草，阻止他们把草地变得和县知事的职位相称，那就需要有很大的权威。为此付报酬，会普遍地被认为是一种羞辱。但是，在那块草地旁边，或在别的地方，有水稻田等待被耕耘，或将来可以把水引来的水渠等待被挖开，这些水常常要从几里远引到那些稻田里……这些水稻田就是县知事的水田。为了耕耘或灌溉他的这些水田，县知事动员整村整村的老百姓，而这些老百姓自己的水田同时也急需要人力……请看，这就是滥用权力。

政府是了解这一切的，谁如果看了国家文件记载的、供官员们遵守的法律、命令以及指示，谁就会欢呼，因为看起来，在制定这些文件时，占主导的是人道主义。在内地任职掌权的欧洲人处处被规劝，他最重要的义务之一是要保护老百姓，帮助老百姓克服自己的懦弱，帮助他们对付首领们的贪得无厌。而且，好象普遍要求官员们执行这些规定似乎还不够似的，在副专员们接受一个县的领导时，政府还要求他们个别宣誓，一定把慈父般的照顾老百姓看成是自己首要义务。

这无疑是高尚的号召。伸张正义，在强者面前保护弱者，保障弱者免遭占优势的强者的欺凌，从贵族强盗们的畜栏中要回穷人的小羊羔……看吧，当您想自己被召唤去做如此美好的事业的时候，您会高兴得心花怒放！

谁在爪哇内地工作时对自己的岗位或报酬不满，谁就想一想自己所肩负的伟大使命，想一想完成这样的使命带来的欢乐好了！他再也不会去向往别的报酬。

但是……履行这个义务不是容易的事情。你首先得正确判断在什么地方滥用权力已代替了好的习惯。而且……在存在滥用权力的地方，在确实已经发生为所欲为的行径或掠夺的地方，受害者常常是自己参与了这些坏事，他们这样做要么是因为他们过分地屈从别人，要么因为他们胆怯，要么因为怀疑应当保护他们的人的诚意或权力。每个人都清楚，欧洲官员随时有可能被调走担任别的职务，而县知事，即有权又有势的县知事却会留下来的。另外，占有愚笨的人的财产的办法又是何其多呀！如果一个低级的土著职员告诉他，县知事想要他的一匹马，以致这匹马很快地在县知事的马厩里有了自己的位置，那么这绝不能证明县知事不打算为这匹马付很多钱，是呀，他肯定……在适当的时候这样做。如果有几百个人无报酬地在一个首领的地里干活，这绝不等于说这一切是为了他的利益。他的目的不也可能是为了把收成让给这些干活的人吗？他也许有这样的人道主义的考虑：他的土地位置好，比他们的更肥沃，这样，他们的劳动不就可以获得更高些的报酬吗？

再说，欧洲官员从哪里可以找到有勇气去作证来反对可怕的县知事大人的证人呢？如果欧洲官员敢于控告，但又拿不出证据来，"大哥"不是无缘无故地破坏了"弟弟"的名誉吗？那种"大哥"与"弟弟"之间的关系会变成什么样的

关系呢？政府还会喜欢他这个欧洲官员吗？他为政府服务，政府为此给他饭吃，但如果他怀疑或控告象图孟贡、阿迪巴提那样的地位很高的人干了坏事，但又拿不出证据来，政府就会说他不称职，并撤他的职！

不，不，履行这项义务不容易！土著首领们是被允许占用臣民们的劳动和财产的，但他们倾向于越轨，这是公认的……。所有的副专员都宣誓要反对这种犯罪行径……。然而，还是很少有人敢于指控一位县知事有为所欲为或滥用权力的行径。

因此，要实现"保护土者居民免遭剥削和压榨"这一誓言，看来存在着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

第 六 章

巡查员弗布吕格是个好人。他平时身穿的蓝色呢子制服，领子和袖头都绣了橡树枝和橙树枝，当您看见他坐在那儿的那个样子，您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他属于荷属东印度荷兰人中最常见的类型的人……顺便说一下，他们同荷兰本土上的荷兰人相差很大。无事可做时他们是慢腾腾的，这时他们离欧洲人称之为勤奋的那种忙碌很远，但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很努力……他们朴实，但对周围人很热情……他们健谈、助人为乐、热情好客……彬彬有礼，但不死板……容易被好人好事所感动……诚实、坦率，但丝毫不想成为这些优良品德的牺牲品……简言之，象常说的那样，他是一个处处都有用的人，但没有人会想到用他的名字去命名他所处的世纪，不过，这他也不追求。

他坐在本多博中间铺着白色桌布、摆满了点心的桌子。每隔一段时间他问“总管家”——县里的警长兼副专员办公室主任——有没有看见有人来，语气有点象蓝胡子太太的妹妹① 那样着急。这时他突然站起来，妄图通过使劲踩本

① 蓝胡子太太的妹妹：蓝胡子是欧洲民间故事的人物，以残酷虐待女人而臭名远扬。他的妻子、小姨子和其他关在他城堡里的女人渴望解放，经常朝城堡看有没有人来救她们。

多博的压实粘土地板来使靴子上的小刺轮作响，然后他又点燃那支已经点了二十次的雪茄烟，最后失望地重新坐下来。他很少开口说话。其实他本来可以说话，因为他并不是一个人坐在那儿。我指的不是那二、三十个陪同他来的、在本多博内外蹲坐在爪哇用人、干事和警察，不是指不停地出入本多博的人，也不是指在外面牵马或骑马的大批大小土著官员……不，我指的是勒巴克县知事本人——县知事拉登·阿迪巴提·卡达纳达内加拉本人就坐在他对面。

等人总是令人厌烦的。一刻钟好象变成了一个钟头，一个小时好象变成了半天，等等。弗布吕格本来可以多说些话。勒巴克的县知事是一位文明的老人，他可以谈许多方面的问题，而且谈得既有思想又有见解。您只要看他一眼，就会相信，与他交往的多数荷兰人可以向他学习的东西比他可以向他们学习的东西多得多。他那双炯炯有神的黑眼睛与他脸上的倦态和满头的白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一般都经过深思熟虑才谈话——这本来是东方文明人的普遍特征——当您和他交谈时，您会觉得他的话很象原稿存档的书信，只要需要就可以把这些根据拿出来。对不习惯和爪哇上层人士打交道的人来说，这可能令人不愉快，但回避可能会伤感情的话题并不困难，这特别是因为他们那一方从来不会突然改变谈话的方向，因为按照东方的概念，这样做违背良好的道德。所以，您如果因为某种原因要回避某个问题，那您需要做的只是谈谈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这样您可以放心，这位爪哇首领肯定不会使话题发生您不喜欢

的变化，并由此把您引入您不想谈的领域。

但是，关于同这些首领们打交道的最好的办法，人们有许多不同意见。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要对他们开诚布公，不要搞外交词令。

不管怎么样，弗布吕格说了关于天气和雨的一般的一句话，开始同县知事交谈。

“是呀，巡查员先生，现在正是雨季。”

这一点弗布吕格是清楚的，当时正是一月份。但是，他说的关于雨的话，县知事也同样明白。接着又是一段沉默。县知事几乎觉察不到地动了一下脑袋，从此把跪坐在本多博门口的一个小用人叫来。这是个小鬼，他穿着合身的平绒蓝色上衣和白色的裤子，用一条金色的腰带把很贵的围裙固定在腰上，头上盘了一条漂亮的头巾，头巾下面露出一双顽皮的黑眼睛，他这样子真可爱。那个小鬼跪着爬到了县知事跟前，把装有烟丝、石灰、蒌叶、槟榔和甘密① 的金盒子放在地上。他把合掌的双手举到前额前，接着磕头，向县知事行了祝福礼，然后把那贵重的盒子捧给自己的主人。

“下那么多的雨，路一定难走。”县知事似乎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要等那么长时间，这时他一面说话，一面把石灰涂在一张槟榔叶子上。

“潘德格朗一带的马路并不那么坏。”弗布吕格说道。如

① 甘密：一种热带植物果实，有一种特殊的辣味。爪哇人常常把烟丝、石灰、蒌叶、槟榔和甘密配在一起嚼碎。

果说弗布吕格不想伤对方的感情的话，那么这一回答确实至少也欠考虑。因为，他应该明白，勒巴克的县知事不爱听别人赞扬潘德格朗的马路，尽管那儿的马路的确比勒巴克的好。

阿迪巴提没有犯太早答话的错误。只是在那个小鬼跪着爬回本多博入口处，在同伴们中间坐下之后……在蒌叶汁染红了县知事的嘴唇和剩下的几颗牙之后，县知事才说：

"是的，潘德格朗的人口多。"

既了解县知事和巡查员，又熟悉勒巴克情况的人，都可以明显看出两人已开始进行舌战。赞扬一个邻县的公路，实际上等于责备勒巴克没能铺设同样好的公路或没能养护好现有的公路。不过，县知事说得对，潘德格朗的人口密度的确高些，而且面积也比勒巴克小得多，所以把人民团结起来筑路当然比勒巴克更容易，因为勒巴克县的面积有几百平方里，而人口只有七万人。

"是这样的，"弗布吕格说，"我们这里人口少，可是……"

阿迪巴提看着他，似乎在等待一次进攻。他知道，在那个"可是"后面，弗布吕格可能会说他这个当了三十多年县知事的人不爱听的话。看来弗布吕格此刻却不想继续进行论战。至少他突然中断了谈话，又一次问警长有没有看见有人来。

"潘德格朗方向我还是什么也没看见，巡查员先生，但从另一个方向有一个骑马的人朝这边走来……是司令员先

生。”

“确实是这样的，警长，”弗布吕格望着外面说，“那是司令员！他在附近打猎，一早就出去了。喂！杜克拉里……杜克拉里！”

“他已经听见您，先生，他正在走过来。他的用人也骑着马跟在他后面，在那用人马背上还有一只鹿。”

“牵走司令员先生的马！”弗布吕格用马来语对外面的一个用人命令说。“你好，杜克拉里！你湿透了吗？打猎有什么收获？请进来。”

一个三十来岁的结实健壮的男人走进了本多博，他虽然没有穿军装，但风度却象个勇敢的军人。他就是兰加士勿洞小小的兵营的司令员杜克拉里上尉。弗布吕格和他很要好。若干时间以来，杜克拉里因为等待新的城堡建成一直住在弗布吕格的宿舍，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杜克拉里握了弗布吕格的手，有礼貌地向县知事行了个礼，然后一面坐下一面问道：

“你这里有什么可以喝的吗？”

“想喝茶吗，杜克拉里？”

“不，不，我够热的了！你这里有没有椰子水？那更解渴。”

“那个不能给你喝。如果你感到身体发热，我觉得喝椰子水对身体不好。喝了会使关节僵硬和发炎。你看山上那些扛重货的苦力：他们喝开水或用咖啡叶子泡的茶水，所以身体保持灵活。不过，喝姜茶更好……”

“什么？用咖啡叶子泡的茶水？这我从来没听说过。”

“那是因为你没有在苏门答腊服过役。这是那儿的习惯。”

“给我茶好了……但不要咖啡叶泡的茶，也不要姜茶。是的，你在苏门答腊呆过……新副专员也在那儿呆过，对吗？”

这段谈话他们是用荷兰语进行的，县知事不懂荷兰语。可能是因为觉得把县知事排斥在谈话之外有点不礼貌，也可能是因为别的原因，杜克拉里突然转向县知事，用马来语说：

“县知事先生是否知道巡查员先生认识新副专员？”

“不对，我没有那么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他在我之前几年在苏门答腊工作过。我只说过，我在那儿听到很多人谈过他的事迹，如此而已！”

“这不是一样吗？了解一个人并不需要见过这个人……阿迪巴提先生意见如何？”

这时阿迪巴提正好需要叫个用人来。所以过了相当时间他才回答说：“同意司令员先生的意见，不过，一般还是需要先见一个人才能评价他。”

“总的说来可能是这样的。”杜克拉里又用荷兰语接下去说，这要么是因为他觉得用荷兰语说话方便些，而且自己已经对县知事表示了足够的礼貌，要么是因为他只想同弗布吕格一个人说话。“这在一般情况下可能是对的，但就哈弗拉尔而言，你不需要亲自认识他……他是个疯子。”

“我没那么说，杜克拉里！”

“是的，你没有那么说，可是听了你讲的他的那些事情，我认为他是个疯子。我认为，一个为了从鲨鱼嘴里救一只狗而跳下水的人是个疯子。”

“当然，那样做肯定不明智。但是……”

“而且，听我说，那首反对范达默将军的诗……那太不合适！”

“那首诗很有趣……”

“就算是这样吧。但是一个年轻人不可以拿一个将军开玩笑呀！”

“你别忘了他当时还很年轻……那是十四年前的事。他当时才二十三岁。”

“还有偷火鸡的事呢！”

“他偷火鸡是为了戏弄将军。”

“对了！一个年轻人不可以戏弄一个将军，何况这位将军是一位省长，是他的上司。我觉得他的另一首诗不错……但是……那没完没了的决斗。”

“他通常是为别人而决斗的。他总是站在弱者一方。”

“好了，如果非决斗不可，就让每个人自己为自己决斗好了。至于我自己，我认为很少有决斗的必要。如果实在避免不了，我也会接受挑战，有些情况我自己也会去向别人挑战，但是把决斗变成家常便饭……太谢谢了。但愿他在这一点上变了。”

“当然变了，这个勿庸置疑！他现在老得多了，也已经

成家很长时间了，而且还是个副专员。除此之外，我一直听别人说，他心地善良，而且很公道。”

“这在勒巴克对他有用！刚才我还碰到这样一件事……县知事听得懂我们的谈话吗？”

“我想他听不懂。可是你还是从你的猎袋里拿出什么东西来给我看看好了，这样他会认为我们在谈论那件东西。”

杜克拉里把猎袋拿来了，从里面掏出一对野鸽来，他一面好象在讲打猎似地摸着野鸽子，一面给弗布吕格讲，刚才在野外有个爪哇人追他，问他能不能为减轻老百姓所受的压迫而出点力。

“而且，弗布吕格！”他接下去说，“这很令人费解。我不是对事情本身感到奇怪。我在万丹地区呆的时间够长的了，所以对这里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但是，一个小小的爪哇人，他一般在涉及首领们的问题上很小心，很有保留，现在这个人为什么向我这个与这一切无关的人提出这种要求呢？这我感到不好理解！”

“你是怎么样回答他的呢，杜克拉里？”

“我说这与我毫无关系！说他应该去找你，或等到新副专员来到兰加士勿洞之后，找他诉苦。”

“先生们来了！”警长突然嚷嚷起来，“我看见了一个文书拿草帽打招呼。”

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了。杜克拉里不愿意叫别人以为他在本多博里呆着，是因为他也为欢迎副专员而来到了边界。副专员当然级别比他高，但不是他的顶头上司，而且他

是个疯子。所以杜克拉里骑上马，由他的用人跟随走开了。

阿迪巴提和弗布吕格到本多博入口处去了，他们看见一辆四驾马车驶近。那辆沾满了泥水的马车很快就在这个竹子搭起来的棚子前面停住。

整个马车用黑皮篷子盖得严严实实的，叫人想起动物园还是流动马戏团的时代，那时马戏团就是这样把狮子和老虎静悄悄地运进城里的。在县知事人数众多的随从和跑差们的帮助下，警长把篷布的所有皮带和扣子解开了。在此之前，很难猜出车子里有什么。车子里并没有狮子和老虎。把车子盖得那么严实是因为现在正是雨冬，是为了防雨。长时间在路上颠簸后，下车是很困难的，这是不常旅行或从未旅行过的人很难想象的。古代的可怜的蜥蜴类动物掉进泥土时并不想在那儿久呆，但因为等得太久，竟成了粘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马车里坐得太久了的、被紧紧地挤在一块儿的旅客也会发生某种几乎完全相同的变化，我建议把这种变化称为“同化”。旅客最后分不清哪里是皮垫子，哪里是自己的皮肉。是的，我相信，在这样的车子里，旅客会以为牙痛或抽筋是衣服里有虫子，或正好相反。

尘世上各种情况中很少有什么不诱使爱思考的人就哲学领域的问题发表意见。因此，因为许多错误在我们中间有法律般的效能，因为许多“谬误”被当成“真理”，我就经常想，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因为让人们太长久地和同样的一批人一起坐一辆车呢？旅客不得不把腿往左边伸进那帽盒和装樱桃的草篮子之间的空当……他把膝盖贴在车门

上，以防止他对面的小姐以为他企图越轨……他怕长了鸡眼的脚给坐在他旁边的商人踩痛……他得把脖子往左边歪过去，因为右边在滴水……瞧，就这样，旅客的脖子、脚和膝盖最后都有点变了样。我认为，经常换换车、换换坐位、换换同伴，是有益的。这样，旅客有时可以把脖子转向另外的方向，他有时可以动动膝盖，也许坐在他旁边的就是穿着舞鞋的小姐或双脚不着地的孩子。这样，旅客下车站在坚实的土地上时，看正方向和走正路的可能性就大些。

我不知道，那辆停在本多博入口处的车子里是否有人反对“结束已持续很长时间的状况”，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隔了好久才有人下车。看来车子里的人在争着互相客气。可以听见他们说：“太太，请！”和“专员先生！”不管怎样，终于有个先生下车了，他那副样子和面孔使人想起我刚才提到的蜥蜴类动物。因为我们待一会儿还会再次见到他，我现在只想立即告诉您，他那个呆板的样子绝对不是由于他与车子“同化”了，因为即使在几英里范围内没有任何车辆，他所表现的镇静、迟缓和小心会使许多蜥蜴类动物嫉妒。很多人认为，他这种特点说明他高贵、耐心和聪明。象大多数在东印度的欧洲人那样，他脸色苍白，但在当地这并不被看作不健康的表现，他的脸也很秀气，证明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不过，他的眼睛有些冷漠无情，使您想起一份对数表。虽然他整个相貌没有什么令人不快或使人反感的地方，您还是不能不怀疑他相当细高的鼻子呆在他脸上有些无聊，因为那张面孔毫无表情。

他有礼貌地向一位妇女伸手，帮助她下车。这位妇女从坐在车子里的一位先生那儿接过一个小孩子，是一个大约三岁的金发男童，然后他们一起走进了本多博。随后那位先生也进了本多博。了解爪哇的人会发现一个特殊细节，即他在车门前等了一下，帮助一位女用人下车。有三个男用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使自己从一个用皮子搭起来的小包厢里解放出来，这个小包厢象只小幼蚌紧贴在母蚌那样被捆在车身后面。

第一个下车的那位先生向县知事和弗布吕格巡查员伸出了手，他们两人恭恭敬敬地握了他的手，从他们的整个姿势可以看出他们感到见到了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万丹的专员，勒巴克是万丹地区的一个部分，是一个县，或者用官方的话说，是一个"副专区"。

每当我读一篇虚构的故事时，我总为作者们不尊重读者口味而恼火。特别当作者们表示自己想写的东西应当逗人发笑时，我更恼火。当然，我这里说的不是幽默。非常可惜的是，幽默和滑稽几乎始终被混为一谈。作者们常常让听不懂或讲不好作者的语言的人在书中说话。他们让法国人用法国口音说荷兰话。如果没有法国人就找一个口吃的人，或"塑造"出一个老爱重复同样一句话的人来。我曾看过一场极荒唐的小歌剧，因为剧中有个人老说"我叫梅耶尔"而取得"成功"。我觉得这样逗乐非常庸俗，说老实话，如果您觉得那剧好笑，我会对您生气的。

可现在我自己却要向您介绍类似的情况。我不得不让

一个人每隔一段时间出场——我要尽可能少这样做——这个人讲话的方式确实使我担心您会怀疑我这是妄图使您发笑，所以我必须明确向您指出，我这里谈到的最庄重的万丹专员说话如此奇怪，责任不在我，写他的时候，我很难不让读者怀疑我想通过嘲笑一个人的怪习惯来达到逗乐的效果。原因在于他说话的语调。他说话时好象在每个词后面都有句号，或者甚至有很长的休止符。我觉得，他的话里词与词之间的间隔很象教堂里长时间祈祷的“阿门”后的沉默，众所周知，这个“阿门”实际上是个信号，它告诉人们挪动身子、咳嗽和擤鼻涕的时间到了。他说的话通常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如果他能克服过早和过多的停顿的习惯，那么至少从修辞学角度看，他的句子一般是没有毛病的。但是，因为他说话断断续续、吞吞吐吐和支离破碎，所以听起来很吃力。人们也常常无意之中切断他的话。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当您好心好意地以为他讲完了话，认为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留给听者靠自己的敏锐思考去补充的，从而开始回答他时，他那些还没有讲出来的话却会象败军的掉队者那样慢慢地赶上来，叫您觉得自己打断了他的话，这总是令人不快的。州府西冷的公众——不包括在政府任职的人，因为这总使人有点小心——都说他说话有点“粘粘糊糊”①。我觉得这样叫人不好，但又不得不承认，它相当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专员说话的主要特点。

① 粘粘糊糊：“粘糊”在荷兰文即slijm，作者因此把专员称为Slijmering先生，即“粘糊先生”，译文里均译为“斯莱默灵先生”。

我还完全没有谈到马格斯·哈弗拉尔夫妇。继专员之后，带着孩子和用人下车的正是他们夫妇俩。如果我让读者从故事的发展或根据自己的想象去了解他们的相貌和性格，也许已经可以让读者得到足够的情况了。不过，既然我现在已经在描述各种人物，我想告诉您，哈弗拉尔夫人不漂亮，但她的目光和谈吐有一种很可爱的东西，而且她举止轻松和随便，不可否认地证明她见过世面并出身于名贵之门。然而，尽管中产阶级人士为了使自己显得“尊贵”常常用羞羞答答的言行折磨自己和别人，但她并没有这种死板和令人难受的作风。因此，她也不象一些别的女人那样过分注意外表。在穿衣服方面她也是简朴的典范。一件平纹细布白色上衣和一条蓝色腰带——在欧洲好象把这种服装称为晨服——这就是她旅行时穿的衣服。她脖子上挂着一条细细的丝线，上面系着两块瑰宝，不过瑰宝是您看不见的，因为它们藏在她胸前的衣褶里。此外，在她的中国式发髻里插着一个茉莉花环……这就是她的全部打扮。

我说过，她不漂亮，但我也不希望让您以为她长得丑。当她崇拜的马格斯遭到别人指责时，她会说这些人“不认识天才”，她会怒气冲天。有时她却一直在想自己孩子的幸福。只要有机会，我将向您介绍她这时的样子，我希望您就会认为她很美。一个人的脸是他心灵的一面镜子，这句话已经被人们说得很多了，现在再也不会有人珍惜一幅画上静止不动的脸，因为这样的脸是空的，它不反映灵魂。总之，她有一个美好的心灵，所以如果您不认为她那张能反映心灵

的脸是美的，您就是个瞎子。

哈弗拉尔是三十五岁的男人。他身体细长，行动敏捷。他的上嘴唇又薄又好动。如果他情绪平静，他的淡蓝色的大眼睛有点象做梦的样子，但当伟大的思想控制了他时，那双眼睛就好象着了火似的了。除此而外，他的相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他那金黄色的头发直垂到太阳穴。我完全理解为什么在第一次见到他的人中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自己见到了一个头脑和心灵都很出众的人。他是充满矛盾的人物。他象匕首那样锐利，象少女那样温柔，他总是第一个感觉到他激烈的言词所造成的创伤，他比受伤的人更痛苦。他思想敏捷，能马上弄通最深奥和最复杂的问题。他喜欢钻研难题，为此他愿意进行最大的努力，并且付出全部精力和气力……但他经常不能理解连一个孩子都可以解释的简单事情。他热爱真理和正义，但他经常贻误眼前的简单义务，为的是纠正在更高、更远或更深的地方的不公正，这也许是因为这些需要花更大气力来解决的困难更吸引他。他很高尚，也很勇敢，但他和那位堂吉诃德一样，常常白费力气去攻打风车。他对荣誉的追求无法得到满足，社会生活给他的一般鼓励他都认为太渺小，但他却把安静的、没人知道的家庭生活视为最大的幸福。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诗人，他看到火星时就好象梦见了许多太阳系，并且用自己创造的万物使那里有生命，还觉得自己是这个被他创造的世界的主人……可是，他又能立刻毫无梦意地谈论大米价格，谈语法规则，或谈论埃及养鸡场的经济效益。没有一个学科他

完全不懂。当然，任何人的知识都有限，他也不是个例外，虽然他知道的东西可能比别人多。但是，他会“估计”自己不懂的东西有哪些，并且非常善于用自己掌握的很少的东西去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他很严格，工作有条理，而且还非常耐心，然而他能做到这几点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的思想本来有点乱。决定事情时他迟缓和小心，虽然听见他非常急速下结论的人并不那么认为。许多事情在他脑子里留下的印象太生动，所以人们不敢认为它们是持久的，但他的行动却经常证明它们确实是持久的。一切高尚的事情都吸引他，同时他却象个孩子又天真又无知。他诚实，但特别是在诚实转化为高尚的时候，他可以因为向别人赠送了几千盾，而忘记归还他欠的几百盾。当他觉得自己的想法被别人理解时，他幽默和健谈，但如果觉得别人不理解他，他便很生硬和冷淡。因为他对朋友很热情，他——有时太快地——把所有受难的人视为朋友。爱和忠诚容易使他感动……他总是遵守自己的诺言……他不拘小节，但当他认为应该发扬优秀品德时，他的立场坚定到近乎顽固的地步……对承认他精神上的优势的人，他谦虚而友善，而对反对他的人，他很难对付……当他担心别人把他的诚实看成愚蠢时，他会自豪地讲心里话，但有时也会有些保留……对肉体和精神上的享乐他同样敏感……当他认为别人不理解他时，他害羞和沉默寡言，但当他觉得自己说的话受人欢迎时，他会滔滔不绝地说话……如果没有受到来自自己内心的刺激的鼓励，他是慢腾腾的，但如果有这种鼓励，他便很勤奋、积极热

情和果断……此外，他待人和气、举止文明、作风没有可挑剔的地方：这就是哈弗拉尔大概的样子。

我说：大概。因为，描写人物本来不易，描写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就特别困难了。我想，正因如此，许多小说的作者都把自己小说里的主人公塑造成鬼怪或天使。黑色或白色的东西都好画，更难的是正确地表现黑白之间各种不同的层次。如果作者受真实情况的约束，从而不可以画得太深或太浅时，情况尤其如此。我觉得我刚才试图画的哈弗拉尔的速写极其不完善。摆在我面前的素材太多样化和丰富多彩，它限制了我进行评论，我因此很可能将随着要讲给您听的故事的发展，继续做一些补充。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他是个不平凡的人，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人。我现在就发现自己忘记了讲他的一个主要特点，那就是他善于以同样快的速度抓住事情的可笑的和严肃的两个方面。他的这个特点使他说话的方式无意之中带有某种幽默。这样，听他讲话的人经常很犹豫，不知该为他充满感情的话激动呢，还是要为突然打破了严肃气氛的笑话发笑。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脸，甚至他的感情，都很少反映他的生活经历。吹嘘自己的经历已成为人们一种可笑的通病。有的人说自己在大风大浪里游泳过，其实他们只不过随波逐流了五、六十年，关于这段时间的经历，他们能讲的只不过是他们从甲运河岸边搬家搬到了乙运河岸边。正是那些一生非常顺利的人最喜欢吹自己的经历，没有比这个更平常的事情了。另一些人却认为自己有权说自己有经验是

因为确实经历过命运的转变，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转变曾影响了他们的精神生活。我能想象出，目睹或甚至亲身经历重大的事件，对某些缺乏善于接受和消化各种印象的感情的人，可以很少或完全不产生影响。不相信这种说法的人可以想一想，我们可以不可以说一八一五年正好四、五十岁的法国人都有经验？他们不是都目睹过一七八九年①开始的戏剧性事件吗？他们不是不仅看见了别人演这出戏，而且也参加了演戏，甚至亲自扮演了或多或少是重要的角色吗？另外，与此相反，很多人多次表现得很激动，而他们的周围环境却似乎并没有发生什么值得激动的事情。就想想《鲁滨孙漂流记》好了。想想佩里科坐牢的日子②和圣丁③的最可爱的皮齐奥拉吧！还可以想想那"老处女"，她在整个一生中只爱过一个人，她思想斗争十分激烈，但她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来暴露内心的活动。再请想想那位人道主义者的感情，他表面上与事态发展毫无关系，但他热切地关心自己同胞。您应该想象一下他是如何一会儿充满希望一会儿心怀恐惧的，如何观察一切变化和为美好的想法而兴奋的。当那些美好的想法被至少暂时比自己更强大的力量排斥和践踏时，他会怒火中烧，这您也应当想象一下。您应当想一想试图从自己的囚室里教育人民真理是什

① 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年份。

② 佩里科坐牢的日子：佩里科（1789—1854）是一位意大利民族主义作家，1832 年写了《我的狱中生活》。

③ 圣丁：1798—1865，法国作家，1836 年写了《拉·皮齐奥拉》。

么的那位哲学家，当他发现虚伪的玄学家或唯利是图的江湖大夫压倒了他的声音时，他该多么着急呀！您应当想象一下苏格拉底——不是喝毒酒时的苏格拉底，因为我现在谈的是思想上的体会，不是外部条件直接带来的体会——他寻求的是真善美，却听到别人说他"腐蚀青年，蔑视神"，他的灵魂该多么痛苦呀！

或者，还有更好的例子：请想想耶稣吧！他悲伤地望着耶路撒冷，抱怨说自己失败了。

这样的痛苦叫喊声——在毒酒杯或十字架面前——不可能来自没有受创伤的心。这里有人受苦受难，他们真是饱经沧桑。

我控制不住自己，竟滔滔不绝地讲了这么多……不过，既然写下来了，就不涂掉了。哈弗拉尔的确饱经风霜。您要不要听听可以同从甲运河岸边搬家相提并论的事情？他乘船时，船出了事故，而且不止一次。他的日记本里写着火灾、造反、暗杀、战争、决斗、发财、贫困、饥饿、霍乱、爱情和"几次恋爱"。他访问了许多国家，同种族、地位、习俗、偏见、信仰和肤色都很不相同的许多人打过交道。

因此，拿生活条件说，他有可能经历过许多事情。他也确实经历过许多事情，生活非常慷慨地给他的印象他都留下了，这一点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他思想敏锐，心情开朗。

知道或猜得出他目睹过很多事情和受过很多苦的人，对他的脸部表情很少反映这些经历，都感到奇怪。不过，他的脸确实反映某种疲劳，但这首先会使您想到他是早熟的

青年，而想不到他在变老。实际上，那是他在变老的表现，因为在荷属东印度，三十五岁的人不算年轻了。

我说过，他的感情也还是年轻人的感情。他会象孩子那样同另一个孩子玩耍，他经常抱怨“小马格斯”因为还太小不能放风筝，他这样抱怨是因为他这个“大马格斯”很喜欢放风筝。他喜欢和小男孩一起玩跳背游戏，他非常乐意给小女孩子画刺绣图案。他甚至经常从小女孩手里把针线要过来，然后自己高高兴兴地绣花，尽管他经常说，女孩子们完全可以干一些比起“机械地数针”更有益的活儿。对十八岁的青年来说，他是年轻的大学生，他喜欢和他们一起用拉丁文唱大学生歌曲“我们歌颂祖国”和“让我们快乐吧”……是的，我不是很有把握，不久前，当在阿姆斯特丹度假时，他曾砸坏了一块香烟广告牌，因为他不喜欢那广告牌上面画了一个黑人，这黑人被捆在一个嘴巴里叼着烟斗的欧洲人脚上，而这幅画下面您当然可以看到这几个字：“抽烟的年轻商人”。

他帮助女用人下车，这个女用人同荷属东印度所有上了年纪的女用人一模一样。如果您熟悉这类用人，我不需要给您介绍她的模样。而如果您不熟悉，我也不能对您说什么。她同荷属东印度其他保母的区别在于他的工作很少。这是因为哈弗拉尔夫人是照顾孩子的典范，应该给小马格斯或同小马格斯一起干的事情，她都自己动手干。许多其他的夫人对此非常奇怪，因为他们不赞成使自己变成“自己子女的奴隶”。

第七章

万丹的专员向新来的副专员介绍了县知事和巡查员。哈弗拉尔很有礼貌地欢迎了两位官员。因为同新上司见面总是别扭的，哈弗拉尔说了几句友好的话，巡查员便不那么拘束了。哈弗拉尔好象想立即建立团结合作精神，让大家的交往更方便些。他按照礼宾规则的要求欢迎了县知事这位既举着金黄色阳伞①，不被视为是自己“弟弟”的人。他严肃而亲切地批评阿迪巴提工作太积极了，说他在这种炎热的天气下不需要来到县的边境，严格说，不来也符合礼宾规则。

“说实话，阿迪巴提先生，您为了我费了那么多的劲儿，我很生气！我想在兰加士勿洞才会见到您。”

“我希望尽早见到副专员先生，以建立友谊。”阿迪巴提说。

“没问题，没问题，我感到很荣幸！但我不喜欢看到您这种资格和年龄的人太劳累。而且您是骑马来的！”

“是的，副专员先生！只要工作需要，我就浑身是劲，就

① 金黄色阳伞：印尼贵族举的阳伞的颜色表示等级的高低，举金黄色阳伞的是最高的贵族。

会雷厉风行。”

“您对自己要求太高了！对吗，专员？”

“阿迪巴提先生。很……”

“好，但得有界限呀。”

“积极。”专员慢条斯理地继续说。

“好，但得有界限呀。”哈弗拉尔好象为了表示刚才没说话似地重新说了这句话。“如果您同意，专员，我们可以让县知事坐我们的马车。女用人可以留在这里，我们可以从兰加士勿洞派轿子接她。我的妻子可以把马格斯抱在怀里……对吗，蒂妮？这样大家就都有位置坐了。”

“我。觉得。”

“弗布吕格，我们也给您挤一个位置，我不明白……”

“很好！”专员说。

“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骑着马穿过泥水……这真是多此一举……我们这儿有地方让大家坐。这样我们还可以立即互相认识。是不是，蒂妮，我会安排好的，对吗？来，马格斯……看，弗布吕格，这小鬼不是很可爱吗？那是我的小儿子……他叫马格斯！”

专员和阿迪巴提一起到竹棚里坐去了。哈弗拉尔把弗布吕格喊过来，问他披着红色鞍鞯的马是谁的？当弗布吕格走到竹棚入口准备看哈弗拉尔指的是哪匹马时，后者把手放在他肩膀上，问道：

“县知事总是这样积极工作吗？”

“他老当益壮，哈弗拉尔先生，您明白他想给您一个好

的印象。”

“是的，我明白。我听到很多人说他很好……他很文明，对吗？”

“啊，是的……”

“他的家庭很大吗？”

弗布吕格望着哈弗拉尔，似乎不理解哈弗拉尔为什么突然改变话题。对不认识哈弗拉尔的人来说，这类变化确实往往令人难以理解。因为他头脑很灵，谈话时他经常省略掉思维过程中的若干环节。虽然在他的思想中这种转变是逐渐的，但如果一个人脑子不那么灵或不习惯于他的快速思维，这时就会目瞪口呆地思索：他是不是疯了……这是怎么回事，这时我们也不能责怪这个人。

弗布吕格的脸部表情也确实反映他正在这样思索，哈弗拉尔把问题重复一遍之后他才回答说：

“是的，他的家庭很大。”

“县里有没有正在建设中的清真寺？”哈弗拉尔继续问，他的语气同他的话又相矛盾，他似乎要说清真寺和县知事的“大家庭”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

弗布吕格回答说县里的确正在建设好多座清真寺。

“是的，是的，这我早知道，”哈弗拉尔喊道，“请您告诉我，是否有很多人没有付地租？”

“是的，有很多问题……”

“是的，特别是在巴朗古昌区，”哈弗拉尔说，他好象觉得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更容易。“今年应征收的税额是多

少？"他继续问，这时他发现了弗布吕格支支吾吾，似乎在思考如何回答，因此他抢先一口气地接着说：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八万六千几百盾……比去年多一千五百盾……但比一八五五年只多六千盾。自一八四三年以来我们税收只增长了八千盾……人口也稀少……马尔萨斯，唉！在十二年中我们的税收只增加了百分之十一，这还是一个问题呢，因为过去的统计很不准确……现在仍然不准确！从一八五〇年到一八五一年甚至出现过倒退。牲畜也没增多……这是不祥之兆，弗布吕格！天呀，看那马在奔跳，我想它是疯了……快来看，马格斯！"

弗布吕格发现了新副专员从他那儿不需要学什么东西，根本谈不上他因在本地工作时间长而有什么优势。不过，这好小伙也没这样想。

"这一切都很自然。"哈弗拉尔一边把马格斯抱起来一边说。"在芝甘迪一带和博朗一带他们很高兴……在楠榜地区的造反者也如此。我很喜欢得到您的合作，弗布吕格先生！县知事年岁不小了，所以我们必须……说说看，他的女婿还是区长吗？总的来说，我觉得他是值得照顾的人……我指的是县知事。我非常高兴这里又穷又落后，我……希望能长期在这儿呆下去。"

他向弗布吕格伸手，带他到专员、阿迪巴提和哈弗拉尔夫人坐的桌子那儿去。弗布吕格现在比十五分钟以前更觉得杜克拉里营长的看法很对，即"那个哈弗拉尔还不错"。弗布吕格决不是没头脑的人。象勒巴克县这样大的地区里却

没有任何印刷品，一个人几乎无法了解它，弗布吕格却做到了这一点。现在他也开始明白，哈弗拉尔表面上互相脱节的问题确实互相有联系，而且，虽然新副专员从来没来过这个县，但还是熟悉这里发生的一切。他现在还没有弄通的是哈弗拉尔为什么对勒巴克的贫穷感到高兴，但他硬想，他听错了哈弗拉尔的话。后来，由于哈弗拉尔多次说了同样的话，他才认识到这种高兴包含着多么伟大和高尚的思想。

哈弗拉尔和弗布吕格靠着桌子坐下来了，他们一边喝茶一边瞎聊天，等待用人来通知专员马车已换了新马。大家尽量地往车子里挤，然后就动身了。因为马车摇晃得厉害，大家说话很困难。小马格斯坐在自己母亲怀抱里，她给他吃香蕉，让他保持安静。每当哈弗拉尔表示要换她抱那很重的小鬼时，她坚决否认自己疲劳。有一次马车陷进了泥坑，大家被迫休息，这时弗布吕格问起专员是否已经同新专员谈过斯罗特灵夫人的事。

"哈弗拉尔。先生。已经。说过。"

"当然，弗布吕格，为什么不行呢？那位夫人可以住在我们家里……我不会……"

"他。同意。让。她。住。"专员费劲地、慢腾腾地说。

"我不会拒绝象她那样有困难①的夫人住在我家！这是不言而喻的……对吗，蒂妮？"

蒂妮也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

---

① 有困难：指斯罗特灵夫人怀孕了。

“您在兰加士勿洞有两幢房子，”弗布吕格说，“有的是地方让两个家庭住。”

“可是，即使不是这样的……”

“我。不。敢。”

“好了，专员，”哈弗拉尔夫人喊道，“这是没问题的！”

“答应。她。因为。这。是。”

“即使她家有十个人也没什么，只要他们不嫌我们。”

“一。个。大。包袱。而且。她。是。”

“但是，处于她那种处境的人是无法旅行的，专员！”

马车突然猛烈地向前冲，它终于被拖出泥坑来了，这一冲击似乎给蒂妮刚说的关于斯罗特灵夫人无法旅行那句话后边添了个感叹号。大家都习惯地喊了一声“唉呀！”因为每当车子从泥坑里被拖出来时他们都这么喊。马格斯在他母亲怀抱里找到了因刚才的冲击失掉的香蕉。马车又接近了下一个泥坑，这时专员才有机会把他刚才说的那句话说完，他补充说：

“一个。土著。妇女。”

“啊，这完全一样。”哈弗拉尔夫人费劲地让别人听见她的话。专员点了点头，似乎满意那件事已经解决好了。因为说话如此困难，大家结束了谈话。

那位斯罗特灵夫人是哈弗拉尔两个月前去世的前任的遗孀。因为弗布吕格后来暂时担任了副专员的职务，他本来有权在任职期间住在那宽敞的住宅里。正如在每个县那样，政府也在兰加士勿洞为地方政府的首脑盖了一幢房子。

但他没有住进去，也许部分地因为担心很快地又得搬出来，部分地因为想让那位夫人和她的子女继续住在那里。本来有的是地方，因为在同样的院子里，除了相当宽敞的副专员的房子本身之外，还有另一幢过去也给副专员住过的房子，虽然这幢不太好了，但仍然适合给人住。

斯罗特灵夫人请求专员向她丈夫的接班人替她说几句话，让他允许她住在老房子里，直到她几个月后生了孩子为止。哈弗拉尔夫妇满口答应了这个要求，这完全合乎他们的品格，因为他们极端热情好客和助人为乐。

我们已经听过专员说斯罗特灵夫人是一个“土著妇女”。这需要给非荷属东印度读者做些解释，否则他们会误认为她是土生土长的爪哇人。

荷属东印度社会相当明显地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真正的欧洲人；另一部分是不是出生在欧洲的、或多或少有土著人血统的那些人。虽然在法律上两个部分的处境完全相同，两者之间的界限还是相当分明的。我应当尊重荷属东印度的人道主义概念，所以我得立即补充说，在土著人面前这两种人都叫做“荷兰人”，虽然在社会交往中这两种人的界限十分清楚，但是这种区分决不象我们在美国的种族歧视中看到的那样野蛮。我并不否认这种关系里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公正和使人反感的东西。我经常听到的混血儿这个词儿本身就证明非混血儿，即白人，经常离真正的文明非常远。的确，混血儿除了个别特殊情况外，一般是受排挤的，人们普遍地说混血儿不是真正的荷兰人。但是，你很少

能听到有人把这种排挤和轻视当作一个基本原则提出来或为它进行辩解。当然，每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环境和朋友。所以如果真正的欧洲人更喜欢同自己同胞打交道，我们也不能对他们生气。欧洲人常常不愿意同感情和思想不同的人打交道，即使不谈这些人的道德和文化水平的高低。欧洲人也不愿意同在偏见方面同自己有矛盾的人打交道，当欧洲人认为别人的文明不一样时，偏见便成为他们不肯同别人打交道的主要原因。

混血儿有很多优点。假如要我使用更礼貌的术语，我应当说“所谓的在荷属东印度土生土长的荷兰人的子女”，但请允许我使用大家习惯了的词儿，我使用它毫无污辱之意，因为词儿本身有什么意义呢？欧洲人也有很多优点。两者有很多缺点，这方面他们也很相似。但他们各自的优缺点相差太大，以致他们的交往一般不能使双方满意。而且，混血儿常常没受过教育，这应归罪于政府。问题不在于欧洲人如果自幼也不受教育会怎么样，而在于混血儿因为很少得到科学教育，所以一般很不容易获得同欧洲人平等的权利，即使他作为个人在文明、科学或艺术方面可能超过某个欧洲人，情况也如此。

这也不是什么新事。比如说，威廉征服者① 在政治上也把最微不足道的诺曼底人抬举到最文明的撒克逊人之上。有的诺曼底人如果没有自己同胞作为占上风的一方的影

① 威廉征服者：1027—1087，诺曼底伯爵，1066年征服了英国。

响，就会成为最低劣的人，这种人就喜欢依靠一般的诺曼底人的优势突出个人。

这一切当然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变得很拘束，只有政府的富有哲理的、不狭隘的认识和措施才能消除这种不正常状况。

显而易见，在这种关系里，欧洲人处于占上风的一方，所以他可以很容易地适应这种人为的优势。可是，有的荷兰人主要是在鹿特丹桑特街①受文明和语言教育的，他们却嘲笑混血儿把“一杯水”和“政府”当作阳性名词，而把“太阳”和“月亮”当作中性名词②。听到这种荷兰人如此嘲笑混血儿是很可笑的。

有的混血儿很文明，受过良好的教育，或很有学问。这种混血儿不少呢！有的欧洲人本来是在船上洗盘子的，因装病才没有被带回欧洲去，他连简单的礼貌用语也说不好，但后来却成了自一八〇〇年以来从靛蓝生意中获得“巨额”利润的贸易公司经理……不，那时他还没有卖火腿和猎枪的百货商店呢。当这类欧洲人发现最文明的混血儿说话时不会把“滑”和“瓜”这两个音区别开，从而把“光滑”同“黄瓜”互相混淆，他们就要嘲笑混血儿的愚笨。

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可笑的，应当让这种欧洲人知道，

---

① 桑特街：十九世纪鹿特丹小市民居住的一条街。这里的居民文化水平很低。

② ……阳性名词……中性名词：荷兰的名词分阳性和中性，“一杯水”和“政府”应该是中性，“太阳”和“月亮”应当是阳性。

在阿拉伯语和马来语里，只用一个符号代表"卡"和"哈"这两个音，拉丁文的"希罗尼穆斯"通过"吉罗尼莫"变成了"杰罗姆"，[1]我们把"胡瓦诺"变成了"库瓦诺"[2]，古荷兰文的"万德"即手套，荷兰文的"高斯"[3]来源于英文的"候斯"，在我们荷兰文里，"吉尔特·霍姆"竟变成了"惠勒姆"或"威廉"[4]。对这种欧洲人来说，这些知识太难了，因为他们是搞靛蓝生意发财的，他们的文明来自赌博场上的好运……甚至来自更坏的事情！

这样的欧洲人当然不能同混血儿打交道呀！我明白为什么"吉劳姆"能变成"威廉"，我得承认，特别是在马路古群岛，我认识许多因为学识渊博而使我惊讶的混血儿。这使我产生这样的想法：我们欧洲人虽然可以借助许多辅助手段生活，但是我们经常——不仅是相对地，而且是绝对地——远远落后于那些可怜的二等公民，尽管这些人从生下来被迫同人为的、不公平的歧视和对他们肤色的可笑偏见进行斗争。

但斯罗特灵夫人一劳永逸地避免了说荷兰文时出洋相，因为她一向只说马来语。等会儿当我们同哈弗拉尔、蒂妮和小马格斯一起在兰加士勿洞的副专员住宅前厅喝茶时，我们会见到她的。这一批旅行的人，在长时间的颠簸后

---

① 杰罗姆：欧洲人常用的名字。

② 库瓦诺：鸟粪。

③ 高斯：袜子。

④ 威廉：常用人名。

终于安全抵达了兰加士勿洞。

专员只是为了主持新副专员任职仪式而和大家一起来的，所以他表示希望当天就回西冷：

“因为。我。”

哈弗拉尔也同样表示愿意抓紧时间。

“工作。非常。忙。”

这样大家约好了过半小时在县知事家宽敞的前厅集合举行仪式。弗布吕格早就做好了一切准备，几天前他已经通知了各区的区长、县知事的助理、镇长、法官、征税官、一些文书和其他所有的土著官员到县府里集合参加仪式。

阿迪巴提告辞了，坐着马车回家了。哈弗拉尔夫人高兴地检查了新的家，她特别对很大的园子很满意，因为小马格斯需要吸收大量的新鲜空气。专员和哈弗拉尔都到自己的房间里换衣服，因为官方的规则要求他们穿正式制服参加仪式。在房子周围站着几百人，他们一部分是骑马护送专员马车的人，一部分是被召集到这儿来的首领们的随从。警察们和办公室的管家们忙碌地来回走。总之，这一切表明，爪哇西角被人们遗忘的这一小块土地上单调无聊的生活，现在被热闹的仪式中断了片刻。

不久后阿迪巴提漂亮的马车驶进了房子前面的广场。专员和哈弗拉尔穿的衣服金光闪闪，他们佩带的长剑却有点绊脚。他们坐上了马车，到县知事家去了，在那儿受到了铜鼓音乐的欢迎。已经换下了浸透了泥水的衣服的弗布吕格也来了。低级首领们按照东方的习惯，组成了一个大圈

子坐在地上的草席上。在长长的走廊的一头摆了一张桌子，专员、阿迪巴提、副专员、巡查员和六个首领在那儿坐下来了。用人送来了茶水和点心，简单的仪式开始了。

专员站起来了，给大家念了总督的决定，按照这一决定马格斯·哈弗拉尔被任命为副专员来领导土著人一般称为南部万丹的勒巴克县。然后他拿起一本刊登所有政府官员都要发表的就职誓言的政府手册进行领誓。誓言的内容是："本人被任命或提升担任……职务时，没有向任何人许诺和赠送任何东西，今后也决不这样做；本人将忠诚于荷兰国王陛下；本人服从国王陛下在东印度的代表；本人将不折不扣地遵守和执行政府已经颁布的或拟颁布的法律和规定；本人在一切方面将象一个好……（这里应填：副专员）那样行动。"

接着当然就要说一些宗教的话："请求万能的上帝保佑我。"

哈弗拉尔重复了专员念的誓言。严格说，誓言已经包含着这样的诺言："我将保护土著居民免遭剥削和压迫。"因为，誓言要求官员们遵守现存法律和规定，只要你看一眼那些有关保护老百姓的条例，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并不需要用特殊的誓言保证这一点。但是，制订法律的人好象觉得多多益善，至少他们要求副专员们还要发表专门的誓言，再一次明确宣誓自己承担保护小老百姓的义务。因此，哈弗拉尔不得不又一次在"万能的上帝"面前许诺："我将保护土著居民免遭压迫、虐待和讹诈。"

对一个眼力敏锐的人来说，观察一下专员和哈弗拉尔在仪式上的态度和语气方面的差别，是很有意义的。他们二人都曾经多次参加过这种庄严的仪式。我所指的差别不在于谁在这种新鲜和不寻常的场合下更激动，而仅仅在于这两个人相差很大的性格和思想。专员确实说话比平常要快一些，因为这次只要他念有关的决定和誓言，不需要他花力气去找结束语，但他这一方还是非常庄重和严肃地干这一切的，他对只看到表面现象的观察者会留下深刻印象，人们会认为他非常重视这件事。与此相反，当哈弗拉尔举手宣誓时，他的面部表情、他的声音和他的姿势都好象要说："这都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没有万能的上帝的话，我也会这么做。"凡是对通晓社会常识的人，一定会更相信言行自然而表面上对一切满不在乎的哈弗拉尔，却不那么相信摆官架子的专员。

副专员的使命是伸张正义，他手里掌握着数以千计的人的命运。如果他心里没有下决心即使在没有宣誓情况下履行义务，那么刚才说的几句话难道会对他有什么约束吗？

我们相信哈弗拉尔会保护穷人和受压迫的人，不管他在什么地方遇到他们，即使他向"万能的上帝"许诺做与此相反的事情。

此后，专员向首领们发表了讲话，然后他把副专员作为县长介绍给他们，督促他们服从他，严格履行自己的义务，还说了一些其他老一套的话。接着他向哈弗拉尔一个一个地点名介绍了首领们。哈弗拉尔同每个人握了手，就职仪式

结束了。

大家在阿迪巴提家里用了午餐，杜克拉里营长也被邀请入席。午餐结束后，专员立即上了自己的马车，因为他很想于当晚返回西冷。“因为。他。工作。特别。忙。”这样，兰加士勿洞又恢复了安静，对只有很少的欧洲人居住，并且不位于大马路的爪哇内地小镇来说，这是预料之中的。

杜克拉里和哈弗拉尔互相认识后很快就建立了轻松愉快的关系。阿迪巴提表示喜欢自己新的“老大哥”。专员回西冷时，弗布吕格陪送了一段路，他后来介绍说，他听见专员谈到哈弗拉尔一家在去勒巴克途中曾在专员家住过几天，专员对他们一家表示很满意。专员还说，因为政府对哈弗拉尔的印象很好，哈弗拉尔的职务可能很快就会提升，他至少会被调到有更多的“好处”的县工作。

马格斯和“他的蒂妮”前不久才从欧洲旅行归来，他们感到很疲劳，我曾听他们有趣地把旅行生活称为皮箱生活。因此他们认为自己很幸福，在长时间到处流浪后，他们终于又找到了一个可以安家的地方。在去欧洲之前，哈弗拉尔在安汶岛任副专员，他在那儿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政府在最近一个时期里采取的许多错误措施导致了该岛的居民闹事和造反。他灵活地把这种反抗精神压下去了，但他因上级对他帮助太少很伤心，他对几个世纪以来使美丽的马路古减少人口和遭到破坏的糟糕的政府感到气愤……

关心荷属东印度的读者可以设法读一读范·德·卡佩伦伯爵① 一八二五年写过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这位人道

主义者的文章曾刊登于当年的荷属东印度政府年鉴。自那时以来，情况并没有好转。

不管怎么说，哈弗拉尔在安汶竭尽全力做了可以和能够做的事情，但因为其首要任务是帮助他工作的那些人没有协助他，他气病了，这就促使他去了欧洲。严格说，重新安排工作时，他有权选择比贫穷的勒巴克县更好的地方去工作，因为安汶的工作环境本来更重要，而在那儿他是在上面没有专员领导的情况下，完全独自工作的。此外，就在他去安汶之前，人们已经谈到了要把他提为专员。因此，现在让他去领导农业收入② 如此少的一个县，有些人就感到很奇怪，因为很多人都是根据相应的收入衡量一个职务的重要性。他自已却毫无抱怨，他虽有自尊心，但他决不会去乞讨更高的级别或更多的收入。

这后一点本来是他最需要的！因为在去欧洲的旅行中他已把前几年积蓄的一点钱都花光了。他在那儿甚至欠了债，所以，一句话，他是个穷人。但他从来没有把履行自己的职责看作赚钱的手段。在被任命为勒巴克副专员后，他满意地决定通过省吃俭用来还债，他的妻子是勤俭节约的人，她会非常愉快地支持他的。

但对哈弗拉尔来说，节约钱是件困难的事情。他可以限制自己只买最需要的东西。是的，他可以毫不费劲地坚

---

① 范·德·卡佩伦伯爵：1819—1826年荷属东印度总督。

② 农业收入：这里指的是从一个地区的全部农业收入中分给政府官员的那部分收入。

持不超越界限。但是，如果别人需要帮助，他就会全心全意地去帮助，去赠送东西。他自己认识了这个弱点，他用上帝赐给他的全部理智思考，觉得他自己更有权得到自己给别人的帮助；所以他对别人的帮助是很不公道的事情……当他又看到他如此爱的“他的蒂妮”和马格斯因为他的慷慨而受苦时，他更深刻地体会到了这种不公道……他责备自己，说自己的好心肠是个弱点，是一种虚荣性，是象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王子的欲望……他向自己许诺要改邪归正，可是……每当这个或那个人能向他说明自己是灾难的受害者，他就为帮助这人忘掉上述的一切。其实，因为做得太过分了，优点也就变成了缺点，他已多次因此而吃了苦头。在他的小马格斯出生前八天，他缺乏足够的钱来买他小宝贝可以睡的小铁床。在此不久前，他把他妻子的少数几件首饰都牺牲了，以帮助一个处境肯定比他更好的人。

但当他们到达勒巴克时，这一切已经过去了很久！他们愉快而镇静地住进了新家：“希望能在这里呆一段时间！”他们以奇特的享乐精神在巴塔维亚订购了家具，准备把家搞得舒舒服服的。他们互相商量将来在哪儿吃早餐、怎样让小马格斯玩耍、如何安排图书室和让他每天晚上给她念当天写的东西，因为他老是忙于把各种想法记下来……“总有一天会把它们送印的，”蒂妮认为，“到那时大家就会知道他的马格斯是什么人了！”但他却从来没有把脑子里想的东西印成书，因为他心里很犹豫，这种犹豫也有点象是自尊心。当有人劝他发表自己的著作时，他总要问道：“难道你会叫

自己的女儿不穿上衣上街吗?”至少是他自己无法用更好的办法描绘那种犹豫。

这是他许多幽默的话中的一句，这些话使他周围的人说，“那位哈弗拉尔真是个古怪的人，”我也不会说相反的话。但如果您动点脑子去理解他以不寻常方式说的话，您也许就可以在那个关于一个女孩子衣服的奇怪的问题里，发现讨论贞洁的心灵的文章，这个心灵害怕粗野的过路人的目光，因此退缩到害羞的处女的外衣里。

是的，在兰加士勿洞，哈弗拉尔和他的蒂妮将是很幸福的！唯一使他们感到有压力的事情是他们在欧洲留下的债务，加上还没有付清的回荷属东印度的旅费，还有为新家买家具的钱。但用不着太紧张。他们不是可以靠他收入的一半或三分之一生活吗？而且也有可能，是的，很可能他很快会当专员，那时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很容易地解决所有的问题……

“虽然我会很不乐意离开勒巴克，蒂妮，因为这里有很多事情要做。你要非常节省，亲爱的，这样即使不提升，我们也能还债……那时我希望长期留在这里！”

他根本不需要催她勤俭节约。他们家需要省吃俭用确实不能归罪于她，但她已把自己同自己的马格斯等同起来的，以致决不会把他的敦促理解为指责，而且这本来也不是一种指责。哈弗拉尔清楚地知道，只有他一个人因为过分地慷慨了犯了错误，假如她那一方存在什么错误的话，那么她的错误仅仅在于她由于爱马格斯始终同意他所做的一切。

是的，他曾把住在新街的、从来没有离开过阿姆斯特丹“出去玩”的两位穷老太太带到了哈勒姆的集市，他当时提出了一个逗人发笑的借口，说国王命令过他“要使品行那么好的老太太得到欢乐。”那时她同意了他这样做。她也同意他给阿姆斯特丹所有孤儿院里的孤儿送点心和杏仁露，并且给他们大量的玩具。她完全理解他为什么替那穷歌手一家付了房租——他们想回国，但不愿意把自己的竖琴、小提琴和大贝斯等财产留下来，因为他们收入很低的职业很需要这些乐器。她不反对他把晚上在街上向他打招呼的女郎带到她那儿去……而且给她食宿，也不反对他在让她有可能“再也不要犯罪”之前，不去说那太便宜的“走吧，再也不要犯罪！”马格斯曾经听到一位家长说，他因“破产”不能让自己的女孩子弹琴而非常痛苦。这时他便叫人把钢琴给这家人送回去。她认为她的马格斯这样做非常好。她非常理解马格斯为什么在万鸦老给非常痛苦地爬上了拍卖桌的一家奴隶赎买他们的自由。法国“巴约奈斯”号舰的军官们把米纳哈萨的阿拉弗拉人的马骑死后，哈弗拉尔还了阿拉弗拉人一批马。她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在万鸦老和安汶，他照顾了出事的美国捕鲸船的海员，却认为自己是个君子，不能向美国政府要钱。她对此完全没有意见。她完全明白为什么几乎每艘来此地的军舰的军官们大部分愿意住在马格斯的家，他们为什么喜欢把他的家作为团聚的地点。

他不是她的马格斯吗？如果她把他这种思想高尚的人用对别人有效的关于勤俭持家的规矩束缚起来，她不是太

渺小，太愚蠢了吗？而且，即使有时暂时收支不平衡，但马格斯，他的马格斯，不是已经注定要创造光辉灿烂的生涯吗？他所处的环境不是很快会发生变化，以致他可以在不超越自己收入的情况下，自由地实现自己高尚的计划吗？难道她的马格斯不应当成为可爱的荷属东印度的总督，或当……一个国王？其实，他还没有当国王，这不是很奇怪吗？

假如能发现她犯的错误，那么这就应当归咎于她对哈弗拉尔的爱。万一她真犯了错误，那么应当让这样一句话发挥作用：对如此爱别人的人，应当多原谅其错误。

但她并没有什么需要别人原谅的。即使不同意她关于马格斯的夸张的认识，人们也还是可以同意他面临着良好的前途，而假如这种有根据的前景实现了，他那种大方所带来的不利后果确实可以被消除。但还有性质完全不同的一个原因可以使人们谅解她和他那种表面上的无忧无虑。

她很小就失去了双亲，是亲戚把她养大的。她结婚时，他们告诉她，她拥有一小笔财产，他们的确把钱给了她。哈弗拉尔从几封过去的信件和她在来自她母亲的小盒子里保存的几份分散的笔记里却发现，她父亲和她母亲的家都很富，但他没能弄清，在何地、为何和何时，他们失掉了这些财富。她自己从来不关心有关钱的事情，所以当哈弗拉尔要求她谈谈她家里过去的财产时，她回答得很少或完全没有回答。她的祖父是范. W. 男爵，他同威廉五世① 逃往英

① 威廉五世：1748—1806，荷兰的一个省长，1795年法国军队入侵荷兰时逃往英国。

国，后来在约克伯爵军队里当过骑兵团团长。看来他和流亡的省长一家过了欢快的生活，所以很多人都说这是他花光了自己财产的原因。后来他在滑铁卢在博雷尔骑兵的一次进攻中牺牲了。她父亲当时是十八岁的青年，他在同一个团里任上尉，在同一次进攻中脑袋上挨了一刀，以致八年后疯死了。当时他给母亲写信说他徒劳地在战场上找了父亲的尸体，看这些信真激动人心。

至于她母亲一家，她记得她外祖父生活很阔气，一些证件证明他曾经是瑞士邮政系统的主持人，在德国和意大利大部分地区里，这个部门的收入目前仍然构成图伦和塔克西斯亲王们的生活费来源。这使人们估计他外祖父家很富，但因完全不清楚的原因，这笔财产也没有传给第二代，或至少很少传给第二代。

哈弗拉尔只是在结婚后才听到了可能听到的少数有关情况，在进行调查时，他奇怪地发现，我刚才谈到的小盒子以不可理解的方式不见了。其实，她是由于对小盒子和里头装的东西有感情才保存它的，她完全没料到盒子里可能存着从经济角度有意义的材料。尽管他从不贪财，但他根据这种和许多其他的情况形成了一个看法，认为这一切的背后有一部秘史，而且是结尾很愉快的秘史。因为他需要拥有大笔财产才能实现他高尚的理想，所以我们不应当责怪他产生那种看法。总之，不管那秘史是否存在，不管是否发生了盗窃，肯定无疑的是，在哈弗拉尔的脑子里形成了一个可以被称为“百万盾美梦”的想法。

然而，这又是他奇怪的一个地方：即使别人的权利已被深深地埋没在积满了灰尘和厚厚的辩护词里，他也会非常细心和认真地调查和维护它们的；但因为这次涉及到他自己的利益，所以虽然这事也许是可以抓好的，但他却马虎地忽视了抓这件事情的时机。因为这涉及到他自己的好处，他好象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似的。我相信，假如"他的蒂妮"是嫁给别人，而这人请求他弄清她前辈的财产到底在什么地方，他会成功地让"有趣的孤女"得到属于她的财产。但这有趣的孤女现在正是他的妻子，她的财产也是他的财产，所以他觉得，用她的名义去问别人是不是还欠她一笔钱有点商人习气，有损自己尊严。

但他还是无法抛弃那百万盾美梦，虽然他只不过想用它原谅自己，因为他经常责备自己花钱太多。

只是在回爪哇之前不久，在缺钱的压力已使他吃了很多苦头之后，当许多债主的辱骂让他低下了自豪的头，他才克服了自己行动缓慢和犹豫不定的缺点，开始寻找他认为别人欠他的几百万盾。但是，别人都用旧的还没有付清的账单① 回答了他……正如大家知道的那样，对此他没什么可说的。

不过，在勒巴克他们会省出很多钱的！为什么不会省钱呢？在那种不文明的地区，深夜里没有女郎在马路上流浪，为小小的一口饭出卖自己的一点尊严。在那儿，没有靠

① 还没有付清的帐单：指哈弗拉尔自己欠的债。哈弗拉尔没有把自己夫人家的财产找回来，反而被别人逼了债。

成问题的职业维持生活的人到处流浪。在那儿，一个家庭因为命运转变而突然变穷的事情不会发生……哈弗拉尔的良好愿望本来一般正是因为这类原因而破灭的。勒巴克的欧洲人少得微不足道，而爪哇人太穷，不管命运如何变，人们也不会因为爪哇人变得更穷而更关心他们。蒂妮没有很好地考虑这一切。对马格斯的爱使她没有好好想他们陷入困境的原因，她本来应当更正确地考虑这个问题。但是，他们的新环境非常安宁，这里的事情——当然，它们表面上或多或少是传奇般的——能象过去那样经常诱使哈弗拉尔去说：

“蒂妮，这的确是一件我不应当不管的事，对吗？”

过去她的回答总是：

“的确，马格斯，这件事你可不能不管呀！”

由于哈弗拉尔为实现自己的心愿过去有时放纵自己，他付出了代价。下边我们将看到朴素的、表面上死水一潭的勒巴克如何使哈弗拉尔付出比过去一切代价的总和还要大的代价！但当时他们还不知道竟会这样！他们充满信心地展望未来，他们相亲相爱，而且有孩子，因此他们感到自己很幸福。

“花园里全是玫瑰花，”蒂妮大声说，“看，那儿的花很香，那儿还有兰花，有那么多的茉莉花，看那美丽的荷花……”

他们实在天真，他们为自己的新家高兴。晚上，当杜克拉里和弗布吕格拜访哈弗拉尔后回宿舍时，他们不断谈论这新来的一家人的孩童般的欢乐。

哈弗拉尔走进自己的办公室，通宵达旦地待在那儿。

第八章

哈弗拉尔要求巡查员请那些来到兰加士勿洞的土著首领们都留到第二天，参加哈弗拉尔准备召开的会议。这样的会议一般一个月举行一次。但哈弗拉尔决定第二天召开会议。这也许是因为有的首领住得很远——勒巴克县面积很大——他想减少首领们不必要的来回旅行。也许是因为他不想等到原来规定的开会日期，而想立即向首领们发表庄严的讲话。

在他家的左前方，在同样的花园里，在斯罗特灵夫人家对面，有一幢房子，它一部分是县政府的办公机构，其中包括财政局，另一部分是一间相当大的开放的前厅，这是开会的好地方。第二天首领们也就很早在这里集合了。哈弗拉尔走进来，行了礼，坐下来了。他接受了每个月编写的关于农业、畜牧业、治安和司法的报告，把它们放在一边，准备以后详细研究。

大家都以为他的讲话会同专员昨天发表的讲话一模一样，我们也不完全清楚哈弗拉尔本人是否打算说别的事情。只有当您亲自看到或听到他在这类会议上讲话时，您才能想象到他在发表这种讲话时是如何激动起来的，如何由

于古怪的讲话方式使众所周知的事情增添内容，如何站立起来，如何用愤怒的目光盯视周围，如何让自己的声音由娇柔转为严厉激烈，如何好象向自己周围撒了一些自己不用花钱可以得到的珍宝似地、滔滔不绝地讲话；才能想象到在他停止讲话时，大家是如何目瞪口呆地问道："我的上帝，您是谁？"

在这样的场合里，他象耶稣的一个徒弟或象一个先知那样说话。的确，他自己事后也不太清楚都说了些什么。他能说会道，但他一般不善于以理服人，他的特点主要是他善于使人吃惊和感动。假如是在雅典决定向菲里浦斯①宣战时，他就会把雅典人的斗志鼓舞到疯狂的地步，但如果他的任务是动员他们打仗，那他很可能不会那么成功。他当然是用马来语向勒巴克土著首领们发表讲话的，这使他的讲话更奇怪了，因为东方语言的朴实使许多说法很有力量，而在我们的词汇里，由于文学上的加工，这些说法失去了力量，另一方面，马来语那种甜美流利的特点很难用任何其他语言表达出来。此外，您还应当想到，他的听众大部分是朴实的，但决不是愚笨的人，同时他们都是东方人，他们对一些事情的体会和我们不同。

因此，哈弗拉尔大体上是这样说的：

"南部万丹县知事拉登·阿迪巴提先生，还有您们这个县里的区长们，您法官，您镇长，你们所有的南部万丹县的

---

① 菲利浦斯：公元前359—336，马其顿王。

首领们，我向你们致敬！

“我怀着愉快的心情看到你们都来到这里开会，听我要说的话。

“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人头脑聪明，心地老实。我希望能拿你们的知识扩大我的知识，我知道的东西比我所希望的少。我也喜欢做老实人，但我经常发现我思想里有很多缺点压倒这种做老实人的优点，它们使我不能发扬这一优点……你们大家都知道大树会挤死小树。因此我会注意发现你们当中有突出优点的人，以试图让自己变得比现在更好一些。

“我向你们致以最友好的敬意！

“当总督命令我到你们这儿来担任本县的副专员职务时，我心里很高兴。您也许知道我从来没来过南部万丹。你们的人民在山谷里拥有稻田，山上也有稻田。你们希望和平生活，不要求在别人生活的地区里居住。是的，我知道南部万丹的好人好事很多！

“但我不仅仅因此而心里很高兴。在其他地区我也会找到很多好人好事。

“我发现你们的老百姓很穷，我是为此而在灵魂深处感到高兴的。

“我知道真主爱穷人，他把财富赠给他想考验的人。他给穷人派去了能传教的人，让那些穷人摆脱困境。禾苗枯萎时他不是把雨送来了吗？他送来的雨露不是滋润了干渴的花萼吗？

“一些疲惫不堪的人劳动后走不动了，他们在路边倒下，他们双膝软瘫，无法站立走到拿工钱的地方，被派去找他们难道不是件美事吗？如果让我伸手拉跌进地洞的人，或向爬山的人递一根木棍，我会不高兴吗？如果在许多人中间我当选去让诉苦变成祈祷和让哭泣变成感谢的人，我会不心花怒放吗？

“是的，我非常高兴被派到南部万丹来！

“我对和我同甘共苦和使我更幸福的女人说：高兴高兴吧！我看到真主祝福了我们的儿子！他把我派到农忙劳动还没有结束的地方，他认为我有资格在收割时节之前抵达那里。使人欢乐的不是割稻子，使人欢乐的是割自己种的稻子。哺育人们灵魂的不是工资，而是挣这工资的劳动。我对她说：真主给了我们一个儿子，他长大后会说：‘您知道我是他的儿子吗？’这时会有人充满着爱欢迎他，把手放在他脑袋上说：‘吃我们的饭，住我们的家，拿走我们的一部分东西吧，我过去认识你父亲。’

“勒巴克首领们，在你们的地区里有的是可干的活儿！

“说说看，农民难道不穷吗？难道你们的水稻不是在地里长熟后供那些没有种稻子的人吃吗？难道你们的地区没有许多错误吗？难道你们子女的人数不小吗？

“东边的万隆人来到你们这儿时，都会问：‘你们的村庄在哪儿，农民在哪儿，为什么听不到人们敲铜鼓唱欢乐的歌曲，为什么听不到你们的女儿们舂大米？’这时你们心里难道不觉得有愧吗？

“当你们从这里到南岸旅行时，看到干旱的山丘，看到从来没有人用牛耕过地的平原，你们不痛苦吗？

“是的，是的，我告诉你们我心里很悲伤！正因如此我们感谢上帝，感谢他给了我们力量来到这里劳动。

“这里的农田可以供很多人耕种，我们的人口却很少。这里也不缺雨水，因为山峰把天上的云吸到地球上来。也不能说我们这儿到处都是让庄稼无法扎根的岩石，很多地方的土地又软又肥，这些土地欢迎我们播种，它将归还我们的是重重的稻穗。这里也从来不发生战争，没有士兵踩死绿色的禾苗，也没有什么疾病使锄头变得没有用。这里的阳光的炎热也不会超过让用来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们的稻子成熟所需要的程度。也不会有水灾叫你们哭天抹泪地叫：‘给我指一指我播种的地方！’

“真主有时送来了大水，冲走了农田……有时他让土地变得硬如坚固的石头……有时他让烈日高照，使一切几乎都被烧焦……有时他送来了战争，使农田都给踩坏了……有时他让人们生病，使他们四肢乏力……有时他让天不下雨，使稻穗因干旱而枯死……在这些时候，勒巴克的首领们，我们要谦逊地低下头来，说：这是上帝的旨意！

“但在南部万丹并不是这样的情况！

“我被派到这儿来是为了成为你们的朋友，你们的大哥。假如你们在弟弟走的路上看见一只老虎，你们难道不会告诫他吗？

“勒巴克首领们，我们经常犯错误，我们这个地方很穷，

这是因为我们犯了那么多的错误。

"在芝甘迪、博朗和加拉璜，还有在巴塔维亚的周围，有很多出生在我们这个地区的人，他们都离开了我们这个地区。

"他们为什么在远离父母亲坟地的地方找工作呢？他们为什么逃离了自己进行过环切包皮的仪式①呢？他们为什么选择了那些地方的树木凉快的阴影呢？为什么不更喜欢我们的森林呢？

"而在海的那一边，在西北，有很多本来应当是我们的儿女的人，他们都离开了勒巴克，带着短剑、大刀和火枪在异国他乡流浪。他们都悲惨地死去，因为那儿有政府的权力，它可以击败造反者。

"我问你们，南部万丹的首领们，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逃走了，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死后被埋在自己出生的地方呢？看见过小孩子在自己的树底下玩耍的大树，为什么要问，已经长大成为男子汉的这个孩子到哪儿去了呢？"

哈弗拉尔停止了片刻。如果您想略微知道他的话给人什么印象的话，您应当听到和看见他讲话。当谈到自己的孩子时，他的声音带有某种温柔的感情，某种难以描写的感人的情绪，它引诱您问道："小孩在哪儿呢？我现在就想亲亲他，他这个能让他父亲这样说话的小孩！"可是，当他不久后——看来十分突然地——开始问勒巴克为什么那么穷，

---

① 环切包皮的仪式：伊斯兰教的一种仪式，具体内容是给达到了十几岁的男孩切掉生殖器上的包皮。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搬到别处去住，这时他的声调使您想起用力被钻进硬木的钻的声音。他说话的声音并不大，他也没有特别强调某些词儿，他的声音甚至有些单调，但是，也许是因为他专门学的，也许是自然的，正是这种单调使他的每个词儿对那些人产生了更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的感情特别容易受这种话的影响。

他描绘的比喻都是从他周围的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用这些辅助手段他确实能让别人明白他的意思。如果是别人讲话，这类比喻常常是讨厌的附属物，它们使发言人的话拖得很长，不能让听众弄清发言人本来想说明的事情。我们现在对"强如狮子"这一不符合实际的说法已经听惯了，但在欧洲第一次使用这一比喻的人却证明了他不是从内心的诗找到这一比喻的——因为这种诗是用反映现实的图案而不能用其他方式表达思想——而是从谈到狮子的书，可能是从圣经，简单地抄袭了这一陈腐说法的。那时候他的听众中没有一个人体会过狮子的力量，更需要做的事情是通过拿他们熟悉的东西对照狮子来让他们体会那种力量，而不是相反的事情。

大家承认哈弗拉尔的确是一个诗人。每个人都体会到了，当他谈到山上的稻田时，他从大厅开放的一侧往外眺望，而且确实看见了那些农田。大家意识到了，当他让大树问在儿童时代里在树底下玩耍的男人到哪儿去了时，那棵大树的确存在着，哈弗拉尔的听众完全可以想象到它是如何在自己周围寻找已逃走的勒巴克老百姓。他什么也没有

臆造：他听见了那棵树说话，他只想重复一下当自己的诗人灵感发挥作用时所听到的一切。

也许有人会这样说：哈弗拉尔说话的方式并没有什么独创性，他的语言使人想起《旧约》里的先知们的文风。对这些人我要提醒说，我早就说过，哈弗拉尔激动时确实有点象一个先知。他是由在深山密林里的生活给他的种种印象哺育成长的，他的环境是充满诗意气氛的东方，因此他创作的源泉同古代教育家的源泉一样——我们有时觉得必须把他同他们相比较——所以我们估计，即使他从来没有读过《旧约》那些美好的诗，他也不会以另一种方式说话。下边的几句诗是他在青年时代写的，是在萨拉克山上写的，这座山是普里昂岸各县里的一个大山，但不是最高的山。这首诗的开端表现了他感情的温柔，然后它突然变了，好象要模仿打雷的声音似的，好象他在天上的位置高于雷公似的。

在这里高声歌颂造物主更美好……
在山坡丘陵上祷词变得更圣洁……
我的心在这里比在别处升得高：
在山上我们同自己上帝更亲切！

这里他亲自创造祭坛和寺庙合唱团，
这儿的土地还没有被人用脚踩烂，
这里他在暴风骤雨的怒吼中叫喊……
他的雷神青天霹雳大声喊：陛下，请安！

……您难道没有感觉到，他如果不是真正地认为听见

了上帝叫雷神说的话，而且明白了在悬崖陡壁上发出了清脆颤音的这几句话的意思，他就不可能这样写这后几句话吗？可是我得补充一点。弗里兹说，他这首诗不押韵，至少如果用弗里斯兰和泽兰口音念的话就不押韵，所以看来那个夏尔曼不会写合格的诗。不过那时他还年轻。这些意见是雅各布·范·雷讷普先生提的。

哈弗拉尔不喜欢诗。"那是很难受的紧身衣，"他说，而且如果让他念他写的诗——他说"交待罪过"——他就喜欢丑化自己的作品，他要么用使人感到可笑的音调朗诵，要么在极其严肃的段落中突然停顿，接着在这里插进一个笑话，这时听众会难受的，但对他自己来说，这只不过是一种痛苦的自我讽刺，讽刺的是那太小的紧身衣，它使他的灵魂憋得难受。

首领们中间很少有人喝了被端来的饮料。哈弗拉尔用一个手势叫人端来在这种会议上一定要请人喝的茶水和吃的果脯。看来他事先已准备好在说了自己讲话的最后一句话后休息一下。这是有道理的。"怎么搞的？"首领们一定这样想。"他已经知道很多人带着悲痛的心情离开了我们县？他已经知道很多户人家为了摆脱这里的贫困搬到了附近的地区？他甚至知道有很多人参加了楠榜的集团高举造反旗帜反对荷兰政权？他想干什么？他指的是谁？他的问题是针对谁的？"

有人抬头看巴朗古昌的区长①拉登·维拉库苏玛。但

① 巴朗古昌的区长：从前面的内容来看，他就是县知事的侄子。

多数把头低下去。"来这儿，马格斯！"哈弗拉尔大声喊。他刚才看见了自己的儿子在花园里玩。孩子过来后县知事把他抱在自己怀里。但孩子太野了，不肯在这儿久呆。他跳走了，绕着一大圈的人跑，他的小孩话使首领们欢乐，他抓了他们短剑的刀鞘玩。法官穿的衣服比别人更漂亮，因此小孩注意了他，当小孩走过来时，法官好象在小马格斯的头上发现了什么似的，低声地告诉了坐在他旁边的镇长，后者则似乎表示同意。

"走吧，马格斯！"哈弗拉尔说，"爸爸有话要对先生们说。"小孩子用飞吻告别后走掉了。

哈弗拉尔接着继续讲话：

"勒巴克首领们！我们都是为荷兰国王服务的。但是，要求我们履行自己义务的公道的国王离这里很远。三千万个人，是的，比这还要多的人，都必须服从他的命令，但他不能来到所有依赖于他的意志的人的身旁。

"在茂物的大人①很公道，他要求每个人履行自己的义务。他权力很大，他可以对城市里所有有权的人和农村里的长老下命令，他掌握军权，他掌握大海上航行的船只，但是，连他也看不见哪儿有不公道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是在远离他的地方发生的。

"住在西冷的专员是拥有五十万居民的万丹州的州长，他希望能在自己地区里伸张正义，希望服从他领导的各县

---

① 在茂物的大人：指总督。

政府都主持正义。但他住的地方离发生不公道的事情很远。而且干了坏事的人躲避他，因为怕受处分。

"南部万丹县知事阿迪巴提先生希望每个人都力争老老实实地过日子，希望自己县所处的地区不发生丑事。

"而我，我昨天向至高无尚的上帝宣誓要主持公道，要办好事，要勇敢而宽容地主持正义，要成为一个好的副专员……我也希望履行自己的义务。

"勒巴克的首领们！我们都这样希望！

"但是，如果我们中间有人为了赚钱不尽自己的义务，或为了钱出卖了权利，或掠夺穷人的牛，抢走属于挨饿的人的水果……谁将惩罚他们呢？

"你们当中谁知道这些事，谁就会出来阻止。县知事不会允许自己县里发生这类事。我也将尽力反对这类事。可是，如果您、阿迪巴提和我都不知道这一切……勒巴克首领们！这时谁将在南部万丹伸张正义呢？听我说，我要告诉你们这时正义将如何被主持。总有一天我们的妻子们和子女们会一边哭一边给我们准备寿衣，过路人会说：'那儿死了一个人。'这时下乡的人会把死人的消息传开，给下乡的人住宿的老乡就会问：'死的这人是谁？'这时下乡的人会说：'他很好，他很公道。他主持了正义，他没有把来告状的人赶走。他耐心地听找他的人讲话，他把被夺走的东西归还了主人。如果有人因为自己的牛被抢走了而不能犁地，他就帮助他们找牛。如果一个姑娘从自己娘家被抢走，他就找这个强盗，把姑娘送回去。凡是劳动过了的人，他不会不

给他工钱的，他从不拿走种了果树的人的水果。他从不拿应该是盖在别人身上的布来给自己做衣服，也从不吃本来属于穷人的食品。'

"这时乡村里的老百姓会说：'真主伟大，真主叫他来到自己身边。真主的旨意实现了……一个好人死了。'

"然而，在另外的某一天，过路人会在一幢房子前面停步，问道：'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没人敲铜鼓，为什么听不到姑娘唱歌？'这次又会有人说：'这里死了一个人。'

"到乡村旅行的人就会在接待他的主人家坐下来，主人的子女们会围着他坐下来，住在这村庄里的小孩也会坐下来，这时他就会说：'那儿死了一个人。他曾许诺伸张正义，但他把权卖给了给他钱的人。他用工人的汗水浇肥了自己的农田，这些工人因为被他叫来干活都离开了自己劳动的农田。他不向干活的人发工钱，他吃了穷人的食物。他是靠别人的贫穷发财的。他拥有大批的黄金、白银和宝石，但他邻近的农民却没什么东西给孩子充饥。他象一个幸福的人那样微笑，但人们却可以听到寻找正义的告状者咬牙切齿。他脸上是一副心满意足的表情，但给孩子喂奶的母亲们乳房里却没有奶汁。'

"这时乡村的老百姓就会说：'真主伟大……我们不会诅咒任何人！'

"勒巴克首领们，总有一天我们都要死的！

"在我们领导的村庄里大家会说些什么呢？看到了送葬仪式的过路人会说些什么呢？

“在我们死后，会有一个声音对我们的灵魂说话。它会问：‘为什么在田里可以听到有人哭泣，青年人为什么躲起来了？谁把收获的粮食从粮库里拿走，谁从牛圈里牵走了耕地的牛？我让您保护我的兄弟，您是怎么对待他的？穷人为什么难过，他为什么诅咒自己妻子生儿育女？’这时我们将如何回答呢？”

这时哈弗拉尔又停止说话了，沉默片刻后，他继续用世界上最平静的口气讲话，好象完全没有发生应当给人留下印象的事情似的。

“我希望和你们建立友好的关系，我请求你们把我当作一个朋友。谁走入了歧途，谁可以从我这一方面得到宽恕，因为我自己也曾多次迷了路，所以我不会太严厉……至少在一般的工作中的差错或疏忽方面。但如果疏忽变成了习惯，我会起来反对它的。我不想谈性质更严重的错误……例如欺诈和压迫老百姓。这种事不会发生，阿迪巴提先生，对吗？”

“不会的，副专员先生，这类事在勒巴克不会发生。”

“那好了，我的南部万丹首领先生们，我们应当高兴我们这个县如此落后和贫穷。我们干一番美好的事业。如果真主保佑我们的一生，我们将保证这个县繁荣起来。这里的土地够肥沃的了，老百姓很听话。如果让每个人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人口毫无疑问会在短期内增长，无论是人口的数量，还是其财产和文明，都会发展起来，因为这一切多半是互相促进的。我再次请求你们把我当作会尽力帮助你们

的一个朋友，特别是在必须反对不正义的事情时我会帮助你们的。我非常希望得到你们的合作！

"我收到的关于农业、畜牧业、治安和司法的报告，我批注了决定后将退还给你们。

"南部万丹首领们！我的话说完了。你们可以回去了，每个人回到自己家。我祝你们一路平安！"

哈弗拉尔向大家鞠了一躬，然后向老县知事伸出一只手，引他穿过花园来到自己家里，蒂妮正在前厅里等着他。

"来，弗布吕格，请先不要回家！来……喝一杯葡萄酒吗？还有……是的，这我需要知道，法官先生，听我说呀！"

正当首领们反复鞠躬后准备回家时，哈弗拉尔大声说了这么几句话。弗布吕格本来也正准备走出花园去，但现在他带着法官回来了。

"蒂妮，我想喝葡萄酒，弗布吕格也要喝。法官，说说，您对镇长是怎么议论我的小鬼的？"

"请原谅，副专员先生，我看了看他的头，因为先生说了话。"

"天啊，我的话同他的脑袋有什么关系？我自己都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先生，我对镇长说……"

蒂妮坐过来了：他们在谈论小马格斯！

"先生，我对镇长说，少爷是一个王子。"

蒂妮听了真高兴：她也这样认为！

阿迪巴提看了小鬼的头，的确，他也看到了小鬼头发有

两个旋，按照爪哇人的迷信，这是为了戴上王冠。

因为礼宾规则不允许当县知事在场时请法官坐下，所以他就告辞了。此后大家一起坐了一段时间，完全不谈任何与"工作"有关的事情。县知事只有一次违背了极其礼貌的爪哇人的礼节，他问了征税官欠他的一些钱能不能付给他。

"不行，"弗布吕格喊道，"阿迪巴提先生知道，在征税官没有把账目交待清楚之前，他不能付钱。"

哈弗拉尔正在同马格斯玩耍。但这并不妨碍他从县知事的脸部表情上看出他不喜欢弗布吕格的回答。

"好了，弗布吕格，我们不要麻烦人家。"他说，然后把办公室的一个文书叫来。"我们还是叫他付钱……他的交待会被通过的。"

阿迪巴提走了后，很喜欢看政府文件的弗布吕格说：

"可是，哈弗拉尔先生，这是不允许的！征税官的账目，西冷还在研究之中……假如他的材料缺些什么呢？"

"那我就贴钱，"哈弗拉尔说。

弗布吕格始终不明白哈弗拉尔出自什么对征税官如此宽容。文书很快带着一些书面材料回来。哈弗拉尔签了字，吩咐文书赶紧叫人付钱。

"弗布吕格，我要告诉你我为什么这样做！县知事已经山穷水尽：他的秘书告诉了我，而且……他问得那么露骨！事情很清楚。他本人需要钱，征税官愿意先给他垫钱。我宁肯自我负责地违犯一种形式，也不肯让一个他那种级别和

年龄的人陷入困境。此外，弗布吕格，在勒巴克滥用权力的情况非常恶劣。这你应当知道。你知道吗？”

弗布吕格没有吭声。他知道。

“我都知道，”哈弗拉尔继续说，“我都知道！斯罗特灵先生不是十一月去世的吗？好了，他去世后第二天，县知事就召集老百姓在他的水田里劳动……没有工钱的劳动！这你应该知道，弗布吕格。你知道吗？”

这件事弗布吕格不知道。

“作为巡查员，你是应该知道的！我知道，”哈弗拉尔继续说，“各区每月的统计报表都在这儿，”他把刚才在会议上收到的一包材料拿出来了，“瞧，我还没有打开呢。这些材料中有关于派到县府干无酬劳动的劳力人数的报表。那么，你看这些报表正确吗？”

“我还没看这些报表……”

“我也没有！但我问的是它们正确不正确？上个月报的数字正确不正确？”

弗布吕格没说话。

“我告诉你：它们不正确！县知事叫来的人比关于无酬劳动的规定所允许的人数多三倍，写报表的人当然不敢把这报上去。我说的对吗？”

弗布吕格没说话。

“我今天收到的报表也是假的，”哈弗拉尔继续说。“县知事很穷。万隆和展玉的县知事们都是以他为首的家族的成员。展玉县知事只是一个图孟贡，我们的县知事却是一

个阿迪巴提，然而，因为勒巴克不适合种咖啡他没有什么农业收入，所以我们的县知事的收入不允许他同普里昂岸的一个小区长比排场和阔气，而当他的侄子们要骑马时，这个区长会给他们扶好马镫的。这是真的吗？”

“是的，是这样的。”

“他唯一的收入是他的薪金，这还要打折扣，因为政府曾经向他预付了一笔钱，当时他……你知道吗？”

“是的，我知道。”

“当时他要盖一座新的伊斯兰教寺院，这需要很多钱。此外，他的家族很大……你知道吗？”

“是的，我知道。”

“他家族的许多成员本来不是他勒巴克老家的人了，所以老百姓也不认识他们了，但他们却象一帮匪徒似的聚集在他的周围，诈他的钱。这是真的吗？”

“这是事实，”弗布吕格说。

“当他的钱匣子空了时——这是常常发生的——他们就以老百姓的名义拿走自己喜欢的东西。是这样的吗？”

“是的，是这样的。”

“因此，我对情况掌握得很好，不过这以后再谈。县知事因为年纪越来越大担心自己会死去，他渴望通过向宗教人士惠赠钱款为宗教界做些事。他花很多钱资助教徒到麦加朝圣，他们回来时却给他带一些纪念品、护身符和吉祥物来。不是这样的吗？”

“是的，这是真的。”

“好了，这一切使他变得很穷。巴朗古昌的区长是他的女婿。当阿迪巴提本人出自自己的地位而不敢拿老百姓的东西时，那个区长——但不是他一个人——就向阿迪巴提献殷勤，他会榨取可怜的老百姓的钱财，会把他们从自己的稻田里赶出来，把他们赶到县知事的水田里。而县知事呢？我愿意相信他喜欢出现另一种局面，但他是逼上梁山的，他不得不采用这种手段。这一切不都是真的吗，弗布吕格？”

“是的，都是真的，”弗布吕格说，他越来越清楚地明白哈弗拉尔的目光很敏锐。

“我知道，”哈弗拉尔接着说下去，“当他刚才开始谈要同下级征税官结账，是因为他家里已经没有钱了。今天早上您已听到我打算履行自己的义务。我不能容忍不正义的行径，我向上帝宣誓，我不容忍这种行径！”

这时他从椅子上跳起来，他的语气同昨天正式宣誓时完全不一样了。

“但是，”他继续说，“我履行义务时会宽宏大量的。调查所发生的事情时我会睁一眼闭一眼的。但从今日起，我要为这里发生的一切负责，这我要保证！我希望能长期在这儿呆下去。

“你知道吗，弗布吕格？我们的使命很美好。你是不是也知道，我刚才对你说的一切，本来是我应该从你那儿听到的吗？我如同了解谁在爪哇南岸走私卖盐那样了解你。你是一个老实人……这我也知道。但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这里有那么多坏事？你在这儿当了两个月代副专员，而且你

在这里已长时间任巡查员……这一切你应该知道，对吗?”

“哈弗拉尔先生，我从来没有在象您这样的人的领导下工作过。您有一些特殊的东西，请您谅解我。”

“我决不会计较的！我知道我和别人不同，但这同这里的一切有什么关系呢?”

“是这样的，您向别人介绍了过去未曾存在过的概念和思想。”

“不！官方那见鬼的老一套框框使人们养成了只会说‘我荣幸地……’的作风，还使人们只要听到‘政府非常满意’就安心坦然，这样大家都把那些概念和思想忘得一干二净。不，弗布吕格！你用不着责备自己！你用不着向我学什么。比如说，在今天早上的会议上我给你讲了一点新的东西吗?”

“不，没有新的东西。但您说话同别人不一样。”

“是的，这是因为……我受的教育不太系统……我只是偶然地发表讲话的。但你应当告诉我你为什么至今还能容忍勒巴克的坏事。”

“我从来不是一个有主见的人。而且，这一带一切始终是这样的。”

“是的，是的，这我知道！总不能让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先知或耶稣的门徒……哦，把那么多人钉在十字架上会使木材涨价！不过，你还是愿意帮助我纠正这一切吧？你还是愿意履行自己的职责吧?”

“肯定！特别是在您的领导下。但是，不能说所有的人

都会这样严格要求自己，有人甚至会对我们有意见，这样，我们就很容易陷入象堂吉诃德和风车搏斗那样的局面。”

“不！一些人喜欢践踏正义是因为他们靠此吃饭。他们会说勒巴克没有不公道的事情，目的是为了能讥笑我们和把你和我说成是堂吉诃德，而同时让他们的风车能继续保持转动。但是，弗布吕格，你并不需等我来了之后才去履行义务！斯罗特灵先生是能干和老实的人！他了解发生的一切，反对这一切……你看吧！”

哈弗拉尔从一个卷宗里取出两张纸来，一边让弗布吕格看，一边问：

“这是谁的手笔？”

“是斯罗特灵先生亲手写的。”

“对了！这些是草稿，看来是他打算同专员谈的问题。我看了一下……看：1.关于水稻种植业。2.关于村长的住房。3.关于征收地租。等等。后面有两个感叹号。斯罗特灵先生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怎么能知道呢？”弗布吕格喊道。

“我明白！这说明征收上来的地租比流进国库的地租要多。不过，我要给你看我们两人都知道的事情，这是用字母而不是用符号写的。瞧：

“‘12.关于县知事和低级首领们滥用权力的情况。(关于让老百姓负担他们住的几幢房子，等等)’

“这不是很清楚吗？你看到了斯罗特灵先生是有主见的人。因此你本来可以投靠他。继续听吧。

“‘15. 土著首领们的许多亲戚和用人都被列入了政府发钱的名单上，他们确实不参加种植事业，所以把一部分农业收入分给他们等于损害了真正种地的人的利益。他们还非法地占据了水田，而实际上水田只能属于参加种植事业的人。’

“我这儿还有另一份备忘录，是用铅笔写的。看，这儿写的东西也很清楚：

“‘巴朗古昌老百姓大批逃走只能归罪于对老百姓的严重压迫。’

“你对此怎么看？瞧，当我伸张正义时，我并不象乍看起来那么古怪吧？你现在看到了别人也伸张正义吗？”

“这是真的，”弗布吕格说，斯罗特灵先生经常同专员谈这些问题。

“结果怎么样呢？”

“县知事被请来了，然后他们进行私下交谈……”

“对！然后呢？”

“县知事一般否认一切。这时就必须叫证人来……谁也不敢作证反对县知事……唉，哈弗拉尔先生，事情很难办！”

在读者没有读完我的书时，他会象弗布吕格那样清楚明白那些事为什么特别难办。

“斯罗特灵先生很生气，”巡查员继续说，“他给首领们写了措词尖锐的信……”

“我读了这些信……今天晚上。”哈弗拉尔说。

“我经常听他说，如果不发生变化，如果专员老不果断，那么他就要直接找总督。在他最后主持的会议上，他亲自对首领们这样说。”

“那是大错特错。专员是他的上司，他无论如何不应超越顶头上司。而且，何必呢？我们不是不能怀疑万丹的专员会赞成不公道和为所欲为的行径吗？”

“赞成……不！可是，人们不很乐意向政府告一个首领的状。”

“我也不乐意控告一个人，不管是谁，但如果必须控告的话，我会象控告任何其他人那样控告一个首领的。但是，谢天谢地，这里还谈不上控告！明天我要拜访县知事。我将给他指出非法地行使权力——特别是当涉及到穷人财产时——到底错在什么地方。但是，在等待一切被纠正时，我将尽力帮助他克服困难。你现在不是已经明白了我为什么让征税官立刻付钱，对吗？我还打算请求政府解除县知事因为要求预支薪水而承担的债务。我建议你，弗布吕格，和我一道严格履行自己的义务。只要有可能，就要宽宏大量，但如果需要的话，也不要胆怯！你是一个老实人，这我知道，但你有点腼腆。今后要勇敢地说出事情的要害来，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要克服半心半意的缺点，好朋友……现在，在我们这儿吃饭吧！我们有腌好的荷兰花菜……不过，饭菜很简单，我得勤俭节约……我欠了很多钱：到欧洲的旅行，你知道吗？来，马格斯……天呀，儿子，你变得真重呀！”

哈弗拉尔背着马格斯走进了内厅，弗布吕格跟着他也进去了。蒂妮在准备好了的饭桌旁等着他们。正如哈弗拉尔说的那样，饭菜的确非常简单！来问弗布吕格到底要不要回家吃午饭的杜克拉里也被邀请上桌吃饭。如果读者听我讲故事希望换换口味，我请他看下一章，在那儿我将介绍他们在饭桌上说了些什么。

第 九 章

当我为描绘一座城堡让我书中的女英雄飘浮在空中时，我愿意花很大的代价，争取正确地了解，读者您会允许我让她飘多久，不等她落在地上，便失望地把我的书放下不看。假如我在我的故事里需要让女英雄跳楼，我还是会谨慎地选一幢大楼的二楼，让她从这儿跳下去，我也会选没有什么可讲的一座城堡。不过，您暂时可以放心，哈弗拉尔住的是平房，而我这本书的女英雄——天呀，忠实可爱的、谦虚的蒂妮，她是这女英雄！——从来没有跳过楼！

我在上一章的结尾里说，下一章里会有另外的主题，我这样说其实是想吸引读者，也是为了让读者喜欢上一章的结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下一章只有"换换口味"的价值。作家都很虚荣，这一点他们活象……男人。如果您说他母亲的坏话，或议论他头发的颜色，或说他说话带阿姆斯特丹口音——一个阿姆斯特丹人永远不会承认这一点——他也许还是会原谅您的。但是……您千万不要批评与他作品有点关系的任何东西的最小细节的鸡毛蒜皮般问题……因为这时他决不会原谅您！所以，如果您认为我的书不好看，那么假如您见到了我，就请您假装我们彼此并不认识。

不，连这样的“换换口味”的一章，由于我有作家的虚荣性的夸张作用，对我也显得非常重要和不可缺少，假如您跳过这一章往后看，然后又不能象应该的那样喜欢我这本书，那我会毫不犹豫地指责您说，就是因为您跳过了那一章您没能很好地评价我的书，因为您恰恰没有读本质性的内容。我既是男人又是作家，所以我会说您跳过去不看的每一章都是实质性的，您这种不认真的态度是不可饶恕的。

我可以想象到您的妻子会问您：“这本书有意思吗？”您用已婚男人的典型词汇作出了对我来说非常刺耳的回答，比如：“哦……这样……我还不知道。”

好了，野蛮人，往下读吧！关键的内容马上就来了。我的嘴唇在颤抖，我死死盯着您，估计您已翻过去的书页有多厚，还在您面孔上寻找反映“那么美”的一章的感情。

不，我说，他还没读到那儿。待会儿他会跳起来，兴奋地拥抱什么东西，也许拥抱自己的妻子……。

但是您读下去了。我想，您已经读完了那“很美”的一章。可您完全没有跳起来，没有拥抱什么东西……。

您右手大拇指下面的一迭书页越来越薄，我越来越丧失对自己期待的那拥抱的信心……是的，我本来甚至坚信您会流泪的！

您把小说一直读到“他们终于结成伴侣”那儿，您这时采用夫妻对话的另一种形式——您一边打呵欠一边说：“唉……唉！这本书……哦！啊，他们现在写得真多呀！”

但是，难道您，您这个野兽、老虎、欧洲人、读者，难道您

不知道这一个小时您象咬牙签那样咬了我的心吗？您用啃和嚼您同类的肉和骨头消磨了一小时的时间！您这吃人的野兽，那些骨肉里有我的心，您把我的心当作吃的草嚼烂了！您当作点心吞掉的是我的心呀！因为，我把自己心灵写进了这本书，热泪落到了手稿上，写这本书真耗费了我不少心血，我把一切都给了您，您花了几角钱把它买了，……而现在您说："哦！"

读者明白我这里说的不是我的书。

因此，我只想援引亚伯拉罕·布兰卡尔特的话说……

"那是谁呀，亚伯拉罕·布兰卡尔特？"路易丝·罗塞梅耶尔问道。弗里兹给他说了。我对此很高兴，因为我可以趁机站起来，结束朗读会，至少是结束今晚的朗读会。您知道我是咖啡经纪人——我住月桂河街三十七号——我愿为自己的事业牺牲一切。所以任何人可以发现我对斯特恩的工作很不满意。我本来希望他搞咖啡，但他给我们的……是的，天晓的，是一些什么货色呢？

他占了我们三个晚上时间朗读他的文章，而最严重的是罗塞梅耶尔家竟喜欢他的文章，至少他们这么说。如果我提个意见，他就拿路易丝为自己辩解。"她的赞扬，"他说，"对我来说比世界上所有的咖啡还重要，"他还说什么"当我的心激动无比时……等等，"您可以在前面某页上看他这番话，或说得清楚一些，您最好不要看它。这样，我呆呆地、不知所措地站在他面前。夏尔曼那包东西确实是一匹特洛伊木马。弗里兹也受腐蚀了。我发现他帮助过斯特恩，因为对一

个德国人来说，布兰卡尔特的地地道道的荷兰文太难懂了。他们两个太傲气了，我实在无法处理好这件事。最严重的是，我已同出版商签订协议，要出版谈咖啡拍卖会的书——整个荷兰在等待这本书——而现在那个斯特恩却走上另外一条路！昨天他说："放心好了，条条道路都通到罗马。先等到绪言的结尾好了。"我心想："这一切只是绪言？"他又用德文式的荷兰文对我说："我向您许诺，这本书最后会讲咖啡的，只讲咖啡，除了咖啡外别的什么也不讲！"他继续说："想想贺拉斯①，他不是曾经说过：'谁把有益的东西同美好的东西相结合，谁就会受到公众赞扬'吗？所以，能不能把咖啡同别的东西相结合呢？您自己不也是这么做吗？您不是喝咖啡时也把糖和牛奶倒进自己的杯子里吗？"

我只好不吭气。不是因为他说得对，而是因为我有义务向拉斯特公司保证老斯特恩不跑到布塞灵和瓦特曼那儿去，他们对他的服务一定很糟糕，因为他们是骗子。

我向您，读者，掏出了全部的心里话来了，目的是让您在读完斯特恩写的东西后，不要对无罪的人发怒，我希望您坚信我无罪。否则请问，如果我真骂别人是吃人的野兽，谁会来找我这个经纪人做生意？您真的读了那些东西吗？我也不能把斯特恩从我的书的写作班子里排挤出去，大米已煮成稀饭了，路易丝·罗塞梅耶尔走出教堂时，小伙子们好象等她出来，这时她会问斯特恩当天晚上能不能早来一点，

---

① 贺拉斯：公元前65—8，罗马诗人。

给她多念一点关于马格斯和蒂妮的故事。

您买或借这本书，一定是因为相信严肃的书名预示着书的内容很好，我理解您花了钱想得到好东西的心情，所以我现在又写几章。您不必到罗塞梅耶尔家去做客，读者，您比我更幸运，我不得不听斯特恩念他所有的手稿。您可以自由地跳过一些反映德国人激动情绪的章节，您可以只看我这个彬彬有礼的咖啡经纪人的作品。

我很奇怪地从斯特恩的文章中了解到，在勒巴克县那儿，老百姓不种咖啡。夏尔曼的包裹里的文章证明了这是真的。这不对，我希望政府通过我的书能发现这一错误，我将把这视为对我的努力的报答。夏尔曼的文章说，那个地区的土壤不适合种咖啡。决不能因此而谅解不种咖啡的错误。我坚持认为，爪哇人反正没有别的事情干，可以叫他们改良土壤，或者，如果认为这做不到，就应当把居住在那些地区的人迁移到土壤适合种咖啡的其他地区。如果不这样做，那就对荷兰，特别是对咖啡经纪人，甚至对爪哇人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失职罪。

我从来不说未经很好思考的话，我敢说，我是作为懂行的人说话的，因为特别是在听瓦维拉尔牧师在祈祷会上谈使异教徒皈依基督教后，我深入地考虑了这一章。

那是星期三晚上。您应当知道，读者，我是严格履行父亲的义务的，我真把我子女的道德教育放在心上。所以，因为近一个时期以来，由于那见鬼的包裹，弗里兹说话的口气和他的举止都让我不高兴，我就狠狠地说了他一顿。我说：

“弗里兹！我对你不满意！我一向教你要老老实实地做人，可你老搞歪门邪道。你傲气十足，你捣乱，你写诗，你还亲了贝特西·罗塞梅耶尔。不讲道德会使人堕落，孩子。读读《圣经》吧！看看那个夏尔曼吧！他偏离了上帝指引的道路：现在他穷了，住在一间小屋子里……瞧，这就是不讲道德和坏行为的后果。他在《独立》杂志里发表了坏文章，他把《阿格拉雅》杂志合订本掉在地上。这就是自以为是的人的下场。他现在连时间也不知道，他的儿子只穿半条裤子。你要想一想，你的身体是上帝的庙宇，你父亲一向为养活全家不得不拼命工作，这是真的，所以你要听上帝的，争取在我去德里伯根后成长为一个讲道理的经纪人。你要注意那些不听别人劝告、践踏信仰和道德的人，要拿他们对照自己。不要同斯特恩比，他父亲很有钱，他永远不会缺钱，即使他不肯当经纪人，或即使他偶尔犯一点错误。记住，恶有恶报，瞧，那个夏尔曼没有冬季大衣，他打扮得象戏剧演员一样。在教堂里要注意听讲，不要在座位上来回转，好象感到无聊，孩子，因为……上帝会对此怎么想呢？教堂是他的圣地，懂吗？也不要等小姑娘从教堂里走出来，因为这会使你们丧失对上帝的感情。吃早饭时我念《圣经》时也不要逗玛丽笑。在讲道德的家庭里不应这么干。巴斯蒂安的关节炎经常发作，有一次他没来上班，你在他的写字桌台板上画了小人，这不仅妨碍办公室的人工作，而且上帝说过，这样的无聊事情会使人变坏。那个夏尔曼年轻时也干了很多坏事；当他还是个小孩时，他在城西市场揍过一个希腊人……

现在他懒惰、骄傲、体弱多病，你瞧吧！所以不要老是同斯特恩开玩笑，小孩子：他的父亲有钱，要想到这一点。如果他给会计做怪脸，你要装做没看见。如果他在办公室外边写诗，你可以对他说，他在我们这里过得很好，玛丽用真丝给他绣了拖鞋呢！您问问他——自发地问他，懂吗？——问他，他是否相信他父亲会去布塞灵和瓦特曼那儿，然后告诉他他们是骗子。明白吗？这是我们为自己的同胞应尽的义务，我的意思是，这样可以让他走正道，他写的那些诗都很荒唐。你要老实听话，弗里兹，当女用人来到办公室送茶水时，不要拉她的裙子，因为她会把茶水撒在地上，不要让我丢脸，圣·保罗说过，儿子永远不要让父亲难过。我到交易所做生意已经二十年了，我周围的商人相信并尊重我。所以你要听我的劝告，弗里兹！拿上你的帽子，穿上大衣，跟我去祈祷会！这对你会有好处的！”

我就是这样同他谈话的，我相信我给他的印象很深刻，这特别是因为瓦维拉尔牧师选的题目是《上帝对不信教者的愤怒所反映的上帝的爱》。

在听牧师说教时，我反复地思考，人的知识同上帝的智慧为什么有天地之别呢？我已说过，夏尔曼的包裹里，在那许多破烂货中间，也还有一、两件有用的东西，我看中了它们说理踏实这一点。可是，如果拿瓦维拉尔牧师的话相比，它们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我了解瓦维拉尔，我认为他自己的水平真的不高，他讲得那么好不是因为他自己有这种能力，他是从天那儿得到力量的！这个区别更明显了，因为他

也谈到了夏尔曼谈过的问题，您已经看过，夏尔曼那包裹里有很多文章谈到爪哇人和其他不信教的人。弗里兹说爪哇人不是不信教的人，可我把所以信仰不好的宗教的人称为不信教的人。我坚持只信耶稣，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任何一个有道德的读者也一定会信耶稣的。

瓦维拉尔的讲话使我形成了关于不应当在勒巴克停止种咖啡的观点。我等下还会谈这个观点。另外，我作为一个老实人决不能让读者白白花钱。因为这两个原因，我现在要给您讲讲牧师讲话中的几个特别感动人的片段。

他先简短地证明了他援引的圣经语录所赞颂的上帝的爱，然后很快地转到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关于使爪哇人、马来人和其他不知叫什么的人皈依基督教的问题。这就是他说的话：

"亲爱的朋友们，这就是以色列的使命。"他指的是消灭迦南人民的事。"这也是荷兰的使命。不，不会有人说我们不帮助别人看到上帝的光辉，也不能说我们不把圣饼分给别人！请看印度洋的千岛之国，那儿有上帝的宠儿、高尚的挪亚赶走的自己的儿子含① 的几百万个子孙后代！赶走含完全正确！那些人不信上帝，他们愚昧无知，他们在令人恶心的蛇洞里爬行！他们受自私的神甫压迫，不得不低下长着黑色鬈发的头来。他们向上帝祈祷时，称赞一个假先知，在上帝的心目中这假先知是最丑恶的！而且，亲爱的朋友

① 含：挪亚三个儿子之一，《圣经》里说他是黑人的始祖。

们，好象服从一个假先知还不够坏似的，甚至还有人信另外一个上帝！他们信的是木头或石头做的上帝，是他们自己按照自己模样制作的，都是黑的、非常难看、鼻子是扁平的、全是一副魔鬼的样子！是的，亲爱的朋友们，我流泪太多了，几乎无法说下去，含的后代更堕落了！他们当中有人甚至不信任何上帝，不管叫什么名字的上帝！他们认为，只要服从公民社会的法律就够了！他们认为，唱丰收歌，以此表达对自己劳动的成果的喜悦，已经足以感谢使庄稼成熟了的至高无上的主！亲爱的朋友们，他们那儿有的人迷失方向，他们的生存极其糟糕，无法称为生活。那儿有的人说，只要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不夺走自己的同胞里不属于他们的东西，也就够了，夜晚可以高枕无忧！您听到这一切不会浑身发抖吗？当您想到，一旦喇叭吹响了，把死人叫到一起集合，以区分他们中间正义的和不正义的人，这时您的心不会缩成一团吗？您没听见吗？是的，您听见了。我给您念的圣经语录告诉您，您的上帝是一位权力很大的上帝，是一位严惩坏人的上帝，是的，您听见了永恒的地狱里骨头嘎吱嘎吱地响、火焰呼呼响，那儿有人哭，也有人咬牙切齿！在那儿，在那儿他们燃烧着，却烧不尽，因为对他们的惩罚是永久性的！火焰象永不满足的人的舌头那样舔着大声叫喊的不信教的受害者！那儿的蛀虫不会死，它们把那些人的心里里外外啃烂，但永远不会把那些心消灭掉，让背离上帝的那些人的胸膛里永远有一颗可以去啃的心！瞧，没有受洗礼的小孩子被剥掉了黑色的皮肤，他刚生下来就离开

了母亲的胸脯，被扔进深渊，以永远受到惩罚。”

这时有一个小姐昏倒了。

“但是，亲爱的朋友们，”瓦维拉尔牧师继续说，“上帝是充满爱的上帝！他看见犯罪的人不会见死不救的，基督的宽宏大量和信仰会使他感到幸福的！因此上帝选择了荷兰来尽量挽救那些可怜虫！为此，他以无比的智慧，把统治那些地区的权力交给了荷兰，荷兰是一个小国家，但因为信上帝变得强大了。上帝希望那些地区的老百姓懂得永远为世人所称道的《圣经》，以救他们免遭地狱里的惩罚！荷兰的船在大海上航行，把文明、信仰、基督教送到了迷路的爪哇人那儿！不，我们幸福的荷兰不希望独占这福气，我们愿意让远方海岸上苦命的人们分享这幸福。那些人被不信教、信奉异教、以及不讲道德这几个枷锁捆住！我讲话的第七个部分的内容就是对我们在这方面承担的义务的分析。”

这是因为前面讲的是第六个部分。面对那些可怜的不信教的人，我们应履行的义务很多，牧师提到了：

一. 向传教会赠送大笔钱。

二. 支持圣经协会，帮助它们在爪哇分发《圣经》。

三. 加强哈得维克兵营里士兵的训练，向殖民地军队征兵站输送更多的新士兵。

四. 编写布道词和圣歌，让士兵和海员把它们念或唱给爪哇人听。

五. 成立有影响的人士的一个协会，其任务是请求国王：

甲　只任命坚定信仰真正的宗教的人去当总督、军官和官员。

乙　允许爪哇人参观兵营和靠在码头上的军舰和商船，让他们通过和荷兰士兵和海员的来往变成基督教徒。

丙　禁止在酒店里卖《圣经》或宗教传单。

丁　在爪哇的鸦片销售法里补充这样一个条例：每一所鸦片馆里必须有一批《圣经》，数量要同可能来馆的顾客人数成比例，鸦片馆老板要保证，如果顾客不同时买宗教传单，就不向顾客卖鸦片。

戊　命令爪哇人通过劳动回到上帝的怀抱里去。

六．向传教会赠送大笔钱。

我知道我在上面第一条里已经提出这最后一条的要求了，但牧师重复了这个要求，我觉得，他讲话慷慨激昂，所以才说了多余的话，这很好解释。

但是，读者，您注意了第五条（戊）的内容吗？就是这一点使我想起咖啡拍卖会和有人说勒巴克的土壤不肥沃。如果我现在告诉您，我自星期三晚上一直在想这一点，您也许再也不会感到奇怪了。瓦维拉尔牧师念了传教士们寄来的消息，谁也不能说他对这些事缺乏透彻的了解。他根据自己面前的报告和上帝的启示说，多劳动有利于为上帝夺取爪哇人的灵魂。因此，我可以说我的话离真理并不太远，因为我说过在勒巴克可以种出很好的咖啡来。而且，更有甚者，至高无上的主可能恰恰是因此才使那儿的土地不适合种咖啡，他的目的是让当地农民通过改良土壤所需要的劳

动来体会上帝将赐给他们的幸福。

我真希望国王能读我的书，我希望很快会有更大的拍卖会证实上帝非常了解全体公民的利益！瞧那朴实和卑贱的瓦维拉尔，他缺少人的智慧，他从来没有进过交易所，但《圣经》照亮了他走的路，所以他无意之中使我这个咖啡经纪人懂得了一些新东西，这不仅对整个荷兰很重要，而且也会使我更早五年去德里伯根——假如弗里兹好好干的话，这次他在教堂里倒坐得相当安静。是的，劳动，劳动，这就是我的座右铭！

难道《圣经》不是最美的东西？还有什么超过天堂里的幸福？所以，让别人幸福难道不是我们的义务？我们需要的辅助手段就是劳动——我自已跑交易所跑了二十年——既然如此，我们怎么可以拒绝让爪哇人劳动呢？他的灵魂迫切需要劳动，以防止死后在地狱里被烧掉。如果我们不竭尽全力保护那些可怜的迷路的人免遭瓦维拉尔牧师生动描绘的可怕前景，那么我们就太自私了，这是可耻的自私自利。他谈到那黑皮肤的小孩子时，一个小姐昏倒了……那小姐可能也有一个肤色有点黑的儿子。女人就是这样的呀！

我自己从早到晚一直在想生意，我为什么不去催别人劳动呢？这本书难道还没有证明我真心关心我们祖国的繁荣，而且愿意为此牺牲一切吗？斯特恩就使我写书十分困难。我是受过洗礼的，是在阿姆斯特尔教堂里洗礼的，但我仍然要拼命劳动，为什么我就不可以要求爪哇人干活儿呢？

他们还得争取获得幸福的资格呢！

如果成立联合会——我的意思是宗旨为落实第五条（戊）的联合会——我一定参加。我还要动员罗塞梅耶尔一家参加，因为这一条的内容对制糖商也有好处，虽然我不相信他们的思想非常纯洁——我指的是罗塞梅耶尔家他们——因为他们雇了一个信罗马天主教的女用人。

无论如何，我会履行义务的。我和弗里兹一道从祈祷会回家时，曾经向自己这样许诺过。在我的家里，大家必须为上帝服务，这我要保证。我会越来越使劲地这么干，因为我越来越体会上帝是多么明智地安排一切，上帝是多么充满着爱指引我们前进的道路，他是如何想让我们享受永恒的生活和度过短暂的一生，因为勒巴克的土地完全可以改良，使它适合种咖啡。

第 十 章

在原则方面，我对谁都不客气。尽管如此，我还是明白，对付斯特恩的办法应当同对付弗里兹的办法不同。而且，因为可以预计我的名字——我的公司是拉斯特公司，但我叫德劳格斯托佩尔：巴塔弗斯·德劳格斯托佩尔——将同一本书联系起来，而这本书谈的一些事情不符合任何一个讲礼貌的人或经纪人为自己规定的尊严，所以我认为有义务告诉您，我是如何力图叫斯特恩回到正道上来的。

我没有和他谈上帝——因为他信路德教——而是抓住了他的感情和自尊心。现在请您看我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请注意，一个懂心理学的人可以办成多少事！我听见他说："我拿自己的名誉担保"，我问了他这是什么意思。

"好呀，"他说，"这就是说，我拿我的名誉担保我说的话都是真的。"

"这话说得很绝对，"我接着说，"你坚信你始终说真话吗？"

"是的，"他向我宣称，"我一贯说真话。当我心中燃烧着……"

下边的话读者已经知道了。

"那的确太美，"我说，我好象相信他似地装傻。

这正是我给他设的圈套的巧妙之处。我一方面不想冒让老斯特恩落入布塞灵和瓦特曼手中的危险，另一方面又想好好整整这个年轻人，让他感觉到刚开始工作的人——虽然他父亲是个大商人——同已去交易所二十年的经纪人之间的距离有多么大。这是因为我知道他会背很多诗，而因为诗都充满着谎言，我坚信自己很快地能抓到他说谎。这很快就实现了。我坐在边上的屋子，他在套间里……因为我们有个套间。玛丽在织毛线，而他准备给她讲故事。我聚精会神地听着他说话。他讲完话后，我问他，他有没有刊登他刚才吹的东西的书。他说有，把书送给我了。这是某一个海涅① 的著作的一个小部分。第二天我给了他——我指的是斯特恩——下边的信：

论为在套间里织毛线的小姑娘背诵海涅的破烂货色的人对真理的热爱。

乘着歌声的翅膀，

心肝，我把你送到

心肝？玛丽，你的心肝？你的双亲知道吗？路易丝·罗塞梅耶尔知道吗？对一个孩子说这些好吗？这些会很容易地使她不听母亲的话，她会以为自己长大了，因为有人叫她心肝！那是什么意思：乘着歌声的翅膀？你没有翅膀，你的歌声也没有。试试飞过月桂树运河！这运河并不宽！即使

① 海涅：1797—1856，德国诗人。

你有翅膀，你可以对还没有忏悔的姑娘讲这些吗？而即使姑娘忏悔了，叫她和你一起飞走是什么意思呢？呸！

送到那恒河的岸上，
我知道一个地方最美好；

你自己去好了，在那儿租个别墅，但不要带一个小姑娘去，她要帮助母亲干家务！但你也不是真心想带她走的！首先，你没有见过恒河，所以不能知道那儿的生活好不好。要不要我给你讲讲实话？你说的全是骗人的鬼话，你说谎是因为所有的诗把你变成了节律和音韵的奴隶。假如第一句话最后一个词儿是点心、金鸡纳和糕点的话，你就回问玛丽要不要一起去柏林、维也纳和缅甸。可见，你建议的路线不是来自内心的真话，这一切只不过是空虚的玩弄词藻，这些话既没有结尾，也没有意义。万一玛丽真想做这荒唐的旅行，又该怎么办呢？我还没有谈到你建议的不方便的方式呢！然而，谢天谢地，她太聪明了，没有去向往象你下边说的那样的国家：

在那儿，有个花园红花满地开，
在那儿，在宁静的月光里，
朵朵睡莲花在急切等待
它们最忠诚的妹妹来那里。
紫罗兰快乐欢笑，
仰望天空上的星星。
玫瑰花私语悄悄，

把最香的故事讲给朋友听。

你在花园里，在月光下，想和玛丽干什么呢，斯特恩？这是讲道德、老实、礼貌吗？你要我丢脸吗？要我象布塞灵和瓦特曼那样丢脸？讲道理的商行谁都不肯和他们打交道，因为他们的女儿私奔了，而且他们自己是骗子。如果交易会上有人问我，我的女儿为什么在那开红花的花园里呆了那么久，我该怎么回答呢？你明白的，没有一个人会相信我，如果我说她到那边去是为了观看睡莲花，因为象你说的那样，睡莲花等了她很久。如果我疯了，说玛丽到红花园去——为什么是红的，为什么不是黄的，或紫的——是为了听紫罗兰说说笑笑，或听玫瑰花偷偷地讲故事，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会嘲笑我的。即使这一切是真的，这一切对玛丽有什么用呢？一切不是偷偷地发生的吗？她不是什么也听不懂吗？这全是谎言，无耻的谎言！而且，这也很难看，拿一枝铅笔，画一枝长耳朵的玫瑰吧！看看它多么难看呀！用德文说"最香的故事"那又是什么意思呢？让我用地道的荷兰文给你讲讲它的意思。那就是说，那些荒唐的故事都散发着一股臭味……就是这样的！

虔诚和聪明的羚羊
跑来倾听多开心。
远处哗哗喧响，
是圣河澎湃的声音。
我们将在那儿坐下来，
在棕榈树下做梦，

尽情享受宁静和爱，
做甜蜜幸福的梦。

你不能去阿尔蒂斯吗？你不是已经给你父亲写信告诉他我是阿尔蒂斯动物学协会会员了吗？你如果一定要看野生动物，你不能去阿尔蒂斯动物园吗？为什么非得看恒河岸上的羚羊呢？何况在野外的羚羊也不象在干净的、涂了黑油漆的围墙里的羚羊那么好观察。你为什么说那些羚羊既虔诚又聪明？后一点我可以接受——它们至少不编这样可笑的诗——可是虔诚？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等于滥用了一个神圣的词儿吗？这个词儿不是只有信仰真正的宗教的人才可以使用的吗？还有那圣河是什么？你难道可以给玛丽讲一些会使她成为异教徒的事情吗？她坚信除了洗礼的水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圣水，除了约丹河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圣河，难道你可以动摇她这种信念吗？这样做难道不是在挖道德、美德、信仰、基督教和礼貌的墙角吗？

好好考虑这一切，斯特恩！你父亲家是受人尊敬的家庭。我坚信他同意我这样抓你的思想，也坚信他很愿意同主张美德和信仰的人做生意。是的，对我来说，原则是神圣的，我也毫无顾虑地坦率地说出我的看法。我的话你不用保密，你可以心安理得地写信告诉你父亲，你在这里是住在一个可靠的家庭里，告诉他我经常教育你走正道。你不妨自问，如果你落在布塞灵和瓦特曼手里，你的下场会是怎么样。在他们那儿你也会背诵那类诗，但他们不会抓你的思

想，因为他们是骗子。你放心地把这一切都告诉你父亲好了，因为只要涉及到原则，我就不会向任何人让步。在他们那儿，可能会有姑娘跟你一道去恒河，说不定你就会躺在恒河岸上潮湿的草地上，而现在，你可以呆在我们这文明的家里，因为我象个父亲那样劝导你。把这一切告诉你父亲，告诉他你心里充满感激之情，因为你可以来到我们这里和因为我很关心你。告诉他布塞灵和瓦特曼的女儿私奔了。代我向你父亲问候。告诉他，我的佣金还可以降到比他们的佣金低百分之十六分之一，我最讨厌用更有利的条件抢竞争对手饭碗的骗子。

另外，请你让我高兴，如果你想拿夏尔曼包裹里的文章念给大家听，那就应当念更好的东西。我看见里头有关于近二十年来咖啡生产的报告，是爪哇所有的州的咖啡生产！你应当念这样的文章！这样，做糖买卖的罗塞梅耶尔一家可以开阔眼界。还有，不要把姑娘们和我们看成吃了你身上什么东西的食人肉的野人……这样做不礼貌，我亲爱的朋友。你应该相信对世界了如指掌的人！你父亲出生之前我已经为他服务了——我的意思是他的公司，不……我们的公司，我指的是拉斯特公司，过去是拉斯特和梅耶尔公司，但梅耶尔早就不干了——所以你要明白我对你是好心好意的。劝劝弗里兹要更严格要求自己，不要教他写诗，如果他给会计做怪脸，或干其他不体面的事，你要装作没看见。你比他大多了，要给他树个好榜样，要努力教他养成稳重和庄严的作风，因为他也得成为一个经纪人。

你的父亲般的朋友，

巴塔弗斯·德劳格斯托佩尔
(拉斯特公司，咖啡经纪人，
月桂河街三十七号)

第十一章

因此，我只想援引亚伯拉罕·布兰卡尔特的话说，我认为这一章是“实质性”的一章，因为依我看，这一章可以使读者更好地了解哈弗拉尔，而看来他就是这个故事里的英雄人物。

“蒂妮，这是什么样的黄瓜？亲爱的老婆，千万不要用植物酸拌水果！黄瓜要加盐，菠萝要加盐，柚子要加盐，所有从地里长出来的东西都要加盐。鱼和肉才加醋……里比希①的书谈到了这一点……”

“亲爱的马格斯，”蒂妮微笑地问道，“你认为我们在这里住了多久？黄瓜是斯罗特灵太太送来的。”

哈弗拉尔费劲地想起来了，他昨天才到达这里，蒂妮即使竭尽全力，也不可能安排好厨房和家务中的任何一件事。他自己在兰加士勿洞住过很长时间！他昨天通宵达旦阅读了档案资料，他的心灵充满了许多同勒巴克有关系的事情。不正是因为他心潮澎湃，他才没能立刻想到自己昨天才来到这里吗？蒂妮对此很理解！她总是理解他的！

---

① 里比希：1803—1873，德国食品化学专家。

"是啊！那是真的，"他说，"但你还是应该看看里比希的书。弗布吕格，你看过里比希的书吗？"

"他是谁？"弗布吕格问道。

"他是一个写了许多关于腌黄瓜的书的人。他也发现了怎么样才能把草变成羊毛……你懂吗？"

"不，"杜克拉里和弗布吕格异口同声地回答。

"好啦，这件事本身是众所周知的：把一只绵羊赶到草田里去……那你就会亲眼看到一切！不过，里比希研究了这件事是如何发生的。另一些学者却说他知道得很少。现在有人在寻找从生产过程中去掉整个绵羊的办法……噢，这些科学家呀！莫里哀① 明白这些……我非常喜欢莫里哀的作品。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学习，利用晚上时间，每周几次。马格斯上床睡觉后，蒂妮也参加。"

杜克拉里和弗布吕格十分赞成这个建议。哈弗拉尔说他的书不多，但其中有席勒、歌德、海涅、冯德尔、拉马丁、梯也尔、撒伊、马尔萨斯、斯基亚罗哈、斯密、莎士比亚和拜伦等作家的著作……

弗布吕格说他不懂英文。

"活见鬼，你不是过了三十岁的人吗？你过去都干了一些什么呀？不过，在巴东很多人讲英文，你应该是相当困难的。你认识火眼女士吗？"

"不，我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

① 莫里哀：1622—1673，法国剧作家。

"那本来也不是她的名字。一八四三年，我们那样称呼她，因为她眼睛闪闪发亮。她可能已经结婚了吧……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么久！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女人……对了，见过，在阿尔……你应当到那儿去一趟！在我所有的旅行中，我在那儿才找到了最美的东西。我想，没有任何东西能象一个美丽的女人那样清楚地给你带来抽象的美，美丽的女人就是真理和非物质性贞洁的可见形象。相信我！到阿尔和尼姆去一趟吧……"

由于想到要如此突然地从爪哇西部一个角落转移到法国南部的阿尔和尼姆去，杜克拉里、弗布吕格和——我应当承认——蒂妮都克制不住自己而大声笑起来了。在自己的想象中，哈弗拉尔也许正站在撒拉逊人[1]在阿尔竞技场周围的走廊建造的塔楼顶上。他好不容易才明白大家为什么笑他。然后他继续说：

"哦，你们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假如你们到那儿附近去的话。我在任何地方再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许多被人们大肆宣扬的东西都曾使我失望了，我已经习惯于失望。例如，就拿人们滔滔不绝地谈论和描写的那些瀑布吧。我个人在通达诺、马罗斯、沙夫豪森和尼亚加拉[2]的瀑布面前并没有感到激动，或很少感到激动。为了赞美得恰如其分，你还得参考导游小册子里记载的'瀑布高度为多少多少

① 撒拉逊人：阿拉伯人。

② 通达诺、马罗斯、沙夫豪森和尼亚加拉分别为印尼、印尼、瑞士和北美的地名。

尺'和'每分钟流下的水为多少多少立方尺'。如果这些数字都很大的话,你还得喊一声'啊呀'。我永远不想再去看瀑布,至少如果需要为此绕道,我就不去。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一些建筑物给我留下的印象更深刻,尤其如果它们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但这时我却怀着另一种感情!你是在回顾历史,你在检阅已经过去的事件。其中有的非常可恶,因此,虽然它们或许很重要,但它们给你的感觉并不都能满足你对美的欲望……起码如果不将它们同其他东西相结合,它们永远不会给你美的感觉。假如不参考历史,某些建筑物的确很美,但各种导游小册子和向导常常都要破坏这种美感……他们总是重复一种陈词滥调:'这座小教堂是蒙斯特大主教一四二三年建造的……每个柱子高六十三尺,基石是……'我不知道,也不管他们还说些什么。他们这样唠唠叨叨真惹人厌烦,因为他们使你感到,你的赞美必须准确地同这六十三尺相适应,否则某些人会把你看作一个汪达人①或一个跑码头的商人……那种人真不怎么样!"

"汪达人?"

"不,另外的那种人。这样,大家就会说,如果你带来了一本导游小册子,你干脆不要把它从口袋里掏出来,而如果有一个向导陪你,你就叫他在外面等你或保持沉默好了。不过,虽然你始终可以不要什么资料,但是为了能真正准确地

① 汪达人:日耳曼人,公元4至5世纪侵入高卢、西班牙、北非等地,并曾攻占罗马,造成很大的破坏。荷兰人常用"汪达人"形容言行粗野的人。

判断某些事情，你常常会需要资料的。即使如此，任何建筑物只能在很短暂的时刻满足我们对美的向往，寻找更多的美是徒劳的，因为建筑物不运动。我相信，这种说法对雕塑和油画也是有效的。自然就是运动。生长、饥饿、思维和感情都是运动……静止就是死亡！没有运动就没有痛苦，没有快乐，也没有激动的情绪！您不妨试试不动神色地坐在那儿，您很快就会发现您给别人造成鬼怪的印象，甚至在您自己的想象中也有这种印象。在观看最美的舞台造型时，不管最初的印象多么美好，人们总是很快就想看下一个节目。看一眼一幅美好的景象是满足不了我们对美的欲望的，需要的是一系列连续的景象，即美的运动。因此，当我们观看那类艺术作品时，我们得不到满足。因此，我要坚持说，一个美丽的女人——只要她不是油画上静止不动的美女——最接近上帝创造的理想的美。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可以从下面的例子体会到，人们是多么需要我所指的那种运动。一个舞蹈演员，不管她是爱尔斯勒① 还是塔格里奥妮②，如果她在演出舞蹈后，站在自己左腿上，并向观众露牙大笑③，那么你会感到反感的。”

“这个例子不能说明问题，”弗布吕格说，“因为那种姿

① 爱尔斯勒：范妮·爱尔斯勒（1810—1884）和德蕾丝·爱尔斯勒（1808—1878），著名的奥地利芭蕾舞演员。

② 塔格里奥妮："老"塔格里奥妮（1804—1884）和"小"塔格里奥妮（1833—1891），著名的意大利芭蕾舞演员。

③ 站在自己左腿上，并向观众露牙大笑：指演员谢幕的姿势，是一种讽刺的说法，因为作者不喜欢这些姿势。

势绝对难看。”

“我也这样认为。但她毕竟认为那样做很美，而且是前面的一切表演之后的高潮。前面的一切则确实可能包含许多美的东西。她认为那样做好象是写出了一首打油诗的幽默的内容来了。好象是她在用双腿演出了《马赛曲》之后，又唱起它的副歌，号召公民们拿起武器来了。好象是刚才遭到攻击的爱情的坟墓上柳树叶子因风吹而发出沙沙的响声。噢，真令人恶心！观众的兴趣一般都是以习惯和模仿为基础的——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是这样的。他们把那一片刻看作最激动人心的，他们此时此刻才爆发出欢呼声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好象要说：‘前面的一切的确也很美，但现在我实在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称赞了！’你说最后的那个姿势完全不好看——我也这样说！然而，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运动停止了，舞蹈演员叙述的故事从而也结束了。相信我吧！静止就是死亡！”

“但是，”杜克拉里插进来说，“您也反对把瀑布当作美的体现。可瀑布也在运动！”

“是的，但……它们不讲故事！它们在运动，但并不移位。它们象一个木马那样运动，却不能来回摇动。它们发出声音来，但不能说话。它们呼喊：胡……胡……胡……永远不会发出任何别的声音来！你可以坚持六千年或更长的时间呼喊：胡……胡……你会发现只有极少数人会说你能说会道。”

“我不会去验证这一点，”杜克拉里说。“但我还不能同

意您的看法。您如此强调的运动并不完全必不可少。我现在不跟您争论瀑布的问题，不过，一幅好的油画，我想，可以表达很多东西。”

“确实如此。不过，只是在一瞬间里。我想举一个例子，试试说明我的看法。今天是二月十八日……”

“不是，”弗布吕格说，“现在还是一月……”

“不，不，今天是一五八七年二月十八日，你被关进福瑟灵海城堡①了……。”

“我？”以为自己没听清哈弗拉尔的话的杜克拉里问道。

“是的，您。您感到无聊，并找事情消磨时间。墙壁里有一个洞，但它太高了，你不能从这个洞往外看，可是你就想这样做。您把桌子放在洞的下面，然后把一把椅子放在桌子上，这把椅子只有三条腿，其中有一条不结实了。你曾经在看马戏团表演时，看过一个杂技演员把七把椅子高高地叠起来，然后在上面倒立。对自己的爱护和无聊促使您也干类似的事情。您摇摇晃晃地爬到那把椅子上……您达到了那个洞……您从洞里往外看，这时您叫喊：‘啊呀，上帝呀！’而且您跌倒了！您能告诉我您为什么喊了一声‘上帝呀’，并且跌倒了吗？”

“我想是因为椅子不结实的一条腿断了，”弗布吕格立即回答。

“当然罗，那条腿可能断了，但你不是因此跌倒的。那

---

① 福瑟灵海城堡：1587年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被斩首于此地。

条腿也许是因为你跌倒了才折断的。为了任何一个其他的洞，你会坚持一年使用那把椅子，而这次你是必然要跌倒的。即使那把椅子有十三条腿，甚至你是站在地上，你也是要跌倒的。”

“我接受这一切，”杜克拉里说。“我看您就想不惜任何代价让我跌倒。我现在就躺在地上了……但我真不知道为什么。”

“好了，那不是很简单吗？你看到了一个女人，她身穿黑色服装，在一块木墩子面前跪下。她低下了头，她的脖子白得象银子一样，同黑色的绒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边还站着一个带一把大刀的男人，他把大刀高高地举起来了，他的眼睛盯视那银白色的脖子，他在考虑，他的大刀应当沿着什么样的曲线砍下去，才能在那儿……在那些颈椎骨之间，准确而有力地砍过去……这时，你，杜克拉里跌倒了。因为你目睹了这一切你跌倒，并且喊了一声：‘上帝呀！’绝对不是因为你的椅子只有三条腿。在你从福瑟灵海城堡里获释——我想，是你的堂哥担保的，或者也许是因为人家再也不肯继续象喂小金丝雀一样免费供养你——以后很久，甚至一直到今天，你睁着眼睛梦见那个女人，而在你入睡后你经常惊醒，并在自己床上猛烈翻滚，因为你想抓住屠夫的手。这不是事实吗？”

“我愿意相信这一切，但我实在不能很肯定地这样说，因为我从来没有在福瑟灵海城堡里从墙壁里的一个洞往外看过。”

"好了，好了！我也没有。但让我现在谈谈反映玛丽·斯图亚特被斩首的一幅油画吧。让我们假设这幅画是完美的。它就挂在你面前，在镀金的像框里，象你选择的那样，挂在一条红色的绳子上……好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不，不，您看不见像框，您甚至忘记了您在油画厅门口交出了您的拐杖……您忘记了自己的姓名、自己的孩子和新式的警察帽，也就是说您忘记了一切。这不是为了看一幅油画，而是为了在这幅油画里真正看到玛丽·斯图亚特，象在福瑟灵海那样完全真实。屠夫画得如此逼真，就好象他真的站在那儿，以致我甚至要说，你会把胳膊举起来，以阻挡大刀砍下去！你甚至会大声疾呼：'让那女人活下去，她可能会痛改前非！'你看，就油画的画法我向你让步了……"

"是的，可是下边还有什么呢？油画给我的印象和我在福瑟灵海城堡看到的真实情况不是同样激动人心的吗？"

"不，完全不是。因为你看油画时并没有爬上只有三条腿的椅子。你搬来了一把椅子——这次是有四条腿的椅子，最好是一个沙发——然后你在油画前坐下来，以便很好地和长时间地享受——看残酷的事情本来就是一种享受——这时你认为油画会给你什么印象呢？"

"哦，惊奇、恐惧、怜悯、感动……正如当我从墙壁的洞往外看时那样。我们已经假设这幅油画是完美的，因此我也必须从油画得到同看真实情况完全一样的印象。"

"不！在两分钟之内你会觉得右胳膊痛起来了，因为你

同情了必须不动地长期高举那把沉重的钢制大刀的屠夫。"

"同情屠夫?"

"是的！这是同甘共苦和同感，你懂吗？你同样地同情那位长期以不舒适的姿势和可能怀着不愉快的心情跪在木墩子前面的女人。你仍然始终可怜她，但现在不是因为要砍她的脑袋，而是因为人家在给她砍脑袋之前让她等那么久。如果你还想说什么或喊什么的话，假如你觉得必须介入这件事，那么你最终只会喊：'以上帝的名义，求求你砍她的脑袋，她在等你砍呀！'而当你后来重新看到这幅油画，甚至多次重新看到它时，你的第一个印象甚至已经是：'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吗？他还站在那儿吗？她还跪在那儿吗？'"

"那么，阿尔妇女之美有什么运动呢?"弗布吕格问道。

"噢，那是另一码事！她们的容貌反映历史。她们的前额反映迦太基①的繁荣兴旺和造船事业……听听汉尼拔②宣誓要推翻罗马帝国吧……他们正在编弓绳……城市在燃烧……"

"马格斯呀，马格斯，我真相信你在阿尔爱上了那儿的女人，"蒂妮逗弄说。

"是的，在一眨眼的时间里……不过我把心收回来了：你会听到我说这件事。你可以想象……我并没有说我见到了一个这么漂亮或那么漂亮的女人。不，她们都漂亮，所以无法认真地同她们谈恋爱，你总是会喜新厌旧的，因为她们

---

① 迦太基：古代罗马在北非的殖民地。

② 汉尼拔：公元前183年迦太基反对罗马帝国战争的领导人。

一个比一个更漂亮。我当时确实想到曾经祝愿整个人类只有一个脑袋的那个人，即卡里古拉①或提比略②——这个传说讲的到底是谁呢？这样，我毫无意识地也产生了一种愿望，希望阿尔的女人……。”

“合起来只有一个脑袋？”

“是的……。”

“为了把它砍掉吗？”

“当然不是！为了……我想说，亲吻它的前额，但实际上也不是为了这样做！不，是为了死死盯视它，为了梦见它，为了……做好人！”

杜克拉里和弗布吕格毫无疑问又觉得这种结论特别奇怪。然而，马格斯并没有注意到他们诧异的心情，他继续说：

“这是因为她们的容貌反映出她们的心灵非常高尚。你会感到某种羞耻，因为你只不过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火星……或一束光线——不，那是物质性的——或一种思想！然而……那些女人的兄弟或父亲突然在她们身旁坐下来了，接着……上帝保佑，我看见了一个女人擤鼻涕！”

“我知道你又会全盘否定你说的一切，”蒂妮说。

“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更喜欢看她们死掉呢！难道可以允许这样的姑娘污辱自己吗？”

“可是，哈弗拉尔先生，”弗布吕格问道，“如果她伤风感

---

① 卡里古拉：37—41，罗马帝国第三个恺撒，因实行残酷的暴政遭刺杀。

② 提比略：14—37，罗马帝国第二个恺撒，实行强有力但很严厉的统治。

冒了呢？”

“有了这样的鼻子她是不可以伤风感冒的！”

“是的，可是……。”

正在这个时刻，仿佛遭到了厄运一样，蒂妮忽然不得不打喷嚏，而且……她无法控制自己，擤起鼻涕来了！

“亲爱的马格斯，你不会生气吧？”蒂妮压住了自己的笑声问道。

他没有回答。他真生气了……虽然这似乎很荒唐。而且同样奇怪的是，蒂妮也很高兴看到他生气，她高兴的是，他要求她超过阿尔的女人①，虽然她毫无理由来为自己的鼻子感到自豪。

杜克拉里发觉了，在蒂妮擤鼻涕之后，正因为她擤了鼻涕，在短暂的时间内哈弗拉尔脸上显露了恼火的表情。假如杜克拉里还认为哈弗拉尔“发疯了”，并且现在觉得自己的看法得到了肯定，谁也不能责怪他。不过，哈弗拉尔已经从迦太基回来了，他——用自己思想不开小差时看书的速度——从自己客人的表情上看到他们已经提出以下两个论点来：

一、谁不允许自己夫人擤鼻涕，谁就是一个疯子。

二、谁坚信鼻子外形由很美的线条勾画的人不可以擤鼻涕，并把这种信念运用于哈弗拉尔太太的身上，谁就错

---

① 阿尔的女人：迦太基人实际上是腓尼基人，他们以自豪和自信的面部表情著称。阿尔被认为过去是腓尼基人在法国的殖民地，因此作者认为阿尔的妇女也具有那种表情。

了，因为她的鼻子有点象一块土豆。

对第一个论点哈弗拉尔没有提出争议，但对第二个论点……

"唉，"他大声地说。尽管他的客人因为太礼貌而没有说出自己的论点来，他好象认为自己必须回答他们似的。"我给你们解释一下。蒂妮……"

"亲爱的马格斯呀！"她乞求地说。

她的意思是："请不要告诉这几位先生您为什么认为我不可以伤风感冒！"

哈弗拉尔好象明白了蒂妮的意思是什么，因为他答道：

"好吧，孩子！不过，先生们，你们知道吗？在判断某些人有没有权利使自己肉体有缺陷时，我们常常自欺欺人。

"我可以肯定客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权利。"

"我在苏门答腊曾经认识一个姑娘，"他继续说，"她是一位土著首领的女儿；我认为她就没有获得那种权利。我在一次翻船事故中看到她落到水里了……同任何其他人一样落到水里了。我，一个普通的人，把她救上了岸。"

"难道……要她象海鸥那样飞到岸上来吗？"

"的确如此，或者……不，她不应该有身体①。您要不要

---

① 她不应该有身体：意即她应该是非物质的、超自然的。上文说的"使自己肉体有缺陷的权利"意即使自己变成超自然的东西的权利。作者在下文赞美小乌匹的品德，祝愿她能和天使一起上天堂，因此才说她不应当有身体，不应当有重量。但作者又叹息，小乌匹并没有获得使自己没有肉体，没有重量这些"缺陷"的"权利"。

我讲一讲我是如何认识她的？那是一八四二年。我是纳塔尔① 的巡查员……你去过那儿吗，弗布吕格？"

"去过。"

"很好。那你知道纳塔尔地区有胡椒种植业。胡椒庄园都在特卢巴莱，在纳塔尔以北，在海边。当时让我到那儿检查情况，因为我对胡椒一窍不通，所以我把比我更懂行的一个土著首领请到我的小帆船上来。她的女儿当时是十三岁的小孩子，她跟着我们去了。我们沿着海岸扬帆航行，我们感到无聊……。"

"这时你们的船出事了？"

"没有，当时天气很好，太好了。你指的那个事故是后来才发生的。否则我就不会感到无聊。我们就这样沿着海岸前进；而天气闷热。在那种小帆船上没有什么娱乐，同时我正好心情很悲伤，而且由于种种原因我甚至越来越悲伤。首先，我经历了不幸的恋爱史，其次……不幸的恋爱史，第三……算了，也是这种性质的事情，等等。噢，这些是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但除此而外我当时正处在两次虚荣心大发作之间的阶段。我刚使自己当上了国王，但被人家赶下台了。我爬到了一座高塔上，然后坠到地上了……我现在不想谈这是由什么造成的！总之，当时我在那小帆船里坐着，我愁眉苦脸，闷闷不乐，德国人会说我真让人受不了。我的一个想法是，让我检查胡椒园是不合适的，早就应当任命我

---

① 纳塔尔：苏门答腊西部的一个县。

当一个太阳系的总督。我还觉得，让象我这样有志气的人同那个愚笨的土著首领和他的小女儿一起坐一艘小帆船，似乎是从道义上杀死了我。

“我应该告诉你，在一般情况下，我确实喜欢马来人的首领，而且我善于同他们打交道。因为他们有许多优点，我甚至更喜欢他们，而不那么喜欢爪哇的贵族①。是的，我的确知道，弗布吕格，你不同意我这种看法，同意我的人很少……但我现在不想讨论这个问题。

“如果我是在另外的日子里旅行的话——我的意思是，如果我思想没有那么混乱的话——我很可能会立刻同那位土著首领攀谈起来，也许我会发现同他打交道还是值得的。说不定我也会启发那小姑娘说话，这可能会使我感到高兴和欢乐，因为小孩子常常有某种独创精神……虽然我必须承认，我自己当时还太幼稚，因此对独创精神并不感兴趣。现在不同了。现在我把任何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看作一篇未经删改或删改得很少的文稿。你是突然拜访作者的，你乘其不备使他吐露真话，这常常很有意思。

“那小孩子把小珠子串到一根线上，她好象需要为此集中全部的注意力。三粒红的，一粒黑的……三粒红的，一粒黑的！很漂亮！

“她叫乌匹·各德。在苏门答腊它的意思相当于小姐……是的，杜克拉里，这你懂得，但杜克拉里一直在爪哇

① 马来的首领……爪哇的贵族：纳塔尔一带的居民主要是马来族人，而万丹省的居民主要是爪哇人。

工作。她叫乌匹·各德，但我在思想上却把她称为‘可怜虫’或其他类似的名字，因为我把自己估计得比她高得多。

“到了中午……快到晚上了，小姑娘把珠子收起来了。陆地缓慢地在我们的一旁往后滑动，在我们后边右侧，奥菲尔山变得越来越小。在我们的左侧是宽阔的大海，它无边无际地扩展到马达加斯加和该岛后面的非洲。在这个大海上，太阳在降落，一束一束的阳光在海浪上反射来反射去，最后同海面平行地射过来。太阳想在大海里找凉快的地方。真糟糕，那个东西后来怎么样了呢？”

“什么东西……太阳？”

“呃，不……我在那些日子里写诗！啊，很有趣的诗！听吧：

你问道，大海为什么
冲打纳塔尔海岸，
别处它可爱和平静，
这里却狂暴和纵情，
不断翻腾和呼喊？

你提问，那贫穷的渔童
一听懂你的请求，
就把黑色的眼睛转向
浩瀚无垠的海洋
和遥远的西半球。

他黑色而忧郁的眼睛
眺望西方。
你环顾四方时他告诉你，
这里只有水，漫无边际，
只有大海，只有海洋！

正因此大海如此猛烈地
冲刷纳塔尔的沙滩。
不管你朝何方瞭望，
没有别的，只有海浪，
直到马达加斯加海岸！

很多人牺牲了，
以安抚大海！
海水压住的声声惨叫，
妻子、子女、亲人没听到，
唯独上帝才明白！

许多只手最后一次伸直，
从海水里举起来，
向四周摸、抓和搅，
把立足之地来寻找，
然后沉下去永远再也不上来！

“还有……还有……我忘掉了下面的内容。”

“只要给您在纳塔尔时的文书柯里格斯曼写信，就可以重新找到那些内容，”弗布吕格说。

“他怎么会得到这篇诗稿呢？”马格斯问道。

“也许是从您的纸篓里捡到的。但肯定的是稿子在他那儿！下面的内容不是关于第一个罪行的神话故事吗？第一个罪行不是致使一小岛沉入海里，从而使纳塔尔港得到保护的吗？是不是关于吉娃和她的两个兄弟的故事？”

“是的，那是对的。那个神话故事……不是一个神话故事。它是我想出来的比喻。如果柯里格斯曼经常朗诵那首诗，这个比喻过了几个世纪后可能会变成一个神话故事。所有的神话故事都是这样形成的。吉娃是灵魂，这正如你知道的那样，即灵魂、精神或类似的东西。我把它变成了一个女人，不可缺少的、调皮的夏娃……”

“好了，马格斯，玩小珠子的小姐到哪儿去了？”蒂妮问道。

“她把小珠子收起来了。当时六点了，在赤道附近——纳塔尔位于赤道以北，其纬度离赤道只有几分；每当我在陆地上从纳塔尔到亚逸邦义去的时候，我是骑着马跨过赤道的，或者大体上是这样的……赤道就在那儿，它可以绊你的腿，使你摔倒，真的！——六点钟就是进入夜晚的思索的信号。我认为，晚上人总是好一些，或更准确地说，没有早上那么调皮，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早上你约束自己——我知道这是从德语吸收过来的说法，用荷兰文应当怎么说呢？

——你是……检察官或巡查员，或……不，这已经够了！一个检察官是为了完成当天的任务约束自己的……我的天，他的任务多么繁重！他的被束缚的心灵该是怎么样的呢？一个巡查员——这我不是为您说的，弗布吕格——一个巡查员起床搓洗自己眼睛后，首先不想拜见新的副专员，因为那位副专员因工龄多几年摆出了可笑的架子，而且关于那位副专员的流言蜚语他听到了不少……不过，这些都是在苏门答腊发生的事。或许那天让他测量土地，他会感到自己诚实的良心受到考验——这你不了解，杜克拉里，因为你是一个军人，实际上确实有老实的巡查员——他在诚实和恐惧之间动摇，他担心的是区长会要他把跑得那么好的那匹白马送回去。或许那天会要他用果断的是或不是答复某一个文件。总之，早上起床时，整个世界突然进入了你的脑子，虽然你的脑子很好，你也会觉得压力很大。但是，晚上你可以休息。从这个时候到你再次穿上礼服时整整有十个小时。十个小时：可以做人的三万六千秒钟！每个人都喜欢这十个小时。我希望在这十个小时里死去，我希望能不带官架子上天堂。这个时刻你的妻子会发现，你的表情很象过去她把自己的手帕——一个角落绣着带小皇冠的E字母的那个手帕——送给你时的那样。”

“那时她还无权伤风感冒，”蒂妮说。

“唉，不要戏弄我！我只想说，晚间人人都感到轻松一些，”哈弗拉尔继续说，“日落西山后，我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表明我改好了的第一个迹象是我对那个小姑娘

说了一声：

"'现在会凉爽一些。'

"'是的，先生，'她答道。

"我继续放下架子，同那个'可怜虫'说起话来了。因为她很少回答我，我的功劳更大了。不管我说什么，她都说我对……即使你很骄傲，你也会觉得这样的对话很单调。

"'你下一次还想跟我去特卢巴莱吗？'我问道。

"'遵巡查员先生之命。'

"'不，我问您，您喜欢不喜欢去？'

"'我听我父亲的，'她回答说。

"你们说，先生们，这不是令人发疯的呢？不过，我没有发疯。太阳下山了，我觉得自己很愉快，不会被那些愚蠢的回答吓倒。或更好地说，我想我开始喜欢听到自己的声音——我们当中没有几个人不喜欢听到自己说话——但我认为，我在一整天保持了沉默之后终于开始说话了，我应当得到比乌匹的太简单的回答更好的东西。

"我想，给她讲童话吧。这样既可以听到自己讲的故事，又不需要她回答我。您当然知道，如同装卸货船时最后装船的一包糖将是第一个卸出来的那样，我们一般首先讲出来的思想或故事也是我们最近记在脑子里的。当时，我刚读过耶罗尼穆斯①在《荷属东印度杂志》上发表的故事《日本石匠》。

---

① 耶罗尼穆斯：1812—1879，荷兰作家，真名为范·胡厄维尔。

"听我说，那位耶罗尼穆斯写过很好的作品！您看过他的《死人家里的拍卖会》吗？看过他的《坟墓》吗？特别是，看过他的《牛车》吗？我会送您这几本书。

"就是说，我刚读完《日本石匠》。唉呀，我现在想起来了，我刚才朗诵那首诗时说错了一句话，我竟让那渔童的'黑色的眼睛'朝着一个方向'环顾四方'……真荒唐！那首诗是一连串的思想。我那一天的混乱同纳塔尔港的危险的环境有关……弗布吕格，你知道，任何一艘军舰不能进纳塔尔港，特别是七月份……是的，杜克拉里，七月份那边刮着来自西边的强大季风，同这里正好相反。那么，纳塔尔港的不安全不断地刺激了我曾受过打击的虚荣心，而这种虚荣心又同关于吉娃的那首诗联系在一起。我曾多次向当地的专员建议在纳塔尔港建造一个海堤，或至少在河口里建造一个人工港口，以便促进纳塔尔县的贸易，因为这个县把很重要的马达地区同大海联系起来。因为纳塔尔港名声不好——这是有道理的！——内地一百五十万人无法卖掉自己的产品。专员没有同意这些建议，或者至少他硬说政府永远不会同意。你知道，除非他们事先估计政府会欢迎，讲道理的专员从来不会提出任何建议的。在纳塔尔建港口一事同封锁原则①是背道而驰的。招引商船进港是不允许的。让大帆船靠码头甚至是禁止的——除非人家的优势很大。假如还是有船来的话——一般是美国的捕鲸船或在北

① 封锁原则：过去荷兰垄断了东印度的一切贸易活动，出口内地的产品必须付高额的出口税。

边独立的小王国装上了胡椒的法国船——我总是让船长给我写一封信，请求我准许他装饮用水。我为促进纳塔尔经济所作出的努力都失败了，我因此很不高兴，其实是我的虚荣心遭受了打击。我如此渺小，我竟不能如愿地安排一个港口的建设，这对我来说，不是难以接受的吗？就是这一切，加上我想当一个太阳系统治者的候选人，都使我那天变得那样令人讨厌。然而，夜幕的降临治好了我的病——不满的情绪也是一种病——这时正是这场病使我脑海里呈现了《日本石匠》。我也许正因此才大声地讲起这个故事来了，我欺骗自己这是为了让那小姑娘高兴，实际上我偷偷地喝掉了我感到需要的最后一滴药水。是她，那个小姑娘治好了我的病——至少治好了一、两天——她治得比我的故事还好。那个故事大概是这样的：

"'乌匹，有一天，有一个人把一块岩石打成石子。他的劳动很艰苦，他天天劳动，但他的工钱很少，因此他很不满意。

"'他叹息说，自己的劳动太重。他大声抱怨说：啊，愿我发财，让我躺在挂着红色丝绸蚊帐的竹板床上。

"'一个天使从天上下来了，她说：祝您万事如意。

"'结果他发财了。他在竹板床上休息，他的蚊帐是红绸子的。

"'有一天国王路过石匠的家。国王的轿车前后都是骑士。有人还把一把金黄色的太阳伞举到国王头上。

"'刚发财的石匠看到这一切时，想到没有人给自己举

金黄色阳伞而发愁。他又不满意。

“‘他叹息并大声抱怨说：我想当国王。

“‘一个天使从天上下来了，她说：祝您万事如意。

“‘他当上国王了。他的轿车前后都有好多骑士，还有人在他头上举金黄色的阳伞。

“‘但太阳放射出炽热的阳光，炙烤了大地，使一草一木都枯死了。

“‘国王讨厌太阳照热了他的脸，他讨厌太阳的权比他还大。他又不满意。

“‘他叹息并大声抱怨说：我要当太阳。

“‘一个天使从天上下来了，她说：祝您万事如意。

“‘结果他当上了太阳。他把自己的光线射向上面、下面、左边、右边，射向四面八方。

“‘他使大地上的一草一木都烤焦了。他照热了地球上所有的国王的脸。

“‘这时一朵云飘到他和地球之间，它把太阳的射线都反射回去了。

“‘太阳对那朵云对抗了他的权力十分愤怒。他抱怨云比他更强大。他又不满意。

“‘他想当那朵强大的云。

“‘一个天使从天上下来了，她说：祝您万事如意。

“‘结果他变成了一朵云，飘到了太阳和地球之间，挡住了阳光，使草田变绿了。

“‘他使地球上下了大雨，他使江河涨水，他造成的洪水

淹死了大批的畜群。

"'他冲坏了农田。然而，有一块岩石，他怎么冲也冲不走。他十分愤怒，因为那块岩石不肯让路。他十分愤怒，因为自己冲过去的水流都无济于事。他又不满意。

"'他大声抱怨说：那块岩石的权力比我大。我想当那块岩石。

"'一个天使从天上下来了，她说：祝您万事如意。

"'结果他变成了一块岩石，不管烈日高照，风吹雨打，他都岿然不动。

"'这时来了一个人，他带来了一把镐、一把尖尖的铁凿和一把大铁锤。他开始把那块岩石打成小石子。

"'那块岩石大声叫喊：这是怎么回事，这个人的权力比我还大，他为什么能从我的怀抱里打出石子来呢？他又不满意。

"'他大声地说：我比他更弱——我想当这个人。

"'一个天使从天上下来了，她说：祝您万事如意。

"'结果他变成了一个石匠。他从岩石里打出小石子来。他劳动得很艰苦，他的工钱也很少。他满意了。'"

"很有意思，"杜克拉里说道，"但您现在还得向我们证明小乌匹应当没有体重①。"

"不，我没有许诺证明这一点！我只想讲一讲我是如何与她认识的。我讲完故事后，我问了她：'你，乌匹，如果天

① 应当没有体重：意即应当是超自然的东西。乌匹品德高尚，应当象天使和神仙那样没有肉体，没有重量。

上的一个天使问你，你喜欢什么，你要选择什么呢？'

"'那我一定说，先生，我会向那天使祈祷，求她把我带到天堂去。'"

"这不是很美吗？"蒂妮对她的客人们问道，而那些客人也许觉得这一切都很荒唐……

哈弗拉尔站起来，抹了抹自己的前额。

第十二章

“亲爱的马格斯，”蒂妮说，“我们的晚餐太简单了。你要不要……你知道的……日奥弗林太太①？”

“继续讲故事，不吃点心？活见鬼，我嗓子哑了。该弗布吕格讲故事了。”

“是的，弗布吕格先生，您换一下马格斯吧，”哈弗拉尔夫人请求说。

弗布吕格考虑了一下，然后开始说：

“有一天，有一个人，他偷了一只火鸡……”

“啊，你这个淘气鬼，”哈弗拉尔说，“这是你在巴东听到的故事！后来怎么样？”

“故事结束了。谁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尾？”

“我知道！我把它吃掉了，我和……另外一个人。你知道我在巴东为什么被撤职吗？”

“他们说，您在纳塔尔时，那儿的财政出现了赤字，”弗布吕格重新发言说。

---

① 日奥弗林太太：1699—1777，很有学问的妇女，常常在自己家里同科学家和艺术家讨论问题，但因为她很富有，也常常设宴招待自己的客人。

“这不完全不对，但也不对。因为种种原因，我在纳塔尔时，在财政方面是很马虎的，确实可以对我进行很多指责。但在那些岁月里，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呀！在占领了巴罗斯、塔波斯和辛戈尔后不久，北苏门答腊的局势非常混乱。一个年轻人比起数钱或管理账簿更喜欢骑马，我们不能象对没有其他事情要干的阿姆斯特丹的会计那样要求他，如果他的账目不如人家的整齐和清楚，也不应当责怪他。当时，马达地区有人闹事，你，弗布吕格知道，在马达一带发生的一切，总是会影响纳塔尔的。为了能迅速处理问题，我夜里穿着一身工作制服睡觉。当时，这样做常常很有必要。与此同时，危险的局势——在我到达纳塔尔之前，破获了一个阴谋集团，他们密谋杀害我的前任并起来造反——也有某些吸引人的地方，如果你只有二十二岁，尤其如此。因为你被危险局势吸引了，你就不适合搞办公室工作或不善于发扬很好地管理财政所需要的严格和细心的工作作风。除此而外，我脑子里还有各种各样的古怪的杂念……”

“不用了，”哈弗拉尔用马来语对一个用人说。

“什么不用了？”

“我本来告诉他要准备一点吃的东西……煎鸡蛋之类。”

“啊！是不是因为我谈起我的古怪的杂念来了，就不需要煎鸡蛋呢？你很顽皮，蒂妮！我无所谓，但这两位先生也有发言权。弗布吕格，你选什么，煎鸡蛋还是我的故事？”

“对一个有礼貌的人来说，这倒是难办的事，”弗布吕格说道。

“我最好也不要选择，”杜克拉里补充说，“这件事涉及到先生和夫人之间的不同意见，我们不能介入。”

“我帮助你们，先生们……煎鸡蛋是……”

“夫人，”非常礼貌的杜克拉里说，“煎鸡蛋的价值也是相当于……”

“相当于故事的价值？那是肯定的，如果煎鸡蛋有价值的话！不过，有一个问题……”

“我敢打赌家里还没有白糖，”弗布吕格说，“派人到我家去取您需要的东西吧！”

“有白糖……是斯罗特灵夫人给的。不，问题不在这里。假如鸡蛋煎得好的话，没有白糖也没有问题，可是……”

“那么怎么样，夫人，鸡蛋是不是落到火里头了？”

“但愿如此！不，鸡蛋不可能落进灶火。鸡蛋……”

“可是，蒂妮，”哈弗拉尔问道，“鸡蛋到底怎么啦？”

“鸡蛋都没有重量了，马格斯，象你讲的阿尔的妇女那样……她们应该没有重量①！我没有煎鸡蛋了……我什么都没有了！”

“那就只好听故事好了！”杜克拉里幽默而失望地叹息说。

---

① 她们应该没有重量：作者在第十一章谈到品德高尚的人时，说这种人不应当有“肉体”，不应当有“重量”，他们应当是非物质的、超自然的。这里的意思是鸡蛋早就没有了。

“不过，我们有咖啡，”蒂妮大声说。

“好吧！那就在前面游廊里喝咖啡，我们也把斯罗特灵太太和她的女儿们叫来，”哈弗拉尔说。接着几个人走出去了。

“我估计她会婉言拒绝的，马格斯！你知道她也不喜欢和我们一起吃饭，我也不能说她不对。”

“她可能听说我爱讲故事，”哈弗拉尔说，“这可能把她吓跑了。”

“不会的，马格斯，她不会因此而不高兴：她不懂荷兰文。不，她对我说过，她想继续管好自己的家务，这我很理解。你还记得你是怎么样解释我的名字的吗？”

“E. H. V. W. ①：自己家最宝贵。”

“正因如此，她非常对。此外，我觉得她有点害羞。你想一想，凡是进她院子的陌生人，她都叫管家赶走……”

“请您讲讲煎鸡蛋的故事，”杜克拉里说。

“我也请求您！”弗布吕格喊道，“我们不接受您的道歉。我们有权饱食一顿，所以我要求您讲一讲火鸡的故事。”

“我把火鸡的故事讲给你听了，”哈弗拉尔说，“我是从范达默将军那儿偷了那只火鸡的，我把它吃掉了……我和

---

① E. H. V. W.：作者第一个妻子的姓名 Everdine Huberte Baronesse van wijnbergen（艾菲婷·胡柏蒂·范·温柏根）每个词儿的第一个字母，作者把这四个字解释为 e igen huisveel waard，即自己家最宝贵。书中蒂妮的形象是根据作者这位前妻的样板塑造的。

另一个人①。"

"在那'另一个人'被带到天上去之前,"蒂妮调皮地说。

"不行,您这是在哄骗我,"杜克拉里大声嚷嚷,"我们要知道您为什么把那只火鸡……拿走了。"

"啊,那是因为我吃不饱饭,而这应归罪于撤了我的职的范达默将军。"

" 如果不让我知道更多的情况,我下次自己带煎鸡蛋来,"弗布吕格叹息说。

"请相信我,这件事情背后没有其他东西。他的火鸡很多,我却一无所有。有人赶着那些火鸡走过我的家门……我抓了一只,并对那个自认为赶火鸡的人说了:'请告诉将军,我,马格斯·哈弗拉尔,抓了这只火鸡,因为我想吃掉它。"

"那首讽刺短诗呢?"

"弗布吕格跟你谈了这首诗吗?"

"是的。"

"那首诗同火鸡毫不相干。我是因为他开除了那么多公务员才写了那首诗的。在巴东,他撤了很多人的职,他有时候很公正,但有时候又不那么公正,那些人中很多远远不象我这样应当受到处罚。巴东的副专员本人也被撤职,我想,撤职的原因同有关决定里说的撤职理由完全不同。我愿意给你讲讲这件事,虽然我不能保证我正确地了解一切,

---

① 另一个人:指书中第十一章介绍的马来姑娘乌匹。

我只是把巴东的谣言向你重复一遍，过去巴东人认为这一切是真实的，而考虑到了众所周知的将军的特点，这一切也可能是真实的。

"您应当知道，范达默将军是为了在一次打赌中赢得一桶葡萄酒才和他夫人结婚的。因此，他常常夜里出去，他……到处乱跑。候补公务员瓦尔基纳尔曾经在女孤儿院附近一条小胡同里遇到过那位副专员，由于当时非常尊重副专员的伪装，就把他当作普通的流氓揍了一顿。离这里不远住着一位女士。据说，那位女士生了一个小孩儿，这孩子却……失踪了。作为警察局头子，那位副专员必须管这件事，而且他确实打算这样做，在将军家打牌时他把这种想法透露出来了。然而，第二天他收到一份调令，他被调到某一个局工作，主管那个局的巡查员因为真的不诚实或被怀疑为不诚实而被撤职了。副专员的任务是就地调查情况，并写出报告来。那位副专员很奇怪为什么要他抓一件完全不属于自己工作范围的事情，但因为严格来说可以把这项任务看作是一种荣誉，加上他和将军关系非常友好，从而根本没有理由认为这是个圈套，所以他接受了这个差事，走到了……我记不得到哪里，为了执行命令。过了一段时间，他回去了，汇报了情况，汇报的内容对那位巡查员有利。可是，这时巴东公众——也就是说：既是大家，又是没有一个人——发现了那位副专员被撤职仅仅是为了找个理由把那位副专员从他的岗位上弄走，目的是防止他进行他所打算的对小孩儿失踪的调查，至少要让他推迟到这件事难以弄

清的时刻进行这项调查。我再说一遍，我不知道这是否真实，但从我自己从范达默将军那里了解的情况来看，对那件事的那种解释是可信的。就他在道德上堕落的地步而言，在巴东没有一个人不认为他干不出那种事来。多数人认为他只有一个优点：在危险面前他很勇敢。我多次见过他陷入险境，那么假如我至少认为他是一个勇敢的人的话，这只会促使我不给您讲这个故事。的确，在苏门答腊他用马刀砍了许多人，但从近处看见过若干事件发生的人都倾向于贬低他的勇气。不管看起来多么古怪，我想，他作为战士的名气主要归功于或多或少鼓舞着我们每个人的对矛盾的追求。我们喜欢说：彼得或保尔确实是这样，或这样，或这样的，但……他也是那样的，不能否认他是那样的！一个人如果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缺点，他可以比任何时候更肯定自己会受到称赞的。你，弗布吕格，已经醉了好几天了……。”

“我？”弗布吕格问道。他本来是戒酒的模范。

“是的，我现在正在把你灌醉，天天如此！你失去了自觉，以致杜克拉里晚上在走廊里被你绊倒。他觉得不好受，但立刻想到你身上有一种他过去没有注意到的优点。而当我到达时，并且发现你……水平地躺在地上时，他会把自己的手放在我胳膊上，然后大声喊：‘啊，我还是相信他是一个老实的、好的小伙子！’”

“即使他站起来了，”杜克拉里说道，“我也会那样说弗布吕格。”

“不会那么热情和坚决的！你记得不记得人们经常说：

'哎，假如那个人肯好好管自己的事，他一定会是个人物！但是……'接着人们会说他不好好管自己的事，因此只是个无名小卒。我觉得知道这里的原因。人死了后我们也可以听到他有很多优点，而在他们去世之前我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些优点。其原因无疑是死人不妨碍任何人。所有的人或多或少都在互相竞争。我们很乐意把任何别人完全地和在一切方面置于从属我们自己的地位。可是，礼貌和个人利益都禁止我们把那种想法表达出来。因为，很快就不会有人信我们了，即使我们说的是真话。因此要想办法绕个弯子说话。你可以体会体会我们是怎么干的。那就是当您，杜克拉里，说：'斯洛卜考士上尉是一个好军人，他的确是个好军人，要给你说斯洛卜考士上尉是怎么样的一个好军人就会有说不尽的话……可是，他不是个理论家……'杜克拉里，你没有这样说过吗？"

"我从来不认识，也从未见过什么斯洛卜考士上尉。"

"好了，那就创造一个，然后就说这些话吧。"

"行，我就创造他，说那些话。"

"你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吗？你说你，杜克拉里，非常重视理论。我丝毫不比你好些。请相信我，我们愤怒斥责坏人并不是很公正的事，因为我们当中的好人同坏人也差不太多。假设完美的行为可评零分，而最坏的行径可评一百分，那么我们这些人就在九十八分和九十九分之间徘徊！象我们这样的人竟然敢骂了一百零一分的人是混蛋，这不是很不对的吗？而且我仍然相信，许多人达不到一百分，完

全是因为缺少优点，例如没有勇气充分发挥自己的特点。”

“马格斯，我可以评多少分呢？”

“我需要一个放大镜看细节，蒂妮。”

“我宣布，”弗布吕格喊道，“夫人接近零分，这一切不能适用于您的情况。不，有些公务员被撤职了，一个小孩失踪了，一位将军被指控犯罪……我要求证据！”

“蒂妮，下次可要保证家里有点吃的啊！不，弗布吕格，证据你是得不到的，我还要继续说一说矛盾，这是我最喜欢的话题。我已说过，每个人认为自己的同胞也是某种竞争者。我们不能老是指责人家，那太露骨了！因此，我们喜欢夸大一个人的优点，然后才让人们注意到那个人的缺点，实际上我们关心的仅仅是揭露那个缺点，我们希望在不让人们怀疑我有偏见的情况下揭露缺点。如果一个人抱怨我说过：‘他的女儿很美，但他是一个小偷，’那么我就会回答说：‘何必对此如此暴跳如雷！我不是说过你女儿是很可爱的姑娘吗？’你瞧，这样说可以一举两得！我们双方都是卖食品的，我抢走了他的顾客，因为顾客绝不愿意从小偷那里买葡萄干，而同时人们会说我是好人，因为我称赞了我竞争对手的女儿。”

“不会的，没有那么严重，”杜克拉里说，“您说得太过份了！”

“您有这种感觉，那是因为我把比喻说得简短和粗劣了一些。我们应当把‘他是一个小偷’想象为说得稍微婉转一些。比喻的含义没有变。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某个人具

备某些特点，而这些特点却可以使这个人成为值得尊敬、崇拜和服从的人。这时，如果能抓到一些把柄，部分地或完全地抵消那些优点，我们会心里感到美滋滋的。'对这样的诗人应当鞠躬，但是……他时常揍自己老婆！'你看，这时我们很愿意拿他老婆身上的紫色肿块作为自己昂首阔步的根据。最终我们甚至会对诗人打老婆感到幸灾乐祸，而在别的情况下打人是很可恶的事情。一旦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人因优点很多而完全有资格得到给他树碑立传的荣誉时……一旦我们再也不能在不被人们视为无知、没有感情、或嫉妒的情况下继续否认他的资格时……我们终于会说：'好吧，给他树碑立传吧！'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就在他本人还以为我们都为他的优秀品德而兴高采烈的时候，我们已经部署好了在最好的时机把他拉下马的圈套。树了碑、立了传的人越是发生变化，别人越是有机会取代他们而出名。即使永远不会有人给我们树碑立传，我们也很喜欢推倒别人的碑和撕毁别人的传，这是一种习惯和一种练习——就象一个猎人打乌鸦时从不把打下来的捡走一样。天天吃泡菜和喝劣等啤酒的卡佩尔曼① 要抬高自己身价时就抱怨说：'亚历山大大帝② 并不伟大……他生活上不节制。'其实，卡佩尔曼永远不会在征服世界方面有机会同亚历山大比个高低。

---

① 卡佩尔曼：书中没有交待此人是谁。据研究人员分析，这个人物代表十九世纪荷兰社会大量存在的小市民。他们胆小怕死、斤斤计较、自私自利、虚伪，同时又能省吃俭用，以实现往上爬的梦想。

② 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 356—323，马其顿国王，曾征服波斯。

不管怎么样，说他勇敢始终是补充说‘可是……他缺德’的前提；假如不是这样的话，我可以肯定很多人永远不会产生认为范达默将军很勇敢的念头。同时，我也可以肯定，许多人不会对他的缺德大惊小怪，因为他们自己在道德方面也不是不可指责的。如果他们不是需要通过说他缺德来抵消他英勇的名声，他们也不会说他缺德。有一些人一听到他勇敢就睡不着觉。

“他真正具备的一个突出的优点是他有毅力。他打算要做的，他一定会去做，而且一般也能成功。然而——你看，我不是又立刻抓住了矛盾吗？——在选择手段方面，他也有点……太随便。这同范·德·巴尔姆①说过的一句话一样——不过，我想那句话没有根据。范·德·巴尔姆说，对拿破仑来说，‘道德方面的障碍从来没有阻挡过他前进’。这样当然可以很容易地达到自己的目标。假如你认为必须使自己受道德的约束，事情就不那么好办了。”

后来巴东的副专员写了一份有利于被撤了职的那个巡查员的报告，从而使他的被撤职显得有点不公平。巴东的街谈巷议并没有停止：人们还是在谈论失踪的小孩。副专员觉得自己有责任重新审理这件事，但在他还没能弄清任何事情之前，苏门答腊西部海岸的省长范达默将军决定撤副专员的职，理由是他“在履行职务中不诚实”。这项决定说，副专员出自友谊或者怜悯，不顾事实，歪曲报告了巡查

---

① 范·德·巴尔姆：1763--1840，荷兰神学家、政治家。

员的案子。

我自己没有查阅同这个案子有关的文件，但我知道副专员同巡查员毫无关系，选择他来调查那个案子正是证明这一点的。我另外知道，人们都认为他是一位可敬的人，而且政府也这样认为。在另一个地方，而不在苏门答腊西部海岸，重新审理了这个案子之后，政府撤销了关于撤副专员的职的决定。那位巡查员后来也完全恢复了名誉。他们的被撤职启发我写了一首短诗，我让一个过去是我的部下，而当时是范达默将军部下的一个人，把这首短诗放在范达默将军吃早餐的桌子上。这首短诗的内容是：

能行走的撤职机器靠撤职进行统治，
这是专搞撤职的省长，他狡猾凶悍，
他会高兴地叫自己良心把作用终止
……假如他不是早就把良心丧失完。

"请愿谅我，哈弗拉尔先生，我认为这样做不合适，"杜克拉里说。

"我也这样认为……但我总得表个态吧！我当时的处境是你想象不到的：我没有钱，又得不到钱，我天天担心会饿死，而且也曾经几乎饿死了。我在巴东的朋友很少，或者说几乎没有什么朋友。此外，我曾经给范达默将军写过信，告诉他，如果我因为生活太困难死掉，就要他对此负责，我不会接受任何人的帮助。内地的一些人知道了我的处境后邀请我到他们那边去，但将军禁止有关部门向我发

通行证。他也不允许我回爪哇去。在任何其他地方我是可以摆脱困难的；假如人们不是那样害怕权力很大的将军的话，我在巴东也许也能摆脱困境。看来，他正是打算让我饿死。这一切持续了九个月！

“您是怎么样在这样长的时间里维持生命的？将军的火鸡是不是很多？”

“是这样的！但这无济于事……这种事你只能干一次，对不对？我那时干些什么呢？唉……我写诗，写喜剧……等等。”

“用这些作品可以在巴东买到大米吗？”

“不行，但我也没有要求用这些作品换来大米。我不太愿意告诉你们我当时是怎么生活的。”

蒂妮按住我的手，她知道。

“我读过您在那些日子里在一张收据的背面写的诗句，”弗布吕格说道。

“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那几句话描绘了我的处境。当时有一份杂志，叫《抄写员》，我订了这份杂志。这份杂志受到政府的保护——它的编辑① 是总督行政办公厅② 里的国家雇员——因此，该杂志的订户交来的钱全部进国库。我收到了表明我付了二十盾的收据。这二十盾本来会经过

---

① 《抄写员》的编辑：指埃·德·瓦尔，自由派政治家，曾任荷兰殖民地事务部部长（1868—1870）。

② 总督行政办公厅：荷属东印度的总督通过这个机构同政府各部门联络。

省长的办公室进国库的。假如我不付这二十盾的话，那份收据则要经过省长的办公室被寄回巴塔维亚①去。我就利用了这个机会为我的贫困提出抗议，我在收据的背面用法文写道：

二十盾……好大一笔财产！文学，再见！
再见《抄写员》，再见！我命运实在惨：
我因饥寒交迫、无聊和苦闷快要完蛋，
这二十盾正是我两个月吃饭所需的钱！

假如我有二十盾，就会有好鞋穿，
住好房子，过好日子，天天吃美餐。
然而，尽管生活得不好，也要往下干，
犯了罪要感到耻辱，贫穷则与此毫不相关。

“但是，当我后来在巴塔维亚在《抄写员》杂志的编辑部那儿送交我的二十盾时，他们说我并没有欠他们钱。看来，将军亲自替我付了那二十盾，以避免不得不把写着那首诗的收据寄回巴塔维亚去。”

“但是，在您……您……拿走了那只火鸡后，他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呢？那不是……偷窃吗？在读了那首短诗后他又有什么反应？”

“他严厉地惩罚了我！那时，如果一个人被指控为不尊

---

① 巴塔维亚：荷属东印度的首都，现在改称椰嘉达，为印度尼西亚首都。

重苏门答腊西部海岸的省长的话，这很容易被解释为'企图破坏荷兰政权、煽动造反'。假如将军为了那些事情告我不尊重省长，或者告我'在公开场合里偷窃'，那么他就证明了自己是一位善良的人。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他的惩罚更厉害……真可恶！他命令了看火鸡的那个人走另外的一条道。至于我的短诗……啊，那更可恶了！他什么也没说，他什么也没做！你懂吗？这很残酷！他完全没让我获得最起码的烈士荣誉，没有因为把我告到了法院而让人们对我感兴趣，也没有让我因为开玩笑开得过头了而感到难受。唉，杜克拉里……唉，弗布吕格……当时我真想一辈子再也不写短诗，再也不吃火鸡，想到它们就恶心了！这么少的鼓励的确使一个天才的灵魂之火完全熄灭了！我后来再也没有干那些事了！"

第十三章

“我们现在可以知道您到底是为什么被撤职的吗？”杜克拉里问道。

“可以，当然罗！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告诉你们的一切情况都是真实的，而且一部分情况还有证据。你们将由此看到，我不是举止轻率的人，在谈到那个失踪的小孩时，我已讲到，我并没有把巴东的街谈巷议视为谣言。一旦你们从与我有关的事情中认识了勇敢的范达默将军，你们会认为那些说法非常可信。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在纳塔尔的账目里存在一些差错和漏洞。你们也清楚地了解，工作中的半点马虎总是对自己不利的：没有一个人因为自己不细心而攒了钱。巴东财政部门的负责人——恰恰不能说是我的好朋友——说我的账目里缺了数千盾。但请你们注意，我在纳塔尔工作时，没有任何人提醒过我。我非常意外地被通知调到巴东山区工作。弗布吕格，您是知道的，在苏门答腊人们一般都认为，在巴东山区工作比起在苏门答腊北部各县工作更有好处和更舒适一些。只在几个月之前，省长还曾拜访过我——他为何和如何拜访我，我等下会告诉您的。他在纳

塔尔逗留期间甚至住在我家里，我觉得，在当时发生的事情中我表现得很不错，因此认为调动是对自己有利的鼓励，于是离开了纳塔尔去巴东。我是乘一艘法国船旅行的，那艘船是来自马赛的《鲍巴布》号，它在亚齐①装进了胡椒，它当然因为……'缺乏饮用水'停泊在纳塔尔港。我一抵达巴东就想立即到山区去，在这之前我想按照习惯和制度拜见省长，但他托人通知我他不能接见我，同时还说我必须等待进一步的指示才能动身去新的工作岗位。您当然明白我十分吃惊，特别是因为当我们在纳塔尔分手时他情绪很好，我认为他很喜欢我。我在巴东的熟人很少，但从这几个人那里我听到——更准确地说，我发现了——将军对我很不满意。我说我发现了，因为在巴东这样的偏僻城镇，许多人对你的友善态度可以成为你在省长心目中的地位的尺度。我感觉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但不知道它将从何处来。因为需要钱，我求了一些人帮助我，真正使我奇怪的是大家都拒绝了。在荷属东印度，贷款起着极大的作用，巴东和其他地方一样，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也是相当随便的。在任何其他情况下，人们会愉快地拿出几百盾来借给在出差中意外地被迫在某一个地方停留的巡查员。然而，大家都不肯帮助我。我强烈要求了一些人告诉我为什么这样怀疑我，从而逐渐地终于了解到，有人发现我在纳塔尔的账目中有差错和漏洞，以致我被怀疑在财政管理方面不诚实。我对自己的行

① 亚齐：印尼苏门答腊北部地区，盛产胡椒。

政管理工作中出现了差错一事并不感到奇怪。如果情况正相反的话我恰恰会感到奇怪的。奇怪的是省长把发现的差错称为不忠实或不诚实。他亲自看到过我是如何经常远离办公室去对付老百姓的不满情绪和不断起来造反的企图的。他曾亲自表扬我'果断'。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比他更清楚地懂得,在这些事情中起作用的仅仅是占优势的力量。

"即使否认了这种占优势的力量所起的作用,即使要求我为别人——我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到远离办公室的地方去工作,不得不在这些时刻把账目和类似账目的一切东西委托给别人代管——所犯的错误负责,即使要求我不能顾此失彼,那也只能说我工作马虎,这同'不忠诚'毫不相干。此外,特别是在那些岁月,有许多事例说明政府认识到了政府工作人员在苏门答腊的困境,而且原则上也已经决定遇到这类情况要从宽处理。只要有关人员退赔了欠缺的款项,政府就满意了,如果铁证如山,才提到'不忠诚'几个字或才想到这几个字。因为这已经成为一个规矩,我在纳塔尔就曾经亲自对省长说过,我担心的是,在巴东有关办公室检查我的责任之后,我很可能得付很多钱。当时他耸了耸肩膀回答说:'噢……那些钱的事真讨厌!'仿佛他自己觉得事情要分轻重缓急。

"我当然承认与钱有关的事很重要。但不管多么重要,这次它们都从属于我所从事的其他事情。假如由于马虎或草率我的账目里缺了几千盾,我不会把这种情况本身说成是一件小事。可是,我账目里缺几千盾的原因是离开了办

公室，成功地阻止了老百姓起来造反呀！那次造反的危险性在于它会使战火席卷曼达伊灵地区①，亚齐人都会返回原来居住的地区，而我们前不久才通过牺牲大量的金钱和老百姓的生命把亚齐人从那些地区赶走。我确实挽救了极其重大的利益。因此，我账目里缺钱就不那么重要了，硬要我赔偿损失甚至也有点不公平。

“然而，我还是同意赔那几千盾。因为，如果不要求赔钱，就等于为不诚实的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

“我在巴东呆了几天后——您可以理解我的情绪是怎么样的！——就收到了省长的秘书发来的信，说我被怀疑有不诚实的行为，要求我解释对我的工作的若干问题。其中几个问题我立即说清楚了。至于另一些问题我需要查阅某些文件资料。对我来说，在纳塔尔当地调查事实很重要，在那儿可以向我的部下调查所发现的问题，在那儿我很可能会成功地把一切问题说清楚。弗布吕格，你知道，内地的军饷是用纳塔尔的钱支付的；可能有一笔军饷的钱寄到了曼达伊灵，而没有在账本里登记。这种或类似情况很可能是出现了那些令人难过的差错的原因，假如让我在纳塔尔进行检查的话，我极可能立刻弄清真相。但是，将军不肯让我去纳塔尔。这使我更加注意到了我是以多么奇特的方式被指控为不诚实的。我到底为什么突然被调离纳塔尔，而且被怀疑为不诚实呢？在纳塔尔我是可以说清问题的，为

① 曼达伊灵地区：苏门答腊西北部的一个县。

什么只是当我远离这地方时才跟我谈这种使我名誉扫地的怀疑呢？而且，为什么把这些事立刻当作最严重的问题处理呢？这不是同惯例和从宽原则相矛盾吗？

“我尽量地在没有档案资料或口头材料的情况下回答了那些指责，在此之前我从侧面了解到，将军对我非常生气。大家还补充说，‘那是因为你在纳塔尔严重地触怒了他，你那样做也的确非常错误。’

“这时我脑子才开了窍。是的，我曾触怒了他，但我还幼稚地以为他为此会尊重我呢！我是触怒了他，但他离开我时没有任何迹象使我猜想他是生气了！我愚蠢地把调到巴东视为他欢迎我对他的‘触怒’。您将会看到，我很不了解他。然而，一旦知道了这是如此严厉地评价我的财政管理的原因时，我就没有思想斗争了。我把问题一个一个地尽可能好地答复，我的信——我还保存它的草稿——是这样结束的：

> “‘在没有能够查阅档案资料和在纳塔尔进行调查的情况下，我尽可能全面地回答了对我的行政工作的意见。我恳切请求阁下很好地考虑我的情况。我年轻，按照现在占上风的观念来看，我是微不足道的，但我的原则迫使我起来反对这些观念。我虽然很渺小，但我为自己在道德上的独立性感到自豪，我为自己的尊严感到自豪。’

“第二天我因‘行政管理工作中不诚实’而被撤职。法官——我们那时候称他检查官——接到命令对我履行‘职责和义务’。

“这样，我这个刚二十三岁的人，就在巴东展望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荣誉的前途了！有人建议我强调我还很年轻——发生上述问题时我还不是一个成人①——但我不肯那样做。我已经考虑过很多问题，受过很多折磨，而且……我敢说我做了很多工作，所以我不能拿自己的年龄保护自己。从刚才援引的信的结尾，您可以看出，我这个在纳塔尔在将军面前象一个男子汉那样尽了自己义务的人绝不愿意受到小孩子的待遇。同时，您可以从那封信里看出对我的指控是多么没有根据。毫无疑问，犯了卑鄙的罪行的人是不会写这样的信的。

“我没有被关进监牢，而假如真正地怀疑我犯了罪不是应当那样做吗？这种表面上的糊涂也许不是无根无据的。一个囚犯是要养活的。因为我无法离开巴东，我实际上还是一个囚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我多次徒劳地给将军写信，说他不可以阻止我离开巴东，因为，即使我罪大恶极，也不能用让我挨饿来惩罚。

“法庭对这个案子感到束手无策，最后宣布自己无权处理，说只有巴塔维亚政府点了头才可以审理政府官员在职期间犯的罪。此后，正如我已说过的那样，将军在巴东扣留了我九个月。最终是上级领导指示他让我去巴塔维亚。

“当我几年后有了一点钱时——亲爱的蒂妮，你给了我那些钱——我拿出了几千盾来赔偿了一八四二年和一八四三年纳塔尔账目里缺少的钱。这时有一位称得上代表荷属

① 不是一个成人：1905年前，一个男人过了23岁后才算是个成人。

东印度政府的人①对我说：'假如我处于您的地位……我就不会这样做……我会让他们等到世界的末日'。世界就是这样的！”

这时哈弗拉尔想开始讲客人们等待他讲的故事，解释一下为什么和在什么问题上在纳塔尔如此“触怒”了范达默将军。正在这个时候，斯罗特灵夫人出现在自己家的门廊里。她向坐在哈弗拉尔房子旁边一条板凳上的警察招手。于是这个警察走到斯罗特灵夫人跟前，然后对着走进斯罗特灵夫人院子的一个男人大声叫喊起来了。那个男人可能想去斯罗特灵夫人房子后面的厨房。哈弗拉尔和他的客人们也许不会注意到这一切，假如蒂妮那天中午吃饭时没有提到斯罗特灵夫人很怕同别人打交道，而且对走进她家院子的任何人都进行某种监视。他们看到被警察叫过来的那个男人走到她面前，看来她对那个男人进行了一番不利于他的审问。反正他转身走出她家院子了。

“很遗憾，”蒂妮说，“那个人可能想卖鸡或蔬菜。我家里什么也没有。”

“好了，你叫一个人出去买吧，”哈弗拉尔回答说，“你知道土著妇女喜欢摆权贵的架子。她的丈夫过去是这里的第一把手，尽管一个副专员渺小得很，但在他的县里他是个土皇帝。她还没有适应下台后的生活。我们不要剥夺那位可怜的老太太的这一点点乐趣。你就装作没看见好了。”

---

① 代表荷属东印度政府的人：指C. 弗歇尔，当时的荷属东印度政府的秘书长。

蒂妮却觉得这很难做到：她不喜欢摆权贵的架子。

这里需要作若干解释，我甚至想对各种解释进行解释。对一个作家来说，要恰如其分地描写一件事有时很不容易。那么如果要描写读者不熟悉其环境和背景的一些情况的话，这种困难就更大了。地点同事件的关系极密切，因此不能完全忽略对地点的描写。一个把荷属东印度选择作为自己故事的背景的作家则要加倍努力克服困难才能很好地掌握分寸。一个写欧洲情况的作家可以设想许多情况是读者都熟悉的。写荷属东印度情况的作家却要不断自问，不是东印度人的读者会不会正确地理解各种各样的情况。假如一个欧洲的读者把斯罗特灵夫人想象为"寄宿"在哈弗拉尔家的——在欧洲会是这样的——那么他将无法理解她为什么没有和大家一起在哈弗拉尔家喝咖啡。我的确已经说过她单独住一间房子，但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情况和后来的事件，确实需要让欧洲的读者进一步了解哈弗拉尔的房子和院子的情况。

人们经常指责说，写《威弗利》一书的伟大作家① 常常用了太大的篇幅描绘环境，欺骗了耐心读书的读者。我认为，这种指责毫无根据。我相信，为了判断这种意见是否正确，您只需要简单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要正确领会作者想转达给您的印象，这些描述是否必不可少？如果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作者指望您费点力气来读他费了力气写出来

① 写《威弗利》一书的伟大作家：指英国作家、诗人司各特（1771—1832）。除了《威弗利》外，还著有：《艾凡赫》、《罗布·罗伊》等。

了的东西，这是无可非议的。而如果不是这样的，那就把书扔掉好了。因为，毫无根据地描述环境的、头脑空虚的作家，其作品很少值得一读。即使描绘环境终于结束了之后的段落也如此。然而，您不要忘记，读者常常错误地判断一个偏差是否必不可缺少，因为在读到讲灾难的段落之前，他无法了解描写逐渐发展的形势都需要写一些什么。而当他在读完讲灾难的这本书之后重新读它——我不谈人们只看一遍就满足了的书——而且这时仍然认为可以在不影响全书给人的印象的情况下删掉这样或那样的内容，我们总还是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恰恰是通过肤浅的读者认为是多余的那些段落，作者以或多或少的巧妙的方式使读者对全书获得了一定的印象；假如作者没有这样做的话，读者会得到同样的印象吗？

假如您对肯纳尔沃思城堡①的各个大厅毫无印象，艾米·罗卜萨兹之死会如此感动您吗？您是否以为在卑鄙的莱赛斯特见她时所穿的豪华服装和他黑暗的灵魂之间没有联系，即通过矛盾而建立起来的联系？您没有感觉到，莱赛斯特比《凯尼尔沃思》里的描写还要低级得多吗？从小说之外的其他材料了解此人的读者都知道这一点。然而，伟大的小说家司各特喜欢通过对色彩进行艺术处理来吸引人。他不喜欢粗糙地运用色彩。他认为，描写这个双手沾满鲜血、全身污泥的伊丽莎白女王的卑鄙宠儿是降低自己人格

① 肯纳尔沃思城堡：司各特一部小说谈到了这座城堡，小说名称也是《肯纳尔沃思堡》。

的事情。他只愿意把这一大堆污物中的一小点指出来，但他善于通过同时创作的不朽作品的光辉色彩使那一小点变得引人注目。那么，谁认为同时创作的那些作品是多余的，谁就是完全忘记，如果没有那些作品，那就得转向一八三〇年以长期在法国发展的那个流派①，因为只有采用他们的手法才能达到效果。然而，我必须说，在这方面，最严重触犯公共道德的作家并不是在法国本身，而是在其他国家获得最大成功的。这样说完全是为了维护法国的荣誉。我希望和深信那个流派已经灭亡。这个流派的代表人物很喜欢把手伸进血泊里，用沾满了血的手绘画，希望人们从远处就能看到他们的画！涂一幅由红的和黑的粗线条构成的这种画当然不如用毛笔描绘百合花花萼细细的线条那么费劲儿。正因此，那个流派一般选择国王作为自己故事的英雄，而且最好是讲人民还没有发言权的时代的故事。请看，国王悲痛时，他们就写人民是如何哭泣的……国王愤怒时，作家就有理由让数以千计的人在战场上被屠杀……国王犯错误时，画家就可以画饥荒和灾难……这一切都是粗制滥造的东西。如果您没有被那些作品里可怕的尸体吓倒的话，您在我的故事里还可以看到垂死挣扎和大声惨叫的受害者！当您读到徒劳地寻找自己孩子的母亲时，您并没有流泪……好吧，我就给您看看一位亲眼目睹自己孩子被切成几块的母亲！当读到那个男人被拷打致死时，您无动于衷

---

① 一八三〇年以来长期在法国发展的那个流派：浪漫主义流派。

……所以我要让另外的九十九个男人也受到严刑拷打，让您的感觉增强一百倍！而如果您冷酷无情到这种地步，即当您看到受围困的堡垒里的士兵因快饿死了而吃掉自己左胳膊时您不出冷汗，……

您真是个享乐主义者！我建议您命令一下：“向右看齐！每个人吃自己右边的人的左胳膊……起步……走！”是的，那种艺术上的恐怖就是这样变成荒谬的事情的。这正是我想顺便证明的。

有的作家不肯采用那些耸人听闻的手法，他们想让您逐渐地对他描写的灾难有所准备。如果您轻易地指责他，您仍然犯了以上所说的错误。

犯这种错误的可能性很大。粗野的作家认为只有采用粗暴的手法才能冲进您的感情世界，您很鄙视他的企图。然而，如果一个作家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犯了离开主题太远的过失，而且在文风上太矫揉造作，那么您会更加愤怒，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的作品使您感到无聊，这是不可饶恕的。

如果我们一起散步时，您不断离开大路，并且喊我钻进路旁灌木丛里，而这仅仅是为了拖延散步的时间，那么我就认为这没有意思，我会下决心今后一人散步。但是，如果您能让我看我不认识的植物，或者让我发现过去没注意到的东西……如果您能不时地把我喜欢的花指给我看，让我把它摘下，并且别在自己衣扣眼里，那么我会原谅您偏离大路，甚至真的感谢您。

此外，即使没有给我指什么植物或花朵，但如果您叫我到路旁来透过树木望望我们过一会儿就要走的羊肠小道——现在它还很遥远，在山沟深处，它象几乎看不见的细小线条，在农田之间盘绕——我也不会对您偏离大路进行指责。因为，当我们终于达到了那条小路时，我就会明白太阳刚才为什么是在右方，现在却在我们的左方，我会明白现在处于我们背后的山丘为什么原来在我们前方……请看，因为您离开了大路，我更容易地认识了所走过的地方，而认识是一种享受。

啊，读者，我多次让您呆在大路上，尽管对我来说，决定不把您带进灌木丛里是一件难办的事。我担心您不喜欢在灌木丛里散步，我不知道您会不会喜欢我想指给您看的花朵和植物。但是，我相信，如果您能看到我们过一段时间要走的小路，您以后会满意的。因此，我觉得必须向您介绍一下哈弗拉尔的房子。

如果按照欧洲的概念去想象东印度的房子，即把它想象为由一堆砖头砌成的、由大房间和小房间组成的多层楼房，前面有一条马路，左右两边有邻居，他们的房子同我们的紧紧地挨着，房后有小花园，花园里有三棵樱桃树……那么您就大错特错了。除个别情况外，东印度的房子都是平房。欧洲读者会感到这很古怪。文明社会——或自称的文明社会——都有一个特点，即认为凡是自然的东西就是古怪的东西。东印度的房子同我们的完全不同，可是古怪的不是他们的房子，而是我们的。第一个有条件不必和自己

的牛同屋睡觉的人，并没有把自己房子的第二间房间盖在第一间之上，而把它盖在第一间的隔壁，因为盖平房简单一些，而且住起来也方便一些。我们盖高楼大厦是因为缺少空间：我们缺少土地面积，因此往上发展。这样，当住在屋顶下小房间里的每个女用人每天晚上关窗户时，她实际上是在对人口过剩现象进行生动的抗议……尽管她自己当时想的是其他的事情，这一点我可以相信。

总之，在文明和人口过剩还没有把人类从地上挤到空中去的国家里，人人都住平房，哈弗拉尔的房子也不例外。在走进他的房子时……不，我要证实我放弃了用美的语言描绘事物的意图。已知：一个长方形，您要把它分成二十一块，长方形的宽度分三块，长度分七块。我们左上方往右给这些小块块编号，这样，第四小块是在第一小块的下面，第五在第二下面，以此类推。

最前面的三个数字共同组成前厅，它有三面是开放的，屋顶由前厅前侧的柱子支撑。下面的三个小块是内厅，您可以通过两个双扇门从前厅走进内厅。第七、九、十、十二、十三、十五、十六和十八小块都是房间，它们多半用一个门同隔壁的房间相联。最大的三个数字组成开放的后厅，我没有提到的小块则是没有门的内廊，或者走廊，或者过道。我对这番描述真正感到自豪。用荷兰文表达东印度的“院子”概念是很困难的。在东印度既没有花园，也没有公园，没有草坪，没有小树林；在东印度要么有它们的一部分，要么它们全在一起，要么什么也没有。它是附属于房子的土地，

是没有被房子覆盖的土地，因此在东印度，同时使用“花园和院子”这两个词，您就显得罗嗦，因为两个词的含义是一致的。在那儿没有一幢房子，或很少几幢房子没有那样的院子。有的院子包括森林、花园和草地，使人想起一个公园来。另一些是花园。还有一些院子完全是一块大草坪。最后有的院子完全铺了石头，成了一个小广场，这很简单，也许看上去不那么美观，但却很卫生，因为草木一多，虫子也多。

哈弗拉尔家的院子非常大，是的，虽然听起来很奇怪，但有一侧是无边无际的，因为那一侧同一个山沟相邻，那个山沟则一直延伸到芝乌戎河畔，兰加士勿洞就是位于该河许多弯道之一。芝乌戎河的水位变化极大，有时它水很少，以致看不见河畔，有时它的水却灌满了山沟，直到离哈弗拉尔家附近。由于边界不断变化，就很难确定副专员的院子的边界到底在何处，公家的土地从哪儿开始。

正因此，这条山沟也一向是斯罗特灵夫人的眼中钉，这是很可以理解的。在东印度其他任何地方，植物的生长都极其迅速，但在山沟那儿，由于不断遗留下来的河泥的作用，植物特别繁茂。虽然河水冲上来或流走的时候都有力地把灌木连根拔掉并带走，但在很短的时间内，整个地面又长满了各种植物。因此，要保持院子的整洁，包括房子周围的整洁，都十分困难。这就使房子主妇很难过，即使不是家庭主妇的人也会难过。一般每天晚上都有大批虫子在灯的周围飞来飞去，以致无法看书或写字——在东印度许多地

方都是这样麻烦的。除了这些虫子外，在山沟的灌木丛里有许多蛇和其他动物，它们不局限于山沟里活动，而不断地进入房子侧面和后面的院子里，有时还跑到房子前面的草坪上！

假如您在前厅里背着房子站着的话，那块草坪就在您的正前方。左边就是一幢小楼，里面有办公室、会计室和会议室——明天哈弗拉尔就要在那儿向各方面的负责人发表讲话——其后面是一条山沟，它一直延伸到芝乌戎河。在办公室的正对面是旧的副专员住宅，斯罗特灵夫人现在暂时住在那儿。由于从大马路走进哈弗拉尔家院子的人必须经过草坪两侧的小道，您自然可以明白，凡是想从院子里走到主楼后面的厨房或马厩的人，都要么必须经过办公室，要么必须经过斯罗特灵夫人的房子。在主楼的侧面和后面是相当大的花园，当蒂妮看到那儿的许多花丛，并且想到了小马格斯将经常在那儿玩耍时，她感到很愉快。

哈弗拉尔还没有去拜访斯罗特灵夫人，他正为此向她表示道歉。他打算第二天再去，但蒂妮已经去了，同斯罗特灵夫人认识了。我们知道，那位夫人是一位所谓的“土著人”，她只会说马来语。她表示愿意继续自己过日子，蒂妮也乐意满足她。这不是因为不好客，而是因为担心自己刚来到勒巴克，从而不会很好地招待斯罗特灵夫人，而那位夫人所处的特殊环境却要求对她进行良好的招待。当然，因为斯罗特灵夫人不懂荷兰文，马格斯的故事不会“触犯”她——这是蒂妮的说法——但是，她明白不能仅仅停留在

不触犯斯罗特灵夫人的水平上，要做更多的事情，但她自己却打算节俭过日子，厨房里没什么东西，所以也就的确认识到斯罗特灵夫人的愿望是明智的。此外，即使条件不同的话，同斯罗特灵夫人交往会不会使双方感到愉快，这也还是一个问题，因为斯罗特灵夫人只懂一种语言，而能使人变得精神文明的书没有一本是用这种语言印刷的。蒂妮会尽可能好地陪伴她，会经常同她谈论厨房的事，谈论辣酱，谈论如何腌黄瓜——谢天谢地，这时用不着找里比希了——然而，这始终仍然是一种牺牲，所以大家认为，由于斯罗特灵夫人自愿表示单独过日子，事情就安排得很合适了，双方完全自由了。然而，奇怪的是，那位夫人不仅谢绝参加会餐，而且也不接受在哈弗拉尔家的厨房里做饭的建议。蒂妮说，这种谦虚太过分了，因为厨房足够大。

第十四章

哈弗拉尔开始说道：

"您知道，苏门答腊西部海岸上的荷兰属地在北边同一些独立的王国接壤，这些王国中最主要的是亚齐。有人说，按照一八二四年条约中的一个秘密条款，我们向英国人保证了不超越辛戈尔河。范达默将军常常毫无道理地以错误的方式模仿拿破仑，他很乐意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管辖的地区，从而在北边碰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我确实不得不相信那条秘密条款的存在，否则，对于图鲁门和阿纳拉布的国王们没有老早被置于荷兰主权之下，我会感到很奇怪的。而这两个地区因那儿的胡椒贸易却不是不重要的。您知道，要找一个借口同这些小国打仗，然后征服它们，是非常容易的。占领一个地区永远比占领一个风车①更容易。我相信，假使范达默将军有那种愿望的话，他甚至会去占领风车的，因此，假如除了法律和正义感以外没有更重要的原因的话，我就不会明白他为什么放弃占领北边那些小国。

"不管怎么说，他把征服的目光引向了东方，而没有把

① 占领一个风车：法国作家安德里约（1759—1833）说的一句话："对风车人们是尊重的，而一个省人们却会去占领。"

它引向北方。曼达伊灵和安高拉地区——这是刚刚恢复了平静的马达地区所组成的县的名称——的确还没有肃清亚齐的影响——在对亚齐的感情已经根深蒂固的地方，要消灭它就很困难了——但亚齐人本身已不在那儿了。可是省长对此还不满足。他把自己的权力扩大到了东部海岸，还派了荷兰职员和荷兰士兵到匹拉和贝尔蒂比，不过——正如你知道的，弗布吕格——后来又把这些人撤回去了。

"此后来到苏门答腊的一位高级官员认为这种扩张没有用，他尤其认为这种做法同失望的宗主国政府所强烈要求的勤俭节约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他就指责了扩张。这时，范达默将军硬说，扩张未必对预算产生不利的影响，因为新兵营的士兵的费用来源于早已批准了的资金，他是在没有花钱的情况下，把很大的一块国土置于荷兰统治之下的。至于对其他地区的部分征服，尤其是对曼达伊灵一带的征服，他认为这不会造成什么麻烦，因为马达地区的主要首领很忠诚，很听话，足够可靠。

"政府的那位高级官员①勉强地答应了，因为将军反复表示他本人担保那位首领的忠诚。

"然而，在我到来之前管理纳塔尔的巡查员是马达地区副专员的女婿，这位副专员同马达首领有矛盾。后来我多次听到有人告了副专员的状，不过对这些指控不能轻信，因为它们大部分出自马达首领的口。而且，在告状的时刻，别

① 政府的那位高级官员：实际上指后来的荷属东印度总督彼·梅尔库斯。

人指控马达首领自己犯了更严重的罪行，也许是这种情况迫使他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不管怎么说，纳塔尔县的巡查员站到了自己岳父一边反对马达首领。他可能比自己岳父更激烈地反对那位首领，因为他是某一位叫苏丹·沙里姆的人的好朋友，后者是纳塔尔人的一位领袖，他非常恨那位马达首领。这两位领袖的家族之间很久以来一直是互相对立的。他们互相拒绝对方的求婚，他们互相争夺势力范围，出身更高贵的马达首领很傲慢，这一切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共同地导致了纳塔尔和曼达伊灵继续互相对抗。

"有一天，传说在曼达伊灵有人搞阴谋被破获了，据说马达首领参加了密谋，阴谋的目的是举起神圣的旗帜起来造反，杀死所有的欧洲人。这个阴谋首先是在纳塔尔破获的，这很自然，因为在附近的地区你总是比在发生事情的地方本身更容易了解情况，其原因在于很多人在家里很怕本地区参加干那些事的首领，从而不敢揭露他们了解的事情，而一旦走到了那位首领没有势力的领土，他们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那种胆怯。

"也正因此，弗布吕格，我在还没有想到有一天会调到这儿来工作之前，就已经了解勒巴克的事务，并且对这里发生的事情知道得相当多。一八四六年我在加拉璜一带，在普里昂岸跑了很多地方，一八四〇年，我在那儿就遇到了来自勒巴克的逃难者。我也认识茂物一带和巴塔维亚周围地区的几位私人庄园主，所以我知道这些地主一向对勒巴克

县不好的形势都感到很高兴，因为这样会有大批逃难者来到他们的庄园劳动。

"因此，在纳塔尔也就发现了那个阴谋，它——如果它真的发生了的话，我并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发生了——使马达首领成为一个叛徒。按照纳塔尔的巡查员收集的证人的声明，那位马达首领同他的兄弟苏丹·亚丹一道在一片神圣的森林里召集过所有的马达领导人，共同宣誓不消灭'基督教狗'在曼达伊灵的权势就死不瞑目。不言而喻，是天启发他这样做的。您知道，在这类活动中人们不会不这样说。

"我不能证实那位马达首领是否确实有过这种打算。我读过证人的声明，但您很快就会明白为什么不能无条件地相信这些声明。无疑，从他对伊斯兰教的狂热信仰来看，那位马达首领的确是干得出这种事来的。没多久以前，由于巴德里派教徒们①的动员，他和全体马达人民一起加入了伊斯兰教，新入教的人一般都很狂热。这个真正的或想象的阴谋被发现的结果是曼达伊灵的副专员逮捕了马达首领，然后把他送到了纳塔尔。在这里，巡查员暂时把他关进城堡，然后把他用第一艘合适的船押送到巴东。记载着那些对被告如此不利的证词说明了采取那些严厉的措施是有道理的，所有的证词当然都送到了省长那儿。也就是说，我们的马达首领是作为一个囚犯离开曼达伊灵的。他是在纳塔尔被关起来的。在送他去巴东的军舰上，他当然也是一

① 巴德里派教徒们：非常严格的、正统的和狂热的伊斯兰教派别的成员。

个囚犯。他是否有罪毫无意义，因为他是以合法的形式被拥有职权的有关当局指控犯了叛变罪的。所以他也以为自己会作为一个囚犯抵达巴东。然而，上岸时，他不仅听到他自由了，而且还听到，将军已表示如果能在家里接见他和给他安排住宿会感到很荣幸，为此也已派马车在码头接他。这时，他确实应当感到很奇怪。从来没有一个被指控犯了严重叛变罪的人比他更感到意外和愉快，这是肯定的。不久后，曼达伊灵的副专员因为我在这里不想评论的各种过失被撤了职。那位马达首领却在巴东在将军家里住了一些时间，受到了将军最礼貌的招待，他经过纳塔尔回曼达伊灵时，心里不是充满着被宣布无罪的人的感情，而是充满着一个高尚的人的自豪，他如此高尚，以致根本不需要宣布他无罪的声明。那件事根本没有被调查！假设认为对他的指控是一种诬告的话，那么这种估计本身就要求进行调查，以惩罚假证人，尤其要惩罚那些被证实是造成了这桩冤案的人。看来，将军有自己的理由不进行这一调查。对马达首领的指控被看作没有发生过。我认为，有关的材料也肯定从来没有被送到巴塔维亚让荷属东印度政府领导人过目。

“那位马达首领回去后不久，我就来到了纳塔尔接管县政府。我的前任当然向我讲述了前不久在曼达伊灵发生的事情，还向我作了必要的关于该地区同我这个县的政治关系的介绍。我的前任毫无顾虑地表示，他认为他岳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将军对马达首领的保护也是无法理解的，他对这一切深感遗憾。无论是他还是我当时都不知道如果

把马达首领送到巴塔维亚，那就等于给将军当头一棒。他本人曾经担保过那位首领的忠诚，所以他有充分的理由来不惜一切代价帮助那位首领解脱犯有严重叛变罪的指控。这对将军来说更加重要，因为上面提到过的那位高级官员这时已成为总督了，他对将军无根据地信任马达首领，而且由此顽固反对从东部海岸撤军一事会感到愤怒的，所以他也非常可能撤将军的职。

"'不过，'我的前任说道，'不管将军到底出自什么动机才立刻相信对我岳父的指控，而认为对马达首领的更严重得多的指责根本不值得调查，这件事并没有结束！我猜想，他在巴东销毁了证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这里有另一件**不可能**被销毁的东西。'

"接着他给我看了他主持工作的纳塔尔县土著居民法庭的一份判决书，内容是：判决某一个巴马卡因为企图杀害纳塔尔县知事处以鞭打和烧烙印，以及——我想是这样的——二十年苦役。

"'请读一下审判记录，'我的前任说，'请您估计估计，如果我岳父在巴塔维亚控告马达首领犯了叛变罪的话，会不会没有人信他呢？'我读了那些材料。根据证人的证词和'被告的认罪书'，有人收买了巴马卡在纳塔尔杀死县知事、知事的干爹苏丹·沙里姆和掌权的巡查员。为了实现这种计划，他走到了县知事的住宅，在那儿同坐在前厅台阶上的用人聊起苏门答腊小匕首来，目的是把自己在那儿停留的时间拖延到他能见到县知事，后者也的确很快地在一些亲

戚和用人的陪同下出现了。巴马卡手持匕首冲到了县知事跟前，但由于不清楚的原因并没能实现杀人的计划。县知事吓得从窗户往外跳了，而巴马卡逃跑了。他在森林里躲起来了，几天之后纳塔尔的警察把他抓获了。

“问被告：你袭击和企图谋害苏丹·沙里姆和纳塔尔县巡查员的动机是什么？他的回答是：‘苏丹·亚丹以他兄弟曼达伊灵的马达首领的名义收买了我。’

“‘这清楚不清楚？’我的前任问道，‘在有关专员同意执行判决后，已把巴马卡鞭打了一顿，给他烧了烙印，现在正在把他送到巴东，准备从这里带上手铐脚镣押送到爪哇岛去。在他抵达爪哇的同时，审判这个案件的材料也会到达巴塔维亚，在那儿大家可以看到控告我岳父使他被撤职的人到底是谁！将军即使费了最大的劲儿，也无法否决那一判决。’

“我接管了纳塔尔县政府，我的前任离开了。若干时间后，我听到将军将乘蒸汽机军舰来到北方，而且也要访问纳塔尔。他携带大批随从到我家登门拜访，要求我立刻给他看审判的原始材料，他把巴马卡称为‘受到如此严重虐待的可怜虫’。‘他们自己应该挨揍和烧烙印！’他补充说。

“我对这一切完全不明白。当时我还不了解围绕马达首领的斗争的原因，我既不可能想象我的前任会故意判决一个无罪的人这样的重刑，也不可能想象将军会保护一个罪犯逃避公正的判决。我被命令去逮捕苏丹·沙里姆和县知事。因年轻的县知事深受老百姓爱戴，而我们城堡里的

士兵很少，所以我请求将军维护他的自由，将军答应了这一请求。但马达首领的劲敌苏丹·沙里姆却没有得到饶恕。老百姓都很紧张。纳塔尔人估计，将军堕落了，成了曼达伊灵人发泄仇恨的工具。正是在那种情况下，将军有时叫我干一些他称之为'果断'的事情，这尤其是因为他不肯让我调动城堡里离得开的那一点兵力和他从军舰上带来的一批水兵，我骑马到人们集结的地方时就不能用这些人保护自己。这时我发现范达默将军很注意保护自己的安全，正因此，我在没有看到他的英勇事迹或其他什么事迹之前，不能证实他英勇的名声。

"他匆匆忙忙地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我觉得可以把它称为'临时特别委员会'。其成员是几个副官、其他一些军官、以及将军从巴东带来的司法局局长或财政局局长。这个委员会将调查我的前任审判巴马卡的方式。主持这项工作的当然是将军，他提问，财政局局长作记录。后者却不太懂马来语，甚至完全不懂苏门答腊北部的马来语，因此他经常需要有人把证人的回答给他翻译过来，而多半是将军本人给他当翻译。该委员会开会后写出的材料似乎最清楚地证实了巴马卡从来没有打算杀人，不管他是什么人。他既从来没有见过或认识苏丹·亚丹，也从来没有见过或认识马达首领。他没有在纳塔尔袭击过县知事。后者没有从窗里逃走……等等！此外：对不幸的巴马卡的判决是我的前任和苏丹·沙里姆施加压力的结果，这两个人捏造了巴马卡的罪行，目的是让被撤职的曼达伊灵副专员手中有个自卫的武

器，也是为了发泄他们对马达首领的仇恨。

“将军在调查会上提问的方法则使人们想起摩洛哥某一个国王，他在打扑克牌时，常常对自己的伙伴说：‘快出红桃，否则我砍你的脑袋。’他叫财政局局长记下来的由他翻译的证词也很有问题。

“苏丹·沙里姆和我的前任到底有没有对纳塔尔法庭施加压力，以宣布巴马卡有罪呢？这我不清楚。然而，我却知道范达默将军确实施加了压力才得到了证明巴马卡无罪的声明。我当时并没弄懂这一切的含义是什么，却反对了那种……不认真的作法，由于将军走得太远了，我不得不拒绝参加签署几份调查报告。喏，就是这些事使我如此‘得罪’了将军。这样，当我答复对我的财政管理的意见时，我在结束语里说，我请求不要给我任何照顾①。现在您也该明白我这些话的含义是什么了。”

“对象您那时的年龄的人来说，这确实很了不起呀。”杜克拉里说道。

“我认为这很自然。但范达默将军肯定不习惯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案子的后果才使我吃亏了。不，不，弗布吕格，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甚至必须补充说，假如当时能猜到后来得知的那些事情，假如知道这一切的根源在于有人事先预谋迫害我的前任，那么我不会局

① 任何照顾：请看第十三章：因将军（省长）对哈弗拉尔怀恨在心，所以把他从纳塔尔调到巴东，表面上是一种“照顾”，实际上是处分。

限于对将军向证人提问的方式提出抗议，也不会局限于拒绝在几份记录上签字。我当时以为，将军坚信巴马卡无罪，在巴马卡挨鞭子揍和烧烙印后，将军想尽可能挽救巴马卡这个无罪的受害者摆脱错误的判决，将军只是因为这一崇高愿望才走得那么远的。因为我有这种想法，我虽然还是抗议将军弄虚作假，但并不是非常愤怒的，假如知道这一切同挽救一个无辜的人毫不相干，而是为了在破坏我的前任的荣誉和幸福的基础上消灭不利于将军的政策的证据，那么我就会更加愤怒。”

“您的前任后来的遭遇如何呢？”弗布吕格问道。

“幸亏他在将军返回巴东之前已经动身去爪哇了。看来他在巴塔维亚把事情向政府说清楚了，他至少没有被撤职。同意执行对巴马卡的判决的埃邦伊斯专员被……”

“被撤职了？”

“那当然罗！您看到了没有？我说省长是靠开除和撤职统治的，这种说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那些被撤职的政府官员后来怎么样了呢？”

“啊，还有好多个呢！他们全部一个一个地恢复了自己的职务。有的后来担任了重要的职务。”

“苏丹·沙里姆呢？”

“将军把他押送到巴东，然后把他流放到爪哇岛。他现在还在普里昂岸地区的展玉。我一八四六年到那儿去时曾拜访过他。你还知道我在展玉干了一些什么，蒂妮？”

“不记得了，马格斯，我全忘了。”

"谁能记住一切？我在那儿结婚了，先生们！"

"不过，"杜克拉里问道，"既然您现在本来就在讲故事，那么我可以不可以问，您在巴东真的经常决斗吗？"

"是的，我经常决斗，这是有原因的。我已经告诉过您，在那种边远地区的工作岗位上，很多人对您的友谊是以省长对您的宠爱为尺度的。因此，多数人对我很不友好，甚至常常发展到对我采取粗暴态度。我这一方则容易受刺激。我打了招呼后有人并不理我，有人指桑骂槐说什么'有人疯了，想反对将军'，有人讽刺我的贫困，嘲笑我挨饿，还有人挖苦说'在道德上的独立性似乎使人吃得很不好'……所有这一切，您懂吗，都使我感到苦闷。很多人，尤其是在军官中间，都知道将军喜欢看决斗，特别是象我这样如此失宠的人的决斗。他们也许是故意刺激我吧。当我觉得一个人受冤枉时，我有时也替他决斗。不管怎么说，在那些日子里，天天有人决斗，我不止一次在一个上午要决斗两次。啊，决斗有一种很强烈的吸引力，特别是用马刀的决斗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您当然明白，现在我再也不会这么干，即使现在同那些日子有同样多的理由来决斗。马格斯，来我这儿，不，不要抓那小虫子，来！听我说，你永远不要抓小蝴蝶。它这可怜的动物先是作为一只毛毛虫在树上爬来爬去的，那种生活很不愉快的呀！现在它刚刚长出翅膀来，想在空中飞，想欢乐一番，在花萼里找食物，它不会伤害任何人……你瞧，看它这样到处飞不是更有意思吗？"

就这样话题从决斗转到了蝴蝶、上帝对牲畜的爱护、对

动物的虐待、法国的保护动物法、通过这条法律的全国议会的会议、共和国和其他不知多少事情！

哈弗拉尔终于站起来了。他向自己的客人们表示道歉，说他因为工作忙失陪了。当巡查员第二天上午到他办公室拜访他时，巡查员不知道，新来的副专员结束昨天在前厅的谈话后就驱车到巴朗古昌去了——在那里，"滥用权力的情况极其严重"——他是今天早晨才回来的。

我请求读者相信哈弗拉尔是懂礼貌的人，他在自己家吃饭时，不会象我在这几章里介绍的那样说那么多的话。我的介绍使您以为他垄断了谈话，忽视了主人的义务，他本来有义务允许或请求客人们"表达自己的想法"。我面前有大量的材料，我只是从中抓了一些材料出来，我本来还可以继续介绍饭桌上漫长的谈话，继续介绍比停止介绍要容易一些。然而，我希望上面介绍的已足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我对哈弗拉尔的品质和性格的描述是正确的。我希望读者能饶有兴趣地观察他和他的部下在兰加士勿洞的遭遇。

这个小家庭继续安安静静地生活下去。哈弗拉尔白天时常出去，晚上他在办公室开夜车。他和小兵营的营长之间的关系非常好，在日常生活中同巡查员打交道时，也丝毫看不到他们之间存在着级别上的差别，而在荷属东印度，正是级别上的差别常常使交往很死板和无聊。相反，哈弗拉尔助人为乐，他常常帮助县知事，所以后者也就非常喜欢自己这位"大哥"。此外，哈弗拉尔夫人的善良大大促进了当地少数的几个欧洲人同土著首领之间的友好来往。

在彼此之间的公函联络中，哈弗拉尔和住在西冷的专员经常互相恭维。哈弗拉尔严格执行了专员认真下达的各项命令。

蒂妮很快地把家务安排好了。在等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家具从巴塔维亚运来了，黄瓜腌好了。此后，马格斯再也不是因为家里没有鸡蛋来做煎鸡蛋才在饭桌上讲故事了；不过，从这个小家庭的生活方式来看，许多迹象仍然明显地表明，他们非常注意按照自己所打算的那样过勤俭节约的生活。

斯罗特灵夫人很少走出自己的家门，她只有几次来到哈弗拉尔家坐在前厅里喝茶。她沉默寡言，始终警惕地注意有没有人走进她或哈弗拉尔的住宅。不过，大家都习惯了她这种怪脾气，很快就不再注意她这一特点了。

在离大马路很远的内地岗位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种种困难，但一切似乎很安宁，因为马格斯和蒂妮似乎认为适应困难是一件小事。因为在那儿没有人烤面包，所以他们不吃面包。本来是可以从西冷运面包来的，但运费太贵。马格斯同任何其他的人同样清楚地知道，要让别人无报酬地把面包送到兰加士勿洞来的办法很多，但他非常讨厌无报酬劳动制度这个荷属东印度所患的癌症。在勒巴克，只要有地位就可以不用花钱得到很多东西，别人却无法用合理的价格买到这些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哈弗拉尔和蒂妮乐意缺少这些东西。他们以前经历过更大的困难！可不是吗？可怜的蒂妮曾经在一艘阿拉伯船上呆过好几个月，当时睡的

就是甲板，当太阳暴晒和从西边吹来的季风带来倾盆大雨时，她都只能躲在一张小桌子底下，并紧紧抓住那张桌子的腿。在那艘船上她吃的只是少量的干饭，喝的是肮脏的水。然而，只要她能够和她的马格斯在一起，无论在上述情况还是在许多其他的情况下，她始终是满意的。

然而，勒巴克有一点使她难过：小马格斯不能在园子里玩耍，因为那儿蛇很多。当她发现这一情况时，她对哈弗拉尔诉苦了，后者就告诉用人们，每次抓到一条蛇都要受到奖励。然而，他很快地被迫收回自己的许诺，因为在最初的几天里他发的奖金实在太多了，即使在正常情况下，在不必进行他所需要的节约的情况下，这样发奖金也会使他很快耗尽自己的资源。这样就决定了小马格斯今后不能出门玩，如果他想吸收新鲜空气，他必须满足于在前厅里玩耍。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蒂妮还是提心吊胆的，特别是晚上她很着急，因为蛇经常爬进屋子，而且为了寻找温暖，在卧室里躲起来。

虽然在荷属东印度到处都可以找到蛇和类似的其他动物，但在人口比较稠密的大城市里，它们当然比起在兰加士勿洞那样更荒凉的地方要少得多。但是，假如哈弗拉尔能够下决心从自己园子里直到山沟边缘除掉所有的杂草，那么虽然园子里有时还会出现蛇，但数量就不会象现在这样多了。这些动物的本质决定它们喜欢黑暗和隐蔽的地方，而不喜欢空旷的地方的光亮。因此，假如哈弗拉尔保持了园子的整洁，那么如果有蛇离开了山沟的丛林，可以说这

些蛇是“迫不得已的和迷了路的”。可是哈弗拉尔的园子并不整洁，我想进一步谈谈其中的原因，因为它可以使人们更加注意在几乎整个荷属东印度都存在着的滥用权力的情况。

在荷属东印度，政府把一切占为己有，市镇政府很难说拥有什么财产，那么如果谈得上这种情况的话，内地政府长官的住宅都是建在市镇政府的土地之上的。好了，这些园子不是这些住宅的居民本身的财产。假如这样的话，他就不会去买或租一块他管理不了的地。假如指定他居住的房子有一个他不能好好管理的园子，那么热带植物繁茂的生长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园子变成森林。然而，你很少能见到或根本见不到管理得很糟糕的园子。是的，旅行家们常常因为看到专员的住宅周围有漂亮的园子而目瞪口呆。任何一位内地的国家雇员没有足够的收入来用合理的报酬叫人家进行所需要的劳动。可是，长官的住宅非讲究不可，否则非常注意外表的老百姓会说他的住宅很乱，从而瞧不起他。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呢？在多数地方，长官们掌握一批囚犯，他们是在其他地方判决的罪犯，是一种劳动力，但因为某些政治上的原因，在万丹没有这种囚犯。但是，即使在确实有这类囚徒的地方，由于需要他们干其他劳动，他们的人数很少，一般同很好地管理一个大园子所需要的劳动不成比例。因此，需要找到另外的手段，最方便的是招一批工人来干“义务劳动”。被要求执行这样的命令的县知事当然赶紧完成任务，因为

他非常明白，如果他自己以后犯同样的错误，滥用了这方面的权利的长官就很难惩罚他。就这样，一个人的错误导致了另一个人也可以不受惩罚地犯同样的错误。不过，依我看，在某些情况下，一个长官犯的这类错误不应当被看得太重，特别是不能拿欧洲的概念来评论。假如他在一切情况下始终严格遵守规章制度，即不超过规定的管理他园子所需要的义务劳动力人数，那么老百姓自己会感到奇怪——也许因为他们对此不习惯——因为有时会出现规章制度里没有考虑到的情况。但是，一旦超越了严格的法律界限，就很难确定这样的越轨行为转化为为所欲为的犯罪行为的界限。而且，尤其是一旦知道了土著首领们只是在等待一个坏的样板，以便更加恶劣地仿效和发展这种行径，就需要非常谨慎地行事。有这样的故事：有一位国王在率领军队走遍自己国家时，每顿饭都很简单，却一定坚持为吃的每一粒盐付钱，因为他认为，如果不付钱，这将是无视法律的开始，它最终会使整个国家遭到毁灭。他也许叫铁木耳，或努拉丁①，或成吉思汗，不管这个故事是不是一则神话，肯定这件事本身是来源于亚洲。正如看到海堤时人们相信海水有时会上涨一样，我们可以相信，在讲这类故事教育老百姓的国家里，确实存在着犯这类罪行的倾向。

也就是说，哈弗拉尔合法掌握的人员很少，他们只能在他房子的周围，保持他园子的很小一部分没有杂草和灌

① 铁木耳，或努拉丁：铁木耳似指铁木真，即成吉思汗的名字，努拉丁指谁则不太清楚。

木。其余的部分在几周之内就会变成一片荒野。哈弗拉尔给专员写信，要求他解决问题，要么给经济补助，要么象在其他地方那样叫囚犯在万丹州劳动。结果他的请求被拒绝了，专员还答复说，他完全有权安排他作为审判长①判决了的犯人在他的园子里从事“公路上的劳动”。这一点哈弗拉尔早知道，或者说，他清楚地知道，这样使用判了刑的人，在全世界都是理所当然的事，但他从来不肯行使这种所谓的权利，无论在兰加士勿洞，还是在安汶，还是在万鸦老，还是在纳塔尔，他都没有那样做。拿管理自己的园子作为对犯有小小的罪刑的人的惩罚使他很反感。他多次感到纳闷，政府怎么搞的，为什么让这些规章制度存在下去？这些制度引诱官员们在惩罚小的、可以原谅的过失时，在量刑时不考虑过失本身，而考虑自己园子的状况或大小。在惩罚一个犯人时，他经常想，即使惩罚得很公正，受惩罚的人很可能还是会怀疑判决的背后有个人利益，光是这种念头就使哈弗拉尔总是首先选择他一般很不喜欢的监禁。

正因此，小马格斯不可以在园子里玩耍，蒂妮也不象到达兰加士勿洞那天想象的那样那么喜欢园子里的花朵了。

不言而喻，上述这件不愉快的小事和类似的其他小事并没有影响这家人的情绪，因为他们建立幸福家庭生活所需要的基础很巩固。有时哈弗拉尔出差或听取请求与他见面的许多人谈话后是愁眉苦脸地回家的，这绝不能归咎于

---

① 作为审判长：荷属东印度的专员和副专员可以审判刑事罪犯。

那些小事。我们从他对土著首领们的讲话中已听到他想履行自己的义务，想同不公道的行径进行斗争。我同时还希望读者能从我所介绍的谈话中体会到，他是有能力发现和弄清别人看不见的或不清楚的事情的。完全可以预料到，在勒巴克发生的事情中不会有几件他不曾注意到。我们也看到了，好多年前他已经注意那个县的情况，正因此，他第一天在他住宅的前厅遇到弗布吕格时，就证明了自己在新的工作环境里不是陌生人。我的故事也是从前厅里的谈话开始的。通过就地调查，他证实了过去怀疑的许多情况，特别是档案材料证明了委托他管理的这个地区确实处于非常糟糕的状况。

从他的前任的信件和笔记中，他发现该前任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那位前任给土著首领们写的信充满着种种指责和威胁，完全可以想象得到，这位前任最后为什么威胁说，如果不结束那种状况，他会直接去找政府。

当弗布吕格把这一切告诉哈弗拉尔时，后者回答说，他的前任那样做是不对的，因为勒巴克的副专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越过万丹的专员。哈弗拉尔当时还补充说，那种做法不会得到任何支持，因为人们无法相信象专员那么高的官员竟会包庇诈骗和欺压的行径。

的确，我们也不能按照哈弗拉尔所说的那种意义去理解专员的偏袒，也就是说不能理解为好象专员从那些犯罪行径中得到了什么好处或利益。但是，确实存在着一些原因促使他非常不乐意正视哈弗拉尔的前任所提出的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那位前任曾多次同专员谈到了滥用权力的现象——弗布吕格说"汇报了这些现象"——一切都无济于事。因此，调查一下这样一位高级官员为什么几乎总是认为有理由阻止法律的贯彻执行是有意义的。作为整个州的负责人，他和副专员一样，甚至比副专员更有责任保证法律的贯彻执行。

当哈弗拉尔在西冷住在专员家里时，哈弗拉尔早就同专员谈了在勒巴克发生的滥用权力的问题，专员的回答是："到处都是这样的，只是程度上有差别而已。"哈弗拉尔无法否认这一点。谁能说曾经见过没有错事的国家呢？但是，哈弗拉尔认为，不能错误地把这种情况当作一种理由来容忍滥用权力的现象，尤其如果你的任务正是消灭这种现象就更不能容忍它们了。而且，他从勒巴克了解到的情况得出了结论，勒巴克的问题非常严重，绝不是程度上轻重的问题。对此，专员回答说："在芝灵银县——也属于万丹州——情况更严重。"

一个专员不会从诈骗和为所欲为地调动老百姓的行径中得到直接的好处，这一点我们可以相信。那么，假如相信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专员不顾自己就职的誓言和义务，竟让这些坏事继续存在下去，而不向政府报告呢？而且，思考这些问题的人一定会感到很奇怪，为什么专员们都很露骨地承认这些坏事的存在，好象这一切都是自己职权范围之外的，自己管不着的。我将试图解释这一切的原因。

一般地说，传达坏消息本身就已经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坏消息给人们带来了不好的印象，而承担了传达坏消息这一不能令人愉快的任务的人本身好象也有那种印象。光是因为这一点就有些人认为自己有理由不顾实际情况去否认坏事的存在。而且，有时传达坏消息的人不仅好象命运注定要挨骂，而且同时他也会被看作不好的局面的根源。因此，如果为了尽自己的义务去揭露坏事会使一个人遭到上述危险，那他就更会否认坏事的存在了。

荷属东印度政府喜欢向自己在宗主国里的主人报告一切如愿。专员们也喜欢把这样的好消息报告给政府。副专员们从巡查员那里得到的消息几乎完全是好消息，他们自己也尽可能不把坏消息寄给专员们。这样一来，在正式处理或记录事务时，就形成了一种虚假的乐观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不符合现实情况，而且也不符合乐观主义者们在口头讨论这些事务时所暴露的自己的看法。更奇怪的是，它常常还同那些乐观主义者们自己写的消息相矛盾！很多的报告材料鼓吹州里的形势大好，但同时它们援引的数据却否认了自己的这种说法，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假如这类事情最终的后果不是那么严重的话，这些例子可以使人感到好笑和想讽刺它。这类报告经常十分幼稚地坚持和接受最粗劣的谎言，人们经常对此感到吃惊。不过，报告的作者自己一般也会在下边的几句话里提供撕破这些谎言的武器。我只想提一个例子，我本来可以提出许许多多类似的例子来。在摆在我面前的材料中，我发现了一个州的年终总结报告。

专员吹嘘该州里贸易兴旺，还说在整个地区里可以看到最大的繁荣和最活跃的经济。但是，在下边几个段落里，在谈到他掌握的对付走私的手段太少时，他又想消除不好的印象，因为走私意味着该州里有很多人不付进口税，这种看法当然会使政府产生不好的印象。“不，”他说，“不用对此担心！在我这个州里走私进来的东西很少或完全没有，因为……在这些地区里很少发生什么事情，以致任何人不会拿自己的资本在贸易中冒险。”

我看过这样的报告，它开头的一句话是：“在过去的一年中，安宁的局势继续保持安宁。”这样一些词句证明作者确实非常安宁和放心，他明白任何人只要不把不愉快的消息告诉政府，或者用一个术语来说：不拿悲痛的消息“为难政府”，政府就会照顾这个人。

在人口停止增长的地方，可以把它归咎于过去几年人口普查的不准确。在税收没有增长的地方，可以把它说成是一个功劳：少收税的目的是鼓励农业发展，现在农业正在开始发展，它很快地——最好在报告人辞掉了职务之后——会莫名其妙地结出硕果来。在发生了无法掩盖的乱子的地方，这是少数几个怀有恶意的人干出来的，今后不必担忧，因为老百姓普遍感到满意。在贫困或饥荒导致人口减少的地方，这是农业减产、天气干旱、暴雨或其他类似事情造成的，永远不是管理不善造成的。

摆在我面前的是哈弗拉尔的前任写的一份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里该前任写道：“巴朗古昌区人民外逃的原因在

于严重的滥用权力。”这份备忘录是非正式的材料；有几点内容是该前任想同万丹的专员交谈的问题。可是，哈弗拉尔在档案里没找到可以证明该前任在正式公函里点过这件事的实质性的材料。

简言之，官员们向政府报告的消息，从而也是在此基础上写的致宗主国政府的报告，其最大的部分和最重要的内容都是：**谎言**。

我知道，这一指控至关重大，但我坚持提出这一指控，我觉得完全有能力拿出证据来。谁对我如此露骨地发表自己看法感到不高兴，谁就应当想一想，假如英国及时认清了印度的实际形势①，英国该会节约多少财富，保住多少人的性命呀！现在英国残酷地镇压起义，而假如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有人有勇气及时报告不好的形势，英国是可以用不那么残酷的办法解决错误的。这样的人我们不是应该大大地感谢吗？

我说过，我的指控是可以证实的。在必要的地方，我将证明，被鼓吹为繁荣的样板的地区经常闹饥荒，经常被说成平静和满意的老百姓多次因极度愤怒而快要造反了。我不打算在**这本书**里拿出这些证据来。我相信读者读完这本书时不会不相信那些证据的存在。

此刻我只想再举个例子说明我提到过的那种可笑的乐观精神。任何人，不管男人还是女人，不管是否了解荷属东

---

① 印度的实际形势：1857年，印度人民因为生活极度贫困起来造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反了，英国殖民主义者残酷地镇压了印度人民的斗争。

印度的情况，都会很容易地理解这个例子。

每个专员必须每个月报告他的州进口了多少大米，或向其他地区出口了多少大米。在写这种报告时，必须写两个项目，一个是在爪哇岛范围内部大米进出口，另一个是和爪哇以外的地区的大米交流。假如您现在注意这些报告报道的情况，您会发现爪哇一些州输出到爪哇另一些州的大米比爪哇各州从爪哇以外输入的大米多好几千担。政府竟然接受和发表了这样的报告，我们应如何理解政府的认识水平呢？我现在对此不想说什么，我只想让读者注意到这种虚报假情的含义。欧洲和土著官员如果提高了在欧洲销售的产品的产量，便可以按比例得到奖励，这一制度导致了水稻种植业的被忽视，一些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饥荒，谁也蒙骗不了全国人民。我已经说过，后来政府作出了若干规定，以防止事情再次恶化到那种地步。由这些规定派生出来的许多条例包括我已提到的大米进出口报告，目的是让政府能够不断地注意这一生活必需品贮存量的增加和减少。输出大米意味着一个州的经济繁荣，输入大米意味着商品的相对短缺。

然而，如果您研究和比较一下那些报告，您会发现各县的大米都很过剩，所有的州出口的大米加在一起超过所有的州进口的大米。我再说一遍，这里没谈到运往爪哇外的大米，这批大米是另有统计的。结论是：报告里统计的大米比爪哇实际生产的大米要多。这不是繁荣的经济吗？

我已说过，报喜不报忧的欲望会变成一件可笑的事情，

然而其后果却太可悲了。因为，如果事先就打算在向政府的报告中歪曲一切，可以指望哪些错事得到纠正吗？例如，老百姓本质上是温顺和听话的，但他们多年来一直抱怨自己受压迫，当他们看到专员们一个一个地离休、退休或调动工作，而对他们的压迫却丝毫得不到解决，我们可以指望他们会怎么做呢？拉弯了的弹簧难道最终不会弹回去吗？老百姓的不满情绪长期受到压制，其目的是为了能继续否认这种不满情绪的存在。这种受压抑的情绪难道不会最终转变成气愤、失望和狂怒吗？这条道路的终点难道不是象在法国爆发的、后来被血腥镇压的农民起义那样的灾难吗？

到那个时候，政府的官员们会躲在何处呢？多年来他们互相接替任职，他们从来没有想到，除了"政府的宠爱"之外还有更高尚的东西，即比"总督的赞赏"更高的东西。到那时候，这些用谎言蒙骗了政府的假报告泡制者们会躲在哪儿呢？这些从前没有勇气在纸面上写一句果断的话的人，他们会拿起武器保卫荷兰的财富吗？他们会不会把平息叛乱和防止政府被推翻所需要的金钱还给荷兰呢？数以千计的人的死亡归罪于他们，他们能让这些人复活吗？

然而，最大的罪人并不是那些官员们、巡查员们和专员们。最大的罪人是政府自己，它莫名其妙地好象完全瞎了眼睛似的，它鼓励、引诱和奖赏人们报喜不报忧。而且，如果涉及到土著首领们对老百姓的压迫，情况尤其如此。

很多人无耻地为保护这些首领们而进行辩解。他们说，首领们必须摆出豪华富贵生活的排场来，以便维持在老

百姓中间的影响，而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威则很需要这种影响；因此，如果不让首领们有自由通过非法占据人民的财产和劳动来补充自己的收入，那就应让这些首领们享有更高得多的薪金。不管怎么说，政府只是在最需要的时候才贯彻推行名义上保护爪哇人不受剥削和掠夺的各项规定。政府多半总有办法用无法评论的和往往是臆造出来的政治依据，找出保护这个县知事或那位首领的理由来。所以荷属东印度有这样一种看法已经成为一句成语，即政府宁愿解雇十个专员，也不肯解雇一个县知事。这些所谓的政治依据——假如它们有什么基础的话——一般是以虚假的报告为基础的，这是因为提高县知事们对老百姓的影响对任何一个专员都是有好处的，例如万一将来有人指责这位专员对这些首领们过于让步的话，这位专员就可以拿这种影响作为挡箭牌。

我现在不想谈那些可恶的虚伪的人道主义的规定和誓言，它们都说要在为所欲为的行径面前保护爪哇人……这一切都是纸上谈兵。我请求读者回忆一下，哈弗拉尔在背诵那些誓言时曾经流露了某种情绪，这使人们想到他蔑视那些誓言。此刻我只想指出，这个人处于困难的处境，他认为自己必须履行义务，但他并不是从自己背诵的一个公式，而是从完全不同的地方汲取力量的。

而且，这些困难对他来说比起对某些其他人来说更大一些，因为同他的洞察力完全相矛盾，他性格温和，读者现在也许已经知道他的洞察力相当敏锐。也就是说，在斗争

中他害怕别人搞他，担心自己的前途和晋升受影响，他同时还得履行作为丈夫和父亲的义务。不仅如此，他还得战胜自己心中的敌人。看到别人受难时，他无法不感到痛苦。即使他自己受到了贬低和污辱，他总是保护自己的对手的，不让自己损害对方。我如果要举出这样的例子来的话，就会没完没了地说话的。他反复告诉过杜克拉里和弗布吕格，他年轻时认为用马刀决斗有某种吸引力，这是实话……但是，他没有同时说，在刺伤对手后他一般都是要流泪的，而且要象一个慈善的护士一样把原来的敌人护理到完全康复为止。我还可以讲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纳塔尔的一个囚犯向他开了枪，他却把这个人叫过来，热情地同他谈了话，给了他饭吃，然后把他释放了，其他囚犯却都没有获释。他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发现了那个囚犯受冤枉了，那个囚犯是在另一个地方判刑的，判得太重了，所以才如此绝望。人们一般要么否认，要么嘲笑哈弗拉尔这种温和的性格。把他的心和他的精神互相混淆①的人会采取否认的态度。嘲笑他的则是那些不明白一个理智的人为什么会花力气去救一只落入蜘蛛网的苍蝇的人。除了蒂妮外，其他任何人只要听到他责骂那些“愚蠢的动物”和创造了这类动物的“愚蠢的大自然”也会否认他心软。然而，他周围的人，不论是否崇敬他，都不得不把他抬举起来。有人用另一种方式贬低他。“是的，他很幽默，但是……他思想上爱开小差。”或

① 把他的心和他的精神互相混淆：意即他心软，但精神上很坚强，这两方面是有区别的。

者："他的确聪明，但是……他不好好动脑子。"或者："他确实是个好心肠的人，可是……他这是给人看的！"

我不想站在他的精神和理智一边。可是，对他的心该怎么办呢？当他周围完全没有别人时，他曾经救了一些可怜的、正在挣扎的苍蝇，当他被指控做好事只是为了给人看时，这些苍蝇会为他的心进行辩护吗？它们都飞跑了，它们没有为哈弗拉尔操心，它们根本不会知道他有一天会需要它们作证！

哈弗拉尔曾经在纳塔尔跳到河里救一只狗——那只狗叫萨福——他担心那只小狗游得不好，从而无法避开河里数量极多的鲨鱼。这难道是为了给人看的吗？我觉得，这是难以置信的。

我呼吁你们，你们，了解哈弗拉尔的许多人们——假如你们还没有因冬天的寒冷冻僵和死掉……象他救过的那些苍蝇那样，或者因赤道一带的炎热而被烤死——我呼吁你们证明他是好心肠的人，你们所有认识他的人！特别是今天，我怀着对你们的信任呼吁你们，因为今天要把他拉下马是太容易的事情了。

与此同时，尽管看上去很荒唐，我在这里还想介绍他亲笔写的一首诗，这样也许就不必提供这类证词了。马格斯有一次出去到了很遥远的地方，他离开妻子和孩子很远。他不得不让他们留在荷属东印度，到德国去了。他在德国呆了几个月，他非常迅速地掌握了这个国家的语言，我承认他的脑子很快，但如果有人想否认这一点我也不想为此进行

辩解。以下就是这首用德语写的诗，它描绘了他和自己亲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孩子，都敲九点了，听啊！
晚风呼呼，四野悄悄，
你冷了吧，瞧你小脸通红！
你整整野了一天，
一定累了，来，铺上草席。

啊，妈妈，再过一会儿吧！
这儿多舒服呀……那儿，
我马上会在席子上睡着，
而从来也不曾知道梦见什么，这儿
我才能告诉你我梦见了些什么，
还要问我的梦是什么意思……听，
那是什么？

那儿落下一个椰子。

椰子摔痛了吗？

我想不会吧。
人说，果子、石头是没有感觉的。

那么，花儿也没有感觉吗？

是的，
都说没有。

那么，妈妈，为什么
昨天当我摘了一朵花时，
你说：花儿会疼的。

我的孩子，那朵花这么美，
你粗鲁地把娇嫩的小花掐断，
我真心疼那可怜的花儿。
即使花儿自己没有感觉，
我却替她感觉了，因为她太美了。

那么，妈妈，你也美吗？

不，孩子，
我想是不美的。

只有你才有感觉吗？

噢，人是有感觉的……
可并不是人人都一样。

什么会使你痛苦呢？
当我在你怀里沉沉睡去时，
你疼吗？

不，一点儿也不。

那么，妈妈，我……
我也有感觉吗？

当然罗！想想看，
那次你是怎么被石头绊了一下
小手擦破了，还哭了呢。
那次，当沙乌丁① 对你说
小山丘上，一只小羊深深地
跌进一个山谷里，死了。
你哭了很久……这就是感情②。

那么，妈妈，感情就是痛苦吗？

是啊，常常是这样的！

---

① 沙乌丁：印尼小孩的名字。

② 感情：在这首诗里，作者既谈感觉，又谈感情，两者在德文或荷兰文里都是一个词儿，德文即 Gefühl，荷兰文即 gevoel。

不过，……也不总这样，有时就不！
你想，如果小妹抓你的头发，
欢叫着揪你的小脸，
你却快乐地笑着，这也是感情。

可小妹……她老是哭，
这是痛苦吗？她也有感情吗？

或许是吧，孩子，可我们不知道，
她太小了，还说不清楚这些。
噢，妈妈，听，那是什么？

是只小鹿，
它回丛林有点迟了，现在
正急着往回赶呢，它要寻找宁静，
要同爱它的伙伴们在一起。

妈妈，
小鹿也象我一样有个小妹吗？
也有个妈妈？

我不知道，孩子。

假如没有，那么它真太可怜了！

咦，妈妈，看哪……灌木林里什么在闪光？
瞧它一闪一跳的，是火花吗？

那是只萤火虫。

我去捉住它好吗？

你可以捉住它，可萤火虫这么小，
你一定会弄痛它的，而随后
你的手指就会不小心地捏它，
这小虫子就病了，死了，再也不闪光了。

这多可惜！不，我不捉它了！
瞧，它不见了……呵不，它朝这儿飞来了。
不，我不捉它了！它又飞走了，
我真高兴没去捉它。
呵，它飞走了，朝上，朝上……
上面……那是什么，
那些也是萤火虫吗？

那些是
星星。

一颗……十颗……一千颗，

那儿到底有多少？

我不知道，
谁也没数清过星星有多少。

那么，妈妈，上帝也没数过吗？

是的，乖孩子，上帝也没有。

天上星星那个地方
很大吗？

很大！

那么这些星星也有感觉吗？
如果我用手去捉它，
它也会象萤火虫
马上生病，不再闪光吗？
看哪，它还在飘呀！
说说看，会弄痛星星吗？

不，
你不会捉痛星星的，它们离得太远了。
你的小手够不着这么远。

上帝能用手抓住它们吗？

上帝也不能；谁也不能！

真可惜！
如果我大了，我真想送你一颗，
然后我要全心全意地爱你。

孩子睡着了，做了关于感觉和感情的梦，
关于他用手摘下来了的星星……
母亲却久久未能入睡！但她也
陷入梦想之中，想念着远离自己的亲人。

的确，我在这里介绍这首诗是冒险的，人们会以为我好象很荒唐。我只是不想放过任何机会让读者了解我故事里的主角，目的是让读者在该主角大祸临头时能同情他。

第十五章

哈弗拉尔的前任一方面想办好事，但同时另一方面好象有点害怕在政府里失宠——他子女很多，但没有钱——因此他不太愿意在一份正式报告里直截了当地提到他自己称之为严重滥用权力的那些事情，而更愿意同专员谈谈这些问题。他知道一位专员不喜欢接受书面报告，因为这种报告被放进档案柜后，别人以后可以拿它作为证据，说专员早就及时地被告知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相反，口头的报告却没有任何危险，专员可以选择处理还是不处理报告人所告的状。这类口头报告的结果一般是专员叫县知事谈话，后者当然会否认一切，并且要求告状者拿出证据来。此后就要把那些胆敢告状的人叫来，他们会爬在阿迪巴提跟前，请求饶命。“不，那头牛不是自白地从他们手里夺走的，他们相信会为了这头牛得到加倍的报酬。”“不，县知事并没有叫他们离开自己的农田，而无报酬地在他的水田里劳动，他们非常明白阿迪巴提以后会慷慨地酬谢他们。”“他们是在无缘无故地发脾气的时刻告状的……他们发疯了，他们请求县知事惩罚他们这种严重的失礼行为！”

这时专员当然懂得告状者收回自己的控告的含义是什

么，然而，这至少使他有很好的机会来维护县知事的职务和荣誉，而且他自己被解除了一项很不愉快的任务，即用不着用不好的消息"为难"政府。那些狗胆包天的告状者则要处以用竹棍抽打的惩罚。县知事胜利了。专员回到了州府，心里美滋滋的，因为这件事又处理得不错呀！

可是，第二天又会有其他的人来到副专员那儿告状，副专员该怎么办呢？或者——这是经常发生的——假如上面提到的告状者回来了，而且重新告状呢？他要不要再一次把这件事记录下来，再一次同专员谈这件事，再一次看到人家演同样的那出戏？这样做的危险性是人们最终会把他看作一个愚蠢和怀有恶意的人，因为他不断提交的控告也不断地因为缺乏根据而被驳回去了。在主要的土著首领和首要的欧洲官员之间需要有友好的关系，假如后者似乎经常听信一些人对前者的诬告，这种关系会怎么样呢？而且，特别重要的是，那些可怜的告状者控告了自己的区长或村长执行了县知事为所欲为的命令，他们回到了自己的村子后又处于区长或村长的权力之下，他们的遭遇会怎么样呢？这些告状者的遭遇如何呢？能逃的，逃了。正因此，在邻近各省有那么多的万丹人流浪！正因此，在楠榜地区的造反者中间有那么多的勒巴克人！正因此，哈弗拉尔在自己对首领们的讲话中请求了："这是怎么搞的，为什么在乡村里有那么多的房子没人住，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喜欢生活在外地森林的阴影下，而不喜欢南部万丹树林里凉快的空气呢？"

可是，不是每个人都能逃走。头一天夜晚偷偷地、犹豫

地、提心吊胆地请求副专员接见，其尸体第二天清晨在河里漂走的那个人……他再也不需要逃命。通过立即杀死他使他摆脱若干时间的生活，这或许可以被视为人道主义。这样，他不会遭受残酷的虐待，因为凡是在某一个瞬间里认为自己不是动物，不是没有灵魂的一块木头或石头的人，只要返回自己的村子，就要遭到用竹棍抽打的惩罚和其他残酷的虐待。谁在一时失去理智时相信这个国家里有正义，并且认为副专员有诚意和有权力来维护这种正义，谁就会遭到这种惩罚……

阻止那个人第二天回来找副专员——副专员头一天晚上托人这样说了——然后用芝乌戎河黄色的河水淹没他告状的声音，不是的确更好一些吗？芝乌戎河会把他慢慢地送到河口，它本来就习惯于把内河里的鲨鱼的兄弟般的问候转达给大海里的鲨鱼。

这一切哈弗拉尔都知道！读者会意识到，哈弗拉尔感到自己担负着维护正义的使命，他因此认为自己应当向比政府更高的权力负责，因为政府虽然在自己的法律里强调了这种正义，但并不是始终一贯地愿意执行这些法律。当读者想到这一切时，读者能体会到哈弗拉尔的心情吗？能体会到他并不是为了应该干什么，而是为了应该怎么办的问题而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吗？

他用温和的态度开始做工作。他用“大哥”称呼了阿迪巴提。有人可能认为我喜欢自己故事里的英雄，因而试图过分夸奖他说话的方式。请这些人听听这件事吧！有一

次，在哈弗拉尔同一位县知事进行了这样的一次谈话后，该县知事派了自己的助手向哈弗拉尔表示感谢，感谢他友善的谈话。很久以后，在哈弗拉尔已经不是勒巴克的副专员，从而既不能寄希望于他又用不着害怕他的时候，那位助手在同弗布吕格的一次交谈中，在回忆哈弗拉尔的话时，激动地喊道："从来没有任何一位先生象他那样谈话！"

是的，他想帮助、纠正、挽救，他不想腐蚀别人！他怜悯县知事。他非常懂得，一个人如果缺钱就会感到有压力，特别是如果这种贫困带来了贬低和耻辱。所以他寻找谅解县知事的依据。县知事老了，他是一个大家族的头子，这个家族有许多成员在邻近的省份里过着富裕的生活，因为那儿咖啡的产量很高，人人的收入也很高。县知事的生活水平远远不如他年轻的亲人，这不是令人痛心的吗？而且，县知事是有虚荣心的人，随着年岁的增长，他认为，如果经常在别人资助下到麦加朝圣和向祈祷的懒汉们赠送小恩小惠，自己的灵魂可以得到安宁。在哈弗拉尔之前在勒巴克工作的官员们并不是每人都起了良好的模范作用。最后，县知事在勒巴克的家族也很大，他的亲属都依靠他，这使他很难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因此，哈弗拉尔一直在寻找各种依据，以完全放弃严格的态度，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用温和的方式达到最好的效果。

他甚至比采取温和方式走得更远。他非常慷慨地、主动地、不断地向县知事借钱，以防止后者因为太需要钱而犯

法。他经常无私地建议把自己和家里的开支压缩到只能买最需要的生活用品的地步，以便拿从自己收入中还能节省下来的一点点钱帮助县知事。这种慷慨使人们想起过去使他变得那么穷的那些错误！

哈弗拉尔是依靠温和的作风完成自己艰难的任务的，假如需要证实这一点的话，就可以提供以下的证据。有一次，巡查员正准备出发去西冷，这时哈弗拉尔托他带这样的口信："告诉专员，如果他听到关于这里发生的滥用权力事件的消息的话，他不要以为我对此无动于衷。我没有就此立即写一份正式报告，因为我可怜县知事，我希望他免受严厉的制裁，我想先试试用温和的办法促使他履行自己的义务。"

哈弗拉尔经常连续几天不回家。如果他在家，他多半呆在我们平面图上的第七个方格里。他一般在那儿写作，或接待请求与他谈话的人。他是因为他的蒂妮一般在隔壁一间屋子里干活才选择了这个地方。他们互相之间如此相亲相爱和紧密相联，以致即使马格斯忙于需要聚精会神和集中力量的工作，马格斯仍然需要不断地看到或听到她。常常会有这样的逗人发笑的事情：当他思考问题时，他经常突然地、不加任何说明地把自己脑海里冒出来的想法告诉她，好象她自然而然地会明白他的意思似的，而她虽然不知道他在考虑什么问题，却都能非常迅速地理解他的想法。当他对自己的工作或刚收到的令人难过的消息不满意时，他也经常会突然站起来，用一些粗暴的话说她……可是她对他

的不满毫无责任呀！然而，她很喜欢听到他这样发脾气，因为这又一次证明马格斯把她同他自己混为一体了。在这种表面上的粗暴谈话之后，也从来谈不上他表示后悔，或另一方表示谅解。对他们来说，这样做等于一个因苦恼打了自己脑袋的人去要求自己原谅自己。

她对他了如指掌，她准确地知道什么时候应当来到他身边让他轻松片刻……她准确地知道他什么时候需要她出主意，也同样准确地知道什么时候应当让他独自工作。

某一天早晨，当巡查员手捧刚收到的一封信找他时，哈弗拉尔正坐在那间屋子里。

“这件事很难办，哈弗拉尔先生，”他进来时说，“非常难办！”

假如我现在简单地说那封信只不过指示哈弗拉尔弄清楚木材和工资为什么有变化，读者就会觉得巡查员弗布吕格大惊小怪。所以我要赶紧补充，许多其他人同样会感到回答这个简单的问题很难。

几年前，政府在兰加士勿洞建造了一所监牢。众所周知，爪哇内地的政府雇员们都善于建造价值数千盾的建筑物，但只花数百盾的钱。这样，人们就赞扬他们在为国家服务方面很能干，很努力。被支出的钱和所得到的东西的价值之间的差额是用免费提供的货物和无酬劳动补偿的。近几年以来已有一些规章制度禁止这种作法。这些制度是否被遵守，不是这里的问题。政府自己是否要求人们严格遵守它，以致对建筑部的预算形成一种压力，这同样不是这里

的问题。这方面的情况不会不同于许多其他的在纸面上看起来非常人道的规章制度。

在兰加士勿洞还需要建造许多其他的建筑物，被任命设计有关计划的工程师们要求哈弗拉尔提供当地劳力和材料的价格。哈弗拉尔指示巡查员不要回头考虑过去发生的一切，而需做详细的调查，要如实地报告这些价格。弗布吕格完成任务后，调查结果表明这些价格同几年前的报告有出入。现在被询问的正是这个差别的原因，正是这一点使弗布吕格感到很难办。哈弗拉尔非常清楚地知道在这件表面上很简单的事情背后隐藏着什么。他回答说，他将用书面的形式答复自己对这一难题的想法。我在摆在我面前的一些材料中找到了一封信的抄件，它好象是上述承诺的产物。

读者可能会抱怨说，关于木材价格的通信似乎与读者毫无关系，我耽误了读者，我则必须请求读者要注意到，这里谈的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件事，即荷属东印度行政管理的状况，我这里介绍的信不仅进一步说明了我以前谈到的哈弗拉尔的那种人为的乐观精神，而且同时也描绘了象哈弗拉尔这样刚直不阿的人必须克服的困难。

第一百一十四号公函

致勒巴克县巡查员

当我将公共建设局局长二月十六日寄来的第271/354号公函转给您时，我曾请求您与县知事协商答复公函里提出的要求，还指出答复时应考虑到我三月五日写的第97号通知。该通知笼

统地解释了，政府要求老百姓向它提供材料时，怎么样才能合理和公道地决定价格。

在您于三月八日写的第6号通知里，您完成了这项任务，我相信您做了最大的努力来掌握和报告实际的情况，我相信您和县知事对当地情况的了解，因此我把您写的报告提交给专员了。

此后，那位首席官员于三月十一日寄来了第326号公函，询问我报告的价格和一八五三、一八五四年建造一所监牢时的价格为什么有差别。

我当然把这封公函交给您，并且口头指示您核对证实您的报告，这对您来说不应该太难，因为您可以拿我三月五日的信里布置的注意事项作为根据，这些注意事项我们曾多次详细讨论过。

到此为止，一切都很简单和顺利。

可是，昨天您来到我办公室，带来了专员转来的公函，您说答复该函提出来的问题很难。我又一次发现，您有某种忧虑，不敢点出某些事情的本质来，我已多次提醒您注意这一点，例如有一次专员在场时就提醒过一次，我简单地把这一缺点称为办事半心半意，我已经经常友好地劝您改掉这一缺点。

办事半心半意会一事无成。一半好等于不好。一半对等于不对。

如果要拿全部薪金，如果想全面晋级，而且已经发表了全部的就职誓言，就得全面履行义务。

假如履行义务需要有勇气的话，那么应当鼓足勇气。

我是不会有勇气去丧失勇气的。其原因是，如果你失职或半心半意地完成任务，你就会对自己感到不满意。另外，寻找捷径的努力、随时随处回避冲突的欲望和搞折衷的愿望都更费心，

搞这一套比起走正道确实更会使你遇到更大的危险。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政府目前正在研究，实际上您的职责要求您也提出意见，但我没有吭气，事实上让您保持中立，我只是偶尔笑一笑，向您暗示要表态。

比如说，当我最近收到您关于老百姓的贫穷和饥荒的报告时，我在上面写道："这一切可能都是实情，但不是全部的实情，也不是主要的实情。主要原因更深刻。"当时您心服口服地同意了。我并没有行使我的权利来要求您把那主要原因也点出来。

我这样宽容是有许多理由的。例如，有的事情许多其他人若处于您的地位同样做不到，如果我硬要求您做到，那就不公平了。逼您一下子放弃说话有保留和怕人的习惯也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主要不是您的责任，而是您的领导者的责任。我本来想先给您树立一个榜样，让您看到，全面履行自己义务比起半心半意地履行义务更简单，也更容易。

我曾经反复地让您有机会认识一些原则——除非我走入歧途，这些原则一定会胜利的。现在我又荣幸地看到您在我的指挥下工作一段时间，此时我希望您能接受那些原则。把您知道的情况坦率地说出来好象需要有力量，这种力量您不是没有的，而是很少发挥，所以我希望您鼓起勇气来，完全彻底地放弃那种不是男子汉特点的顾虑，大胆地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斗。

因此，我现在指望您简单地，但全面地汇报您对现在和一八五三年或一八五四年之间价格差额的原因的看法。

我真诚地希望您不要把这封信里任何一句话理解为好象是为了贬低您而写的。我相信您充分认识我，以致了解我总是不折不扣地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此外我还要向您进一步保证，以

上所说的意见实际上主要不是针对您，而主要是针对把您培养成为荷属东印度政府官员的学校提出来的。

但是，假如您在长期同我打交道和长期在我的领导下为政府服务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不改正我所反对的不良作风，那么我就不会继续考虑那种可以减轻您的责任的条件。

您肯定注意到了，我没有用"高贵和尊严的"称呼您，我感到这样称呼别人很没意思。请您仿效我这种作法，那种称呼很无聊，而且干扰人的思想。如果需要的话，就让我们在另一些地方，特别是以另一种方式来表现我们的"高贵"和我们的"尊严"吧！

勒巴克副专员

马格斯·哈弗拉尔

一八五六年三月十五日

于兰加士勿洞

弗布吕格对这封信的答复使哈弗拉尔的某些前任感到有压力，它证明了，哈弗拉尔谈到可以减轻县知事责任的理由时也提到"过去的坏榜样"，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我其实过早地向读者介绍了这封信，我的目的是让读者现在就注意到，哈弗拉尔很难指望巡查员会帮助他准确地说出完全不同的、更重要的事情的本质来，因为当仅仅涉及到汇报木材、石料、石灰和劳力工资的价格时，哈弗拉尔就已经不得不以这种口气谈话，以促使毫无疑问是个老实人的巡查员说实话。因此，读者可以意识到，哈弗拉尔不仅要同混水摸鱼的人的权力进行斗争，而且同时还得同别人的顾虑进行斗争，这些人虽然和他一样指责那些犯罪行为，

但他们认为自己没有义务或自己不适于去理直气壮地同这些行为进行斗争。读者读了这封信后也许会稍微改变对爪哇人的蔑视态度——这些爪哇人奴隶般的低三下四，如果自己的首领在场时，他们就会不顾自己的指控多么有道理，胆怯地把它收回来。如果考虑到，欧洲出身的官员遭受打击报复的危险本来就略微小一些，但连他们也有很多理由感到害怕，那么可以想象得出，住在远离首府的小村庄的农民，如果告了压迫他的人的状后完全落入了这些人的手中，他的命运会是怎么样的。这些可怜的人被自己胆大行为的后果吓坏了，他们试图通过乖乖地屈服来逃避或减轻那些后果。这有什么奇怪的吗？

而且，履行义务时胆小怕死到快要失职的地步的人也不光是巡查员弗布吕格一个人。在法庭里担任公诉人职务的土著法官也最喜欢晚上偷偷地一个人走进哈弗拉尔的家。他的任务是反对偷窃，他必须抓住鬼鬼祟祟的小偷，现在他却好象自己是怕被人发现的小偷一样，鬼鬼祟祟地、轻步地从后门走进了哈弗拉尔的家，而事先他还弄清楚了那儿没有别人，以防止将来有人出卖他，说他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

哈弗拉尔心里很难过，蒂妮看到他用手扶脑袋，觉得比任何时候更需要走进他的房间安慰他，这也不奇怪吧？

然而，他最不满意的既不是他助手们的顾虑，也不是向他求助的那些人的胆怯。不，如果必要的话，他可以单独一个人伸张正义，是的，不管有无别人的帮助，他也要反对所

有践踏正义的人，即使这些人当中也有人需要正义！他知道自己在人民中间有影响，他知道，一旦他向这些可怜的人们发出呼吁，要把晚上或夜里私下小声地告诉他的事情大声地在法庭里重说一遍，这将意味着什么。他知道，他有能力影响他们的情绪，他的话的力量会超过老百姓对区长或县知事的打击报复的恐惧。也就是说，他担心他要保护的那些人会退却，而不敢为自己的利益挺身而出，但这种担心不会阻止他前进。他感到很困难的是控告那位年老的阿迪巴提：这才是他思想斗争的原因！另一方面他不能向这种犹豫让步，因为即使不提老百姓的合法权益，全体老百姓仍然同样有权得到怜悯。

担心自己遭受痛苦并不是他感到犹豫的原因之一。他知道政府一般很不愿意看到一位县知事来告状，也知道，对一些人来说，剥夺欧洲出身的官员的饭碗比起惩罚土著首领要更容易得多。但出于一个特殊的理由他坚信，正是此时此刻，在处理这类案子时，考虑问题的依据将不同于经常占上风的那些依据。的确，假设他没有这种看法，他也同样会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而当他认为自己和部下面临的危险比任何时候更严重时，他甚至更会这么做。我们已经说过，困难吸引着他，他渴望着能做出牺牲。但他觉得，现在并不存在可以诱使他做出自我牺牲的情况，他担心的是，当他最终不得不转入反对不公道的事情的严肃斗争时，他并不能享受作为弱者开始战斗的骑士所享受的那种欢乐。

是的，他担心的就是这一点。他认为，领导政府的总督

一定会支持他，正是这种看法比任何其他事情更长久地妨碍了他去采取严厉的措施。这是因为，当要他打击不正义的行径时，而他自己觉得正义的力量比往常更强大时，他就有点下不了手了。这又是他性格中的一个奇怪的特征。我在试图描述他的品质时不是已经说过，他虽然很敏感，但同时也很幼稚吗？

让我们试一试弄清哈弗拉尔为什么形成了上述看法。

作为一个人，一位总督必须站得很高，否则就会降到自己部下之下，欧洲读者中很少有人能正确地想象这一高度。我拥护这样的观点，即能够达到如此高的要求的人很少很少，甚至可能完全没有，这样一种估计并不太苛刻。我们现在用不着罗列当总督应达到的一切智力和品德方面的要求。我们只要看看这个今天统治着成百万臣民的人是如何突然地——他昨天还是普通公民——被安排在令人头昏脑胀的、很高的职位上的。就任总督前不久，他还默默无闻，他的级别或职权不比任何其他人高。他突然地、多半是意外地觉得自己被抬到大批人之上，这些人的人数大大超过过去的小圈子，不过以前别人在这小圈子里却见不到他。我说那个职位之高令人头昏脑胀，我相信我没有错，它确实使你想起意外地走到悬崖面前的人所感觉到的头昏，或者使你想起当迅速地从黑暗中转入明亮环境时那种眼睛瞎了的感觉。我们的视神经和头脑都不能适应这类转变，即使它们特别强也无不如此。

因此，假如说担任总督职务的任命本身多半连对思想

和性格很好的人来讲也已经包含着堕落的根源，那么我们从任命之前已有许多毛病的人可以指望一些什么呢？即使我们暂时假定，当国王在委任状上签署自已高贵名字并表示坚信新任命的总督“忠诚、勤恳、能干”时，他是很好地掌握情况的，即使我们又假定新的总督的确勤勤恳恳、忠诚和能干，我们仍然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新总督的那种勤恳和特别是那种能干是否足够地超过了中等水平呢？他勤恳和能干的程度符合他的使命的要求吗？

问题不在于在海牙第一次作为总督走出国王办公室的人此时是否已具备新职务所需要的能力……这是不可能的！国王表示相信他的能力的意思只能是说，在完全新的工作环境里，在一定的时刻，他应该好象是天告诉他似的，知道他在海牙学不到的一切东西。换句话说：他是个天才，一个一下子能懂得和做到他原来不懂得和做不到的事情的天才。这类天才极少，即使在国王们宠爱的人们中间也极少。

因为我谈起天才来了，读者会感觉到我不想谈人们议论的许多总督所干的那些事情。我这部著作的目标是很严肃的，我不乐意在书中增加能使读者怀疑我专写丑闻的几页内容。所以我现在就不谈一些人物的特殊问题，而只谈总督们普遍的病程。我想，第一个阶段包括：头昏、醉生梦死、自高自大、过分的自信、看不起别人、特别是看不起保守派。第二个阶段包括：疲劳、恐惧、悲观失望、困倦、过分相信荷属东印度政府委员会、对秘书总署的依赖、向往在荷兰

的别墅。

在这两个阶段之间有一个过渡，那就是因痢疾而腹痛——也许这正是过渡的原因。

我相信，在荷属东印度会有很多人感谢我作出了这样的诊断。运用这种诊断技术是很有用的。可以肯定的是，在第一个阶段，病人过分紧张，让他吃一只蚊子他会被窒息，而以后——在肚子痛之后！——他可以毫无困难地吞掉一只骆驼①！或者说得更清楚一些，在病程第一个阶段里，一个官员如果"接受礼物"——例如接受只值少量几个钱的香蕉——那么虽然这"不是为了使自己发财"，但那个官员将可耻地被赶走；而如果能耐心等待病程最后的阶段，你可以在不用担心受到惩罚的情况下放心地去占领香蕉林、周围的园子……附近的房子……房子里的东西……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把许多其他的东西占为己有。

任何人都可以用我这种病理学哲学观点为自己谋取一些好处，但要保密，不要把我的建议说出去，以防止竞争太激烈……

真是欺人太甚！愤怒和悲伤为什么经常要采取讽刺性文章的形式才能表达出来呢？眼泪为什么要有笑脸伴随它才能得到人们的理解呢？还是说，我如果不学费加罗②和

---

① 让他吃一只蚊子他会被窒息，而以后……他可以毫无困难地吞掉一只骆驼：荷兰文有一句成语，内容为"把蚊子都拣出来，而把骆驼都吞掉"，意即对小事情过分计较，而对大事情根本不注意。

② 费加罗：西方戏剧中的人物。

波里齐奈尔① 的风格，就找不到词儿来估量我国政府所患的创伤的严重性，这归罪于我自己写作不老练吗？

风格……是的！在我面前摆着一些作品，它们是有风格的。它们的风格表明附近有一个人，一个值得向他伸手的人！这种风格给可怜的哈弗拉尔带来了什么好处呢？他没有把眼泪写成笑脸，他没有讥笑，他没有寻求通过丰富的色彩或集市小棚子前卖货郎的笑话来打动读者的心灵……这一切给他带来了什么好处呢？

假如我象他那样善于写作，我会以另一种方式写作。

风格？您听见了他是怎么样对首领们讲话的吗？风格给他带来了什么好处？

假如我象他那样能说会道，我会以另一种方式说话。

不要老实的语言！温和、直爽、清楚、朴素、感情，一律都不要！能使人想起贺拉斯② 的"公道而坚定的人"的任何东西都不要！小号吹响了，人们在敲锣打鼓，小火箭在吱吱响，还有走调的琴弦在乱叫，然后这儿或那儿有一些真话，这样不是可以在锣鼓喧天和小号鸣叫的大吵大闹中把那些真话当作禁止的货物偷偷地塞进去吗？

风格？他确实有风格！他是一个太有灵魂的人，他不会使自己的思想被淹没在他所处的小圈子喜欢使用的那些"我荣幸地……"、"高贵而尊严的……"和"我谦逊地请您考虑……"之中。当您读他写的东西时，您会有感受的，您会

① 波里齐奈尔：莫里哀戏剧中的人物。

② 贺拉斯：公元前65—8，古罗马诗人。

明白当发生那场暴风雨时，天上确实乌云层层，您听到的并不是舞台上用铁皮箱子模仿的打雷声。当他想到火的时候，您就会感觉到那火的热量，除非您是天生的税务局或海关官员，或者是总督，或者是专写最令人恶心的关于“最安宁的安宁”的报道的作家。可是，这给他带来了什么好处呢？因此，如果我想让人们听我说话——和特别是听懂我的话——我必须以另一种方式写作。但是，怎么办呢？

瞧，读者，我在寻找对怎么办的回答。因此，我这本书才这样五光十色。它是介绍各种样品的小册子：您可以自己作出选择。以后我会根据您的愿望向您提供黄的、或蓝的、或红的东西。

哈弗拉尔曾多次在许多患者身上观察过总督病。他也多次在普通人身上观察到这种病，因为也有类似的专员病、巡查员病和候补官员病，这些病同总督病的关系如同水痘和天花之间的关系一样。而且，他自己也患过这种病！他已多次观察到这一切，以致他几乎完全了解其症状。他发现，现在的总督在开始患病时没有象多数其他总督那样头昏，他由此断定这位总督的病以后也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

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他担心，如果他最终必须采取行动来维护勒巴克居民的合法权益时，他将是最强者。

第十六章

哈弗拉尔收到了展玉县知事的一封信，后者告诉他，他想拜访自己的伯父，即勒巴克的阿迪巴提。哈弗拉尔很不高兴听到这一消息。他知道，普里昂岸各州的首领们习惯大摆阔气，展玉的图孟贡一定会带几百名随从旅行的，他们和他们的马都需要给安排食宿。因此，他很想阻止这次来访，但他想了半天，也没能找到不会触怒兰加士勿洞县知事的办法，后者是很骄傲的人，如果拿他的相对贫困作为动员别人不要拜访他的理由，他会觉得这是很大的侮辱。但是，如果不能阻止这次来访，它将不可避免地加重对老百姓的压迫。

哈弗拉尔的讲话是否对首领们产生了永久性的印象是值得怀疑的。对许多人来说，肯定不是这样的，哈弗拉尔自己也没有指望这一点。然而，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在各个乡村里，人人都在说，在兰加士勿洞掌权的大人要伸张正义。因而，虽然他的话没有力量来阻止一些人停止犯罪，但它仍然鼓舞了受害者们来告状，尽管他们是犹豫地和偷偷地来告状的。

他们夜里爬过山谷，当蒂妮在自己的房间坐着时，她多

次被突然的沙沙声吓倒，透过打开了的窗户她看到了黑黑的人影，他们用胆怯的步子轻步走过来。她很快地就再也不惧怕这类事了，因为她知道了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些象鬼神一样的人影在他们家周围徘徊和在她的马格斯那儿寻找保护。这时她会把马格斯叫过来，马格斯就会站起来，把要告状的人请进来和他谈话。这些人多数来自巴朗古昌，那儿的首领是县知事的女婿，虽然这位首领每次掠夺老百姓的财富时绝不忘记给自己留一份，但是大家都明白，他一般是以县知事的名义和为了县知事才去掠夺老百姓财富的。非常感动人的是，这些可怜的人非常信任哈弗拉尔的高贵品德，他们坚信他不会叫他们第二天公开重复当天晚上或前一天晚上在他的房间里说的那些话。如果他那样做，他们都会遭到虐待，很多人甚至会死的！哈弗拉尔把他们说的都记下来了，然后叫告状的人回到自己的村庄去。他答应伸张正义，条件是他们不应当反对他去调查，也不应当象许多人打算的那样去逃跑。一般是不久后他就到达了正义遭到践踏的地方，是的，他常常在告状者自己回家之前已经去过那儿——一般是夜里——并且已经调查了问题。这样，他在面积很广的县里，去过离兰加士勿洞步行二十小时的村庄，而无论是县知事还是巡查员弗布吕格都不知道他不在县府。他这样做的意图是减少告状者给穿小鞋的危险，而同时又照顾县知事的面子，因为这样不需要搞公开的调查——在他的领导下，这种调查的结局绝不会象以前那样是告状者收回自己的指控。就这样他还是始终希望首领们

能悬崖勒马，停止长期的行径，而假如他们真的能这样做的话，他会满足于要求首领们赔偿受掠夺的人们的损失……假使还有可能赔偿损失的话。

然而，每次同县知事谈话之后，他都意识到，县知事关于要改邪归正的许诺都是空的，他为自己的努力全告失败而感到非常痛苦。

让我们现在把哈弗拉尔搁在一边，让他自己有一些时间来思考自己的痛苦和困难的工作吧！我现在想给读者讲一讲巴杜尔村爪哇人沙伊查的故事。我是从哈弗拉尔的笔记里选了这个村庄和爪哇人的名字的。这个故事将谈到压榨和掠夺，如果有人想强调这个故事的主题是虚构的，那么我可以保证我能够提供事实。光是在巴朗古昌区，我就可以提供三十二个人的姓名，县知事在一个月之内抢走了他们的三十六头牛！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我可以点出那个区的三十二个人的姓名来，他们都是在一个月之内敢于告状的人，哈弗拉尔则调查了并证实了他们的指控。

在勒巴克县有五个这样的区……。

假如您现在硬说，在没有荣幸地受阿迪巴提的女婿领导的地区里，被抢走的牛没有那么多，那么我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是，其他首领们的无耻是有根源的，我非常怀疑这种根源同上层亲戚关系同样深刻。例如，南岸的芝朗卡罕区的区长虽然没有人人害怕的岳父，但有另一些情况对他有利，即要从那个区去告状很困难，因为可怜的告状者必须先走四十至六十爪哇里，才能在当天晚上在哈弗拉尔家旁边

的山沟里躲避起来。而且您还得注意到，很多人上路了，却从来没有到达哈弗拉尔的家，很多人一次也没敢离开自己的村庄，因为他们被自己的经历或因为看到了其他的告状者所遭到的命运而被吓怕了。因此，如果问道，在这五个区里，每个月究竟有多少头牛被抢走，以满足勒巴克县知事宫廷的需要，我就认为，如果有人说把一个区里被抢走的牛的数量乘以五会带来过高的数字，那么这个人的观点就大错特错了。

况且，被抢走的不仅仅是牛，抢牛甚至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哩！特别是在荷属东印度，义务劳动制度仍然合法存在，因此，非法地强迫老百姓干无酬劳动的人似乎不象抢老百姓财产的人那么厚颜无耻。蒙骗老百姓政府需要他们的劳动但不肯付钱，比起要求老百姓交出自己的牛来，要更容易一些。即使胆小的爪哇人敢于调查要他干的所谓义务劳动是否符合有关规定，他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不知道别人干了多少，从而不能计算总的工数是否超过了规定工数十倍或甚至五十倍。更危险的、更容易被发现的事情都有人如此明目张胆地去干，何况那些干起来更容易一些而被发现的危险更少一些的滥用权力行径呢？

我已经说过，我要转到爪哇人沙伊查的故事。不过，我事先不得不偏离主题，在描写读者完全感到陌生的情况时很难避免这种做法。同时，我将由此向读者指出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使不是荷属东印度居民的人感到判断荷属东印度事务特别困难。

我多次反复地谈到了爪哇人，虽然欧洲读者会觉得这非常自然，但熟悉爪哇情况的人都知道这种称呼是错误的。万丹、巴塔维亚、普里昂岸、加拉璜这几个爪哇西部的州和井里汶的一个部分共同被称为巽他地区，它们一般被视为不属于真正的爪哇。即使不谈这些州里来自爪哇岛以外的人，原来的居民也的确完全不同于中爪哇或东爪哇东段的居民。这些州的居民的服装、性格和语言同东边的完全两样，以致巽他人同真正的爪哇人的差别比起英国人同荷兰人的差别还要大。这类差别常常导致评论荷属东印度事务的人发生意见分歧。如果想一想，光是爪哇就已经如此明显地分成两个不同的部分，而且这两大部分还可以分成许多小的部分，那么就可以估计到，居住区域相距很远和甚至被大海相隔的民族之间的差别该是多么大了！谁只是从爪哇认识荷属东印度，谁同样地不能正确地想象帝汶人、达雅克人、布吉人或望加锡人的模样，好象他从来没有离开欧洲似的。对一个有过机会去了解这些民族之间的差别的人来说，听到在巴塔维亚或茂物得到了关于荷属东印度事务的知识的人谈话时，常常会感到很好笑，读一读他们的讲话稿既可笑又可悲！我多次感到吃惊的是，比如一位前总督怎么会有勇气在议会里通过强调自己对荷属东印度很了解和自己有经验，来试图加重自己言论的份量。我高度评价通过书房里严肃的学习获得的学识，我经常对一些从未踏上荷属东印度土地的人所掌握的关于荷属东印度事务的广泛知识感到惊讶。一旦一位前总督证实了自己是以这种方式取得

知识的，我们应当尊重他，这是多年富有成果的细致工作所应得到的报酬。这位前总督不可避免地对荷属东印度观察得不全面，结果是容易走入歧途；一个学者则是在很远的地方，在脱离现实的情况下，研究荷属东印度的，所以他必须克服的困难更少，误入歧途的危险也更小；因此，我们更应当尊重这位前总督。

我已经说过，我对某些人在讨论荷属东印度事务时所表现的勇气感到吃惊。他们不是也知道其他的、不认为要了解荷属东印度在茂物住几年就够了的人，也会听到他们的言论吗？他们也应该了解，在荷属东印度亲眼看到了他们的无能的人，也会读到他们的文章。这些人会同我一样对他们的勇气感到吃惊，因为他们不久前还妄图用国王给他们的高职位掩盖自己的无能，而现在他们突然地好象真懂行似地说话了。

你因此也就一再地听到一些人抱怨说，老是有一些没有资格的人要干预荷属东印度事务。殖民地政治中这样的或那样的方向一再地遭到一些人反对，而这些人都否认某一个方向的代表人物的资格。因此，调查一下一个人需要具备哪些特点才能有资格……去评论别人的资格，恐怕不是没有意义的。检验一个重要问题的标准多半不是所涉及到的事情，而是对提出这个问题的人的观点的评价。而因为这个人一般是一个以专家自居的人，或者最好是"曾经在荷属东印度担任过重要职务的人"，所以听众最后普遍形成的结论多半带有一些偏见，因为那些"重要的关系"似乎必然

包含着这些偏见。即使这个专家只不过是一位议员，他也已经会造成上述影响；因此，如果国王不得不把这样的专家任命为殖民地事务部长，从而使国王的信任同上述影响相结合起来，那么那种做出错误判断的倾向会严重到何等程度呢？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这也许是因为人有某种惰性，以致害怕花力气去作出自己的判断。人们确实容易相信会把自己装扮得比别人更有学问的人，而如果这些知识来自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触的来源，情况更是如此。其原因可能在于如果承认这种优势，自己不会丧失自尊心，而如果大家都可以使用相同的工具，情况就会不同，因为这时会形成某种竞争。当一个议员遭到别人反对，而大家认为反对者的判断更正确时，这位议员是很容易克制自己的情绪的，但条件是不能说别人比议员更正确是因为他比议员更聪明——要那位议员承认这一点是更困难的——而只能说是因为那位对手曾经有过特殊的经历。

且不提那些“曾经在荷属东印度任过高职的人”吧！确实令人奇怪的是，此时人们经常很重视那些完全无资格受重视的人的观点，而他们只不过“可以回顾在荷属东印度度过的几年时光”而已。使这一切更奇怪的是，支持那种论据的人，不会完全接受证实了自己在荷兰居住过四十或五十年的人所说的一切，例如关于荷兰国家管理所说的一切。有人在荷属东印度呆过几乎同样长久的时间，却从来没有接触过老百姓，也没有接触过首领们。使人伤心的是，荷属东

印度政府委员会常常完全或大部分由这种人组成。是的，人们甚至有办法让国王在委任状上签字，叫属于这类专家的人当总督。

我说过，说新任命的总督很能干这一说法，应当被理解为包含着这样的含义，即大家把他视为一位天才。我这样说完全不是为了赞扬任命天才当总督。这是有理由的。长期不任命一个人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是不对的。但是，一位天才无法在殖民地事务部的领导下工作，因此让他当总督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天才并不少。

让负责选新总督的人注意到我以病程形式提出来的主要问题或许是可取的。我要突出强调，所有被考虑的人都是正派的，都有一定的接受能力，可以学会自己必须懂得的东西。因此，我认为主要的一点是，我们有一定的根据相信他们可望克服开始任职时的自以为是和最后几年的麻木不仁。我指出了，哈弗拉尔以为，在履行困难的职务时，可以依靠总督的帮助。但我又补充说，“这种想法很幼稚”。那位总在等待自己的接班人，他很快就可以回荷兰休息！我们将看到这种麻木不仁的倾向如何损害了勒巴克县、哈弗拉尔和爪哇人沙伊查。现在我要开始讲关于沙伊查的单调的故事——许多故事中的一个故事！

是的，关于沙伊查的故事是很单调的故事！它象关于蚂蚁劳动的故事那样单调。这只蚂蚁正在储备冬季食物，在走向仓库的路上遇到了一个坷垃——对它来说是一座山——不得不把食物拖到坷垃上。它一再地倒下去，但每次

又要重新试一试能不能最终爬上那个坷垃顶上的小石子……山顶上的岩石。然而，在蚂蚁和坷垃之间有一个深深的山谷，一千只蚂蚁也填不平这山谷，那只蚂蚁必须绕着山谷走……它几乎无力在平地上拖那些食物——食物的重量比蚂蚁的重量大几倍——但现在它不得不把食物抬起来，要在摇晃的一块地方上站稳。当它前足拿着食物站起来时，它必须保持平衡。它必须把食物斜地朝上扔，让它落在从石壁突出来的地方。它摇摆、晃动，它吓呆了、昏倒了……它试图抓住一棵树——一根稻草！——那棵树几乎给它连根拔掉，树冠指着深渊。它抓不住所寻找的树枝，树干弹回去了——那根稻草承受不了蚂蚁的份量——啊呀，可怜的苦力连同自己扛的食物一起掉进了深渊。这时它安静片刻，几乎有一秒钟……在蚂蚁的一生中这是很长的。它是不是因为摔痛昏迷了呢？还是说，它因为自己的努力全归徒劳而感到沮丧呢？然而，它没有丧失信心。它又把食物抓起来，又把食物拖到上面去，然后……它又一而再、再而三地掉进深深的山谷。

我的故事就这样单调。但我不想谈蚂蚁，我们的感官太粗，我们感觉不到蚂蚁的欢乐和悲伤。我要讲人的故事，这些人同我们一样运动。毫无疑问，害怕动感情，因怕疲劳而不想怜悯别人的人，会说那些人的肤色是黄色的，或者是棕色的——很多人会说是黑色的——对这种人来说，肤色差别已经足以促使他们不去看那么多人的苦难，或者如果他们至少还愿意看的话，也会无动于衷地去看待这一切。因

此，我的故事只是给这样一些读者写的，这些读者能够相信——这很不容易——在那暗色的表皮下还有跳动着的心脏，而因上帝恩赐有白色的皮肤、生活在白人文明社会、品德高尚、有贸易知识、信奉上帝、有道德的人……应当好好地运用自己作为白人的特征，要以与过去不同的另一种方式帮助在肤色和品德方面受到上帝恩赐少一些的人。

但是，我并不过分相信读者会同情爪哇人。当我描写人们如何在荷兰政权帮助下，在光天化日之下，毫不客气地把最后一头牛从农民的牛栏里抢走时……当我叫牛的主人和他痛哭流涕的孩子去追被带走的牲口时……当我让他在强盗家门口台阶上，让他在那儿哑口无言、失魂落魄、沉没在悲痛之中时……如果我让强盗赶他忍辱含垢地回家，让人威胁要用藤鞭打他，或威胁要把他关起来……这时我不要求——我也不指望，啊，荷兰人呀！——你们会象我讲述被夺走其牛的荷兰农民的命运时那样感动的。当我谈到被剥夺其财产的人的失望时，当讲到在那些黑色面孔上流的眼泪时，我既不请求你们也流泪，也不请求你们表示高尚的义愤。我同样不指望你们会站起来，捧着我的书去找国王，说："看吧！国王啊！这一切发生在您的王国，您的美丽的印苏林德！"

不，不，不，我不指望这一切！您周围的痛苦太多了，您的脑子里充满了这些事情，您顾不上在那么遥远的地方发生的事情！不是吗？新议员的选举搞得很糟糕，您的每一根神经都很紧张。您被撕碎的灵魂不是在无名小卒甲和微

不足道的乙的举世闻名的功劳之间徘徊吗？不是有更严肃的事情需要您流下您宝贵的眼泪吗？还有其他哪些事情我不应当提一提呢？昨天交易所不是萧条吗？剩余的咖啡不是威胁咖啡市场上咖啡落价吗？

“不要给你爸爸写那类没意思的东西，斯特恩！”我说道，这时我可能还有点发火了，因为我讨厌谎言，这一向是我的坚定的原则。那天晚上我立刻给老斯特恩写了信，叫他抓紧订货，尤其叫他不要听信谣言，因为咖啡贸易的形势很好。

当读者听到最后的几章时，读者可以感觉到我又是如何不高兴的。我在小孩子的房间里找到了一种单人玩的游戏，以后有人请客时我就要把它带去。我说了夏尔曼的那包东西会使大家发疯的，我不是说对了吗？从斯特恩写的那些东西——弗里兹也参加写，毫无疑问！——您能看出作者们是在很讲礼貌的家庭里长大的青年吗？对表现为向往别墅的病进行可笑的攻击，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针对我来的吗？如果弗里兹当上了经纪人，我不可以去德里伯根吗？在女人和姑娘在场时谈腹痛又是什么样的人呢？我的一项坚定原则是，要时刻保持镇静——因为认为这对我的生意有好处——但我不得不承认，当听到斯特恩念那些荒唐的东西时，我经常感到很难保持镇静。他到底想干什么？结局该是什么样的？什么时候才会有好货呢？那位哈弗拉尔是否打扫自己的园子，或者让客人从前门或后门进来，这一

切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在布塞灵和瓦特曼那儿，你也得穿过一小巷，旁边是油库，那儿总是很肮脏。还有那些关于牛的胡言乱语！那些黑人为什么要有牛呢？我从来没有见过牛，但我也心满意足。总会有整天发牢骚的人。至于对强迫劳动的指责，读者可以看到他没有恭听瓦维拉尔牧师的演讲，否则他会懂得为扩大天国而工作是多么有益。对了，他信路德教。

当然罗，假如我能猜到他会怎么样写这本对所有的咖啡经纪人都如此重要的书——对其他人它也重要——我就更乐意自己写。但他得到了罗塞梅耶尔的支持，他们搞糖的生意，这使他变得这样大胆。我直率地说了——在这类问题上我很坦率——关于那个沙伊查的故事我们可以不要讲，但这时路易斯·罗塞梅耶尔却突然站起来反对我。看起来，斯特恩对她说了，这个故事里讲爱情，小女孩最喜欢看了。假如罗塞梅耶尔一家没有告诉我他们很想认识斯特恩的父亲，我是不会向路易斯让步的。他们的目的当然是想通过他的父亲认识他的叔父，他这位叔父也是搞糖买卖的。如果我过分地依靠自己的理智去反对小斯特恩，我会使人怀疑我好象企图让小斯特恩不理罗塞梅耶尔一家，而我绝对没有这个想法，因为他们是搞糖买卖的。

我完全不明白斯特恩写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什么。不满意的人总是有的。他在荷兰享受这么多好东西——这礼拜我妻子还给他泡了茉莉花茶——但他还这样指责政府，他这样做好吗？他想以此煽动普遍的不满情绪吗？他想当总

督吗？他是傲气十足的人，他会……我的意思是，他会想去当总督的。前天我问了他，还坦率地告诉了他，他的荷兰文还有很多毛病。“啊，这没问题，”他回答说，“看来，派到那儿去的总督中，很少有人懂当地的语言。”对这样一个自以为是的人我该怎么办呢？他对我的经验丝毫也不尊重。当我上个礼拜告诉他我正当了十七年经纪人和已去交易所二十年时，他竟把布塞灵和瓦特曼提出来了，说他们干经纪工作已经干了十八年，还说：“因此，他们还多了一年的经验。”就这样，他让我很难堪，因为我不得不承认——我是热爱真理的人——布塞灵和瓦特曼很不懂行，他们是骗子。

玛丽的思想也乱了。您想想看，这个礼拜本来是该她在早餐时给大家念《圣经》，该给我们念《创世记》里罗得①的故事，但她突然停止了念《圣经》。我妻子同我一样虔诚地信教，他试图温柔地说服玛丽听话，因为对一个讲道德的小姑娘来说，这样顶牛很不合适。但一切都无济于事！这时我作为父亲不得不严厉地批评他，因为她的顽固态度破坏了早餐的气氛，而这对每个人一整天的情绪会产生不好的影响。但我毫无办法，她甚至走得更远了，说自己宁愿被打死也不肯继续念《圣经》。我罚了她三天不得走出卧室来，每天只给她吃面包、喝咖啡，我希望这对她有好处。为了使她通过这一处罚改正品行，我命令她把她不肯念的一章抄写十遍。我采取这种严厉措施的原因是，我发现最近一个时期是

① 罗得：《圣经》里的人物之一，亚伯拉罕之甥。

她接受了一些危害道德的概念，而我的妻子和我都非常讲道德。这些概念是否从斯特恩那儿来我却不得而知。例如，我听到她唱过一首怜悯年轻时在舞台上唱歌的贫穷的、年老的女乞丐，我想这首歌是贝朗瑞写的。昨天她是没有穿紧身胸衣来吃早餐的，这很不象话，我的意思是说，玛丽不象话。我也得承认，弗里兹从教堂祈祷回来时也没有变好。他在教堂里坐得相当安静，我对此比较满意。他动也不动地死死盯着牧师的讲坛，但后来我了解到，贝特西·罗塞梅耶尔当时坐在洗礼池栏杆后边。我什么也没有说，因为对年轻人不要太严格，而且罗塞梅耶尔一家很正派。他们的大女儿嫁给了卖草药的布鲁格曼，她结婚时他们送了她一件很好的礼物，所以我相信，弗里兹正因此才不去城西市场，我对此很高兴，因为我非常喜欢正派的人。

但这并没有妨碍我对弗里兹生气，他象法老那样变得心狠①，而法老的错误没有弗里兹的错误大，因为法老没有一位不断指路的父亲——《圣经》只字未谈到老法老呀！瓦维拉尔牧师抱怨他在上《圣经》课时很骄傲——我指的是弗里兹很骄傲——这个自负的男孩子好象从夏尔曼的包裹里又拿出一些什么东西来，使性格温和的瓦维拉尔大为震怒，这位尊严的人常常来我们家喝咖啡，他常常十分可爱地争取感动弗里兹，但这个坏蛋每次都准备好了新的问题，以表明自己的思想很顽固……这一切都来自该死的夏尔曼的

① 象法老那样变得心狠：法老即古埃及君王的称号，《圣经》说心狠的法老不准许犹太人从埃及回到自己的祖国。

那包东西！激动得流泪的用功的牧师试图动员弗里兹放弃人的智慧，以便能被引导去了解上帝的智慧的秘密。他温柔地请求弗里兹不要抛弃永久生活的面包，从而落入魔鬼爪牙里，因为魔鬼和牛鬼蛇神是永远生活在火海之中的。“啊，”他昨天说道——我指的是瓦维拉尔——“啊，年轻的朋友，睁开眼睛，洗耳恭听吧，听听上帝想给你们看什么和通过我的口给你们听什么。想想为真正的信仰而死去了的圣人的遗言！看看斯特伐诺①是如何被人用大石块砸死的！看，他还在昂首看天，他还在唱赞美歌……”

“我宁肯把石头扔回去！”弗里兹对此回答说。读者，对这样的男孩我该怎么办呢？

过了片刻，瓦维拉尔又开始说教，因为他是勤劳的奴仆，他从来不停止劳动。“哦，”他说，“年轻的朋友，睁开……，”他和刚才一样开始自己的讲话。“但是，”他继续说，“如果你丧失上帝的宠爱，你会成为什么样子呢？想到这一点你不会无动于衷吧？”

这时那个混蛋——我指的是弗里兹——捧腹大笑，玛丽也开始哈哈大笑。我甚至觉得在我妻子脸上发现了某种象笑的表情。但这时我帮助了一下瓦维拉尔，罚了弗里兹从自己存款中拿出一笔钱来寄给传教士会。

啊，读者，这一切都深刻地触动了我。弗里兹如此受折磨，我们难道还能高高兴兴地去听关于牛和爪哇人的故事

---

① 斯特伐诺：第一个因为信基督教而牺牲性命的人。

吗？一头牛同弗里兹的幸福相比算得了什么呢？我不得不担心弗里兹因为不虔诚而耽误我自己的事业，担心他永远不会成为能干的经纪人，在这种情况下，住在很遥远的地方的那些人的事情与我有何相干呢？瓦维拉尔亲自说过，上帝安排一切的原则是，正直的人会发财致富。“你看好了，”他说过，“荷兰不是很富吗？这是信仰带来的。在法国不是老是在杀人吗？那是因为他们信天主教。爪哇人不是穷吗？他们是异教徒。荷兰人同爪哇人打交道的时间越长，这里就越富，而那边却越穷。这是上帝的意志！”

我对瓦维拉尔能这样透彻的看问题感到惊讶。在宗教方面，我很严格，所以我的生意一年比一年好，而既不信上帝又不遵守教义的布塞灵和瓦特曼将一辈子是骗子，这都是实话。搞糖买卖的罗塞梅耶尔一家雇了一个信罗马天主教的用人，他们最近不得不接受被宣布破产了的一个犹太人只还所借的债的百分之二十七。我越是深入思考问题，我越是理解上帝神秘莫测的道路。最近的事实又表明，异教徒们提供的产品销售后纯利达三千万盾，这还没有包括我和许多其他靠这种生意生活的人所赚的钱。这不是好象上帝说了一句“为鼓励你们的虔诚给你们三千万盾”吗？这不明明是上帝安排的吗？上帝不是叫坏人劳动，以养活好人吗？这不是暗示我们继续走正确的道路吗？这不是为了让那边能生产很多东西，而我们这儿能坚持信仰真正的宗教吗？我们不是正因此才说“要祈祷和劳动”，即我们祈祷，而让那些不会背《我们的主》的黑鬼干活吗？

瓦维拉尔多么正确呀！他说了上帝交我们承担的任务很轻，对信教的人来说，它会变得更轻了！我才四十多岁，但我已经可以退休，可以去德里伯根了，而背离上帝的人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呢？昨天我还见到夏尔曼夫妇和他们的儿子：他们看起来好象是鬼神似的。他象死人一样面色苍白，双目突起，面颊凹陷。虽然他比我年轻，但他驼背。她的衣服破烂不堪，她好象又哭过。我早已发现她本质上是一个不知足的人，我只要和一个人见一次面就可以判断他是什么样的人。这是因为我有经验。她披了一件黑绒大衣，其实天相当冷。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套了裙架。她穿了很薄的连衣裙，它松软地从膝盖那儿往下垂，下边缝有花边。她连围巾也不围了；看她的服装好象现在是夏天似的。但她似乎仍然有某种尊严，因为她拿了一件什么东西送给了坐在水闸上的一个穷妇女——弗里兹说坐在"桥"上的妇女，但一切石头砌成的、没有能升降的路面①的建筑物，我都称为"水闸"——自己财产很少的人还要给别人小恩小惠，这是一种犯罪呀！另外，我在马路上从来不向别人送东西，这是我的一个原则，当见到穷人时我总要说：谁知道这一切是不是应该归罪于他们自己，我不能鼓动他们坚持犯错误。星期日我两次送东西：一次送给穷人，还有一次送给教堂。这才对！我不知道夏尔曼见到我了没有，我很快地走过去了，并且抬头朝上看，想到上帝的公正，想到如果夏尔曼更小心一些，并且不

① 能升降的路面：荷兰有许多其路面能升降的桥，当有船需要通过时，路面可以升起来。

懒惰、傲慢和多病的话，上帝一定不会让他不穿冬季大衣到处跑。

谈到我的书，我确实应当请求读者原谅我，因为斯特恩以不可饶恕的方式歪曲了我们的合同。我必须承认，我很不愿意参加下次在罗塞梅耶尔家的团聚，很不愿意听关于那个沙伊查的故事。读者早就知道我对爱情的理解是健康的……读者可以回忆我对斯特恩去恒河旅行的评价。年轻的姑娘觉得这种旅行很好玩，这我能理解，但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成年的男人为什么听到这些胡说八道不感到恶心。我坚信，下次团聚时我玩单人游戏一定会成功的。

我到时极力争取不去听关于那个沙伊查的故事，希望那人赶快结婚，假如他是这个爱情故事的主人公的话。斯特恩还不错，他事先告诉我了这个故事很枯燥。一旦他将来开始念另外一个故事，我就会重新参加听。不过，我觉得，对政府的指责几乎和那些爱情故事同样无聊。你处处可以看到斯特恩很年轻，并且经验很少。为了做出正确的判断，你必须从近处观察一切。我结婚时，我亲自到海牙去了，在毛里兹宫拜访了我妻子。在那儿接触到了社会所有的阶层，因为我看见了财政部长坐车在我面前经过，我们还一起在维讷街买了绒布——我的意思是我和我妻子——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有人对政府不满。商店里的那位小姐看上去很有福气和满意，因此当一八四八年有人企图骗我，说海牙有好多事办得没有象所要求的那样好时，我在与朋友会晤时发表了自己对这种不满情绪的看法。大家相信我，因

为都知道我是凭经验说话的。在坐马车回家时，售票员吹奏了《大家都高兴高兴吧！》的曲子，假如有那么多事办坏了的话，他不是不会这样做吗？就这样，我注意观察一切，从而立刻明白了我对一八四八年的乱子应当怎么想。

我们家对面住着一位女士，她的表哥在远东开着一小铺，那边的人称之为“土库”①。假设形势真象斯特恩说的那么糟糕的话，她也会知道很多有关的情况，然而看起来这个人对自己的生意很满意，因为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她诉苦。正相反，她说她的表哥在那儿住在一幢别墅，参加了教堂委员会，给她寄来了用孔雀羽毛和竹子制成的香烟盒。这一切不是清楚地说明关于不好的政府的牢骚话完全没有根据吗？由此也可看出，对一个小心的人来说，在那个国家里还可以赚一点钱，所以夏尔曼在那儿已经很懒、傲慢和多病了，否则他不会回到这儿来之后如此贫穷和不穿冬季大衣到处跑。我们家对面的那个女士并不是唯一的在远东发了财的人。在“波兰”我遇到了不少去过那儿的人，他们的确穿得很好。然而，这是可以解释的，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在那儿，你都得谨慎地办事。在爪哇谁也不能不劳而获，谁都得干活儿呀！谁不肯干活儿，谁就穷了，而且永远是穷的，这是理所当然的罗！

① 土库：爪哇语，意思是小店铺。

第十七章

沙伊查的父亲有一头牛，用它耕种自己的一块土地。当巴朗古昌的区长从他手中夺走这头牛时，他非常难过，好多天一言不发。这是因为犁地季节来临了，如果不及时整好水田，恐怕就会耽误播种时间，最后没有稻子来收割，也没有稻米来倒入家里的粮仓。

在这里我必须向了解爪哇但不了解万丹的读者说明一下，在万丹这个州里，还存在着对土地的私有制，而在其他地区已不存在这种制度。

此时，沙伊查的父亲十分悲痛。他担心自己的妻子、稚气未脱的沙伊查和沙伊查的弟弟妹妹们都会挨饿。

如果他不能按时付地租，区长甚至会在副专员那儿控告他。法律规定，不按时交租要受惩罚。

这样，沙伊查的父亲把自己父亲作为传家宝留下来的一把短剑找出来了。这把剑不太漂亮，但刀鞘上套着银环，鞘尖上嵌有一小块银片。他将这把剑卖给了镇里的一个中国人，得了二十四盾带回家了，然后用这笔钱又买了一头牛。沙伊查当时大约七岁，他很快就同这头新牛交上了朋友。我不是无意地说“交朋友”的，因为爪哇的水牛对看管它

的小孩是服服帖帖的，看了这种情景的人都很感动。强壮的水牛是同这些小孩一起成长的，它认识和理解这些小孩，只要孩子用手指按它一下，水牛就会老老实实地低头或把笨重的脑袋左右摇摆。

小沙伊查也很快培养了新水牛对自己的那种友谊。当强壮的水牛犁开粘重的泥土，开辟深深的、轮廓明显的犁沟构成的一条路时，沙伊查用自己的童声对水牛的鼓励好象使水牛强有力的肩膀更加有力量似的。每到达田边时，水牛老老实实地转回去，又犁起新的一条犁沟来，一寸土地也不漏耕。新旧犁沟总是一条挨着一条的，这块水田好象是一个巨人耙过了的小园子。

与沙伊查家的水田相邻的就是阿丁达家的水田，阿丁达就是将来要嫁给沙伊查的小姑娘。每当阿丁达的弟弟们来到两家水田之间的田埂，而沙伊查正好在水田里犁地时，他们就会愉快地互相呼喊，并且争相赞扬自己的水牛多么有力气和听话。但我相信沙伊查的水牛最好，这也许是因为沙伊查比其他孩子更善于同自己的水牛说话。水牛对这些善良的话是很敏感的。巴朗古昌的区长从沙伊查的父亲手中夺走这头牛时，沙伊查已经九岁，阿丁达已经六岁了。

此时，沙伊查非常贫穷的父亲向一个中国人卖掉了他岳父岳母留下来的一对银质蚊帐钩，得了十八盾。他用这笔钱又买了一头新牛。

但沙伊查很难过。他从阿丁达的弟弟们那儿知道，原来的一头牛被赶到了区政府所在地。沙伊查问了父亲，他

去区政府所在地卖蚊帐钩时，有没有看见那头水牛。沙伊查的父亲不肯回答这个问题。沙伊查担心自己的水牛象巴朗古昌的区长从老百姓夺走的其他水牛那样被杀掉了。每当他想起和自己那么亲切地相处了两年的可怜的水牛时，沙伊查就流下热泪。他很长时间吃不下饭，因为每当他想把食物咽下去时，他就觉得自己的食道被堵塞了。

我们应当想到沙伊查还是一个小孩子。

新水牛逐渐同沙伊查熟悉了，小孩子对它的感情非常快地超过了对前一头牛的感情……实际上太快了。很可惜，象刻在蜡版上的字可以非常容易地被抹掉来为新的字让路那样，刻在我们心中的各种印象也可以很容易消失。不管怎么说，新牛不如原来那头牛有力气……旧的牛轭套在新牛肩上显得大了一些……但可怜的新牛象原来被杀掉的那头牛一样听话。虽然当沙伊查在田边同阿丁达的弟弟们相逢时再也不能夸自己的牛力气大，但他还是硬说，没有一头牛比自己的牛更老实。而如果这头牛犁的沟不如过去那么笔直，或如果一些翻上来的土垡没有被犁碎，他很乐意用自己的锄头尽量弥补这些缺点。另外，没有一头牛身上的皮毛有象自己的牛身上的皮毛那样的旋。祭司曾说过，沙伊查的水牛后腿上皮毛的旋象征着幸福。

有一次，沙伊查在田地里徒劳地叫自己的水牛快点来。但水牛坚决不来。对这种强烈的和特别是如此反常的反抗，沙伊查很生气，他无法克制自己，大骂起水牛来了。他竟骂道：s. a.！凡是去过荷属东印度的人都懂得我的意思。

对不懂得的人来说，我不向他解释这句粗野的话，对他也是有好处的。

不过，沙伊查骂水牛毫无恶意。他这样骂只不过是因为他经常听到别人对自己的水牛不满意时说这句话。但他没有必要这样骂，因为这完全无济于事：他的牛一步也不走。它摇摇脑袋，似乎要抛下牛轭似的……人们可以看见从它鼻孔里呼出来的气……它在吹气、颤动、发抖……它蓝色的眼睛显得很恐惧，它把上嘴唇卷上来，使牙肉暴露在外……

“跑呀，跑呀！”阿丁达的弟弟们异口同声地喊叫，“沙伊查，跑呀！那儿有只老虎！”

他们都卸下了自己牛上的犁轭，急速地跳上了宽宽的牛背，穿过水田，沿着小垄沟，踩着泥水，穿过灌木丛、森林和芦苇，沿着田野和道路，飞快地逃跑了。当他们汗流浃背、气呼呼地跑进巴杜尔村时，沙伊查没有和他们在一起。

沙伊查象其他孩子那样也卸下了自己水牛的犁轭，然后爬上了牛背想逃跑，但这时水牛突然奔跳，使他失掉了平衡并摔倒在地上。老虎非常近……

在自己速度的推动下，沙伊查的牛超过了自己小主人面临着死亡的地方朝前跳了几步。然而，水牛仅仅是由于自己的速度，而不是由于自己愿意那样做，才跑得比沙伊查远一些。一切物体都受惯性支配，即使原来的动力停止作用后还有这种惯性。沙伊查的水牛在克服了这种惯性后立刻回过头来，把四条粗笨的腿架在小孩的周围，用自己笨重

的躯体象屋顶一样盖住小孩子，然后把长着角的脑袋转向老虎。老虎跳过来了……但这是老虎的最后一跳。牛用自己的头角把老虎接过来了，它自己只丢掉了老虎从它脖子上刮出来的一点肉。进攻者在地上躺着，它的腹部被撕开了，沙伊查得救了。这头牛皮毛的旋纹的确带来了幸福！但是，这头牛也从沙伊查父亲手里被夺走和杀掉了，这时……

我已经告诉过您，读者，我的故事是单调的。

当这头牛被杀掉时，沙伊查已经十二岁了，而阿丁达已经会织沙龙①布，并用蜡染的方法在沙龙布边上画尖尖的三角形图案。她已经善于用蜡染用的颜料表达思想，她在自己织的布上画了象征悲痛的图案，因为她看见了沙伊查很痛苦。

沙伊查的父亲也很痛苦，但最痛苦的是他的母亲。她原来在听到阿丁达的弟弟们叫喊时以为老虎已把沙伊查带走了，当孩子安全无恙地被牛带回家后，正是她把忠实的牛脖子上的伤口治好了。她每次看这伤口时她就想，虎爪在牛的粗糙的纤维里刮得很深，假如进了她小孩软弱的身体里虎爪会刮得多深呢？每当她在伤口上贴了新鲜的草药时，她就抚摸水牛，对它说几句亲热的话，让这忠实的好牛知道沙伊查的母亲多么感谢它！她后来还希望牛能听懂她说的话，因为这样它就会明白当它被带走和被杀死时她为什么哭了，也会明白不是沙伊查的母亲叫人杀死它的。

---

① 沙龙：印尼老百姓穿的长围裙。

不久后沙伊查的父亲逃走了。他非常担心，如果不能付地租就要受到惩罚。他的双亲一向住在巴朗古昌，所以给他遗留下来的东西很少，他现在已经没有遗产来买一头新牛了。他岳父岳母过去也一直住在这同一个区里。在失掉最后一头牛后，他用租来的耕牛劳动，维持了几年的生活。但这种劳动是得不偿失的，而且对曾经有过自己的牛的人来说，特别令人伤心。沙伊查的母亲因痛苦而死去。沙伊查的父亲在一时的悲观失望中逃离了勒巴克和万丹，到茂物去找工作。因为他离开勒巴克时没有带证件，警察把他遣回巴杜尔，他还受到了用竹棍抽打的惩罚。他被关进了监牢，因为人们以为他疯了——其实这并不难解释——而且担心他可以随时变得狂暴，甚至可能行凶，或干其他坏事。不过，他坐牢的时间不长，因为不久他就去世了。

沙伊查的弟弟妹妹们的遭遇如何我是不知道的。他们在巴杜尔的房子有一段时间没人住，不久就倒塌了，因为它只是用竹子盖起来的，屋顶上盖的是棕榈叶。一些灰尘和垃圾覆盖了这块发生了许多悲惨的事情的地方。在勒巴克，这样的地方很多。

当沙伊查的父亲动身去茂物时，沙伊查已经十五岁了。他没有跟父亲去茂物，因为他脑子里想到了更大的抱负。有人告诉他，在巴塔维亚有很多绅士坐着两轮小马车，他很有可能找到马车夫副手的工作。人们一般找年轻的、未成年的孩子干这工作，因为当他站在马车后头时，不会因为身体重而破坏马车的平衡。他们还向他保证，如果好好干可以

挣很多钱。用这种办法他在三年内也许可以存足够的钱来买两头牛。这种前景吸引着他。象一个打算办大事的人那样，沙伊查在他父亲离开家乡后，昂首阔步地走进了阿丁达的家，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她。

"想一想吧！"他说，"我回来时我们已经到了结婚年龄了，那时我们会有两头牛！"

"好得很，沙伊查！我向往回来时同你结婚。我要纺纱、织沙龙布和围巾、染布，整个这一段时间我会勤恳地工作。"

"我相信你，阿丁达！可是……如果到时候我发现你已经结婚了呢？"

"沙伊查，你不是已经知道我不会和别人结婚吗？我父亲已经答应你父亲把我嫁给你呀！"

"你自己呢？"

"我会和你结婚的，你放心吧！"

"我回来时，我会从远处叫你的……。"

"假如我们那时在村子里舂米时，谁能听得见你呢？"

"你说得对。可是，阿丁达……哦，是的，有更好的办法：你在柚木树林里，在你送我茉莉花的橄仁树下等我好了。"

"可是，沙伊查，我怎么能知道什么时候该去橄仁树那儿等你呢？"

沙伊查想了一下，然后说道：

"数数望月吧。三十六次望月的时间我都不在家……

这次望月不算。阿丁达，每次望月时你在舂米槽上用刀刻一道线。当你刻满了三十六道线时，我第二天就会来到榄仁树下。你答应在那儿等我吗？”

“好，沙伊查！你回来时我会在柚木树林里的榄仁树下等你的。”

沙伊查从自己破旧的蓝色裹头巾上撕下一小块布，接着把这小块麻布送给了阿丁达，让她把它作为证据保存起来。然后他离开了她和巴杜尔。

他走了好多天。他走过了当时还不是勒巴克县府的兰加士勿洞，走过了当时是副专员居住的瓦隆古农，接着次日抵达了潘德格朗这座花园式的小镇。再过了一天他到达西冷，有这么多红砖红瓦房子的大城市太美丽了，他简直目瞪口呆了。因为太累了，他在西冷住了一天，但晚上很凉快，所以他继续赶路，第二天赶到了丹格朗①，当时他戴着他父亲留给他的一顶大草帽，但因太阳还不高，草帽的阴影还没有下移到他的嘴唇。

在丹格朗他在轮渡附近的河里洗了个澡，然后在他父亲的一个熟人家里休息一天。那个熟人还教了他编织草帽，就是象从马尼拉进口的那种草帽。他呆了一天学习这门手艺，因为他想万一在巴塔维亚不成功就可以靠这门手艺挣一点钱。第二天晚上天开始凉起来时，他感谢了主人，又继续上路了。当天完全黑下来，任何人也看不见他时，他把

① 丹格朗：离巴塔维亚（现在的椰嘉达）不远的小镇，印尼华侨也称它为文登。

一叠叶子找出来了，他在这些叶子里存放了阿丁达在榄仁树下给他的茉莉花。要有那么长的时间见不到她，他十分难过。第一天，也还有第二天，他没有那么强烈地感觉到他多么孤独，因为他的脑子只有一个想法，也就是要挣钱买两头牛，因为他父亲拥有的牛从来没有超过一头，而且他老想将来同阿丁达的重逢，因此告别时不太难过。他是充满着对未来的希望告别阿丁达的，他脑子里把告别同最终在榄仁树下的重逢联系起来。在他的心里，对重逢的向往起着非常大的作用，以致当他离开巴杜尔时走过那棵树时，他心情十分愉快，好象离重逢的三十六个望月已经过去了。他觉得，只要他转身往回走，好象是外出回来了似的，他就可以看到阿丁达在那棵树下等他。

但他越是远离巴杜尔，越是注意到一天的时间竟漫长得令人难以忍受，他就越是觉得他要在外边度过的三十六个望月的时间太长。他心里的一种东西使他走得不快。他的膝盖软弱无力，似乎反映了他的痛苦，虽然他没有失望，但他的痛苦也很接近失望。他产生了往回走的念头，可是他又想，阿丁达对他这样不争气又会怎么说呢？

因此他坚持走，虽然不象第一天那么快。他手里捧着茉莉花，他经常把茉莉花按在自己的胸膛上。这三天他老了好多，他不理解自己过去为什么虽然同阿丁达一直离得那么近，而且随时可以去看她，想看多久就看多久，但他却一直能生活得那么平静。假设他现在可望过一会看到阿丁达站在自己面前，他就不会那么镇静了。他也不明白在告

别后他为什么没有回去同她再见一次面。他还想到，前不久他还同她吵过架呢！她给自己的弟弟们纺过放风筝的线，但线断了，使她弟弟们在一次同芝普鲁特的孩子们的比赛中输了，沙伊查认为她纺的线有问题。他想，“我怎么为这件事生了阿丁达的气呢？”因为，即使她纺线有问题，即使巴杜尔因此才输给芝普鲁特，他可以对她那么厉害和乱骂吗？其实，线断了是因为查明①扔了一块玻璃，当时他躲在篱笆后面，既调皮又巧妙地扔了一块玻璃。假如我在巴塔维亚死去，而事先没有为自己那么粗暴的态度向她求饶，大家会怎样看我呢？大家会不会说我是咒骂小姑娘的坏蛋呢？而当大家听到了我在异乡死了，巴杜尔的每个人不是会说：沙伊查死去是件好事，因为他对阿丁达骂得太厉害。

这样，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不知不觉地喃喃私语，先用片言只语表达思想。这很快就变成了一种自言自语，最后变成了一种悲痛的歌唱。下边就是他唱的歌的译文。我本来想让译文也押韵，但和哈弗拉尔一样，我觉得抛弃这些框框更好一些。

我不知道自己将死在何处。

我看见过南岸的大海，当时我和父亲一道在那儿制盐。

如果我在海上死，而我的尸体被扔进深海里，鲨鱼

---

① 查明：印尼小孩子的名字。

就会来。
鲨鱼将在我尸体周围游并问道："我们当中谁将吞掉在水里沉下去的那首尸体呢？"
我将听不见鲨鱼的话。

我不知道自己将死在何处。
我看见了安苏伯的房子燃烧，是他自己烧的，因为他气疯了。
如果我在燃烧的房子里死去，烧红了的木头将落到我尸体上。
房子外边会有很多人嚷嚷，并且为了灭火往火里泼水。
我将听不见人们的叫喊声。

我不知道自己将死在何处。
我看见了小乌纳从椰子树上掉下来，他是想给自己母亲摘颗椰子的。
如果我从椰子树上掉下来，我会象小乌纳死了后躺在树底下。
我母亲不会哭的，因为她早就死了。但其他人会大声说：瞧，那是沙伊查！
我将听不见他们的声音。

我不知道自己会死在何处。

我看见了里苏伯的尸体，他是老死的，因为他头发是白的。
如果我也老死，死时有白头发，那么会有一些妇女在我尸体周围哭丧。
她们会象在里苏伯尸体旁哭的那些人一样声泪俱下。我的孙子们也会大声哭。
我将听不见这一切。

我不知道自己将死在何处。
我在巴杜尔看见很多人死去。人们拿白布裹他们，把他们埋在地里。
如果我死在巴杜尔，而且人们把我埋在村外东边的山上，在草长得很高的地方，
阿丁达会走到那儿去的，她的沙龙会轻轻地和草互相磨擦……
我将听见这磨擦声。

沙伊查来到了巴塔维亚。他请求一位绅士雇用他。这位绅士听不懂沙伊查的话，因此立刻雇用了他。这是因为在巴塔维亚人们乐意雇用还不会说马来语的用人，因为这种人不象长期接触过欧洲文明的人那样坏。沙伊查很快地学会了马来语，但他注意老老实实工作，因为他总是想着他要买的两头牛，还想着阿丁达。因为他天天能吃他在巴杜尔经常吃不到的东西，他变得很强壮。管马的人都喜欢他，

假如他向马车夫的女儿求婚的话，对方一定会答应的。他的东家很喜欢沙伊查，以致很快地把沙伊查提为管家务的用人。东家提高了沙伊查的工资，而且经常送他礼物，因为对他的工作特别满意。女主人刚读完人们议论纷纷的苏[1]的小说，每当他看到沙伊查时她就想到查尔玛。家里的小姑娘们也比过去更明白爪哇画家拉登·沙勒赫[2]为什么在巴黎那么受欢迎。

在他工作快满三年时，他向雇主要求退职并要求给他开一份说他表现好的证明书。雇主虽然认为他忘恩负义，但不能拒绝他的要求。沙伊查愉快地开始旅行了。

他路过匹兴，很久以前哈弗拉尔曾在这里住过。但沙伊查不知道这一点。而且如果他知道，他脑子想的也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他数了一数他要带回家的财富。在一个竹桶里有他的旅行证件和良民证。他背着一个有皮带的圆桶，它不断地来回摆动，沉重地压着他的肩膀，可是他很喜欢这种感觉……我真相信这一点！圆桶里装着三十块西班牙银币[3]，这钱够他买三头牛。阿丁达该多高兴呀！这还不是他的全部财产呢！在他的腰那儿还可以看到他佩带的小短剑，剑鞘上有银质装饰！刀把肯定是雕刻得很细的黄杨木制成的，因为他十分细心地用绸子包了它。他还有别的财

---

① 苏：指欧根·苏(1804—1857)，法国作家。查尔玛是他的一部小说里的印度亲王。

② 拉登·沙勒赫：1804—1857，爪哇画家。

③ 西班牙银币：当时一块西班牙银币大约合荷兰币两盾半。

产。在他的腰间挂着一个布口袋，里面有一个很宽的银质腰带，腰带扣是金的。的确，这腰带很短，但是，她的腰那么细……阿丁达！

在他脖子上挂着一根绳子，这根绳子挂着的一个小小的绸子口袋藏在衬衣里面，绸口袋里有几朵干茉莉花。

在丹格朗他停留的时间没超过拜访一下他父亲那位会编织漂亮草帽的熟人所需要的时间，这很奇怪吗？他一路上遇到了一些姑娘，她们按照这个地区打招呼的习惯问他："到哪儿去，从哪儿来？"他却很少回答她们，这很奇怪吗？他是熟悉巴塔维亚的人，他现在再也不认为西冷很壮丽，这很奇怪吗？三年前，当专员的车开过来时，他要躲在篱笆后面，现在他不这样做了，他已经见过住在茂物的、地位高得多的、梭罗的苏苏胡南称他为爷爷的先生①。有人跟他一起走一段路，他们谈的是万丹南部的新闻，但他对他们的故事不太注意听，这很奇怪吗？他们告诉他，经过许多人无报酬的努力强迫老百姓为政府生产咖啡的制度已被废除，这时他几乎没听他们说话，这很奇怪吗？他们说，巴朗古昌的区长因为在公路上抢劫被判了在自己岳父家监禁十四天的徒刑；县政府已迁到兰加士勿涧；来了一个新的副专员，因为他的前任几个月以前死了；新副专员在他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讲了激动人心的话；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一个人因告状受到处分；老百姓希望被抢走的东西能归还给他们

① 梭罗的苏苏胡南称他为爷爷的先生：荷兰统治印尼时，梭罗是保留自治的王国之一，国王的称号是苏苏胡南，国王常常把总督称为爷爷。

或给他们赔偿损失。这时他几乎没听见他们说话，这很奇怪吗？

这不奇怪，他脑子里想的是更美好的事情。因为他离巴杜尔还很远，他不可能看到榄仁树，所以他在云彩里找这棵树。他双手抓着周围的空气，好象要拥抱将在那棵树下等待他的人似的。他勾画着阿丁达的脸、她的头、她的肩膀……他看见了扎成一大包的头发，它黑得发亮，有时它被捆成一结，有时它在她脖后往下垂……他看见了她大大的眼睛在黑暗中闪光……看见了她的鼻翼，在她小的时候，当他逗弄她时——他怎么能这样做呀！——她就会自豪地把鼻翼往上提……还看见了她的嘴唇，还有嘴角隐藏着的微笑。他看见了她的胸部，它现在会在她上衣下面隆起……他看见了她自已织的沙龙，它紧紧包着她的屁股，用两条曲线反映她大腿的形状，然后沿着膝盖构成美丽的波浪式花纹，最后下垂到小小的脚面……。

不，他很少听见他们说的话。他听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声音。他听到阿丁达将会说的话："欢迎你来，沙伊查！纺纱织布时我想着你，舂米时也想着你，舂米槽上有我亲手刻的三十六条刀痕。今天是望月，是新的一月的第一天，我在榄仁树下等你。欢迎你，沙伊查，我愿意嫁给你！"

这时在他耳朵里响着音乐，它妨碍他去听别人在路上给他讲的新闻。

他终于看到了那棵榄仁树。或更正确地说，他看见了掩盖他眼前好多颗星星的一块黑影子。那应当是柚木树林，

明天太阳升起后，他将在那儿同阿丁达重逢。他在黑暗中寻找着，他摸了好多树干。他很快地在一棵树的南侧找到了他熟悉的凹凸不平的地方。他把手指插进一条缝，这是小潘德①为赶走鬼神而用他的大刀砍的，在他母亲生了他弟弟后这些鬼神让他母亲患了牙痛病。

是的，这的确是他第一次用不同于看其他小朋友时的眼光看阿丁达的地方，因为正是在这里她第一次不肯参加别的小孩玩的游戏，而在此之前没多久他还是会同所有的小孩子——男孩子和女孩子——一起在这里玩呢。正是在这里她送了他茉莉花。

他在树底下坐下来并抬头看星星。每当有星落下时，他就认为这是对他回到了巴杜尔的欢迎。他在想，阿丁达现在是不是还在睡觉？她有没有很准确地在舂米槽上刻望月的日子呢？如果她少刻了一次望月，他会非常痛苦的，好象分离的时间还不够长似的……三十六次望月呀！她有没有染漂亮的沙龙和围巾？他也自问，谁会住在他父亲的房子里呢？他想起自己童年、自己的母亲、水牛如何在老虎面前救了他，他在思索，假如那水牛不那么忠诚的话，阿丁达又会怎么样呢？他非常注意星星在西边下山，每当有一颗星下山时，他就估算太阳又离它在东方的升起近一些，还估算自己同阿丁达的重逢又近了多少时间。

第一道太阳光线照亮大地时，甚至在黎明前的黄昏时，

---

① 小潘德：爪哇小孩的名字。

她肯定会来的……啊，她为什么不是昨天就来了呢？

沙伊查不高兴她没有比他自己早来此地。三年来，关于这个美好时刻的念头一直以无法描写的光辉照亮他的灵魂。他的爱情是自私而不公正的，他觉得，阿丁达应该在这里等待他，而现在他却抱怨自己——提前！——在这里等待她。

但他的抱怨没有道理。因为太阳还没有升起，太阳还没有把自己的光线照到平原上。天上的星星确实不太亮了，它们的统治就要结束了，它们好象感到不好意思似的……群山顶峰确实染上了奇异的色彩，在浅色的背景上，群山轮廓越来越清晰，而山的颜色愈来愈深……东方的云彩的确有时有一种炽热发光的东西穿梭——这些好象是金和火制成的箭，好象有人和地平线平行地来回射箭——但它们很快就消失了，好象都跌落在不可穿透的帘布后面似的，就是这帘布使沙伊查仍然看不见太阳！不过，天还是逐渐越来越亮了。他已经看见了周围的风景，他已经可以把椰子树小树林从地平线上隆起的轮廓辨认出来，巴杜尔村就隐藏在那小树林里，阿丁达在那儿睡觉！

不，她没有睡觉！她怎么能睡得着觉呢？她不知道沙伊查会等她吗？她肯定知道，她一夜未眠！村里的卫队肯定敲了她家的门，问她为什么家里的油灯没有熄灭，她则带着美丽的笑容回答说她还没有睡，因为已经许诺给一个人织完她现在正在织的围巾，必须在下次望月后的第一天织完……。

或许她一夜一直在黑暗中呆着，或许她一直坐在自己的舂米槽上，充满情欲地用自己的手指数一个挨着一个地刻在槽里深深的刀痕，数它们是不是真的是三十六道。她吃惊地自问自己是否可能数错了，可能还缺一道刀痕，然后一次又一次地、反反复复地沉浸在美好的幸福之中，因为这是准确无误的：从沙伊查最后一次跟他见面算起，的确已经过去了三十六次望月。她就是这样人为地使自己吃惊，然后由此又使自己高兴的。

现在天已经大亮了，她也能使劲地看地平线，并且徒劳地试图让自己的目光弯曲到地平线下面，以便自己能看到地平线下面的太阳，就是那行动缓慢的太阳，一直不来的……一直不来的……太阳。一道红里透蓝的光线浸染了云彩，云彩边缘炽热发亮，晴空霹雳，天空里又有火箭被射来射去，但这次它们没有掉到地上，而被插进了黑色的土地，照亮了越来越大的周围，它们互相交锋、互相交叉、摇摆、转弯、徘徊，最后汇合在一起构成一束一束的火光，在珍珠般的土地上照射出万道金光，这一切之中还混有红、蓝、黄、银、紫、绿……上帝呀！这就是黎明：这是同阿丁达的重逢！

沙伊查没有学过祈祷，教他祈祷也是可惜的，因为比起他心灵里没有说出来的欢乐更圣洁的祷词和更热切的感激之情是不能用人类语言表达出来的。

他不想去巴杜尔。他觉得，他等会肯定能与阿丁达重逢这一想法，比起与她的重逢本身更加美好。他在榄仁树下坐下来，双目环视周围的田野。大自然好象对他笑并象

一位见到刚回来的孩子的母亲那样欢迎他似的。母子重逢时，母亲会把两人分离期间她为了怀念儿子保存着的东西拿出来，她通过故意回忆过去的痛苦描绘自己的欢乐。同样，沙伊查也很高兴重新见到许多与他短短的一生密切相联的地方。但无论他的眼睛或思想如何转来转去，他的目光和欲望一再地回到了从巴杜尔到榄仁树的小路上。他的感官感觉到的一切都叫作阿丁达。他看见了左边的山沟，那儿的土壤是黄色的，有一次一头小牛掉进了那深渊，老乡们在那儿集合起来，想救那头牛——因为丢掉一头小牛不是件小事——他们抓着结实的藤绳爬下去了。阿丁达的父亲最勇敢……啊，她的鼓掌是多么热烈呀！阿丁达！

那边，在另一侧，在小椰林高高地在村子里的小草屋上迎风飘荡的地方，在那儿小乌纳从一棵椰树上跌下来摔死了。他母亲哭得多么伤心，"小乌纳还很小呀，"她痛苦地叫喊……好象如果小乌纳更大一些，她就不会那么悲痛似的。不过，他当时还很小，这是真的，他当时比阿丁达小，也比她弱……。

在巴杜尔到大树的路上没有一个人。待会儿她就会来的：肯定……现在还这么早！

沙伊查看见了一只小松鼠灵活轻快地在一棵椰子树上来回奔跳。这小动物——椰子树主人不喜欢它，但它的形态和动作都很美——不知疲倦地上蹿下跳。沙伊查看见它，并且强迫自己坚持看它，因为这样可以使自己从太阳升起后一直在进行繁重劳动的脑子得到休息……在使人疲劳

的等待之后，他的脑子是需要休息的。他很快地把各种印象用语言表达出来，把自己心灵里的东西都唱出来了。我虽然更乐意用马来语这个东方的意大利语把他的歌词念给您听，但这里不得不只把译文写给您看：

瞧，松鼠如何在椰子树上把食物寻找，①
它上下、左右奔跳，
它围着树转、跳、跌倒、爬、又跌倒：
它没有翅膀，却快如一只鸟。

祝你幸福，我的松鼠，我祝福你！
你一定会找到你寻找的生计……，
但是我一个人坐在柚木树林里，
等待我的心所渴望的生计。

我的松鼠早就把肚子吃饱……，
它早就回到自己的小窝巢……，
然而，我的灵魂和我的心啊，
始终万分悲痛……阿丁达！

在从巴杜尔到橄仁树的小路上还是没有人。沙伊查的视线落到了一只小蝴蝶上，这只小蝴蝶好象很高兴，因为天开始热起来了。

---

① 这首诗在原文里不是押韵诗。

瞧，蝴蝶玩得多么欢乐，
它的翅膀象一朵鲜艳的花闪耀。
它的心爱上了橄榄花，
它一定在找自己芬芳的情侣。

祝你幸福，我的蝴蝶，我祝福你！
你一定会找到你寻找的东西……，
但是，我一个人坐在柚木树林里，
等待我心爱的人。

蝴蝶早就吻了
它那么爱慕的橄榄花……，
然而，我的灵魂和我的心啊，
始终悲痛万分……阿丁达！

在从巴杜尔到榄仁树的小路上没有一个人。太阳已经很高了……，天气已经很热了。

瞧，太阳在天空闪闪发光，
高高地照到榕树山上！
它觉得自己太热了，想往下降，
睡在海里，象躺在亲人怀抱里那样。

太阳呵，祝你幸福，我祝福你！

你一定能找到你寻找的东西……，
但是，我一个人坐在柚木树林里，
等待安宁来到我心里。

太阳迟早会下山，
到海里睡觉，使一切黑暗……，
然而，我的灵魂和我的心啊，
始终悲痛万分……阿丁达！

还是没有一个人走在从巴杜尔到榄仁树的小路上。

当再也没有蝴蝶玩耍，
当星星再也不闪光，
当茉莉花再也没有芳香，
当再也没有悲痛的心时，
如果森林里再也没有野兽，
如果太阳走错了路，
月亮忘记了哪儿是东方和西方，
如果这时阿丁达还没有来，
那么将有长着发亮翅膀的天使
降到地球上，寻找剩下来的东西。
这时我尸体就会躺在这里，在榄仁树下！
我的灵魂非常痛苦……阿丁达！

还是没有一个人走在从巴杜尔到榄仁树的小路上。

天使就会看到我的尸体。
她会把我的尸体指给自己兄弟们看：

瞧，那儿有一个被人们遗忘的死人，
他僵硬的嘴唇吻着一朵茉莉花。
来，我们把他抬起来送到天堂去，
他，他直到死去时等待着阿丁达。
的确，特别是他不应当留在那边，
因为他的心有力量如此深切地爱自己的情侣！

那时，我会再次张开我僵硬的嘴巴
来叫我心爱的阿丁达……，
我再次吻吻茉莉花，
她给我的茉莉花……阿丁达……阿丁达！

始终还是没有人走在从巴杜尔到榄仁树的小路上。

啊，她肯定在黎明前睡着了，她夜间熬夜太累了，她持续熬了好多好多的、长长的夜晚！她肯定好几个礼拜没有睡觉了，就是这样的！

他要不要站起来去巴杜尔呢？不！他能显得好象怀疑她不会来吗？

假如叫那边赶牛下地的人呢？那个人太远了。而且，沙伊查不想让别人谈阿丁达的情况，也不想打听她的情况……，他想见到她，只有她一个人，他首先要见到她！肯

定，她现在肯定很快就会来的！

他要等待，等待……

不过，假如她生病了，或……死了呢？

沙伊查象一只中了子弹的鹿飞快地跑到了从榄仁树到阿丁达住的村庄的小路上。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本来他应该听到一些声音，因为村庄入口处小路上站着一些人，他们都喊叫："沙伊查，沙伊查！"

然而，……是不是因为他着急，还是因为他生气他没能找到阿丁达的家呢？他早就飞快地跑到了村庄的另一头，他象疯了似的往回转，还打了自己的脑袋，他怎么能走过她的家而没看见它呢？可是他又回到了村子入口处——上帝呀，这是一场梦吗？——他又没找到阿丁达的家！他又一次飞速地跑回去。他突然停步，用双手抱住自己的头，似乎想从自己脑子里挤掉发疯了的思想，他大声喊道："醉了，醉了，我醉了！"

巴杜尔村的妇女们都走出自己家门来了，她们同情地望着可怜的沙伊查，因为她们把他认出来了，并且明白他找阿丁达，她们知道巴杜尔村里已经没有阿丁达的家了。

因为，当巴朗古昌的区长夺走阿丁达父亲的牛时……

我告诉过您，读者，我的故事很单调。

……阿丁达的母亲因为太伤心而死去了。因为没有母亲喂奶，阿丁达最小的妹妹接着也死了。阿丁达的父亲害怕如果不付地租就要受到惩罚……

我知道，我知道，我的故事很单调！

……阿丁达的父亲离开了这个地方。他把阿丁达和她的弟弟们带走了。但他听说过沙伊查的父亲在茂物遭到了用竹棍鞭打的处罚，因为他没有带通行证离开了巴杜尔。因此，阿丁达的父亲没有去茂物，没有去加拉璜，没有去普里昂岸，也没有去巴塔维亚周围地区……，他到芝朗卡汉去了，那儿是勒巴克县靠海的一个区。在那儿他躲在森林里，等待恩多伯、仑达伯、小乌尼亚、安修伯和阿布杜尔·伊斯马和其他一些人的到来。他们的牛都给巴朗古昌的区长夺走了，他们都害怕如果不付地租就会受到惩罚。他们在那儿搞到了一艘渔船，然后就出海了。他们往西航行，直到他们到达拉亚角为止，爪哇岛的土地在他们的右侧。从拉亚角开始，他们往北航行，直到前面看到了欧洲人称之为普林森岛的达纳希旦岛①。他们从岛的东侧绕过去，然后就往凯瑟湾②航行，目标是楠榜一带最高的山峰。至少当勒巴克一带的人们议论官员们掠夺老百姓的牛和老百姓付不起地租这类事时，他们在交头接耳地互相介绍这条出路。

然而，惊呆了的沙伊查没有听清人们对他说的话。他甚至没有完全听懂他父亲去世的消息。他头痛耳鸣，好象有人在脑袋里敲了铜鼓似的。他感觉到血液一阵一阵被压进自己的太阳穴那儿的血管里，在那巨大的压力下，这些血管

① 欧洲人称之为普林森岛的达纳希旦岛：巽他海峡里的小岛，普林森岛是荷兰语名称，意即王子岛，达纳希旦岛是马来语名称，意即黑地岛。

② 凯瑟湾：苏门答腊南部一海湾，凯瑟湾是荷兰语名称，意即皇帝湾。

大大地膨胀了,造成了崩裂的危险。他什么也不说,头昏脑胀地以傻呆的目光环视四周,却什么也看不见,然后最终爆发出可怕的一阵阵狂笑来。

一位老妇女把他带到自己的小屋子里，照料他这可怜的疯子。不久后他停止发出那种可怕的笑声来，但仍然保持沉默。只有夜里他的同屋被他的声音吓醒了，这时他们听见他平淡无调地唱:“我不知自己将死在何处”。巴杜尔的一些村民筹集了一点钱，准备给芝乌戎河里的鳄鱼送一些祭品,求求它们救救大家认为已经疯了的沙伊查。

然而,他并没有丧失理智。

一天夜里,当升起明月时,他从竹床上起身，轻步地走出屋子去，去寻找阿丁达过去住过的地方。要找到那地方可不容易，因为好多房子都倒塌了。当一些光线透过树木射进了他的眼睛时，他象一个海员看灯塔或山峰决定方向那样，根据那些射线的照射角度似乎把阿丁达家的地方认出来了。

是的,应该是在那儿……,阿丁达在那儿住过!

一些半腐烂的竹棍和倒塌了的屋顶碎片使他不断被绊倒,他踉跄地开辟走到他寻找的圣地的路。真的,他还找到了一个篱笆的残余,阿丁达的竹床过去就摆在这篱笆旁边,那篱笆里甚至还插着一根竹钉子，阿丁达过去躺下睡觉前就把衣服挂在这钉子上……。但竹板床和房子一样塌坏了,它几乎已烂成灰尘了。他抓起一把灰尘来,把它压到自己张开了的嘴唇,然后深深地吸了口气……。

第二天，他向照护他的那位老妇女问，阿丁达家园子的舂米槽到哪儿去了。老妇女很高兴听到他说了话，她走遍全村去寻找那个舂米槽。当她告诉沙伊查舂米槽的新主人是谁时，沙伊查默默地跟她走，到了舂米槽前，他数了刻在舂米槽上的三十二道刀痕……

他给了那位老妇女买一头牛所需要的西班牙硬币，然后离开了巴杜尔。在芝朗卡汉他买了一艘小渔船，然后乘这小船扬帆航行几天，最后抵达了楠榜地区，在那儿造反者们在抵抗荷兰的统治。他加入了万丹人的一个邦，主要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寻找阿丁达。因为，他性情温柔，他容易悲伤，不容易记仇。

有一天，当造反者们又一次遭受打击时，他在一个刚刚由荷兰军队夺取、因而还在燃烧的村庄里徘徊。沙伊查知道，在这村庄里被消灭的一个邦主要是由万丹人组成的。他象鬼一样在还没有完全烧毁的房屋周围走来走去，结果在那儿找到了阿丁达父亲的尸体，其胸部有一个刺刀伤口。沙伊查在他身旁看见了三个被杀死的阿丁达的弟弟，他们都还很年轻，几乎还是小孩。稍微远一点躺着阿丁达赤裸的、受到了残酷虐待的尸体。从她胸脯上一个大大的伤口来看，她好象进行了长时间的搏斗，她受了重伤后才结束了这场搏斗。伤口里有一块细长的蓝色麻布……。

这时，沙伊查朝着几个士兵走去，这些士兵把枪口对准最后还活着的造反者，把他们赶到燃烧着的房子的火海里去。沙伊查抓住了那些士兵枪上宽宽的刺刀，然后把自己

身体猛烈地向前压。当刺刀插进他的胸脯时，他又用自己最后的一股劲儿把持枪的士兵推回去了。

不久，巴塔维亚热烈欢呼新的胜利，这次胜利使已经光荣的荷属东印度军队更加光荣。总督给祖国写信报告楠榜地区恢复了安定。荷兰国王根据他的公仆的报告又一次用许许多多的骑士勋章嘉奖许许多多的英雄的勇敢精神。

在教堂里或在祈祷会上，也许有很多感谢上帝的祷词，从虔诚的人的心里升到了天堂，因为这些人听到了“救世军的统帅”又在荷兰的旗帜下参加了战斗……

但这么多人痛苦上帝必关心，
他没有接受今天送给他的祭品！①

我压缩了关于沙伊查的故事的结尾部分。假如我有描绘很悲惨的事情的愿望的话，我会把它写得多一些。读者也一定注意到了，在描写沙伊查在榄仁树下等待阿丁达的情景时，我很犹豫，好象害怕悲惨的结局似的。读者也一定发现了我是如何带着反感、很快地写完那个结尾部分的。而当我开始谈沙伊查时，我并不是这样打算的。起初我担心，为了在描写这种离奇的情景时感动读者，我会需要使用更强烈的色彩。后来我逐渐感到，如果认为应当在我的画里涂更多的血，那便是对读者的污辱。不过，我是能够那么做的，因为在我面前摆着一些文件……，但是，我不这样干，我

---

① 这两句是荷兰诗人托仑斯(1780—1856）写的一首诗的最后两句话。

更想认错。

是的，读者，认错！我并不知道沙伊查是否爱阿丁达。不知道他是否去了巴塔维亚。不知道他是否在楠榜被荷兰的刺刀杀死了。不知道他父亲是否因为没有带证件离开巴杜尔而被用竹棍抽打死了。不知道阿丁达是否用刀子刻了舂米槽来记望月……。

这一切我都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比这一切更多的事情。我知道，并且能够证明，曾经有过许许多多的阿丁达和许许多多的沙伊查，而且，一部特定的虚构的故事，一般包含着普遍的真理。我已经说过，我可以提供一些人的姓名，他们都象沙伊查和阿丁达的父母亲那样，因为受压迫而背井离乡。我并不打算在这一部著作里向必须对荷兰在东印度行使政权的方式发表评论的法庭提供什么材料，因为只有对能够耐心地、聚精会神地、很有兴趣地看这些材料的人，它们才可以发挥证明材料的力量，我不能指望想用读书消磨时间的读者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我没有罗列枯燥乏味的人名和地名，没有搞流水账，也没有把摆在我面前的一份盗窃和讹诈事件登记表抄到书里去。我是试图描绘被抢走其维持生活所必需的东西的那些可怜的人心里可能发生的波动。我甚至可以说：我只是让读者去对此进行猜测，因为我担心自己在描述那些人的感情时会过于自欺欺人，我自己从来没有体验过那些感情呀！

至于对事情的本质我的态度如何呢？唉，我希望我被

叫去，让我证明我写的东西是真事！唉，我希望人们说："你把那个沙伊查塑造成为富有诗意的人……他从来不唱歌……在巴杜尔没有一个阿丁达！"可是，我希望说这话的人有权力和有诚意在我证明我不是骗子之后去伸张正义！

或许从来没有一个撒马利亚人接待过遭到拦路抢劫的过路人，难道因此就能说关于乐善好施的撒马利亚人的比喻①是骗人的鬼话吗？难道因为没有一个农民会在岩石上撒种子，就能说关于播种者的比喻②是骗人鬼话吗？或者，拿更接近我的书的情况来说，难道因为也许从来没有存在过一个小伊娃，就可以否认《黑人的小屋》③所包含的真理？这本书是具有永恒意义的辩护词，不是因为其艺术性或因为作者的才华，而是因为它的目标和给人们留下的印象。难道可以对作者说："您骗人，奴隶从来没有受过虐待，因为……您的书不真实：它是一本小说！"为了让人们把对需要改善黑人处境的认识更深刻地记在心里，她不是也必须讲故事，并且把事实插进这故事里去，而不能搞一个枯燥的平列事实的流水账吗？假如她的书的形式是审判材料，会有人去看它吗？为了能深入人心，真理经常需要借用谎言的外衣，这是她的过错，或者是我的过错吗？

---

① 乐善好施的撒马利亚人的比喻：《圣经》里的一个故事，内容是赞扬一个撒马利亚人毫无利己地帮助遇难的陌生人。

② 关于播种者的比喻：《圣经》里的一个故事。

③ 《黑人的小屋》：指美国女作家斯托（1811—1896）写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小伊娃是书中的人物之一。

某些人也许硬说，我把沙伊查和他的爱情理想化了，我必须问一句，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一点的呢？因为，只有很少的欧洲人认为，放下架子，花点力气，去观察那些被称为“土著人”的种咖啡和甘蔗工具的悲惨遭遇是值得的。但是，即使他们的意见有道理，谁要是拿这类不同意见作为反对我的书的本质的论据，谁就使我获得伟大的胜利。因为那些意见的意思不外乎是说：“您反对的坏事，并不存在，或并不那么严重，因为土著人不同于您的沙伊查……。假如您把您的沙伊查描绘得更准确一些，那么对爪哇人的虐待并不是大坏事。巽他人不唱那种歌儿，不那样爱，没有那种感情，所以……。”

不，殖民地部长，不，退休了的总督们，您必须证明的不是这一点！您必须证明的是老百姓不受虐待，不管老百姓中间有没有伤感的沙伊查式的人。还是说，您敢坚持说抢走不谈恋爱的、不唱悲沉歌曲的、不伤感的人的牛是允许的吗？

假如有人从文学角度攻击我，我就会为沙伊查的形象的准确性进行辩解。但是，在政治领域里，我会立即接受所有关于这种准确性的意见，以防止争论的大问题被转移到错误的领域里去。我完全不在乎被看作无能的画家，条件是只要人们都承认，对土著人民的虐待太严重了！哈弗拉尔的前任写的备忘录上就是这样写的，那位前任曾把这份备忘录交给巡查员弗布吕格，而现在这份备忘录就摆在我面前！不过，我还有其他证据！这是一件幸运的事，因为哈弗拉尔

的前任也可能弄错了情况。

遗憾的是，如果他错了，那么他也为此受到了非常严厉的惩罚。他被暗杀了。

第 十 八 章

一天下午，哈弗拉尔从自己房间里走出来，发现他的蒂妮在前厅里等待他来喝茶。斯罗特灵夫人走出自己家来了，好象要去哈弗拉尔夫妇家似的，但她突然走到篱笆那里去，使劲比划着叫一个刚走进来的男人出去。直到那个人确实走掉了，她一直站在那儿，然后穿过草坪回到哈弗拉尔的家。

"我真想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哈弗拉尔说。但他不想让她认为他不允许她在过去是自己财产的园子里耍点威风，所以他以开玩笑的口气问：

"夫人，您告诉我您为什么把进入您家园子的人都赶走，好吗？假如刚才那个人是卖鸡的，或卖厨房里需要的其他什么东西呢？"

斯罗特灵夫人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哈弗拉尔的眼睛注意到了这一点。

"唉，"她说，"坏人那么多呀！"

"确实如此，到处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您处处刁难别人，好人也不会来呀！来吧，夫人，坦率地告诉我，您为什么这样严密地监视自己的园子？"

哈弗拉尔看着她，徒劳地试图从她湿润的眼睛里看出答案来。他稍微更强烈一点请求她解释……结果这位寡妇失声痛哭，说他的丈夫是在巴朗古昌的区长家里中毒死的。

"他想伸张正义，哈弗拉尔先生，"可怜的妇女继续说，"他想结束对老百姓的虐待。他在会议上和书面材料里奉劝和威胁了首领们……您在档案柜里找到了他的信件吗？"

哈弗拉尔读过那些信，抄件就摆在我面前。

"他一再地同专员谈话，"寡妇继续说，"但一切都无济于事。原因是大家都知道对老百姓的讹诈是为了县知事和在他的保护下进行的，专员则不肯向政府控告县知事，因此所有的谈话的唯一结果是对告状者的虐待。正因此，我的可怜的丈夫才宣称，如果在年终之前情况不好转，他就要直接找总督。那是十一月份的事了。此后不久他出差巡查。他在巴朗古昌区长家里吃了一顿午餐，不久被送回家来了，病得十分严重。他指着胃喊：'火，火。'几小时后他就死了，他这个一向健康的典范的人死了。"

"您请西冷的医生来了没有？"哈弗拉尔问。

"请来了，但他给我丈夫看病的时间很短，因为医生来了不久我丈夫就死了。我不敢把我的怀疑告诉医生，因为我考虑自己处境不允许自己赶快离开此地，而且担心有人会报仇。我听说您跟我丈夫一样反对这里盛行的滥用权力，所以我时时刻刻心中不安。为了不使您和夫人害怕，我向你们隐瞒了这一切，而限制自己仅仅监视花园，防止不熟悉的人进入厨房。"

现在蒂妮明白了斯罗特灵夫人为什么坚持分开管自己的家务，甚至不肯使用"面积很大"的厨房的原因。

哈弗拉尔把巡查员叫来。同时他请求了西冷的医生谈谈斯罗特灵死亡时的症状。他得到的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不符合寡妇的怀疑。据医生说，斯罗特灵是因肝脓疡死的。我没弄清楚这种病会不会突然发作并在几小时之内造成死亡。我想，值得注意的是，斯罗特灵夫人曾经声称，她丈夫一向很健康。但是 我们可不相信她的话，因为人们对健康概念有各种理解，而不行医的人尤其如此。然而，仍然存在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今天因肝脓疡死去的人，有可能昨天还骑马去视察在某些地方宽度为二十小时骑马的路程的山区吗？给斯罗特灵看病的那位医生可能很高明，尽管如此他还是把症状诊断错了，因为他毫无思想准备，不知道这里有犯罪的嫌疑。

不管怎么说，我无法证明哈弗拉尔的前任是中毒死的，因为哈弗拉尔没有获得足够的时间来弄清这件事。但我可以证明他周围的人都认为斯罗特灵是中毒死的，他们还把这种怀疑同斯罗特灵反对不公正的行为的欲望联系在一起。

巡查员弗布吕格走进了哈弗拉尔的房间。后者简短地问道：

"斯罗特灵先生死亡的原因是什么？"

"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中毒死的？"

“我不知道，可是……”

“把话说明白点，弗布吕格！”

“但他试图反对滥用权力，跟您一样，哈弗拉尔先生，后来……后来……”

“怎么？继续说！”

“我坚信，假如他在这里多呆一些时间他会中毒死的。”

“把这些写下来！”

弗布吕格把这些话写下来了。他的报告摆在我面前！

“还有一点。有没有人讹诈勒巴克老百姓？”

弗布吕格没有回答。

“回答，弗布吕格！”

“我不敢。”

“写下，写你不敢回答！”

弗布吕格把这些话写下来，这些话就在我面前。

“好！还有：你不敢回答我最后的问题，但前不久当我们谈论有人放毒时，你对我说，你是你在巴塔维亚的几个姐姐唯一的依靠，对吗？这是不是你恐惧的原因，和我总是称为半心半意的那种作风的基础？”

“是的。”

“把这写下来。”

弗布吕格把这写下来了，他的声明摆在我面前！

“很好，”哈弗拉尔说，“现在我知道得已经够了。”弗布吕格可以走了。哈弗拉尔出去同小马格斯玩耍，他特别亲热地亲了孩子。斯罗特灵夫人离开后，他叫孩子走开，然后

叫蒂妮到他的房间来。

“亲爱的蒂妮，我有件事要求你！我希望你和马格斯到巴塔维亚去，我今天就要控告县知事。”

她扑过去拥抱他，她第一次不肯听他的话，哭着哀求：“不，马格斯，不，马格斯，这我不干……这我不干！我们要同甘共苦！”

哈弗拉尔曾说过，她同阿尔的妇女一样无权擤鼻子，他这样说不对吗？

他写了一封信，然后把它寄走，这封信的抄件就在这里。我已经大体上描绘了哈弗拉尔写这封信的背景，所以我觉得不需要向读者指出这封信反映的坚定的责任感，也不需要告诉读者哈弗拉尔宽宏大量地保护了县知事免遭太重的处分。但有一件事告诉读者是有必要的，即读者要注意他是很谨慎的。他只字未提刚刚发现的情况，以防止没有把握的事情——这些情况很重要，但未得到证实——削弱自己的控告。他的打算是，先撤县知事的职和控制其追随者，然后要立刻把自己的前任的尸体挖出来，对它进行科学的研究。然而，他没有得到机会来实现自己的打算。

在正式材料的抄件里——这些抄件字字句句都同原文一致——我删掉了可笑的称呼，用简单的人称代词代替了它们。我相信我的读者都有良好的修养，都能接受这些修改。

第八十八号

秘密

急

致万丹专员：

自从我一个月以前来这里任职以来，我的主要活动是调查土著首领们在组织无酬劳动、征收食物等方面如何履行自己对待老百姓的义务。

我很快地发现，县知事自作主张地为自己的需要叫大批人来干活，人数大大超过法律上允许他拥有的无酬用人和卫士人数。

我必须进行抉择：要么立刻正式汇报情况，要么对那位土著的高级官员软硬兼施，促使他改邪归正。我的目的是既阻止滥用权力，而同时又避免那位年老的政府工作人员遭受太严厉的处分。这样做是因为特别考虑到了他经常看到坏的榜样，都因为考虑到了这样一种特殊情况，即他等待着万隆和展玉的县知事这两位亲戚来访，至少是后一个人的来访，我想此人已经携带大批随从朝这里来了。因此，我们的县知事比其他时候更加觉得自己是被诱惑来用非法手段安排必要的接待工作，而如果注意到他经济上的困难，他似乎必须这样做。

这一切导致我对已经发生的一切采取从宽处理的办法，但绝不意味着我今后会让步。

我敦促县知事立即停止任何非法活动。

我是如何暂时试图用温和的手段推动县知事履行义务，我曾经通过内部方式向您报告过。

但事实告诉我，县知事露骨和无耻地把我的规劝当作耳边风，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根据就职誓言向您报告：

我控告勒巴克县知事拉登·阿迪巴提·卡达纳达内加拉犯了滥用权力的罪行，因为他非法占用了臣民们的劳动。我怀疑他讹诈老百姓，强迫他们上交自己的产品，而县知事要么不付钱，要么根据任意定的价格付钱——这钱当然太少。

此外，我怀疑巴朗古昌的区长——县知事的女婿——参与了上述犯罪事实。

为了能够很好地调查上述两件事，我冒昧地向您建议命令我：

一、尽快地将勒巴克县知事送到西冷，而且要保证他出发之前或在旅途中没有机会通过收买或其他的办法去影响我需要的证人；

二、暂时拘留巴朗古昌的区长；

三、对级别低一些的人，如果是县知事的亲戚，而且可以认为会影响即将进行的调查的准确性的，也要采取同样的措施；

四、立即开展调查工作，立即报告调查结果。

此外，我又冒昧地请您考虑设法取消展玉县知事的来访。

最后，我荣幸地向您保证——这对您来说是多余的，因为您比我更了解勒巴克县——从政治角度看，严厉处理这些事不会引起什么问题，我更担心如果不弄清这些事倒会出现危险。因为，我已经了解到，贫民百姓已经很长时间在盼望解放，据一个证人说，掠夺使贫民百姓感到绝望。

通过写这封信我履行了艰难的义务，为此所需要的力量我是部分地从这样的期望汲取的：我期望到时候能拿出一些东西来赔偿老县知事，虽然他是因为自己的过去陷入这种困境的，但我还是非常可怜他。

勒巴克副专员

马格斯·哈弗拉尔

一八五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于兰加士勿涧

第二天答复他的是……万丹的专员？不，不！是斯莱默灵先生，是万丹专员以私人身份答复了他！

这一答复是很宝贵的材料，它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荷属东印度政府的工作方法。斯莱默灵先生抱怨说，“哈弗拉尔事先没有把第八十八号函提到的事口头告诉过他。”当然啦，如果告诉了他，就会有更多的机会来“调和矛盾”。他还说：“哈弗拉尔打扰了他繁忙的活动！”

这位专员肯定正忙于写关于安静的安宁的年终报告！那封信就摆在我面前，我不相信自己眼睛。我重新读勒巴克副专员的信……我把他和万丹的专员，即哈弗拉尔和斯莱默灵排在一起……

那个夏尔曼真是个可恶的混蛋！您应当知道，读者，巴斯蒂安又经常不来办公室上班，因为他患关节炎。我认为，浪费我们拉斯特公司的资金是丧尽天良，因为在原则方面我是不可动摇的；所以我前天想到了夏尔曼写字也还是挺漂亮的，他又显得那么穷，因此肯定可以用很低的工资雇佣他；我觉得自己有义务为公司用最便宜的办法找人顶替巴斯蒂安。因此我到莱登长横街去了。小店的妇女站在前面，但她好象没有把我认出来似的，虽然我上次非常清楚地

告诉了他我是德劳格斯托佩尔，是住在月桂河街的咖啡经纪人。没有被别人认出来总是令人不太高兴的，但因为现在不那么冷了，而且上次我是穿皮大衣来的，所以我认为这就是那妇女没认出我来的原因，我不在乎……我的意思是不在乎被她贬低。因此我再次说我是德劳格斯托佩尔，住在月桂河街，是咖啡经纪人，请求她去看看那位夏尔曼是否在家，因为我不愿意跟上次一样同他的妻子打交道，因为她老是不满意。可是，那小贩不肯上楼。“我不能一整天为那穷光蛋的一家人爬楼梯呀，”她说，“您自己去看看好了。”接着她又描绘了房子里的楼梯和小厅，这我完全不需要，因为我去过一次的地方我都能重新认出来，这是因为我总是注意一切。在事业中我也发挥这一优点。这样，我就爬上了楼梯，敲了我已经熟悉的门，门被我向里推开了。我进去了，在屋子里我一个人也没看到，所以我又环顾四周。这儿并没有什么可看的。带有花边的半条裤子挂在椅子上……这样的人为什么要穿有花边的裤子呢？在一个角落里摆着一只不很重的旅行用的皮箱，我想象自己把它提起来了。壁炉台上摆着一些书，我翻了一翻这些书。这些书十分奇怪！有拜伦、贺拉斯、巴斯蒂亚特、贝朗瑞的几本书，还有……您猜猜看是什么？一本《圣经》，一本完整的《圣经》，里面还有人们怀疑其真实性的经书呢！我是没有估计到夏尔曼会有一本《圣经》。而且他好象还读了这本《圣经》，因为我发现一张一张的纸片上有许多笔记，它们同《圣经》有关系——他说，夏娃是两次降生的……这人疯了！可是，所有的笔记

的手写字体同那讨厌的包裹里的文章一样。特别是约伯的书好象被他努力研究过，因为这本书好几页被撕掉了。我想，他开始感觉到上帝在批评他，所以他就想通过看《圣经》争取上帝的宽恕。我对此没有什么意见。可是，在等待过程中，我发现了桌子上有一只妇女手工盒。我不在意地去看了它。里面有几只未织好的小孩袜子，还有很多打油诗。也有一封信，从信封上的字来看，是给夏尔曼夫人的信。信已被打开了，看起来好象后来有人生气地又把它捏成一团。我有一个坚定的原则，那就是我永远不会去看不是给我写的东西，因为我认为那样做不礼貌。如果与我无关，我从不那样做。但现在我突然感觉到，看一看这封信的内容是我的义务，因为它可能会告诉我，找夏尔曼是符合人道主义的目标的。我想到，上帝始终保护自己的儿女，因为他这次意外地给我一个机会来了解夏尔曼的一点情况，从而保护了我，不让我因为给一个下流的人办好事而遇到危险。我总是细心注意上帝的这类指示，这已多次给我的生意带来了好处。我十分吃惊地看到，夏尔曼夫人出身于一个高贵的家庭，至少签那封信的亲戚在荷兰是很有名的人物，信的美好内容也确实使我很高兴。作者好象是积极为上帝工作的人，因为他写道："夏尔曼夫人应当同那个穷鬼离婚，他让她过穷困生活，他没本事养活一家人，而且还是一个混蛋，欠了债……；信的作者还说很关心她的处境，虽然她是自讨苦吃的，因为她同上帝背道而驰，听从了夏尔曼……；还说她应当回到上帝的怀抱里来，那时全家可能会团结起来，帮助

她找针线活儿干。但她首先必须同夏尔曼离婚，他实在是全家的耻辱。”

简而言之，连在教堂里她也不会得到比这封信的内容更多的教育。

我了解得足够了，我感谢上帝以这种奇迹般的办法提醒了我。如果没有这一提醒，我这好心肠的人肯定又要吃力不讨好了。因此我再次决定，在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替换他之前，还是把巴斯蒂安留下，因为我不忍心赶走一个人，而且此刻我们工作忙，不能缺一个人。

读者肯定想知道，最后一次去罗塞梅耶尔家吃饭时我心情如何，玩游戏时赢了没有？我没有去罗塞梅耶尔家吃饭。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到德里伯根去了，我把妻子和玛丽也带去了。我的岳父，即老拉斯特，他是第一个拉斯特的儿子——在他那时候拉斯特公司里还有梅耶尔，但现在他们早就没有股份了——我的岳父经常说很想看看我的妻子和玛丽。正好天气相当好，我也害怕斯特恩会象他曾威胁过的那样去讲爱情故事，所以我突然想起了岳父的邀请。我同我们的会计谈了自己想法，他是很有经验的人，经过深思熟虑他建议我好好考虑我的计划。我立刻同意这样做，因为我总是雷厉风行地落实自己的决定的。第二天我就意识到了他的建议多么高明，因为夜里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即最好推迟到星期五才作出决定。总之，在考虑所有因素之后——有许多有利的因素，但也有许多不利的因素——我们走了，是星期六下午走的，星期一早上回来的。

假如这一切同我的书没有密切的关系，我不会详述这一切的。我首先希望让您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对斯特恩上星期天肯定贩卖的荒唐的故事提出抗议。他说到了一个死人，那死人听到了一些什么，这算是什么故事？玛丽谈起了这个故事。她是从做糖生意的罗塞梅耶尔家那儿听到的。其次是因为我现在又一次确证了，那些关于在东方的贫困和动荡的故事，都是纯粹的谎言。您瞧，旅行可以让一个人有机会很好地看穿事情的真相。

是这样的，那个星期六，我岳父接受了一个曾经在荷属东印度当过专员、现在住在很大的别墅的绅士的邀请。我到那儿去了，说老实话，他热情地招待了我们，我对此赞口不绝。他派了马车接我们，车夫穿着红背心。现在天太冷了，我们没有去参观夏天应当是很美的别墅周围的园子，但是在别墅里你什么也不想要了，因为这儿供你娱乐的东西应有尽有：有打台球的大厅，有一间图书阅览室，还有一间象温室那样用铁柱子、玻璃屋顶和玻璃墙壁建成的走廊，有一只鹦鹉坐在银制的凳子上。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因此立刻说，善有善报，一向如此。那位绅士对自己的事是管得很好的，因为他竟有三枚骑士勋章。他拥有一座美丽的别墅，在阿姆斯特丹还有一幢房子。晚餐的点心都有巧克力和奶油装饰，侍候我们吃饭的用人也都穿红背心，同车夫一样。

因为我很关心荷属东印度事务——为了咖啡——我就把话题引到这儿来，我很快地明白了应当抓住什么。那位

专员告诉我，他在荷属东印度的日子一直过得很好，所以那些关于老百姓有不满情绪的故事完全是个骗局。我把谈话转移到夏尔曼。那位专员认识他，认识他非常不好的一些侧面。他向我保证，把那人赶走是做得非常对的，因为他是一个对一切都很不满意的人，他老是指责一切，而他自己的行为却很成问题。他不断地拐骗一些姑娘，把她们带到自己妻子那儿，他也不偿还自己的债务，这是很不象话的。因为我读了他家那封信，我知道这些指控都是有根有据的。我很高兴如此正确地判断了事情，我对自己很满意。我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我指的是我对事情的判断总是正确的这一点。

那位专员和他的妻子是可亲的、好客的人。他们给我们讲了他们在荷属东印度的生活方式。那边的生活确实很舒适。他们说，他们在德里伯根的别墅只有他们在爪哇内地的园子的一半，那个园子的管理至少需要一百个人。但是，那些人干这活儿不要钱，是完全出自爱戴专员干的，这确实又证明了专员是受人尊敬的。他们还说，离开东印度前卖家具时，卖价比原价多十倍，因为土著首领们都很希望从待他们很好的专员那儿买一件纪念品。我后来把这一切告诉了斯特恩，他硬说这是强迫的结果，他可以从夏尔曼的包裹里找到证据。我告诉他那夏尔曼是个骗子，他拐骗了姑娘——象在布塞灵和瓦特曼的公司里工作的那个年轻的德国人那样——我还告诉他，我完全不重视他的看法，我现在已经从专员那儿亲自了解到了事情的真相，我不需要从夏

尔曼先生那儿学习任何东西。

那次吃饭还有其他来自东印度的客人，其中有一位很富的绅士，他至今还从茶叶的买卖赚大笔的钱，爪哇人为了很少的钱为他种茶，政府以高价向他收购茶叶，目的是鼓励那些爪哇人好好干。他对殖民地政府赞口不绝，说他坚信政府买他的茶赔好多钱，政府确实大公无私，因为它一直为他的茶出很高的价格，而这茶并没有什么价值，他自己就不爱喝这茶，而一直喝中国茶。他还说，有一位总督不顾有人计算政府会大大吃亏延长了所谓的茶叶契约①的有效期，这位总督确实是一位能干的好人，特别是对过去认识他的人他是很忠实的朋友。这位总督完全没理睬关于买茶吃亏的议论，而当有人谈论废除这些契约时，我想那是在一八四六年，他做了一件大好事，即决定还是继续买茶叶。"是呀，"他喊道，"听到有人诽谤这样高尚的人，我真是怒气冲天！假如没有他，我就倾家荡产了。"接着他叫人把他的一辆小马车开出来，这马车实在太漂亮了，马也膘肥体壮，所以我完全可以明白他为什么如此衷心感谢那样的一位总督。看到如此感人的、生动的事迹，你心里会感到快活的，特别是如果把它同夏尔曼那样令人讨厌的人的抱怨和诉苦相比，你就更感到快活了。

第二天那位专员回访了我们。爪哇人给他种茶的那个

---

① 茶叶契约：荷属东印度同茶商签订的契约，按照这契约的规定，政府以固定价格购买茶商的茶叶，不管质量如何。1845年，政府延长了契约有效期。

先生也来了。他们都是好人，同时也是很讲究排场的大人物！他们二人同时问了我们打算乘什么样的列车抵达阿姆斯特丹。我们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后来一切都一清二楚了，因为当我们星期一早晨抵达阿姆斯特丹时，火车站那儿有两名用人等待我们到来，一个穿红背心，另一个穿黄背心，他们同时告诉我们，他们都收到了电报叫他们用马车接我们。我的妻子给他们弄糊涂了，而我在想，假如布塞曼和瓦特曼看到了这场面，他们会说什么呢？我的意思是，假如看到同时有两辆车在等待我们去坐。可是，选择哪一辆车回家很不容易，我不能因为拒绝某一方的关心而得罪另一方。我感到十分难办。但我终究还是摆脱了这种最困难的处境。我让妻子和女儿坐红马车——我的意思是坐穿红背心的那个用人的马车——而我自己坐上了黄色的……我的意思是黄马车。

那些马跑得多快呀！在天天都很肮脏的维斯佩尔街，它们踩的泥水左右两边高高地飞溅。这一切好象又是命运安排的，流浪汉般的那个夏尔曼就在那儿驼着背、低着头走路，我看见他试图用脱光了毛的外衣袖子擦掉自己苍白面孔上的一滴一滴泥水。我很少比这次更高兴地出去过，我的妻子也这样认为。

第十九章

斯莱默灵先生在致哈弗拉尔的私人信里告诉他，虽然自己“工作很忙”，但还是准备第二天到兰加士勿洞来，以便共同商讨如何办理。非常了解这种商讨意味着什么的哈弗拉尔——他的前任曾经多次同西冷的专员私下商量过事情——写了下边的一封信，为了让专员在抵达勒巴克县府之前看到这封信，他叫人把信尽快送走。这封信不需要任何评论。

第九十一号

秘密

急

昨天中午十二点钟，我荣幸地将一份紧急备忘录寄给您，其主要内容如下：

经过长期调查，在徒劳地试图用温和手段促使有关人员痛改前非，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根据自己的就职誓言指控勒巴克的县知事滥用权力，我还怀疑他搞讹诈。

在那封信里我冒昧地建议您把那位土著首领调到西冷去，以便在他离去和消除他庞大的家族的破坏性影响之后，对我的指控和怀疑的根据进行调查。在作出这项决定之前，我考虑了

很久，或更正确地说，考虑了很多问题。由于我汇报过情况，您知道我曾经力图通过规劝和告诫保护老县知事免遭不幸和耻辱，还尽力避免使自己由于给他带来不幸和耻辱——哪怕我只是这一切不幸和耻辱的一个近因——而感到极其痛苦。

但另一方面我看到了多年来受压榨的、深受压迫的老百姓，我想到必须有个样板——至少如果这个案件的反作用不结束对老百姓的讹诈，我还得继续向您报告许多其他的类似事件——所以，我再重复一次，经过深思熟虑，我履行了自己的义务。

此刻我收到了您友好和尊贵的私人信件，内容是通知我您明天将来这里，同时也暗示我，如果事先在私下处理了这件事，事情更好办些。

因此，明天我将荣幸地与您相见，正因此我冒昧地给您送去这封信，以便能在明天的会晤之前提一提以下的想法。

我进行的关于县知事的行动的一切调查都是绝密的。只有他自己和他的助理知道此事，因为我真诚地通知了他。连巡查员现在也只是部分地了解我的调查结果。这样保密有两个目的。起初，当我还希望能叫县知事悬崖勒马时，保密的目的是避免使他在我成功后威风扫地。他的助理于本月十二日还代表他特意感谢我这样保密。但是，后来我开始对我的努力能否带来好结果感到失望，或者说得更清楚一些，由于刚听到的一件事①，我气愤极了。这时，如果继续保持沉默，那就等于参与犯罪，这时我是为了自己的需要才坚持保密的，因为我也有义务保护自己和自己的一家。

写了昨天那份备忘录后，如果其中的内容是假的、没有根据

① 刚听到的一件事：指前副专员斯罗特灵被毒死一事。

的、主观臆造的，我就没有资格为政府服务了。也许我证明了或让我有机会证明这几件事；我做了“一个好的副专员应该做的事情”①；我完全达到了给我安排的职务所要求的资格；我没有盲目和轻易地拿十七年艰苦工作的工龄当作赌注，而更重要的是，没有拿妻子和孩子的利益当作赌注……。然而，如果我不是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调查，如果不防止罪犯掩护自己，我能证明他所有的罪行吗？

县知事如果发觉一些蛛丝马迹，就会派信使给正在赶路的侄儿送急信，他不下台对他这个侄儿有利。县知事要求侄子不惜一切代价地给他钱，然后他再大方地把这钱分给每个他近期得罪过的人，其结果可能是——我希望不必说：将是——我轻易地下了结论，简而言之：我是无用的国家雇员，如果不想说得更重一些。

为了保护自己免遭这种情况，我写了这封信。我最尊敬您，但我了解所谓的“东印度官员精神”，而我是没有那种精神的。

您暗示，早先私下处理此事会更好一些，这使我担心您想私下与我谈话。我在昨天的信里谈的一切，都是真的。但如果在把县知事从这里调离之前，处理此事的方式导致我的指控和怀疑被公布，那一切就可能显得好象不是真的。

我不可以向您隐瞒，由于我昨日派人去西泠送急信，我担心甚至连您意外的到来也会打草惊蛇，过去始终不听我劝告的罪犯会尽力争取否认自己有罪，哪怕只是最小的罪。

我现在仍然荣幸地坚持我昨天写的备忘录的每句话，可是我在此要冒昧地指出，我那份备忘录里还有这么一个意见：应在

① “一个好的副专员应该做的事情”：荷属东印度副专员就职誓言的一句话。

调查之前调走县知事，要把依赖于他的人暂时控制起来。我认为，如果您不肯同意我关于调查方法的建议，即关于不偏不倚地、公开地和特别是自由地进行调查的建议，我就再也不能为我所提出的问题负责。如果不调走县知事，那种自由是不存在的。我的谦虚的看法是，把他调走没有什么危险性。您可以对他说，是我指控他，是我怀疑他的，如果他无罪，将遇到危险的不是他，而是我。我自己认为，假如调查证明，我的行动欠考虑，或只不过是太仓促，那就应当撤我的职。

什么太仓促！好多年，好多年，一直存在滥用权力的现象！

什么太仓促！假如一个老实人的任务是捍卫自己最深刻的意义上的同胞的幸福，而他们受到掠夺和压榨，他能睡得着觉吗？能生活，能享福吗？

是的，我在这里工作时间不长，但我希望您能考虑这个问题：县知事干了些什么，干得好不好？而不去考虑这一切是不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干的。对我来说，任何充满讹诈和压迫的一段时间，都太长了。如果是因为我的疏忽、失职、调和作风，而使别人遭受一秒钟的苦难，我也要感到压力很重的。

我非常后悔拖了好多天才正式向您汇报情况，我请求您原谅我这一过失。

我冒昧地请求您给我机会来证实我昨天写的信是正确的，我要努力争取消灭勒巴克县里自古以来破坏社会繁荣的寄生虫，我希望您能帮助我免遭失败。

因此，我又一次冒昧地请求您明确同意我为解决这问题将采取的行动，这行动其实只包括调查、报告和建议。还请求您在不事先进行直接或间接的通知的情况下，把县知事调走。此外也请您调查我昨天写的第八十八号函里向您汇报的情况。

勒巴克副专员

马格斯·哈弗拉尔

一八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晚十一时

于兰加士勿洞

专员是在途中收到这封哀求不要保护罪犯的信的。他抵达兰加士勿洞一小时后，便拜访了县知事，两人会晤时他问后者：对副专员有什么意见？他，阿迪巴提需要不需要钱？县知事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完全没有意见，我发誓没有什么意见！"对第二个问题他作出了积极的回答，接着专员把专门带来的几张钞票从背心口袋里掏出来，交给了县知事。读者当然明白这一切全是背着哈弗拉尔干的，等下我们还将了解到，哈弗拉尔后来是如何知道这种无耻行径的。

当斯莱默灵专员在哈弗拉尔家门口走出马车时，他的脸色比平常更苍白，他说话时词与词之间的停顿时间比任何时候都长。他是非常善于调和折衷和起草关于安定的形势的年终报告的人。现在他突然收到了这样的信，这些信里丝毫没有常见的官方的乐观精神，也没有对事实的巧妙的歪曲，也没有担心政府会因为作者用坏消息麻烦它而不满意的情绪。对专员来说，这不是件小事。万丹的专员吓坏了。假如读者能原谅我描述不体面的场面，那么为了描述得更正确，我想把他比作一个小流氓，这小流氓在抱怨传统的习俗被强奸了，因为一个性格古怪的小伙伴打了他，但事先并没有诅咒他。他首先问巡查员，为什么没有设法

阻止哈弗拉尔提出控告？可怜的弗布吕格，他对控告一无所知，所以也这样说，但专员不信。斯莱默灵先生怎么也不能相信，一个人怎么可能独自一人、不经长期考虑或与别人“密商”就自我负责地去如此史无前例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但因为弗布吕格完全如实地坚持说不知道哈弗拉尔写了信，专员在多次感叹表示充满怀疑的惊奇之后，最后不得不让步，然后——不知为什么——开始念起那些信来了。

弗布吕格听了信的内容后心情如何难受是难以形容的。他是个老实人，假如哈弗拉尔要求他证实信的内容的话，他决不会说谎。但即使他不是个老实人，他在许多报告中也没能始终避免讲真话，尽管说真话有时很危险。假如哈弗拉尔利用这些报告，情况会怎么样呢？

念完信后，专员表示如果哈弗拉尔收回这些信件，好象没写过这些信似的，他将感到高兴。哈弗拉尔坚决婉拒这样做。专员徒劳地试图动员哈弗拉尔收回信件后，他就说他唯一剩下来的办法是调查控告的根据，因此他不得不请求哈弗拉尔把证人叫来，以证实他的控告。

可怜的爪哇人，你们在山沟里逃跑时，长刺儿的灌木使你们遍体鳞伤，假如你们今天听见了专员的要求，你们该多么害怕呀！你们会心惊肉跳的！

可怜的弗布吕格！您是第一个证人、主要的证人、由职务决定的证人、职责和誓言要求作证的证人！您已经发表了书面的证词！即材料就在桌子上，在哈弗拉尔的手下面。哈弗拉尔回答说：“专员先生，我是勒巴克的副专员，我向老

百姓许诺过要保护他们免遭讹诈和欺负，我控告县知事和他在巴朗古昌的女婿，只要您给我信中建议的机会，我会证明我的控告是有根据的，而如果我的控告是假的，那就算我犯了诬告罪！”

弗布吕格心情十分舒畅！

专员却觉得哈弗拉尔这番话很奇怪！

他们谈话的时间很长。斯莱默灵先生的确很礼貌，而且很有教养，他很礼貌地动员哈弗拉尔放弃那些错误的原则。但后者同样礼貌地、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的观点。结局是专员不得不让步。他威胁说，这样，他就不得不让政府研究有关信件了。对哈弗拉尔来说，这是一个胜利。

谈话结束了。专员拜访了阿迪巴提——我们早就知道专员在那儿有好多事要办——然后在哈弗拉尔家吃了简单的午餐。接着他急忙地回西冷去了。他说："因为。我。工作。特别。忙。"

第二天，哈弗拉尔收到了万丹专员寄来的一封信，从我下边抄下来的哈弗拉尔的复信可以了解专员来信的内容。

第九十三号

秘密

我荣幸地收到了您本月二十六日寄来的秘密急件，该备忘录的主要内容是：

您认为有理由不接受我于本月二十四和二十五日写的第八十八和九十一号公函提出的建议；

您希望事先得到内部的通知；

您反对我在上述两封信里阐述的我所做的事情；

最后，您给我下了几道命令。

根据前天口头商量的结果，我现在荣幸地又一次向您保证：

我完全尊重您职权的合法性，您可以自己选择要不要接受我的建议；

我会严格地执行您的命令，即使要我自我欺骗的话，我也会好象您在场似地执行命令，就好象您看到我做什么或说什么，更准确地说：好象看到我不做什么和不说什么。

我坚信自己履行了义务，我的所作所为的目的和执行命令的方式都完全合乎我的义务，我丝毫没有偏离自己义务的要求，我做的仅仅是自己的义务。

行动之前我考虑了很久，就是说，在进行调查、汇报问题和提出建议之前，我想了很久，如果我犯了哪怕是最小的错误，那决不是因为我太着急。

如果今后又出现同样的情况，我会重新这么干，我会做或不做完全一样的、毫无差别的事情，不过我会更快一些。

即使比您更高的权威指责了我做的什么事情——除非他指责的是我的古怪的作风，这是我本质的一部分，象口吃的人不能为自己缺点负责那样，我同样无法为作风上这一缺点负责——即使……可是，不，不会是这样的，但即使如此：*我履行了自己的义务*！

然而，虽然我不奇怪，我感到痛苦的是，您为什么跟我看法不一致。就我个人来说，如果这是您对我个人的误解，我就无所谓了，但是这一切涉及到一个原则，我的良心有理由要求弄清谁的看法是正确的，您的看法还是我的看法。

我不能以另一种方式为国效劳，我只能象我在勒巴克所做的那样工作。如果政府希望我以另一种方式为它服务，我应当象一个诚实的人那样请求您解雇我。我将不得不在三十六岁时试图重新开创另一个事业。我工作了十七年，这是充满艰难困苦的工作的十七年，我把自己生命中最有力量的十几年都献给了自己认为是自己义务的事业。我被解雇后，我又得乞求荷兰贸易公司给我一点面包来养活我的妻子和孩子，我可拿给公司交换的是自己的一些想法，也许公司认为我双臂的力量比我灵魂的力量更有价值，这时我就会用推小车或拿锄头劳动去交换面包来。

但是，我不能，也不愿意相信总督阁下会同意您的看法的。所以我有责任在采取上一段里写的痛苦的极端措施之前，尊敬地请求您向政府提出如下的建议：

写信给万丹专员，表示赞同勒巴克副专员在他于本月二十四和二十五日的第八十八和九十一号备忘录里提到的行动。

或者：

叫上述副专员检查在将由万丹专员指责的问题上自己应负的责任。

最后，我荣幸地感谢您，并向您保证，唯一能使我抛弃自己长期思考的、冷静而热切地拥护的原则的是……真的，这只能是您在前天的会晤中同这些原则进行斗争的认真和礼貌的态度。

勒巴克副专员

马格斯·哈弗拉尔

一八五六年二月二十八日于兰加士勿洞

斯罗特灵夫人的怀疑有没有根据，她的孩子为什么变

成没有父亲的孩子，这我们先且不谈，我们先只接受可以被证明的事情，即在勒巴克在履行义务和中毒死亡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的这件事——尽管这种联系也是存在于人们的看法之中。即使如此，任何人都能明白，在专员来访之后，马格斯和蒂妮过着充满忧愁的日子。我想我没有必要去描绘做母亲的蒂妮的恐惧，每当她把饭菜递给小孩子时，她就要不停地想自己会不会毒死自己的宝贝？而且，小马格斯是结婚七年才生下来的，是他父母向上帝"乞讨"后生的，好象这小鬼知道作为这样的父母亲的儿子生到这个世界上没什么好处似的！

哈弗拉尔等待了二十九个漫长的日子后总督才回信……但我们还没有到谈这信的时候呢。

在专员徒劳地试图动员哈弗拉尔收回自己的信或出卖信任他的勇气的那些可怜的人之后不久，弗布吕格走进了哈弗拉尔的办公室。这位老实人面色苍白，几乎说不出话来。

"我到县知事那儿去了，"他说……"太卑鄙……但不要出卖我。"

"什么？我不要出卖你？"

"你发誓不利用我说的任何一句话吗？"

"又是半心半意，"哈弗拉尔说，"但是……好吧！我发誓。"

这时弗布吕格讲了读者已经知道的那些事，即专员问了阿迪巴提他能不能给副专员提什么意见，并且同时非常

意外地问了阿迪巴提要不要钱，然后给了他钱。这一切是县知事亲自告诉弗布吕格的，县知事问了他专员到底为什么这样做？哈弗拉尔很愤怒，但没有吭声。

第二天弗布吕格又来了，说杜克拉里批评了他让哈弗拉尔孤军作战地对付这样的对手是很不高尚的，所以他弗布吕格今天来告诉哈弗拉尔再也不要受誓言的约束。

"好，"哈弗拉尔大声说，"把一切写下来！"

弗布吕格把一切写下来了。这份材料也摆在我面前。

读者其实早就知道了我为什么很轻易地不再强调说，关于沙伊查的故事的真实性有法律根据。

在杜克拉里批评他之前，胆小的弗布吕格竟敢相信哈弗拉尔的誓言，尽管这些事会强烈地引诱哈弗拉尔不遵守誓言。这真是非常动人的！

还有一件事。自从我这里讲的事情发生后已过去了好多年。在这一段时间里，哈弗拉尔受尽折磨，还看到自己一家受苦受难，有关的证明材料就摆在我面前，他好象一直在等待……我给您看看他亲笔写的几句话：

我在报纸里看到，斯莱默灵先生被封为荷兰狮子骑士。他现在好象是日惹的专员。因此，如果我现在把勒巴克的那些事情揭露出来，弗布吕格不会受到什么危险。

第二十章

天黑了。蒂妮在内厅里看书，哈弗拉尔在画一幅刺绣图案。小马格斯在玩拼图游戏，他很生气，因为始终找不到"那位太太的红色的身子"。

"这样画好吗，蒂妮？"哈弗拉尔问，"看，我把棕榈树画得大一点……这样它正好符合霍卡思① 关于美的线条的理论，对吗？"

"是的，马格斯！但穿线的窟窿互相挨得太近。"

"这样？那么其他的布条呢？马格斯，让我看看你的裤子！唉，你用的是那个布条呀？啊，我还记得你是在哪儿绣过这图案，蒂妮！"

"我记不得了。在哪儿呢？"

"在海牙，当时马格斯生病，医生说他的头的形状很不正常，要很好地照顾他，防止脑子肿胀，我们吓死了。正是在那几天你忙着绣这裤子上的布条。"

蒂妮站起来了，亲了亲孩子。

"我找到了她的肚子，我找到了她的肚子，"小孩高兴地

---

① 霍卡思：1697—1764，英国美术理论家，认为蛇的线条最美。

嚷嚷，接着把红色太太的图拼好。

“谁听见木鼓被敲响了？”母亲问。

“我，”小马格斯说。

“那是什么意思呢？”

“该睡觉了！可是……我还没有吃饭呢。”

“先给你吃饭，这是当然的罗。”

蒂妮站起来了，给孩子端来了简单的饭菜。饭菜好象是从一个摆在她房间里的、严密封锁的柜子里拿出来的，因为她拿东西时可以听见她打开好几把锁。

“你给他吃什么呢？”哈弗拉尔问。

“啊，请放心，马格斯：这是从巴塔维亚运来的装在铁盒子里的饼干！糖也一直是锁在柜子里的。”

哈弗拉尔的思想又回到了他思路刚才被打断的地方。

“你还记得吗？请那医生看病的钱我们还没有付呢！……唉，这真艰难！”

“亲爱的马格斯，我们在这里花钱这么少，很快就可以还清所有的债务！而且，你很快会被提升为专员的，在很短的时间内一切都会安排好的。”

“正是这件事使我难过，”哈弗拉尔说，“我很不愿意离开勒巴克……我给你解释一下。你难道不认为马格斯病好了后我们更喜欢他吗？同样，如果治好了可怜的勒巴克已患了多年的癌症，我也会更热爱它。关于提升的想法把我吓坏了，这里不能没有我呀，蒂妮！可是，另一方面，如果考虑到我们还欠债……”

“一切都会好的，马格斯！即使把你从这里调走了，你以后当上了总督也可以帮助勒巴克。”

哈弗拉尔生气地在刺绣图案上画了一道道的线！他画的花表现出愤怒的心情来了，他画的腰带窟窿显得有棱角，而且很尖，好象是要互相刺穿似的。

蒂妮明白自己说错了话。

“亲爱的马格斯……”她温柔地开始说。

“见鬼！你想让那些可怜虫挨饿那么长时间？你能靠吃砂子生活吗？”

“亲爱的马格斯！”

但是他跳起来了。今晚他再也不画画了。他愤怒地在内厅里来回走，最后用任何陌生人都会认为是粗暴和生硬的语调说起话来了。可是蒂妮并不这样认为。

“那些办事拖拉的人真该死，那种调和折衷的作风真可恶！我为了伸张正义在这儿干待了一个月，可怜的老百姓却受着极大的折磨。看来县知事以为谁都怕他！看……”

他走进自己的办公室，然后手里拿着一封信回来了，这封信就摆在我面前，读者！

“看，在这封信里，他竟然敢向我建议让他非法召集的人来干什么样的活儿。这不是无耻至极吗？你知道那些人是谁吗？那是带小孩子，带婴儿的妇女，还有孕妇，她们从巴朗古昌被赶到县府来为县知事干活！这一带已经没有男人了！这些妇女没有吃的，她们在马路边露宿，她们吃砂子！你能吃砂子吗？难道直到我当上了总督她们一直要吃

砂子吗？见鬼！”

当马格斯对他的爱妻说这些话时，蒂妮清楚地知道他到底生了谁的气。

“而且，”哈弗拉尔继续说，“我必须为这一切负责！如果此刻有那样的可怜虫在外边徘徊的话……如果他们看见了我们的灯光，他们就会说：‘那个应该保护我们的混蛋就住在这里。瞧他安定地跟妻子和孩子一起画刺绣图案，而我们却要象野狗似的在路边同我们的孩子一起饿死！’是的，我听见了，我听见了，那些要向我报仇的叫喊声！过来，马格斯，过来！”

他非常激动地亲了亲孩子，把孩子吓了一跳。

“我的儿子，如果有人对你说，我是个胆小鬼，我没有勇气来主持公道……很多母亲因为我而死去……如果他们说，因为你父亲失职，你失去了上帝的保佑……啊，马格斯，啊，马格斯，起来证明我很痛苦！”

说完了，他失声痛哭起来。蒂妮亲干了他的眼泪。然后她把小马格斯送到他的小床上睡觉——他睡在小草席上——当她回来时，她发现哈弗拉尔正在同弗布吕格和杜克拉里谈话，他们是刚刚走进来的。话题是他们正在等待的政府决定。

“我非常理解专员处境困难，”杜克拉里说，“他不能建议政府接受您的意见，因为这样会使太多的事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在万丹一带工作了很长时间，我很了解万丹，比您更了解，哈弗拉尔先生！我还当下级军官时就已经

在这一带工作，所以能了解当地土著居民不敢告诉政府官员们的事情。如果一次公开的调查把这一切都揭露出来了，总督就会叫专员检查自己的责任，总督要问他，您一下子就看清楚的事情，他在两年时间内为什么没有发现。所以他当然要想方设法阻止这样的调查……”

“信来了！”弗布吕格喊道。

是的，信来了。下边就是荷属东印度总督写给前勒巴克副专员哈弗拉尔的信。

第五十四号函

内阁

您发现或怀疑勒巴克县首领们干坏事后所采取的工作方法，您对领导您的万丹专员的态度，都使我极其不满意。

您上述行动缺乏深思熟虑、政策水平和谨慎，而作为服从顶头上司的概念，一个在内地行使权力的官员非常需要具备这几个特点。

就在您任职几天之后，您在没有事先同专员商量的情况下，就把勒巴克政府的土著首脑当作您调查的目标。

勒巴克的县知事这个土著官员虽然已经六十岁了，但仍然卖力地为国家服务，他同邻近各县有地位的县知事家族有亲缘关系，大家都非常赞扬他的为人。您在调查中，拿不出任何事实来。毫无证据，却建议对他采取会使他在道德上完全垮台的态度。

此外，当专员表示不愿意接受您的意见时，您拒绝满足您上司的合情合理的愿望，拒绝全面地向他汇报您了解的勒巴克土著领导人的所作所为。

您这种作法应当受到指责，而且使人相信您不适合担任内地政府的职务。

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免除您勒巴克副专员的职务。

但是，鉴于过去收到了对您有利的报告，我并不认为，因为已经发生的这一切，不能重新任命您在内地政府里任职。因此，我暂时决定您代理牙威县副专员职务。

您能否继续在内地政府任职，完全取决于您今后在该县的行动。

一八五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写于茂物

下面当然写着笔者的姓名。当国王签署委任状，任命他为荷属东印度总督时，国王说他的"勤奋、能干和忠诚"是靠得住的。

"我们要离开此地，亲爱的蒂妮，"哈弗拉尔无可奈何地说，接着把内阁的信交给了弗布吕格，让他和杜克拉里一起读这封信。

弗布吕格热泪盈眶，但不说话。本来是一个很文明的人的杜克拉里粗野地破口大骂：

"他……的，我见过一些流氓和强盗在这儿的政府里工作……他们都光荣地离职，而对您他们却写这样的信！"

"这没什么，"哈弗拉尔说，"总督是个老实人：他上了当……虽然他本来可以不上当，他可以先听听我的意见……茂物的官僚主义网把他窒息了。这我们知道！不过，我要找他，我要告诉他这儿的情况。我坚信他会伸张正义的！"

"可是，如果您去牙威……"

“对，这我懂！牙威县知事同日惹王室有亲戚关系。我了解牙威，因为我曾经在附近的巴吉仑呆过两年。在牙威我会象在这里一样干，所以去牙威是没有用的来回旅行。另外，要我好象干了坏事似地在牙威接受考验，我是不干的！最后，我认识到了，如果要结束所有的坏事，我就不应该当官员。作为一个官员，在我和政府之间站着太多的人，他们都从否认老百姓的苦难得到好处。还有其他许多理由阻止我去牙威。那边的职位本来不是空着的……是专门为我搞空的，瞧！”

他拿出一份和信一起送来的《爪哇日报》，报上的消息的确说，在决定任命他在牙威工作的同时，政府把该县的副专员调到另一个有空缺职位的县工作。

“你知道，为什么恰恰要我到牙威去，而不要我去那个没有副专员的县呢？我告诉你！牙威属于茉莉芬州，该州的专员是前万丹专员的内弟。我说过，过去有人为县知事树了坏榜样……”

“啊！”弗布吕格和杜克拉里异口同声地喊道。他们明白了为什么恰恰调哈弗拉尔去牙威接受考验，看他能不能改恶从善！

“我不能去还有一个理由，”他说，“现任总督很快就要辞职……他的接班人我认识，我知道不能指望他做些什么。为了还能及时为可怜的老百姓做些事，我必须在他走之前同现任总督谈话，而如果去牙威，我就做不到这一点。蒂妮，听我说！”

“亲爱的马格斯……”

“你有勇气，对吗？”

“马格斯，你知道我有勇气……只要我和你在一起！”

“好吧！”

他站起来了，写了下面的复信，依我看，它是有力量的语言的典范。

致

荷属东印度总督

我荣幸地于本月二十三日收到了阁下第五十四号内阁备忘录。

作为对那份文件的答复，我被迫请求阁下允许我光荣地辞去为政府服务的职务。

马格斯·哈弗拉尔

一八五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于兰加士勿洞

看来，对茂物来说，答应哈弗拉尔辞职，比作出关于如何回答他的指控的决定，更容易一些。茂物是在一个月之后才回答了哈弗拉尔的指控，而同意他辞职的信几天内就寄到勒巴克来了。

“感谢上帝！”蒂妮说，“你终于可以自由自在了！”

哈弗拉尔没有得到让他把县的领导暂时移交给弗布吕格的通知，所以认为自己应当等待自己的接班人的到来。这接班人却久久不来，因为他要从爪哇岛另一个角落来勒巴

克工作。在等候三个礼拜之后，这位一直还在行使副专员权力的前勒巴克副专员给巡查员弗布吕格写了以下这封信：

第一百五十三号函

致

勒巴克县的巡查员

我明白，按照本月四日的总督第四号决定，我关于要从政府机关光荣退职的要求已得到总督的同意了。

假如我在收到上述通知后立即辞去副专员职务的话，我也许是完全正确的。既然自己已经不是政府雇员了，继续担任副专员职务，是一个矛盾。

但我没有得到让我移交权力的通知。一方面，我觉得，如果没有很好地交接工作，我有责任在岗位上坚持工作。另一方面，因为其他的原因，我一直等待接班人的到来。我原来以为他会很快地，至少在本月内，来到这里。

现在我从您那儿了解到我的接班人不会很快地抵达此地。我估计您是在西冷听到这个消息的。您还听到，专员感到奇怪的是，既然我的处境非常特殊，我为什么还没有请求把县政府移交给您。

任何其他消息都不会比听到这消息更使我高兴。我没有必要告诉您，我已经宣布，如果要我为国效劳，我只能坚持自己以往在此地的作法……我为这一作法却受到处分，受到谴责，并且还被调走，这调动是个灾难，是对我的污辱……我被命令出卖相信我会履行自己义务的人，我被命令在耻辱和饭碗之间进行选择，我不得不因此非常细心认真地以自己的义务为尺度来衡量每件事情，自己的良心和政府的原则很矛盾，而只要我还没有被

解除职务我就得服从政府，所以对我来说，连最简单的事情也很难办。

特别是当要我答复来告状的人的问题时，这种困难就暴露出来了。

我曾经许诺不让首领们给任何人穿小鞋或进行打击报复！我曾经——很不谨慎地——拿自己的名誉保证了政府会主持正义。

可怜的老百姓不可能知道我的诺言和担保都无法兑现，也不可能知道，在对正义和人道主义的追求方面，我是软弱的，无能为力的，孤立的。

所以老百姓继续来诉苦！

在收到三月二十三日的通知后，老百姓还是把我家当作避风港，而我已经是毫无权力去保护他们的人了，这使我深感沮丧。

我自己我妻子和我儿子现在也面临着挨饿和贫困的前景……这时听老百姓为自己受到的虐待和剥削以及为自己的饥饿和贫穷诉苦，的确好象自己的心被撕碎似的。

我也不能背叛政府。我当然不能告诉那些可怜虫："走吧！继续受苦！是政府要求你们受压诈！"我不能承认我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无能为力同总督的顾问们的无耻和没有良心是一码事。

我对老百姓是这样答复的：

"我现在没法子帮助你们！但我要去巴塔维亚，我要找总督大人谈谈你们受的苦。他很公道，他会帮助你们的。你们先安静地回家好了……不要反抗……不要搬家……请耐心等待，我想，我……希望总督会伸张正义！"

因为帮助老百姓的承诺没有得到实现，我深感羞愧。所以

我觉得，既然政府还给了我这个月的工资，我应当用上述答复把自己的思想同政府的义务结合起来。我本来打算在接班人到来之前一直这样做，但今天发生的一件特殊的事情却迫使我不得不结束上述自相矛盾的态度。

七个人来告状了。我用以上的话回答了他们。他们回到自己乡村的家去了。他们在归途中碰见了乡长。他禁止他们再次离开自己的村庄，而且，按照一些人的报告，他拿走了他们的衣服，以强迫他们留在家里。有一个人逃出来了，又跑到我这儿来，向我说：他不敢回自己村子去。我真不知道该如何答复这个人。

我无法保护他……又不可以向他承认自己无能为力……又不肯追究那村长的责任，因为有人就会说我是为了自己的需要才决定这样做的……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我命令您从明日早晨起担任勒巴克县的领导工作，万丹的专员以后会同意这命令的。

勒巴克副专员马格斯·哈弗拉尔

一八五六年四月十五日

于兰加士勿洞

此后哈弗拉尔带着妻子和儿子离开了兰加士勿洞。他拒绝任何人陪送他。告别时，杜克拉里和弗布吕格非常激动。马格斯也很难过。他在第一个换马的地方发现，有很多偷偷地从兰加士勿洞出来的人在那儿等待他，想最后向他致敬。这时候，他特别感动。

在西冷，哈弗拉尔一家在斯莱默灵先生的家下车，斯莱默灵先生用荷属东印度的一贯的热情好客态度欢迎了

他们。

晚上有很多人来到了专员的家。他们都说是来同哈弗拉尔告别的，但他们的话包含着深刻的含义，哈弗拉尔同许多人握了手，每一个同他握手的人，似乎都在用自己的手对他说了好多话。

但他一定要去巴塔维亚同总督谈话……

到了那儿之后，他提出希望总督接见他。但因为总督阁下脚上的伤口发炎了，总督没有同意接见他。哈弗拉尔等到总督脚上的伤口长好了，又一次提出了希望总督接见他。

但是，阁下“太忙了，连财政厅厅长他都不得不拒绝接见”，所以他也无法接见哈弗拉尔。

哈弗拉尔继续等到总督把繁忙的工作都处理完了。他发现自己好象嫉妒帮助总督工作的助手。这是因为哈弗拉尔喜欢工作，而且雷厉风行。只要让他去干，那些“繁忙的工作”很快可以处理完毕。现在当然谈不上让他干这种工作。但哈弗拉尔现在所干的比这种工作还艰难：他在等待！

他在等待。他最终又提出希望总督接见他。答复是：“因为总督将要离开荷属东印度，总督阁下不能接见他。”

马格斯请求总督阁下在两次“繁忙的工作”之间拿出半小时来接见他。他最后听到总督第二天就要动身！这象晴天霹雳一样打击了他。他始终顽固地相信即将卸任的总督是位忠实的……但容易上当受骗的人。只要有一刻钟的接见，他就可以证明自己站在正义一方，但连这一刻钟总督也

没有给他。

我在哈弗拉尔的材料里发现了一份草稿，是他在总督回自己祖国之前最后一夜写给他的信的草稿。在信纸边上他用铅笔写了“不对”，我由此判断，他在抄写草稿时修改了一些句子。我向读者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让读者不要因为书中这一段同原来的信不完全一样，而去怀疑我援引的其他材料的真实性。所有的材料下面，都用我不认识的人的笔迹写着：抄件同原稿完全一致。收到哈弗拉尔写的信的人① 也许愿意公布那封信。这样，读者可以进行对照，可以看看哈弗拉尔后来离草稿多远。以下是那草稿材料由本书作者按照事实纠正的内容：

阁下！

二月二十八日我曾书面请求您听取我关于勒巴克事务的汇报，至今未得到您的答复。

阁下同样没有满足我反复提出的接见我的希望。

我是在政府里名声很好的国家雇员——这是阁下自己说的！我在荷属东印度为国效劳了十七年，我不但没有犯错误，而且甚至在前所未有的自我牺牲的情况下追求真善美，并且还时刻准备为荣誉和义务献出一切！但是，阁下却把这样的人置于比一个罪犯还差的地位。因为政府至少还听罪犯要说的话。

我明白别人欺骗了阁下，使阁下没有了解我的真实情况。但阁下没有见机识破骗局，这我不理解。

---

① 收到哈弗拉尔的信的人：指即将回荷兰的总督。

阁下明天就要离开此地。在您出发之前，我必须说，我尽了义务，而且是按政策、稳重地、人道地、温和地和勇敢地履行义务的。阁下于三月二十三日寄给我的内阁决定对我进行了指责，这些指责的依据完全是捏造出来的，完全是骗人的。

我可以证实我的话，而假如阁下同意给我半小时接见的话，情况早就会被弄清楚了！

事实并非如此！一个庄严的家庭因此破产了……

不过，我对此不抱怨。

但是，总督阁下赞成了压迫爪哇人的滥用权力、掠夺和杀人的制度！我抱怨的就是这一点。

这真是罪恶滔天！

所积累的钱都沾满了血，您在荷属东印度收到的工资也沾满了血，总督！

我再一次请求您听我片刻，要么今晚，要么明天早晨！我又一次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我所拥护的事业，即正义和人道主义的正确的政治事业，请求您接见我。

如果阁下觉得不接见我就回国在良心上是过得去的，那么我在良心上感到宽慰的是，我坚信自己已竭尽全力防止可悲的血腥事件发生。政府对老百姓的遭遇故意不过问，这很快会导致那类事件发生。

马格斯·哈弗拉尔。

那天晚上哈弗拉尔一直在等待。他等了整整一夜。

他本来希望通过他的信的语气使总督生气，希望由此达到通过温和和耐心没有达到的目的。他的希望落空了！总督没有接见哈弗拉尔就走了。又有一位总督回宗主国退

休了！

哈弗拉尔孤独和难过地徘徊。他在寻找……

够了，我的斯特恩！我，穆尔塔图里拿起笔来了。你承担不了写哈弗拉尔生平的使命。我塑造了你……我让你从汉堡来到荷兰……我在很短的时间内教会你懂了相当程度的荷兰文……我让你亲吻做糖买卖的罗塞梅耶尔家的路易丝……够了，斯特恩，你可以走了！

那个夏尔曼和他的夫人……

够了。都是对金钱的肮脏的追求和污辱上帝的空谈的可恶产物。我塑造了你们……你们在我笔尖下成长为恶魔……我制的产品让我恶心：你们都走开！都在咖啡堆里闷死吧！

是的，我这个"备尝辛酸"的穆尔塔图里拿起笔来了。我不为我的书的形式道歉。我认为这种形式是合适的，它会使我达到目的。

这个目的有两个方面：

我首先想给小马格斯和他的小妹妹留下一件东西。在他们的双亲被贫困折磨死了之后，他们可以把这件东西作为一个神圣的传家宝保存下来。

我想给孩子们赠送我亲手写的一封证明他们出身于高贵家庭的信。

其次是我要大家都来读我的书。

是的，我要大家都来读我的书！我希望读我的书的人

包括：必须注意时代预兆的政治家们；总有一天也会翻一翻人们说了那么多坏话的这本书的文学家们；在咖啡拍卖会上赚了钱的商人们；花几个硬币在图书馆里借我的书看的用人们、退休了的总督们；忙于工作的部长们；部长阁下们的助手们；按照老人的习惯说我触犯了至高无尚的上帝的祈祷者们——其实上帝是他们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的，而且我也只是在上帝面前站起来了；成千上万继续用众所周知的方法经营自己小商店的平庸的人们——他们以最大的声音参加赞扬我文风的美；必须了解在属于荷兰王国的巨大海外殖民地里发生的事情的议员们。

是的，大家会读我的书的！

假如这个目的达到了，我就满意了。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写得很好，而是要用能使大家都会听我的方式写书。正如叫喊抓贼的人很少考虑自己对听众发表的即兴讲话的风格那样，我也不在乎人们如何评价我叫喊抓贼的方式。

"书的内容太多了……没有条理性……光追求效果……文风很糟糕……作者水平很差……没有才干……没有方法……"

对了，对了，这一切都对了！但是……爪哇人受虐待！我的著作的主导思想是不可能被驳倒的！

对我的书的指责声音越响，我就越高兴，因为这样大家听我说话的机会就越多。这正是我的希望！

然而，你们，被我打扰了的"工作很忙"或"正在休息"的部长们和总督们：你们不要过多地把希望寄托在我不善于

写作这一点上。我可以锻炼，只要我努力，我可以熟练起来，以致最后甚至会让人民相信真理！那时我会要求人民给我议会里的一个席位，虽然这只是为了抗议荷属东印度问题专家们互赠担保信的作法——他们可能有一种奇怪的思想，自认为这样做有意义……当议员也是为抗议对因受虐待而被迫起来造反的穷人进行的无数次讨伐和在讨伐中的"英雄事迹"。为了抗议那些无耻和虚伪的传阅文件，它们竟呼吁公众去怜悯持续不断的海盗行径的受害者们，它们实在损害了国家的荣誉。我同意，那些造反者因饥饿而瘦得皮包骨头，那些海盗却是有自卫能力的男子汉！

假如不给我那议席……假如一直不相信我……

那我就要把我的书译成我懂的少数几种语言和我可以学会的好多种语言，以便向整个欧洲要求我在荷兰徒劳地寻求过的东西。

在所有的首都里，人们就会唱起歌来，而这些歌的副歌将是：**在东弗里西亚和些耳德河之间**①**的海岸上有一个海盗国家！**

假如这一切都不能成功呢？

那我就要把我的书译成马来语、爪哇语、巽他语、阿拉弗拉语、布吉语和马达语……

我要用会使人磨刀霍霍的战歌鼓舞我穆尔塔图里答应要帮助的那些受苦人的斗志。

---

① 在东弗里西亚和些耳德河之间：东弗里西亚即荷兰最北边的一个地区，些耳德河即荷兰南部的一条河流。

在做得到的地方，我要通过法律的道路提供救济和帮助……在必要的地方，我要通过合法的暴力的道路提供救济和帮助。

这将对荷兰海外贸易公司的咖啡拍卖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这是因为我并不是胆小如鼠的诗人，不是温良恭俭让的幻想家，我不会象受压迫的哈弗拉尔那样用狮子般的勇气去履行自己的义务，而要象冬天的豚鼠那样去忍受饥饿。

这本书是一个开端……

如果需要的话，我会使用更强有力和更锐利的武器……

我请求上帝，让我不必这样做！

不，我将不必这样做！因为，我把这本书献给了您，威廉三世①，您是国王、大公、亲王……您超过亲王、大公和国王……您是象由绿宝石制成的腰带那样盘绕在赤道上的美丽国家印苏林德的皇帝……

对您我敢满怀信心地问：

哈弗拉尔被那些斯莱默灵们和德劳格斯托佩尔们身上的污泥玷污了，在印苏林德您有三千多万公民在您的名义下受到虐待和压榨，这一切是您皇帝陛下的意愿吗？

---

① 威廉三世：荷兰当时的国王。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马格斯·哈弗拉尔
作者＝（荷兰）穆尔塔图里
页数＝360
SS号＝10163445
出版日期＝1987年05月第1版